

東野圭吾短篇集

文春文庫

1975

东野圭吾短篇集

东野圭吾

東野圭吾

目录

请勿弃物·····	1
疯狂的电击·····	44
玫瑰与匕首 全贤淑 / 编译···	100
再生魔术女·····	162
伊豆旅馆的神秘案·····	192
少女委托人·····	255
听心 / 休迪翊 译·····	310
幻惑·····	396
伪装之夜 / commykim 译·····	481

1

打完高尔夫回来，车从御殿场驶入东名高速。

“那要怎么办？”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春美将罐装咖啡拿离唇边。

“一想到该怎么办，就觉得很棘手。”斋藤和久依然望着前方，咂了下嘴。

“太太也知道了我的存在吧？”

听到春美这句话，和久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

“就是因为知道才提出离婚的啦。”

“是嘛。就这么离婚的话会怎样？你什么也捞不到？”

“那当然了。责任在我这边，搞不好还会问我要赡养费。话说回来，我没那笔钱，她应该是最清楚的。”

“唔。”春美又喝了一口咖啡：“离婚的话我是很高兴啦，不过听你说太太的财产一点都弄不到，真是不甘心。”

“不是什么不甘心的问题，说白了，我会一无所有，因为是她的公司雇用我的。”

连这台车也是她的东西——斋藤轻拍了下沃尔沃的方向盘嘀咕道。

“那样一来，我能拿到的钱也是零了。”

“那还用说，我是身无分文的。”

“真要命。”

“所以我才那样说啊。”斋藤依然望着前方，右手横伸出来，从春美手上抢过罐装咖啡一口喝光。已经变得微温的美味液体滑溜地淌进喉咙。

“总得想个办法。她可能也在着手准备离婚了，在那之前，得想个妙计出来。”

他斜眼瞧着春美。“你也会帮忙吧？”

听他这样说，春美的神色有点为难，犹豫地答说：“只要我力所能及，做什么都行。”

“真的吗？这话可别忘了。”说着，斋藤把空咖啡罐轻快地丢到窗外。

2

深泽伸一意识到是前面的车子丢了什么东西出来，是那之后不久的事情。

握着方向盘的深泽伸一身旁一声钝响，与此同时，田村真智子“啊”地惊叫起来。

深泽瞟了眼旁边，吃了一惊：真智子捂着左眼。

“痛啊，好痛、好痛啊！”她开始哭叫。深泽慌忙在路边停车。

“怎么了？”

“不知道，痛、好痛，救救我伸一，救救我！”

真智子仍然捂着左眼，深泽想把她的手挪开，又放弃了，他看到她的指间渗出鲜血。

“我们马上去医院！”深泽发动了汽车。

深泽在下一个高速公路出入口下了高速，在加油站问了医院的位置，疾驰而去。加油站的店员看到副驾驶座上真智子的情形，大吃一惊。

终于看到了医院。遗憾的是医院不大，医生一看真智子的伤势，马上联系当地的大学医院，于是深泽再次载上真智子，驶往几公里外的大学医院。其间可能因为过分的剧痛，真智子一言不发。

由于事先有联系过，真智子立即被送进治疗室。护士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深泽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等着真智子治疗的时候，深泽想起必须和真智子位于静冈的家联系，走到公用电话那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好，拿着话筒发愣。

他刚刚才和真智子的父母道过别。

深泽今天是去真智子家里正式求婚。

真智子的父母以前就赞成两人交往，此时与其说感到寂寞，毋宁说带着放心感答允了深泽的求婚。母亲自始至终笑容满面，父亲则早早说起

了孩子的事。

“女儿还不懂人情世故，拜托你照顾了。”刚才分别时，真智子的母亲这样说。

真智子则不服气地回说：“不要说我像个孩子啦。我一次也没让父母担心过吧？”但母亲仍然笑咪咪地送别了她。

——没让父母担心过吗？

深泽心想，说不定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了。他深呼吸了一次，拿起话筒。

结束了不好受的联络后，深泽离开医院，走向停车场。他要调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才接电话的真智子母亲也一个劲地追问这个问题，但他充其量也只能回答说，好像她的眼睛被什么打中了。

深泽打开副驾驶座边的车门，环视着里面，立刻发现脚底下扔着一个东西。

是空咖啡罐。

这显然不是两人喝过的东西。深泽和真智子都不爱喝罐装咖啡。

那样说来——深泽想起了事故发生前的情形。在前面开的那辆车不是扔了什么东西出来吗？一定就是这个空罐子没错了。

“可恶！”

深泽一股怒气直往上冲，伸手就想把空罐子扔掉，但刚要碰到，又缩回了手。这是重要的物证。随便留下指纹只怕不妥。深泽环视着车内，找到了一个掉下来的塑料袋，小心地不留下自己的指纹，把空罐子装进了塑料袋里。

——但这是哪个家伙干的？

深泽的职业是摄影记者，主要在户外活动，拍摄植物和野鸟，为此他经常去各地的旅游景点和野营地，总是被丢弃的空罐子的数量惊到。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以这样的形式受害。

深泽回到医院，再次站在公用电话前给当地警署打电话。但接听的负责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不归他们管辖，发生事故的地点属于附近的警署。深泽询问那儿的电话号码，对方显然很不耐烦地告诉了他。

深泽按照给的电话号码找到了交通课，但这里也让他失望了。负责人听完他的话，开口说出漫不经心的感想：“很多啊。”

“很多？”

“是说从窗口丢空罐子的家伙。到底长的什么神经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在这等着可以吗？”

负责人就好象闲聊一样答复受害者的申诉，让深泽感到有点焦躁。

“唔，是啊。”负责人仍然说得含含糊糊：“只凭你提供的情况，很难锁定对方的车，即使找到了，要是对方咬定自己没丢过空罐子，也只能就此了结。”

深泽沉默了。最后负责人又说：“老实说今天发生了好几次事故，我们有点忙，能不能麻烦你来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要制作个大致的调查书。”

这一刹那深泽心想，算了，指望警察是没用的。他们只对被害者和加害者一清二楚的事件感兴趣。就算有人因为丢弃的空罐子受了伤，他们

也觉得最好自认倒霉了事。

负责人正如他所说的，用“大致”的口气问了他的住所和姓名，深泽也就大致地回答了他。但他已经无心去警署，并且明白就算自己不去，警察也不可能来询问。

深泽粗暴地搁下话筒，回到治疗室，刚好真智子被运了出来，她的半边脸上一层层缠着白色的绷带。

“你是送她来的人吗？”

看似主治医生的人向深泽打招呼，医生年约四十左右，身材瘦削。深泽答说“是”之后，医生把他叫到走廊一角。

“伤口比想象的要深。到底是什么打中了眼睛？”

“是这个。”

深泽举起拿在手上的咖啡罐。

“高速公路上，从前面扔过来的。”

“哎呀……”医生皱起眉头，摇了两三次头。“经常有从窗口扔东西的混蛋，但在高速公路上丢东西，我也没怎么见过。”

“医生，她的眼睛怎样了？”

医生突然移开了视线，然后又看回他。这时深泽察觉到，好像治不好了。

“因为伤得很深，”医生说：“一般来说视力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是这样吗。”

深泽盯着塑料袋里的空罐子，心想反正不打算向警察提出控诉，不如干脆一脚踩扁算了。但他还是忍耐住了，随即考虑起该怎样向马上就到的真智子父母解释。

3

“开玩笑的吧？”春美凝视着瞪着眼睛的斋藤。但他摇了摇头。

“很遗憾，现在已经没有开玩笑的余地了。不快点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可是，杀人什么的.....”

春美咬着自己的拇指，身体微微颤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吗？杀人那种事.....别干吧。”

“那，和我分手？”

斋藤从床上坐起。“我和你分开，向她下跪恳求的话，说不定她也会放弃离婚的打算。”

“不行。”春美抱住斋藤的身体。“我不要和你分手，只有这件事绝对不行。”

“是吧？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一旦我被她扫地出门，这间公寓的租金也会支付不起，你也不愿意这样吧？”

斋藤离开她的身体，拿起放在枕边的香烟，叼起一根点上，灰白色的烟摇曳着飘向天花板。

春美仍然伏在床上默不作声，但过了一会，慢慢仰起头看他。

“被抓到怎么办？”

“哪会被抓到！”斋藤说。“我已经想好了妙计。”

“怎么做？”

“事先制造不在场证明。当然，是伪造的不在场证明。”

斋藤拿过烟灰缸，砰地把烟灰掸落在里面。
“为此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说过一定会帮忙，没

忘吧？”

“没忘啦……”

“不是什么难事。你要做的只是开一下车。”

“开车？”

“对，开我的沃尔沃就好。”

斋藤穿上内衣起床，从电话台上拿起便笺和圆珠笔。“事实上下周我和太太要去位于山中湖的别墅。有一个恶趣味的聚会，别墅的朋友一年一次聚到一起，确认大家的繁华景象。所以唯有那一天，我们也要扮演恩爱夫妻的角色。”

说着，他在便笺的上方写下“山中湖 斋藤和久 昌枝”。昌枝是斋藤妻子的名字。

“另一方面，你乘坐电车，悄悄离开东京。目的地当然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傍晚前到达就行了。”

他写下“东京 春美”。

“乘电车？开车不行吗？”

“对，不能开车。”

斋藤断然说道。“因为开车很惹眼。万一被人注意到，苦心安排的诡计就断送了。听好，你

一到我们的别墅，就悄悄躲到沃尔沃的行李箱里。钥匙我事先给你，别墅的后门也帮你打开。”

“行李箱？我不要躲在那里。”春美在床上扭着身体。“好像给关起来似的，我讨厌那样。要是出不来怎么办？”

“有我在不要紧。总之听我说完。傍晚过后，我会陪太太出去购物，当然不是真的去购物。一进入无人的深山，我就乘隙杀掉她。这里且当它是X地点，把尸体放在这个地方后，我打开行李箱，你爬出来，马上穿上太太的衣服。除了上衣和外套外，再戴上眼镜和帽子。你和我太太身量差不多，乍一看想必认不出来。你装扮好后，坐到驾驶座上，我坐到副驾驶座，开车返回原来的别墅。那时分旁边的院子里应该开始了露天烧烤餐会，就把车停在那前面。”

“停在大家前面？别人不会发现我是乔装打扮吗？”

“不用担心。说是亲密朋友，也就是一年见一次的程度，那时外面天色大概已经暗下来了，

况且人又是坐在车上，肯定不可能认得那么清楚。”

那就好……然后呢？”

“我一个人在那里下车，你再次开车，返回来时的路上，我向附近的人说太太好像有东西忘买了，然后你开车去X地点。”

“去尸体那里？一个人去？”

春美现在好像快要哭出来了。斋藤在烟灰缸里碾熄烟头。

“你稍微忍耐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一到那里，你就把借来的上衣眼镜什么的还回尸体身上。”

“不行，我做不到。”

春美带着绝望的表情激烈摇头。

“可以的。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是为了我，拜托了。”

“可是……帽子和眼镜还罢了，衣服不行。我在书上看过，尸体经过一段时间会变僵硬。”

“那就把上衣脱下来丢在车上，这样能办到吧？”斋藤坚持说，但春美仍然愁眉苦脸。

“晚上跟尸体单独在一起，好可怕，肯定会吓得动弹不得。”

“做得到的，你是一旦情况紧急就能办到的女人。”

斋藤抓着她的肩膀来回轻晃，她看似难过地回望着斋藤。

“之后要怎么做？”

“再次躲在行李箱里。”

“又要躲到行李箱里啊……”

春美皱起眉头。

“那时我开始吵嚷，说出去购物的太太还没回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寻找，我也搭上某个人的车前往X地点，看到沃尔沃的同时，也就发现了尸体。我拜托一道去的人联系警察，等对方的影子看不到了，我就把沃尔沃开到附近的车站，从行李箱里把你放出来，你装作若无其事地坐电车回东京就行了。”

“然后你呢？”

“当然是回到现场。假如有谁先来了，我就说因为想联系亲戚，去找公共电话了。”

“如此一来，”春美舔了舔嘴唇：“事情就变成太太独自去买东西，路上被人袭击，而那时你正和别墅里的朋友们一起享受露天烧烤餐会，拥有不在场证明。”

“就是这么回事。”斋藤坐在床边，抚着春美的头发。

“可是我没有不在场证明，万一警察怀疑到我，要怎样说才能脱身？”

“警察不会怀疑你的。”斋藤乐观地说。“现在知道你我关系的只有我太太而已，她又心高气傲，想必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就算她死了，也不会立刻怀疑到你。不过事件发生后，我们最好暂时不要见面。另外还有一点，我杀死她时，会选择一般认为女人的力气不可能办到的方法，就算警察知道了你的存在，也不会怀疑到你。”

听了她的解释，春美并没有改变忧心忡忡的表情，斋藤也知道她还没有下定决心。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想法。”

他再次开口了。“为慎重起见，替你也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

“我的不在场证明？要怎么做？”

“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诡计，是使用电话。我先给你的店里打电话，问春美小姐在不在，对方当然会说，你今天休息，我就挂掉电话。”

“然后？”

“接着你用手机给店里打电话，不用说你当时是在别墅那里，但要装出从自己家里打电话的口气。你说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男人的电话，不知店里接到没有。店里的人自然会说，接到了。你就用明显很厌烦的声音说些被一根筋的男人纠缠不休，很要命之类的话，然后挂断电话。这样一来，别人就会认为你当时是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不在场证明成立了。”

春美沉思了一会儿，大概是在心里消化斋藤的话，而后犹犹豫豫地嘀咕说：“能顺利进行吗？”

斋藤钻进被子里，抱住她的肩膀。“会顺利的，我保证。”

“可是……好可怕啊。”她仍然在微微颤抖。

[东野圭吾]请勿弃物 中4

车型是沃尔沃，而且应该是从御殿场上的东名高速——这是深泽伸一对当时前面跑的那辆车唯一的记忆。车的颜色好像是白色的。

除此之外别无任何线索。只凭这点情报想找出伤害真智子眼睛的犯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是再多点线索就好了。

走在去往田村真智子家的路上，深泽叹了口气。真智子在事故发生两天后出院，现在在家静养。

本来深泽预定明天去看望她，但昨晚真智子的母亲打来电话，问能不能稍微早点过来。

“她心情很急躁，拿我和她爸爸撒气。我想要是见到你的话，也许会比较冷静些。”

听了母亲的诉说，深泽心想，这也难怪。尽管还有一只眼睛无恙，但不可能有人突然被夺走了视力还平心静气吧。况且真智子是发型设计师，对这份职业来说视力极为重要。

田村家热情招待了深泽。缠在真智子左眼上的绷带令人心痛，但一看到他，真智子也显得很

高兴。她说日常生活上毫无不便。

“听说再有一周就可以拆下绷带了。不过眼睛好像还是看不见。”

真智子甚至略微露出笑容，仿佛一吐为快地说道。她是藉由这种做法来防止自己陷入悲伤不能自拔吧。正因为了解这一点，深泽更加不知说什么好。

“喂，去我的房间吧！”

真智子拉起他的手。她的房间在二楼。“妈妈你不要进来哦。两个年轻人谈话才开心。”

“好好，不打扰你们。”真智子的母亲笑着回答，然后朝深泽轻轻点点头。

一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就抱住了深泽。虽然有点吃惊，但深泽也伸手回抱住她。

“不会嫌弃我吗？”她问。“我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你不会嫌弃我吗？”

“别说傻话了。我又不是和你的左眼订的婚。”

听深泽这么说，真智子啜泣起来，眼泪濡湿了他的衬衫。

“痛。”左眼虽然没有了视力，但还是会流出眼泪吧。她按住左眼上的绷带。

“不要紧吧？”

“嗯，不要紧，别担心。”

真智子微微一笑，伸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塑料袋，袋里装着那个空咖啡罐。

“伸一，生气有时也有好处哦。一看到你放在这里的空罐子，悲伤就烟消云散了。”

“我本来还以为对你的精神健康不太好呢。”

真智子还在病房的时候，他刚把这个空罐子拿给她看，她就无论如何都坚持要自己留着。

“我说……不能设法找到犯人吗？”真智子看着塑料袋里的罐子说。

“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可怎么都想不出好办法。而且我们与警察不一样，没有调查的方法。”

“要是肇事逃逸的话，警察就会热心了吧。果然被害者不死不行吗？”

“不是那样的，我想是因为肇事逃逸的情况，搜查有成果的可能性比较高。现场会留下痕

迹，车身也会有伤，要推断出犯人并不太难。相比起来，这次的事件搜查的成功率显然很低，所以从一开始就不热心。”

“就是说辛辛苦苦也立不了功？”

“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深泽耸耸肩。“连警察都这样想，我们要找出犯人恐怕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死心了吗……”

“不，我还不死心。”深泽明确说道。“我知道那是辆白色的沃尔沃，正琢磨着得从这一点上想个办法出来。”

“白色的沃尔沃……啊。”真智子呆呆地凝视着空中。“说不定是我看错了，不过，那辆车的后车窗那里好像放着煤气瓶。喏，就是以前去野营时，你带去用在煤气灯上的液化气瓶。”

“煤气瓶？真的吗？”

“我就说我也没有把握嘛。不过我想我是在事故发生前，从前面车上模模糊糊看到的。当时我还想他们是不是去野营啊，因为那东西看上去很像液化气瓶。”

“唔。”深泽明白真智子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就是煤气灯用的燃料，绿色平底筒型的液化气瓶。

“可是会有人把那种东西放在车后架上吗？还是开沃尔沃的人。”

“不清楚啊，果然是我看错了吧。”

真智子无力地垂下头。看到她这个样子，深泽开始想好好利用她好不容易想起来的记忆。

“那辆车是从御殿场驶上东名高速，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从富士五湖【注】开过来的。”他说。“所以可以认为他们是野营回来，那样的话，大概就会备有煤气瓶这种户外用品了。”

【注】富士山周边位于山梨县境内的五个湖泊的总称。五湖分别是河口湖、山中湖、西湖、本栖湖、精进湖。

“富士……肯定是这样。”真智子拍手说道。但表情立刻黯淡下来：“可是只凭这个不可能找到的，周末去富士山的人太多了。”

“话是这样说没错，但对方要是别墅一族的话，可能还会出现。”

“别墅？啊，原来如此。虽然沃尔沃不是什么高级得吓人的车，但开沃尔沃的人，也有可能拥有别墅。”

“好！”深泽重重点头。“从明天起我就去调查富士山周围的别墅看看。说不定会出现奇迹，发现那辆肇事的白色沃尔沃。”

“好像碰运气一样……但要是找到了白色的沃尔沃，怎样查明那是犯人的车呢？”

“是啊。”深泽想了一下答道：“那种事到时再琢磨吧。”

5

周六中午，斋藤和久开着沃尔沃从家里出发。妻子昌枝坐在副驾驶座，她把汽车电话切断：“这一来就完成了一项工作，今天预定不接电话。”说着，她微微一笑。

“因为去年突然被人叫走，匆匆忙忙的吧。”

“就是啊。难得的聚会也糟蹋了。”

昌枝继承了父亲的公司，经营着好几家商厦，而且她不是单纯的第二代，天生性格要强，不断取得成就。她和斋藤是恋爱结婚，但在工作上完全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斋藤踩下刹车时，传来什么东西掉到后座上的声音。昌枝扭过身捡起来，拿给斋藤看：“什么啊这是？”那是个绿色的平底罐。

“喔，这个啊。是以前在加油站，说是什么纪念品送给我的。大概是车蜡吧。”

“是嘛，送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说着，她把绿色的罐子抛到后座上。

六点多两人抵达了山中湖别墅。别墅外观上是加拿大风格的原木小屋，但里面则是高级宾馆的感觉。

斋藤搬运行李时，昌枝早去向附近别墅的朋友们寒暄去了。等她的影子看不到了，斋藤拿起别墅电话的话筒，按下他让春美携带的手机号码。响了两声后，电话接通了。

“是我。”传来春美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

“你的别墅附近。”

“你来这路上，没被别人看到吧？”

“没看到。”

“很好。”斋藤看了看手表，六点半。“那就按照预定行事，你做好准备。”

挂断电话后，斋藤再次按下电话号码。这次是春美工作的酒吧的号码。很快有人接电话，是个女人声音。

“春美在不在？”斋藤刻意用粗鲁的语气问，眼前仿佛看到了对方的表情变化。

“她今天休息。您是哪位？”

“我是谁都无所谓，倒是春美真个不在么？你不是在隐瞒吧？”

“没隐瞒。你到底是谁？说怪话的话我可要报警了。”

斋藤没有回答，粗暴地挂上了话筒。一边暗喜自己演得不错，一边再次给春美打电话。

“我打过电话了，接下来该你打。打完电话，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躲到行李箱里。”

“真的会很快让我出来吧？”

“那当然，相信我好了。”

挂断电话，斋藤出了别墅。停车场因为在建筑背面，从外面看不到。

“哎呀，你好。今年也请多关照啊。”隔壁别墅的主人看到斋藤，向他打招呼。

6

深泽伸一从河口湖步向山中湖。虽说是有工作要拍这一带的照片，但他全围着别墅转，则有工作之外的理由。

——话说回来，也是意料中事。

深泽眺望着停在停车场的一辆车嘀咕道。今天怎么也找不到白色的沃尔沃，到现在为止一台也没看到。

自从与真智子约定后，深泽一发现白色沃尔沃就拍下照片。拍的时候他想，说不定犯人就在这其中。

深泽走进山中湖附近的咖啡馆。这是栋好像出现在绘本中的白色建筑，店里不出所料，只有一个年轻女孩子。深泽在一角坐下，点了杯咖啡。

——也不是说找到白色沃尔沃就能怎样。

深泽从包里拿出塑料袋，盯着里面的空罐子叹了口气。从一开始他就没当真以为能找出犯人，只是考虑到真智子的心情，不能一无行动地就此死心。

昨天他和真智子见了面。她又稍稍恢复了些精神。

“我被爸爸训了。”说着，她吐了吐舌头。“爸爸说既成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不能老是纠缠那样的事情不放。”

真智子的父亲是个木工，为人古板，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

“他说给你也添了麻烦，你也有工作要做，为这事耗费时间，不能安心工作。”

“说得真刺耳。”深泽苦笑。

“不过我也这么想。所以啊，明天就结束吧。”

真智子目光真挚地向他看来。“什么都不做的话过后也许会后悔，不过我心情已经平静多了，所以最后再找一次，然后就到此为止吧，我也努力忘怀这件事。”

“这样好吗？”

“没问题。因为就像爸爸说的，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她递出那个咖啡罐。“明天把这个找地方丢了吧。这个放在那里，我总是念念不忘。”

“好的。”深泽收下了空罐子。

——看来差不多该想想把它丢在哪里好了。深泽看着塑料袋里的罐子，一边啜着淡咖啡。

7

露天烧烤餐会的准备差不多就绪了。平素的成员们聚在一起，话题的中心总是昌枝，她就是这样性格，非如此不能满意。

斋藤瞄了眼手表，向昌枝说：“我去买点东西。”

“哎呀，有什么忘买了？”

“酒呀。忘买波旁威士忌了。”

“那顺便再买点葡萄酒吧，总觉得好像不够的样子。”

“OK。”

斋藤绕到别墅背面，走到车旁，打开了行李箱。按照预定，春美已经躲在里面了。

“啊，太好了。”

或许是心里没底，一看到他，春美就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里面又黑，又冷得厉害，还得再进去一次吗？”

“你再稍微忍耐一下。我太太马上就要来了，你乖乖在里面。”

春美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斋藤没有理会，关上了行李箱。

等了约一分钟，他坐上车，发动了引擎。车缓缓开出了停车场，从别墅前经过时，他向参加露天烧烤餐会的朋友挥手示意。

地点已经决定了，就在万一发出声音也不虞他人听见的森林里。下手应该并不难，毕竟春美做梦也没想到被杀的人是自己。

斋藤心想，虽然她有点可怜，但这也叫不得已。本来纯粹抱着玩乐的心态交往而已，都是认真起来的一方不好。以前自己提出分手时，爽快答应不就没事了。就因为她宁愿把至今的事全部向太太揭穿也不肯分手，他才得出结论：只有杀她一途。

好个蠢女人。

就因为愚蠢，像这次这样的计策也轻易上钩。

“脑子笨的家伙还是死了的好。”斋藤歪着嘴唇嘀咕。

按照预定抵达了目的地，周围全是树木环抱。斋藤停下车，戴上手套，来到车外。

行李箱打开了。春美坐起上半身，怯生生地四下张望。即便在黑暗中，也能清楚感觉到她在害怕。

“结束了？”她问。意思大概是杀掉了昌枝没有。斋藤摇头。

“还没有，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就是说，现在开始杀。”

而后，他的手掐上了春美的脖子。

8

深泽刚刚步入高级别墅区，就见旁边的别墅里开出一辆白色的沃尔沃。深泽急忙想拍照，但车子一眨眼就开走了。

与至今遇到白色沃尔沃时的感觉不同，这一刹那，深泽有种奇妙的感觉。他直觉感到，可能就是这辆车。

——不会吧，不过，或许……

深泽望着车子开出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几名看来像是别墅主人的人士，在院子里开始派对。几个人都是三十来岁到四十四五岁左右。

深泽在别墅周围漫步。停车场在别墅背面，现在里面没有车，这样看来，刚才那辆沃尔沃或

许之前就停在这里。

别墅周围围着铁丝网，但有个看似后门的入口，也没上锁。深泽决定进去看看。

由于停车场带有屋顶，可以用百叶窗隔绝起来。确实是这样比较好吧，深泽也曾听说有反感别墅族的家伙夜里拿车消遣的事。

停车场里很宽敞，似乎是兼作库房。墙边放着几个置物架，收着绳子和帐篷，还有折叠式的郊游桌。

——好像没有煤气瓶呀。

深泽正这么想着，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你在干什么？”深泽一惊，一只手拿着的塑料袋掉到了地上，空罐子从里面滚了出来。

回过头时，只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小个子女人正瞪着他。

“啊，抱歉，其实我从事这份工作。”

深泽拿出名片。“这栋建筑太漂亮了，希望能容我拍张照片。”

女人只瞥了名片一眼，马上又还给他。

“很遗憾，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我对拍照这种事不感兴趣。”

“这样啊。”

“没别的事的话可否离开？”

“好的，不过之前有件事想问，上周六你也来这里了吗？”

“上周六？”

女人诧异地摇了摇头。“没有，没来这里。怎么了？”

“不，没什么。失礼了。”

“喂，等一下。”

这回是女人叫住他。“你有东西忘了。”

她把深泽掉在地上的塑料袋拾还给他。深泽环视着停车场，空罐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了？”

“喔，没事。那么告辞了。”

深泽快步从后门出来。这样就行了，他想。——空罐子也消失了。

真智子也会理解自己的，深泽心想。

9

周日晚上，斋藤和昌枝一起回到了家里。到家时也是斋藤一个人搬运行李，昌枝嚷着累死了累死了，忙不迭地躺到沙发上。

“我去把托博接回来。”

托博是他们养的狗的名字，旅行时寄放在朋友家里。

“嗯，拜托了。”昌枝用迷迷糊糊的声音答道。

斋藤驱车前往春美的公寓，行李箱里放着她的尸体。从别墅离开时，行李全堆在后座上，但无意自己搬运行李的昌枝没有任何怀疑之意。

晚上九点多，斋藤到达了春美的公寓。

斋藤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停车场最里面停着一辆派美，那是春美的车，斋藤把车停在派美旁边，戴上手套，下了车。

斋藤绕到沃尔沃后面，吸了口气，打开行李箱。春美躺在里面，保持着昨晚被扔进去时的姿势，并没有散发出可怕的异味。或许就像春美说

的，行李箱里意外的寒冷。

尸体睁着眼睛。斋藤避开那双眼睛不看，从她包里拿出钥匙，打开派美的车门，然后把尸体从行李箱里拖出来，让她躺在派美的后部座席上。

斋藤把车钥匙放回春美的包里，确认没有任何疏忽后，锁上车门。

——好了，谁也没有看到。

斋藤迅速坐进沃尔沃，气势十足地发动了引擎。

10

发现尸体是在十月三十日星期一。发现者是租用中井春美旁边停车位的银行职员。似乎是早上准备上班时，他无意朝旁边的车看了一眼，发现了尸体。年轻的银行职员像是第一次看到尸体，警察询问证言时，他还苍白着脸。

警方立刻开始走访公寓的居民，但无法确定尸体是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不过，春美的车是从周五晚上就一直停在那里，这一点看来基本确

实。

死者没有被窃，也没有暴行的痕迹。搜查当局认为，很可能是因怨恨杀人。

侦查过程中，一个刑警获得了耐人寻味的情报，情报提供者是春美工作酒吧的妈妈桑。

“周六下午六点多，有个奇怪的男人打来电话，问春美在不在。我说她今天休息，那人也不说自己名字就嘟当挂了电话。之后春美很快来了电话，问有没有怪里怪气的男人给店里打电话，我说有啊，她就叹了口气。听起来她好像是从自己房间里打来的电话，说被人纠缠不休真要命。”

“她没说是什么样的男人吗？”

“没说。好像是不想说起，我想如果真的为难的话，会坦率说出来吧。”

这个情报让搜查有了一个方向，就是寻找与春美有关系的男人。以前的男人，有某种关系的男人，都依次成为嫌疑对象。

斋藤和久的名字浮出水面，是在案发的第四天。因为以前春美的朋友称赞她的洋服时，她说

漏了嘴，透露是一个从事洋服相关工作的客人送给自己的。经过调查，符合条件的只有斋藤。又调查了春美的房间，陆续找出与斋藤妻子经营的商厦内出售的同样种类的洋服。

两名搜查员立即去找斋藤，分别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金田刑警和辖区的田所刑警。

与两位刑警对峙的斋藤听到中井春美的名字时，立刻显出想不起来的表情，听到酒吧的名字后，“啊”地轻拍了下手。

“是她呀。我在店里跟她聊过一两次。她被杀了？哎，真叫人吃惊啊。”

金田刑警问到有没有送给春美洋服时，斋藤以意外的表情否定说，连交往也没有过，不可能送她礼物。

“那么上周六到周日你是在哪里？”金田刑警问。春美的死亡推定时间范围是从周六中午到周日早上。

“不在场证明吗？”斋藤胸有成竹地一笑，供述说那天去了山中湖的别墅，证人就是附近别墅的朋友们。

“因为几乎一直和大家在一起，随便问谁大概都能知道。”

口气自信满满。

两名刑警回到搜查本部后，本部长问起对斋藤和久的印象，两人异口同声，认为他非常可疑。

金田、田所两位刑警于这周六造访了山中湖，因为他们听说上周六与斋藤夫妻进行了露天烧烤餐会的山下夫妻这周也会再来。山下夫妻好像住在静冈市，每月来别墅两次。

接受刑警问话的山下夫妻显得很困惑，但作出的证言与斋藤和久的供述内容几乎相同。

“嗯，是的。约六点多见到他们，之后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那天气氛很热烈呢，烧烤结束后，还在斋藤家的别墅里闹腾到凌晨两点左右，害得我宿醉得很厉害。”

看来很和善的丈夫眯着眼睛说。

“斋藤先生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譬如说，担着心事的样子？”田所问。但山下只是歪着头说：“不清楚啊，想不起来了。”

“确实一直都在一起吗？有没有那么一会儿，只有斋藤先生一个人不在？”为慎重起见，金田问道。

山下抱着胳膊沉吟着，而后抬起头：“这么说来，只有一次他不在。”

“在餐会正式开始前一会儿，约六点半左右，他说去买酒，开车出去了。”

“一个人吗？”

“是的。我记得大概三十分钟或四十分钟后回来了。”

“三四十分钟啊。”

刑警们又问了周日的情况后，向山下道谢告别。

“三十分钟的话，也有可能杀害了春美，放在行李箱里吧。”田所说。金田也点头。

“只要接下来能找到春美来到这里的可靠证据。”

搜查本部得出结论，春美的恋人基本可以认定为斋藤。根据是至今为止，春美向店里请假的日子与斋藤在外过夜的日子完全一致，而且春美

拥有的饰物中，也有判断为斋藤所购之物。

搜查会议上的意见认为，尽管如此，斋藤看来并不打算和有钱太太离婚，可能最后两人为了分手闹别扭，斋藤起意杀死春美。

问题在于不在场证明。

根据酒吧妈妈桑的证言，周六傍晚，春美在自己家里。而另一方面，那时斋藤在山中湖。如此一来，他不可能作案。

但年轻搜查员中有人提出颇值得玩味的见解，即春美给酒吧打电话时，人可能在山中湖附近。年轻刑警的推理认为，那奇怪男人的电话无疑是斋藤打的，他可能对春美有所嘱咐，让春美打了那个不真实的电话。

假如当天春美来了山中湖，斋藤作案便成为可能。大概斋藤杀害春美后，将尸体藏在车子的行李箱里，翌日回东京时，顺便将尸体运回，抛到春美的公寓。这一来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

事实上昨天另外的搜查员去找了斋藤，对他说希望看一下沃尔沃的行李箱。据说斋藤显得很亲切，但行李箱里明显留有最近打扫过的痕迹。

因此，对斋藤的怀疑愈发加深了。

金田和田所带着春美的照片去山中湖周边的餐馆和小卖店打听，但没有人见过她。

“没办法，先回去吧。”金田望着落日说。

“遗憾啊，是斋藤把春美巧妙地藏起来了
吗？”

“唔，到底藏在哪里呢？”

金田停下脚步。“杀死春美后，尸体一定是放在行李箱里搬运的没错。如此说来，春美活着的时候说不定也是藏在车子附近。”

“别墅的停车场吗？”田所打了个响指。

“去看看！”

两人与东京联络后，获得了进入别墅停车场的许可，迈进停车场里。停车场在别墅的背面。

“藏在这里也未尝不可能。”

“哦，可这不是在太太眼皮底下吗？”

两人拼命寻找类似春美留下的痕迹。虽然找到了好几个掉落的烟蒂，但两人知道春美不抽烟。

“找不到呢。”

“唔……咦，这个是？”

金田从郊游桌底下捡起一个空咖啡罐。

“很可疑啊。”金田说。“别的地方且不说，这别墅里可是一尘不染得让我佩服，一点垃圾也没漏下。但这个空罐子却漫不经心地丢在这里，是怎么回事？而且这罐子也不是很旧。”

“躲在这里时，春美喝的吗？”田所声音紧张地说。金田用力点了点头。

“横竖没线索，不如碰碰运气。我们把这个带回去，要是能检出春美的指纹就太好了。”

11

“六月六日不错，是个黄道吉日。”看着日历的深泽说。真智子却摇头。

“不行，这天在外国不是太吉利的日子。还是五月吧，五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这两天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空的会场？”

“去找找看好了。”

真智子把开水倒进小茶壶里，稍等了一会，再倒进两个茶杯。但茶没能倒进茶杯里，洒到了桌子上。

“哎呀，糟了！”

她慌忙拿来抹布擦拭桌子。

“对不起，弄湿了吗？”

“喔，没事。”

真智子手里拿着抹布，低下了头。

“因为只有一只眼睛，距离感混乱了。像这个样子，能做伸一的太太吗？”

“习惯了就好了。不是已经说好不再提这个事了吗？”

为了改变话题，深泽打开电视开关。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节目，新闻播报员解说是抓到了杀人犯。据说是一个有着有钱太太的丈夫杀死了情人。

“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他有什么不满意？”真智子好似确实感到不可思议地说。

“这事跟我们没关系。”
说着，深泽换了频道。

疯狂的电击

一

阴暗的房间里，三个表情呆滞的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也不知已经倒掉几次了。

“总之，”一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男人说，“我们要想法伪装成事故的样子。否则，如果被认定是他杀的话，毫无疑问，警视厅就会马上搜查，随之就会正式出动警察进行调查。那样一来肯定会被他们找出破绽的。”

“那些家伙会纠缠不休呢。”说话的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其实并没有同警察打过交道，只是凭着电视剧的印象。

“难道这不一样吗？”一直保持着缄默的男人说。他的肤色白皙，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有些

神经质。

“就算我们弄得很像事故，但警察经过科学缜密的调查，很快就会识破的。那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这点小伎俩而丢掉性命。所以这种伪装是很危险的啊！”

“如果弄成自杀会怎么样？”年轻人又提议。“弄成中毒，比如煤气中毒，然后再好好准备一份遗书。”

“这不行。”年长者马上否定了他的提议。

“为什么？如果是自杀，警察就不会无休止地调查了。”

“没有动机。那人身体很好，而且也不缺钱，看上去并没有特别的烦恼。这种人有什么必要突然自杀呢？而且我们还要先伪造遗书，这根本没有办法写。如果我们没有委托函，那么单从笔迹上也一下子就会露馅的，而使用打字机更会引起怀疑。”

“所以不能弄成自杀。”白肤色的人插嘴道，“我想还是用正当的手段比较好。”

“那么就弄成什么事故吧？”年长者说，“这样的话就不用像自杀那样还需要理由了。如果我们做得天衣无缝，警察也应该不会过于追究的。”

“我觉得这很困难。”白肤色的男人向上推了推金丝眼镜，接着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支了。

“我们要把它做得天衣无缝。”年长的男人说，“无论如何要让人感到这是一桩倒霉的事故。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下，然后大家统一口径。”

“很危险哟。我没什么信心。”

“你怎么这么说。不是你说的那家伙如果活着，最倒霉的是你吗？”

“……”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来做。正因为如此，我也才特意过来的。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但事故的种类很多，准备弄成什么事故呢？”最年轻的男人好像是同意年长者的意见。

“交通事故？”

年长者摇了摇头，“交通事故太危险。认识的人不一定能撞上，再说找谁开车撞呢？而且肇事车的伪装也很麻烦，即使伪装了，让警察一勘察也会穿帮的。”

“那就弄成煤气中毒或其他什么中毒吧。”

“不行呀。”白皮肤的人说，“过去城市煤气都是一氧化碳，可现在都是天然气，这是不能中毒的。另外还有，首先是如果煤气泄漏报警器就会发出警笛报警；其他中毒也很困难，因为谁会把有毒的东西放在身边呢。警察一定会怀疑的。”

“弄成从上面掉下什么物体砸死的事故怎么样？”年长者问白皮肤，好歹得让他赞同事故死亡。“比如让一个大吊灯从上面掉下来。这么大的东西砸在头上不也会一命呜呼吗？”

不料白皮肤的男人却慢慢地摇了摇头：“那样确实会一命呜呼，可是怎么才能让它一下子命中呢？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也是不行的。”

“那照你这么说怎么都不行了呗？”年轻人不耐烦地搔着头皮，然后又搓着没有修剪而显得有些长的胡须说，“那人也不怎么出门，也就不会从哪里摔下来了……当然也就不会被淹死了！”

年长者突然眉头动了一下：“淹死……”

“不错。”白皮肤的男人也轻轻地地点了点头。“溺水的话也不必限于大海或河流，就算是一盆水也可以淹死的呀。”

“浴室！”年长者说，“弄成在浴盆中睡着了，然后溺水身亡怎么样？前几天看新闻就有过这样的报道。只是这种死法有些残忍哟。”

“扑——”白皮肤男人抽着烟，使劲地吐了一口烟雾，然后皱着眉头，轻轻地摇了两下头，“还是不行啊！要让那人睡觉，就得先服安眠药，那一下子就会被化验出来的。再说，就算是睡着了，也未必会被淹死呀。还是不做为好。”

“怎么，这也不行吗？”年轻人叹了一口气。

“不，还是死在浴室比较好。”白皮肤的男人意味深长地说，另外两个男人都盯着他的脸。他继续说，“浴室是仅限于一个人的地方。所以有

些即使在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情，在浴室也是可以做的，比如，故意让煤气泄漏，这样就可以只让浴室发生爆炸，那么正在洗澡的人不就完了吗？”

“这个方法不行。”年长者急忙说，“不能用火。会发生意外的。”

“这只是打个比方，还有其他的办法呢。”

“比如——”白皮肤男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方法。

二

“哎，叔叔是个怎样的人？”坐在副驾驶席上的百合子一脸担心地问道。

“这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

握着方向盘的利彦直视前方斟酌着说，“这样说吧，不是个普通人。他主要经营不动产，但同时还在开钱庄放债。所以虽然很有钱，但口碑却并不太好。”

“好像还是个有点可怕的人哟。”百合子不无担心地说。

利彦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是工作的缘故，难免会不同程度地被人讨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舅舅对我却是非常好的。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供养我，对我的工作也帮了不少忙，让我一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山上孝三的家坐落在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的高级住宅区。宽敞的停车场停放着孝三的奔驰，还可以再同时停放三辆车。在樱花凋谢后几周的一天傍晚，孝三家的停车场里停满了车子。

浜本利彦和高田百合子，是客人中最后到的。二人进入玄关后，孝三和妻子道代以及佣人玉枝一同出来迎接。

“可来了，大家都在等着你们呢。正在说主角怎么还不来呢！”孝三摇晃着大腹便便的身体豪爽地笑着说。

“对不起，不巧有点急事，我们紧赶慢赶地希望别太晚。这位是高田百合子小姐。”

利彦介绍道。

百合子连忙低头施礼。

“噢，是吗。我是利彦的舅舅孝三。啊，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利彦这家伙没有提出什么格外的要求吧？”说着便大声笑了起来。

妻子道代在一旁捅了他一下：“老公，你怎么这么说……”

“噢，快进去吧。”孝三在后面推着百合子朝客厅走去，利彦稍后几步紧跟在后面。这时，道代赶上来走在利彦的旁边说：“她可真漂亮！”

利彦转过脸来看着她说：“进去吧。”

客厅里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已经有七个人坐在那里等着利彦他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来，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利彦和百合子坐到他们的空位上，孝三和道代也坐了下来。

孝三端起倒满了啤酒的酒杯看着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的主角终于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坐在我身边的是利彦的新娘高田百合子小姐。我是一眼就满意了。我想我可以卸下替代利彦双亲照顾他的重担了。在此，我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健康快乐。大家干杯吧。”

“干杯！”大家都端起酒杯。利彦和百合子站起身来向大家行礼表示感谢，然后坐下来。

提出举办这个家庭宴会的是孝三。利彦是他姐姐的儿子，姐姐和姐夫都早已病逝，他就代替他们来照顾利彦。

接下来大家也都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今天来的都是山上家直系的亲属。有道代的弟弟青木信夫和妻子喜久子以及他们的一双儿女行雄和哲子；孝三的妹夫中山二郎和妹妹真纪枝，还有他们的儿子敦司。

大家喝酒后话便多了起来。也许是为了给利彦他们解围，孝三将话题转向了信夫：“怎么样？最近经营还好吧？”

信夫脸上的肌肉有一点点扭曲，这一点没有逃过利彦的眼睛。

孝三继续道：“最近土地价格上升得厉害，建房的人明显减少了。”

“确实是这样。”信夫的脸上浮现出和蔼的笑容。“我们这些小公司之间也在互相竞争，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发展呢！”

“青木先生经营着一家设计事务所。”利彦小声地告诉百合子，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制药公司的情况怎么样？”接着，孝三又转向中山夫妇。二郎苦笑着说：“不好呀。公司的股票虽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经营状况一点也不好。”中山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要说效益好的，就只有哥哥了，金钱滚滚而来。”也许是白酒的作用，孝三的妹妹真纪枝直白地对孝三说。

“别开玩笑。现在税金提高了，并且最近借出去的钱到期能不能收回来都还是问题呢。借钱的时候毕恭毕敬的，但到了该还钱的时候却变得理直气壮了。真是很难办呢。”

虽然是这样说的，但孝三的情绪看上去却很好。

“你们二位是在公司里谈的恋爱吧？”坐在利彦斜对面的敦司问道。这个一直紧绷着脸的青年属于运动员类型的人，他是二郎的儿子，现在是国立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利彦点了点头，敦司颇有感慨似的笑了笑。“这么漂亮的人，在遇到利彦之前竟是一个人，真是让人很难相信呢。”

“你这家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利彦笑着瞪着敦司。“她可跟你不一样，上大学时学习非常努力，还哪有时间 and 精力去玩呀。”

“看你说的，现在的大学生也有部分在努力地学习呢。”

“这还不是应该的？来年你就该找工作了吧。如果再不认真的话，就是毕业了也很麻烦呢。”

“所以呀，我正准备读研究生。”

“噢！”

“这可真了不起！”

说这话的是信夫的儿子行雄，他的声音就像刀叉被乱扔在餐具上那样刺耳。

“哥哥，你怎么了？”在行雄旁边坐着的哲子皱着眉头问道。

“心情不好。”行雄低声说道，“大学——大学的装腔作势，现在还要继续到什么大学去，简

直疯了。”

“哥哥！”

“喂！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了？”敦司的脸色阴了下来，“真是性格乖僻的人。”

“你说什么？你这混蛋！”

谁都还没来得及制止，瞬间，行雄已经掐住了敦司的后脖颈，接着就把他踢倒在地板上。

“嘿，干什么呢！”

孝三叫道。

但两个年轻人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在地毯上扭打成一团。

“住手！”

利彦喊着，插入他们中间，努力把他們分开，行雄就盘腿坐在那里喘着粗气。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行雄的母亲喜久子赶过来问道，可儿子依然在那里赌气不说话。利彦只好把打架的经过说了一遍。

“居然就为这么点小事打架！”信夫低头看着行雄生气地说。

“不上大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现在却这样说……你冷静些！”

“确实应该让他们冷静冷静了。”孝三的脸上浮现出生气的表情，“你们两个去把脸洗一洗，怎么样？玉枝！”

“在。”佣人玉枝答应着。

“麻烦你带他们两个到卫生间。看看有没有谁受伤了，帮忙处置一下。”

“明白了。”

玉枝领着还恼着气站在那里的敦司和行雄向走廊走去。因为常年照顾孝三的缘故，她对这种突发性家庭争执倒并不显得很慌张。

“真对不起，这野蛮的家伙！”青木信夫低头向中山夫妇道歉。

“哪里哪里，”中山二郎连连摆着手。“敦司说话的方法也不好。而且这孩子性子急，脾气暴，真让人没办法。”

“利彦可受罪了。”

孝三看着利彦的衣服说。利彦的上衣完全湿透了，是刚才在阻止他们打架时不小心被啤酒弄

湿的。

“快脱下来吧，让玉枝给洗一洗。”

道代伸过手来要替他解扣子，但利彦把她的手推开了。

“谢谢。我自己来就行了。可是，怎么办呢，明天我要见个人，准备穿这件衣服的。”

“明天早晨能干。”道代答应着。

这时突然走廊里又传来了轰隆一声，紧接着玉枝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哎哟，又打起来了！”

“你说什么？”孝三问道。

“在卫生间，他们又动手了……”

“这两个家伙到底要干什么呀！”

孝三说着朝走廊走去，利彦也急忙跟在后面。

到了洗手间，只见敦司大口地喘着粗气站在那里。行雄倚着的洗衣机也被撞歪了，刚才的声音大概就是撞到洗衣机时发出来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二郎问自己的儿子。

“我也不知道。这家伙又找碴儿，所以就又打了起来。”

“行雄！”传来了信夫的声音。“怎么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又不是小孩子！”

行雄气哼哼地站在那里。信夫朝孝三和二郎低头道歉。“对不起，现在我就带这个混蛋回家。过两天等他慢慢地冷静下来，再来向大家道歉。”

“我自己回去！”行雄赌气地说着，并从孝三和信夫中间穿过去，径直朝玄关走去。

“等等，行雄，难道你不道一声歉就走吗？”
信夫在背后叫着儿子，刚想从后面追去，但被孝三拦住了。

“哎呀，行了。他的想法也有对的地方。就让他一个人先回去吧。”

“这样行吗……不，真的非常抱歉。”

信夫不光是向孝三一个人，同时也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表示抱歉。当然，这让敦司的父亲二郎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行雄从高中毕业后，就到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了，所以他可能有些自卑感，可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

回到客厅后，大家又坐在沙发上喝茶时，利彦对百合子说。对面坐着已经冷静下来了了的敦司和哲子。

“哥哥大概不太喜欢学习，所以就没有继续读书。现在却这样说，真有些不太像男子汉呢。”哲子像大人似的举着酒杯。

坐在旁边的敦司则在那里冥思苦想。“但是，他平时也不是这样子的。虽然也有醉酒的时候……真是有点奇怪。”

“心情不好就会一触即发吧。”正像这句话说的，哲子对今天的事情一点也不介意。

过了一会儿，玉枝来拿利彦的衣服。如果马上洗的话，明天就可以穿了。

“哎呀，洗衣服还是让我来吧。”百合子说。

玉枝微笑着摇了摇头。“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说着，她把一套西式睡衣放在利彦面前。利彦穿上崭新的睡衣一看，非常合适。

“看样子是特意为利彦君买的啊。”百合子有些感动地说。

“我以前在这里住过。也许是那时买的吧。”利彦一边系扣子一边说。

孝三和二郎、信夫他们在房间角落里的台子旁继续喝酒聊天，好几次都听到孝三的笑声，而另外两个人则充当着孝三的聆听者，边喝酒边不时地点头。

喜久子和真纪枝都好像到道代的房间去了。

“噢……”一会儿，孝三站了起来，朝利彦他们这边走来。“我先去洗澡，你们在这里慢慢聊吧，如果饿了就告诉玉枝，让她给你们做点吃的。”

“看样子你们喝了不少酒呢。”利彦瞟了一眼摆在台子上的空酒瓶子说。

“这要在以前并不算什么，可现在……到底是上了年纪呀。”孝三自我解嘲似的说。确实，他以前的酒量很大。

“还有，百合子——”他直呼利彦女朋友的名字，“今天晚上弄得乱七八糟的，真抱歉，改天

一定好好补偿。”

百合子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小声说：“没关系。”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不要紧吧，舅舅？”利彦有些担心地说。“您不是心脏不太好吗？刚喝了酒最好不要马上洗澡，那样会很危险的。”

“没关系。我喝得不多。”孝三一边说着，一边就迈着稳重的步子出去了。

“舅舅好像有点刚愎自用呀。”百合子有些顾虑地说。她如果有什么担心的事情，通常是不会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的。

“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话的是坐在他们对面的哲子。显然她听见了百合子的话。“姑父在照顾人方面很细致，只是在钱上面有点那个。自己家人借钱也收利息，而且到了期限也不宽限。”

“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对。”坐在哲子旁边的敦司边喝啤酒边说。“如果对亲戚都给予特殊照顾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讲原则的方法正是舅舅成功的秘诀。利彦哥，你认为

呢？”

“我嘛，因为没跟舅舅借过钱，所以对这个问题说不太好。”利彦有些暧昧地说。

孝三走了以后，大家便各干各的，或打电话或做其他什么事。

聚在道代房间里的夫人们偶尔也会出来拿个什么东西。

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玉枝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她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很快就走到了离她最近、坐在沙发上的利彦的身旁。

“哎呀，不好了，出事了。先生他……”玉枝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很少见到她这个样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利彦站起身来，两手扶住玉枝的双肩。

玉枝慢慢地咽了口唾液，然后抬头看着利彦说：“我是觉得他洗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便在外面问他怎么样了，可是没有应声，而且浴室的门在里面被锁上了。”

一阵惊悸后，利彦感到心脏受到了猛烈的一击。

“不是睡着了吧？”

他努力让自己镇静了下来，但是玉枝却很快地摇着头。

“我叫了好几遍了，可就是没有动静。”

顿时，屋子里变得静极了。在场的人们都不知所措，大家面面相觑。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二郎。他喊了声“不好”就向走廊冲去。见此情景，信夫也好像马上清醒了过来，紧跟在二郎的后面。接着便是敦司。利彦走在最后。

大家迅速跑向浴室。在浴室外的洗手间里，全自动洗衣机还在转着，大概正在洗利彦的衣服吧。

浴室的门紧紧地关着。

敦司想关掉洗衣机，可是不会操作，于是便拔下了电源插头。洗衣机嘎地停了下来。

二郎敲了敲浴室的门，但里面没有应声。接着他又转动了一下门锁的旋钮，果然和玉枝说的

一样，在里面被锁上了。

“钥匙呢？”

“在这儿。”

听到了吵闹声才连忙赶过来的道代拿出了一把钥匙。二郎把钥匙插进锁孔，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随着女人们的尖叫，男人们发出了低低的呻吟。

浴室里的孝三，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天花板。

三

“辛苦了，医生。这么晚了还麻烦您。”

在大门口，道代连连地向田中医生鞠躬致谢。田中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稀疏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跟他说过要多加小心的，可还……请节哀顺变吧。”医生无不遗憾地说。

“啊，警察说要进行尸体解剖，您看……”

“是啊，那就解剖吧。”田中医生安慰道。

道代目送医生坐着奔驰离开后，回到了屋里。她的眼睛里不时闪烁出坚定又有些深不可测的目光。

客厅里坐着这天来参加宴会的人。从发现尸体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每个人的脸上都还流露着疲惫的神情。

“姐姐……”

二郎支撑着那发胖的身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好像还没决定好接下来应该说什么似的，只得沉默着。

“都在吧？”

道代并没有理会二郎，而是两眼紧紧地盯着地板。大家都坐在刚才吃饭时的位置上。

“我有重要的话要说。”

道代的声音很低但非常有力，使人几乎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以至于有的人感到后背像被人猛击了一掌似的忽然间伸直了腰。

“我丈夫死了。这是个有很多麻烦的人，可也是支撑着我们山上家的人，所以我决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悼会。”

利彦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不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做什么。

“我想，悼念要搞得神圣些。”道代用冷静却又有些颤抖的语调说。“所以，在座的各位当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不够神圣不能参加的话，现在请报上名来。”

“请等等，姐姐。”信夫用有些狼狈的语气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是宗教的说法，那么就对不起了……”

“当然不是。”她的声音一字一顿。“我只是希望对于山上孝三的死亡觉得心中有愧的人能自报家门。”

“心中有愧？”信夫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怎么回事？姐夫不是自然死亡的吗？谁都不会觉得心中有愧，不是吗？”

他的话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不。”然而，道代却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并不是自然死亡！”接着，她用满是戒备的目光注视所有的人：“我丈夫是被谋杀的！”

四

“不会有这样的事！”信夫的妻子喜久子犹豫着说，“而且，医生不也是说姐夫死于心脏麻痹吗？这难道还不算是自然死亡吗？”

“尽管这样，也不能肯定就是病死的呀。”哲子用有些傲慢的语气小声说。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她的身上。她继续道，“把死因说成是心脏麻痹，其中是不是加入了第三者的主观意志呢？”

“难道还会出现有意识地令心脏麻痹吗？这似乎没有道理。”敦司用很轻巧的语调说。无论哲子还是敦司，从他们的话语中根本听不出有对死去亲人的悲痛之情。

“姐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二郎垂下疲惫的眼帘问道。

道代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慢慢地吐了出来。“因为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首先，是浴室门上锁的事。我丈夫从来没有在洗澡时锁过门。其次，是他的头发居然没湿。这样说，是因为以往他进浴缸洗澡前一定会先洗头发，这是他的习惯。”

一时间，众人都好像停止了呼吸一样。关于浴室从里面锁门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不正常。

“锁门姑且不说，没洗头发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利彦提出了问题。

“不。肯定不是。”道代立即否定了利彦的说法。“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先洗头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她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没有人再反驳她。

“信夫，”

道代叫着自己的弟弟，后者吃惊地抬起头来。“你的设计事务所现在正陷入困境吧？你曾多次跟我丈夫借钱，却因为没有条件保证能按期偿还，所以被他拒绝了，是吧？连妻子的亲弟弟也不能通融，这就是我家先生的做法。我知道，

你因此非常恨他。”

“姐姐，你是在怀疑我吗？”信夫有些惊慌失措，“怀疑我？你的亲弟弟！”

“正因为是亲弟弟，所以才最先提出来。”

人们从道代的声音里感到了一种威严。

“所以，如果准备让他心脏病发作的话，你在他洗澡前劝他多喝一些酒也不好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呢。”敦司就像聊天一样用轻松的语气说着，“舅舅的心脏不好，摄入大量酒精导致心脏衰竭的几率很高。喝普通的酒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是伏特加了。”

“住口！敦司！”信夫狠狠地瞪着他。“同孝三一起喝酒的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呀，还有你爸爸呢。”

“噢，是吗？”敦司缩了缩脖子。

“说什么呢！跟我可没什么关系。”二郎撅着嘴说，“我可没像你那样一个劲儿地劝大哥喝酒啊。再说，我也没什么动机呀。”

“也不能这么绝对。”道代说。她的话使众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到她的身上。现在，她的声音好

像具有绝对的威力一样。“虽然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在我丈夫的保险柜里，可放着你五百万日元的借据呢，并且早已经到期了。”

“那个呀。”二郎一脸的愁眉不展，“那是因为股份的事我必须要用钱，所以就借了一些。”

“老公，这件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真纪枝瞪着自己的丈夫。

二郎把脸扭到一边，“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嘛，而且很快就要还的。”

“但是期限……”

“确实过了期限，但是大哥说了可以再等几天。”

“他这样说了吗？”道代怀疑地盯着二郎松弛的脸。“山上孝三说可以延长几天？”

接着，她又补充说孝三能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因为孝三对亲戚从来不讲情面，她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现在就算这样说，我也不能马上还，因为我也没有办法。”

听了二郎的话，哲子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姑父不是说过，借钱的时候毕恭毕敬，而到该还钱的时候就变得理直气壮了。”

二郎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腾地站起身来想继续分辩，但被真纪枝制止住了，于是又坐了下来。

“请都冷静些。”利彦用平静的语调说，“正常地喝一些酒就能引起心脏衰竭吗？大概不能这样认为吧。”

听了这话，二郎和信夫都不由得点着头。

“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是吧？”哲子插嘴道。“那也不是绝对不能引起死亡的吧？有一种方法就是，即使失败了也不会留下什么把柄，但如果死了可就达到目的了……这叫什么？”

“未必的故意。”敦司马上回答说。不知为什么，这两个人总是一唱一和的。

“是的，未必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让心功能不好的人喝很多酒后就洗澡，不就是诱发意外最好的方法吗？而且，这样做也可以减少罪恶

感。”

也许哲子的话真的很有道理，所以一下子谁也不说话了。

“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推理，哲子。”道代说，“可仅凭这一点还不够充分。医生说是进了浴室后受到了什么刺激，比如说严重的惊吓，或是被凉水激了……”

“这样说来，给他很强刺激的人就是罪犯了？”利彦不假思索地说。

“敦司，你在孝三进浴室时到院子里去了，是吧？”

信夫的妻子喜久子突然问道，同时这句话好像也让信夫想起了什么。

“是啊，他确实出去了，还是直接到浴室那边去了。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开什么玩笑？怎么突然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突然间，敦司成了众矢之的，使得什么都不在乎的他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也许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理由做这些事情，不过也可能是受谁的指使呢。先让孝三喝很多的酒，然后在他洗澡时再给他一些什么强烈的刺激，这岂不是绝妙的配合吗？”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

二郎吼着，信夫也腾地站了起来，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一副剑拔弩张的阵势。

“都坐下！”道代发话道，“这样争来争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都先坐下！”

看到两个人都坐下了，道代才又说道：“都不要感情用事。即使说给什么刺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大家都先想想，是用什么方法使他受到强烈刺激的呢？找到了方法，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罪犯，或者还有同伙。”

“好哇。”二郎看着信夫他们说。

“行。”信夫也点头同意。

但是，关于如何让他受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方法对众人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难题。特别是浴室的窗户安着纱窗，这就限制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因为从外面根本无法施加什么力量，纱窗的网孔

只有三个毫米那么大。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出让众人接受的想法的是哲子。她说，或许是从窗外朝孝三泼冷水。纱窗确实挡不住水。

“这种方法虽然可行，但却比较危险。”利彦说，“大家想想如果不成功会怎么样？那样的话舅舅就会很清楚地说出罪犯，这样就好像恶作剧一样。”

“会不会是从窗户上弄什么可怕的东西吓舅舅呢？”敦司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弄个什么魔鬼的面具，这样会比较容易装扮，而且也可以打马虎眼。”

“尽管很特别，但不可行。”说这话的是道代，“孝三根本不怕这些东西。而且当时天都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说得有道理。”敦司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之后，便再没有人说出新的意见。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想法也只有年轻人才想得出来，所以，如果哲子和敦司不做声的话，差不多也就没

有人说话了。

“今天就这样吧，怎么样？”信夫用疲倦的语气说。“大家都累了，这么耗下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再说，如果罪犯真的在我们当中的话，不是也跑不了吗，是吧？”

对于信夫的这个提议，就连一直和他唱反调的二郎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是啊。”道代看着大家叹了口气，“今天就到这里吧。”

有人龇牙咧嘴地站了起来，还有的人在捶着腰。想想也确实够累了，大家都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好几个钟头。

“请等一等。”

正在这时，响起了一个声音。这是谁在说话？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连利彦也没想到是谁。过了一会儿，才知道是百合子。众人都感到十分吃惊。

“噢，我有一个想法，可以说吗？”百合子面向道代问道。

正要回自己房间的道代马上对她说：“快请说。”

百合子看了看大家，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利彦：“我想会不会是电？”

“电？”利彦反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受到了电击？”百合子说。“将两根电线连在一起，然后放到浴缸里，这样水中就有了电流。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心脏有病的人，就连健康人也受不了，马上会导致心功能衰竭。”

“这个可能性很大。”敦司用手叩着桌子说。“但问题是，电线是怎么接的呢？”

“我想，有一根可能是从纱窗穿进来的，而另外一根则用什么隐蔽的方法不让舅舅发现。”

“那我们快到浴室看看！”

道代快步向浴室走去，众人都跟在后面。到了浴室就能弄清楚电线是如何隐蔽的了。因为在纱窗旁放着浴缸的盖子，所以大家猜想电线应该是从那后面通到浴缸里的。

到了浴室，人们发现，纱窗的纱网中果然有两个地方用什么东西硬塞在那里。

“一点也不错。哎呀，百合子小姐可真立了大功了。”

信夫边说边拍了拍百合子的肩头，这让她感到非常害羞。

“请等一下。”抱着两只胳膊的敦司皱着眉说，“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如果要做这样的手脚，一定要在姐夫进浴室之前才能做啊。”信夫说。稍加考虑后他又说，“我们男的都在客厅，你们女的当时在哪儿？”

喜久子看着真纪枝和道代的脸：“那时我们都在道代姐姐的房间里。”

“这么说的话……”道代突然四处看了一下，“玉枝呢？她人在哪里？”

“她刚才还在，可……”二郎四下找着说。

“在她房间里。”

道代推开众人径直向走廊跑去。当她打开玉枝的房门后，见到的却是吊在房间里的玉枝的尸体。

五

案发后又过去了十天。因为孝三的猝死和玉枝的自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山上家，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

利彦在同百合子结婚之前都要住在这里。这是因为，道代说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她有些恐惧，要利彦留在这里壮胆。

这天下午，利彦接待了两名奇怪的不速之客：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人和一个看上去比他年轻十来岁的女人。

男的是个高个子，穿着一身非常得体的黑色西装，难免不让人想到是外国人；而那个女的也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同样是不同于本地日本人的打扮，长长的头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俱乐部的。”男人对利彦说，“夫人在家吗？”

“你说的俱乐部是——”利彦诧异地打量着这两个不速之客，“是与那个莱昂斯俱乐部有关吗？”

男人一直盯着利彦的脸，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正是。你只要这样说了，我想夫人就会明白的。”

利彦仍然没弄明白，但是如果还继续追问的话就显得有些过分了，所以只好进去告诉了道代。

听了利彦的话，道代的脸上一下子现出了紧张的神情。

“是侦探俱乐部呀。”她说，“是为一些有钱人服务的专业侦探。因为是会员制，所以只负责受理会员的委托。”

“你委托这些侦探做什么？”利彦问。

“有一点事。以后再跟你说。总之，现在我得马上去见他们。”说着，道代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道代在会客厅见到了两位来访者。她一边揣摩着对方，一边紧张地确认着：“两位是侦探俱

乐部的吧？”

“是的。”回答的是那个男的。这是没有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呢？”

道代轻轻地吐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她忽然间觉得有了依靠。虽然以前听孝三说过侦探俱乐部的事情，但由自己委托他们做事还是第一次。见面之前她还担心万一不可靠怎么办，现在见了面反倒觉得他们可以信赖。

“我想和你们谈的是关于前几天我死去的丈夫的事情。”下了决心后的道代说。她看到高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微微点了一下头。

“十天前，他因为心脏衰竭而猝死了。”

“听说是在洗澡的时候。”侦探用确认的语气回复。

显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孝三的事情，这无疑增加了道代对他们的信任感。因为她觉得，在见委托人之前，如果什么必要的准备都没有，会让委托人觉得很不放心的。

“表面上看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丈夫有心脏病，所以很多人都向我表示同情。”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个女的像播音员一样的声音，口齿清楚、语调温柔。她好像是侦探的助手。

“心脏衰竭没有错。”道代说，“但却不是偶然的故事。”

“这就是说，”侦探说，“是由那位自杀的佣人实施的犯罪吧？”

道代凝视着对方：“真不愧为侦探，连这个也知道啊！”

“您过奖了。”侦探低下了头。

“是那个叫玉枝的佣人杀死了我丈夫。”

于是，道代向侦探们讲述了玉枝使用电线，后来又自杀的经过。侦探很感兴趣地听着，在她说完之后还重重地点了点头。“确实如此。”然后，他松开了一直抱在胸前的胳膊，从黑色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那个佣人在罪行暴露后自杀了。那么，您要我们做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说——”道代看着侦探和助手的脸，好像在比较着什么似的，然后才说，“调查事情的真相。”

侦探感到很奇怪似的眯起了双眼：“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她说，“比如说，我丈夫从来也没有不洗头就进浴缸的习惯，还有，也从不在洗澡时锁门，再就是也找不到玉枝杀害我丈夫的动机呀。”

“但玉枝杀死您丈夫是事实吧？”

“这也许是事实。不然的话找不到她自杀的理由。”

“可是您说还有别的真相？”

“是的。我总觉得在哪里被卡住了，也许是心理作用吧。”

“也许是。”侦探依然毫无表情地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想还是调查一下玉枝的杀人动机吧。就从这里调查可以吗？”

“可以。”

接着道代边想边告诉了侦探那天来家里的客人的名字，当然还有各自的亲戚关系。侦探把这些都记到了本子上。

“作为参考，您能详细地说说那天聚会的情况吗？”侦探说。

于是，道代就详细地叙述了那天的情况，当她说到敦司和行雄打架时，侦探的目光陡然亮了一下。

“这两个人平时关系就不好吗？”

“不是，没什么不好。”道代说，“敦司的脾气稍急躁些，但像那天那样打架却很少见。”

“噢？”侦探用圆珠笔敲着桌子并点头沉思着。

“还有那个浴室——”侦探盯着道代的脸说，“能带我们去看看吗？我想知道浴室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密室。”

“好的。”

浴室已经被彻底打扫过了。案发后好几天道代都不敢进去，可到外面的公共浴池也确实很麻烦，这两天才又重新使用的。

“浴室安装这样结实的锁还真是少见呢。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以前我们家雇的是一位年轻的佣人，她说洗澡不锁门不得劲儿，于是就安了锁。”

“噢，那么，这个钥匙是夫人一直保管的吗？”

“是的。一直放在我屋里，没有给过别人。”

侦探点了点头走进了浴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浴缸，大到一个成年人可以很舒服地躺下，那上面还有一个小窗户。

“当时这个窗户是什么样子？”

“是开着的。”道代说，“但是有纱窗，而且在里面用螺丝固定的，从外面肯定打不开。”

“确实很牢固。”侦探仔细地查看着窗户说。

“三天后向您报告结果。”

侦探回到会客厅后说，“我觉得关于密室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

“是吗？”

“很简单。”侦探说，“能考虑到的只有一个问题。您丈夫是自己锁上的门，这自然是有理由

的吧。而这一点，同解开案件的真相有直接的关系。”

六

正如所约定的那样，侦探俱乐部在第三天晚上如期报告了调查结果。打来电话的是那位女助手。

“玉枝有一个女儿。”女助手说，“而且，女儿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听说过。”道代说。一般不太说自己家里事的玉枝确实提起过这件事。

“那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尽早做手术的话会有危险的。”

“这个可不知道。所以——”道代问道。

“手术的费用相当高，但这一切都要靠玉枝来筹集。”

“玉枝？”

“所以，玉枝如何来筹集这么多的钱，夫人您知道吗？”

“不知道。”道代拿着话筒摇了摇头。“我想她是没有那么多储蓄的。”

“是吗？”

接着，女助手又报告了青木行雄被无赖追还债务的事情。道代知道这件事，行雄好像是被一个无赖的女人敲诈，并且为了这件事还向道代借过钱。行雄担心妈妈阻挠，所以喜久子现在还不知道此事。

听了以上的报告后，道代挂上了电话。

她刚把电话放好，利彦从后面走过来，道代先是吃了一惊，但立刻就笑着说：“吓了我一跳，你怎么了？”

“噢，还是那些侦探的电话吧？”

“是的。”道代答道。

“事情不是都弄清楚了吗？怎么还……”

听了这话，道代笑了一下，然后替他把衬衣上的一根线头拿了下来。“无法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案子中还有什么内幕。这些事情不弄明白，案子就不能结。”

“是心理作用吧？”利彦说，“所有的事情不都弄清楚了吗？”

“啊，那个……”道代含糊地应着把双手搭在了利彦的肩上，“今天去见百合子小姐了吗？”

“没有……”

“是吗？年轻的时候还是每天都见面的好呀。”道代把额头靠在了利彦的胸前。可利彦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推开了她。

“我回房间去了。”

“一会儿我过去，行吗？”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利彦从道代的面前走开了，然后慢慢地上楼去。道代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不禁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那还是刚刚收养利彦不久，从利彦看自己的眼光中，她感到了一种不单纯的眼神。如果说当时那种目光不是自己期待的，那是谎话，是因为自己可能是在期待着什么吧。而且，当时自己对与山上孝三之间的夫妻生活也充满了厌倦。面对他那年轻冲动的感情，道代所做的抵抗实际上是

一种缓慢的等待——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觉。

二人的秘密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也继续维持着。然而，在她还想继续延长这种关系时，利彦有女朋友了。

寂寞和嫉妒——白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她的心里充满了这种感觉。但她心里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也可以说，这是支撑着她的力量。他是不应该忘记自己的。

七

又过了三天。侦探第二次来到了山上家。侦探们的到来，令道代努力控制着心底的不安。

“都弄清楚了吗？”

道代轮流注视着面前这一男一女。

“这个嘛，”侦探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想应该是掌握了事情的真相。”

道代终于松了口气，神情里面交织着紧张和不安。

“那么就请进去说吧。”说着，她把二人请到了会客室。

侦探把一沓报告递给了道代。“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玉枝选择的这种杀人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把电线通过浴室纱窗接到浴缸从而使水中产生电流导致孝三被电击死。”

“对于这个方法，你们有什么疑问吗？”道代在脑子里反复思索着，然后问。

“不，方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玉枝使用这个方法才更值得注意了。玉枝已经五十一岁了，无论现在的科学多么普及，但按她的年纪，使用这样的方法，不管怎么说还是会让人产生疑问的。”

听到这里，道代不禁“啊”的一声，这也是自己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现在被侦探说了出来，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们认为，想出这个方法的是玉枝以外的人。”

“是她以外的人？这个人在那天参加聚会的人中间吗？”

“可以肯定地说，确实就在他们中间。”侦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那么谁是让她用这种方法

的人，也就是说是谁在命令她杀人的？可以说，这是个对玉枝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

“影响力？”

道代重复着。她大概一般不使用这个词。这个词意味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影响。

“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是问题的关键。”

侦探从报告中抽出一张，上面记载着关于玉枝外孙的调查结果。

“玉枝好像无论如何都要弄到这些钱。而且通过调查，我们知道了她将通过谁来弄到这笔钱。”

“好像——”

“所以，推理得出，这个能够帮她弄到钱的人正是同时对她有着极大影响力的那个人。”

“能给她如此高额巨款的人——”

道代的脑海里过电影般地出现了一个个的面孔：青木信夫、中山二郎……

她摇了摇头。“没有人能出这么多钱呀。”

侦探的嘴角动了一下，“有一个人夫人好像忘了呢。”

“一个人？”

道代又把每个人都在心里过了一遍。应该没有漏掉谁呀。利彦和敦司肯定是不会有这么多钱的。

“想不出来。在我的亲戚中要说有钱的，那就数我的丈夫了——”

道代的声音像突然断电般似的停住了，她感到那个女助手好像不经意地笑了一下。

“难道是——”道代小声说，就连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难道——真的是我丈夫？”

“确实是他。”侦探肯定道，“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人了。”

“可是被杀死的正是我的丈夫啊。难道是他下达了杀死自己的命令吗？”说着，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莫非是自杀……”

“嗯。”侦探点着头说，“这样分析的话，就能使各方面都变得合理了。例如，电线的设计，其实这并不是孝三进浴室之前弄的，而是他进去以后和其他人——也就是和玉枝一起连接的。我们这样来假设怎么样？玉枝从外面把电线从纱网

里捅了进来，里面的孝三接住后把电线放到浴缸里……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这时谁——比如说夫人您或其他什么人推门进来的话可就麻烦了，所以，他才从里面把门锁上。然后就自杀了，连头发都没洗。”

道代呆呆地听着，“那么真的是自杀吗？”

然而侦探马上摇了摇头：“不，这样说确实从理论上能讲得通，但却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虽然，确实有自尊心很强的人会把自杀现场弄成他杀的样子，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孝三根本没有自杀的动机和理由。”

“是啊。”道代附和着，并且也觉得有些放心了。

侦探继续说道：“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认为，用电线作案这种方法确实是按照孝三的指使做的。可以说，这个想法绝对不会错。也就是说，我们不妨可以认为孝三是为了杀死自己以外的什么人才选择了这个方法的？”

“自己以外的什么人？”

“是的。但是中途玉枝却背叛了他，于是孝三被自己下达的命令杀死了，不是吗？”

“那么，我丈夫要杀的人，难道是……”

“正是。”

侦探微微闭上眼点了一下头。“正是您，夫人。”

八

孝三要杀死自己——

道代感到有些头晕。这是她从来也没有想到的。

“根据调查，孝三在外面有一个女人。”侦探翻到报告的第二页，那上面贴着一张年轻女人的半身照片。

“是俱乐部的女服务员。”侦探说，“孝三他是非常认真的。根据对有关人员的调查，他生前曾表示要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

道代拿着报告的手有些发抖：“把我杀了就是要和这个女人……”

“所以他是**有动机的**。”侦探并不理会道代的激动，依然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总之，可以这样推理。首先，孝三抓住了玉枝迫切需要一大笔钱的心理，于是便要她参与自己的计划，当然，条件就是为她的外孙支付手术费。这个计划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使用电线杀人的方法**。但是玉枝并没有打算按照孝三所说的那样去做。她大概觉得，如果孝三死了，财产就会全部由夫人来支配，到时候也许能从夫人那里借到这笔钱的吧。反正要杀死一个人，与其杀死平时给自己很多关照的夫人，还不如选择杀死孝三呢。这样，玉枝便在孝三**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把电线通到了浴缸里**，然后在连接时玉枝把另一根插到了电源插座上。”

“所以，”道代小声地说，“所以他连头发都**没来得及洗就……**”

“然而，”侦探降低了声音，“到了这一步仍然还有疑问。如果玉枝不背叛他，夫人真的在浴室死亡了的话，那么医生会怎么说呢？孝三有心脏病，所以人们没有什么疑问，可是夫人如果出

现心脏麻痹的话，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或者，他是要人们认为您是触电身亡的吧？”

“确实是……”

“我们也考虑了他们准备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结果，我们弄明白了他们其实设置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圈套。”

“圈套？”

“是的。罪犯们是要弄成夫人被电死的现场，那样的话，即使医生或者警察进行调查也不会露出什么破绽。”

“罪犯——们？”

道代想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是指孝三和玉枝吗？

“也就是说，是用洗衣机。”侦探像宣告什么似的说，“如果被电死的夫人的尸体漂浮在浴缸里，那么极有可能引起警察的怀疑。可是，如果让你倒在洗衣机旁，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因为洗衣机漏电而触电身亡的，这样不就可以使警察按照单纯的事故进行处理吗？”

刷的一声，道代感到自己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当然，如果您在浴缸被电死后，罪犯们会把您移到洗衣机旁的。”

“可……我家的洗衣机并不漏电呀！”

“但是，如果有人倒在洗衣机旁被电死了，警察是一定要询问的，会问这个洗衣机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可洗衣机没有异常的呀。”

“是吗？我们来想想有谁可能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会说傍晚时那两个男孩子打架，然后洗衣机倒了……”

“啊……”

“然后是罪犯们把地线也放到洗衣机外面，这就很完美了。警察调查洗衣机时，他们可以说现在不漏电，可是这并不等于以前不漏电呀。也许是打架时碰倒了洗衣机使哪个地方又漏电了呢。这样的话，谁也不会感到奇怪。”

“打架的是敦司和行雄……难道他们俩也是同伙吗？”

现在想来，当时他们打架根本就是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呢。

“不，大概只有行雄是同伙，而敦司只不过是去找碴儿打架而已。行雄招惹了无赖的女人，非常急需用钱，所以才被孝三收买了。”

“于是，”道代叹了口气，并用手挠着头发说，“我丈夫、玉枝还有行雄——这三个人结成同伙要把我杀掉，是吧？”

侦探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头转向右边，侦探的表情像这样是很罕见的，所以道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实际上还有一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侦探说，“从这些人的性格来看，根本想不出这么周密的计划来。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还有一个高智商的人。”

“高智商的人？”

“只有他才能想到洗澡时让洗衣机转动这样的细节。他们要弄成夫人洗完澡后因为洗衣机漏电才被电死的假象，所以理所当然的洗衣机要通电才行。可是，那时洗衣机怎么才能通电呢？这

就是这个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利彦？”

“打架时的劝架，然后是衣服被弄脏了，接着又说明天同别人会面时要穿这件衣服，希望今天洗干净——”

“是利彦！”道代又重复了一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她受到的打击要比刚才得知丈夫孝三要杀害自己时大得多。

“从他的性格来看，制定这么缜密的计划并不让人觉得意外。他是这个团伙中的智囊。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不明白，这就是利彦要参与杀害夫人的动机。他为什么会答应孝三呢——这一点我们始终弄不明白。”

“孝三他——”

大概孝三知道了自己和利彦的关系吧。道代想。而且，孝三也同时知道利彦希望尽早结束和自己的关系。

道代呆呆地盯着侦探给她的报告，上面贴着一张利彦的照片。

利彦那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啄木鸟>杂志2007年7月

1

书房里传出咚咚的响声。

这是用食指敲黑檀木桌子发出的声音。

敲桌子的人叫大原泰三。他正一边敲一边死死地瞪着前面，那里——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着看上去还很小的由里子——他的女儿。

由里子的身旁站着一个男人，身穿深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的金丝眼镜。这人的身材略微偏瘦，但相貌却很端正。看上去他好像并不是特别畏惧泰三，只是习惯地把视线放低。

泰三停住了手指，把目光从女儿身上慢慢转向这个男人。

“你说吧，叶山君。”

粗粗的声音却很响亮。这也许是常年锻炼的缘故吧。

那个叫叶山的男人慢慢抬起视线，当他的目光与泰三的目光相遇时，下意识地用中指把眼镜的横梁向上推了推。

“只告诉我结论。”

叶山稍微瞟了一眼身旁的由里子，然后又把目光投向泰三：“正像您所担心的那样。”

泰三脸上的肌肉突然抽动了一下，然后他又转过目光，重新瞪着自己的女儿。他的反应也仅此而已。

“没弄错吧？”

“没错。”

叶山好像刻意表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面孔，声音也毫无表情。接着依然用毫无表情的声音补充道：“由里子小姐她确实怀孕了。”

泰三大口喘着气，胸部也因此而剧烈地起伏着。

“几个月了？”

“两个月。”叶山答道。

泰三发出了低而短促的呻吟。然后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上火，噗地向斜上方吐了口烟。

“谁的孩子？”

“啊？”

“没问你！”泰三严厉地说，“我在问你呢，由里子！”

被点了名字的女孩子陡地挺直了身子，但依然低着头。

“怎么回事？”泰三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快告诉我。”

然而由里子依旧沉默着，好像她对会这种逼问已经有了准备，并也决定了无论如何都不说出那人的名字。

“也许我出去……”

叶山知趣地说。泰三好像这才意识到还有第三者在场，“噢，是啊，那么你就先出去吧。”泰三用少有的慌张语调说。

叶山出去后，泰三又开始了追问，但是由里子还是不做声。看来，她是不准备开口了。泰三抽了一口烟便在烟灰缸里摁灭了，但很快就又点燃了一支。

“是研究室里的人吗？”

泰三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但从由里子的脸上找不到任何答案，只是她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在瞬间紧握了一下，这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泰三的眼睛。

“看来，我说对了？”

他提高了嗓音。从由里子的沉默中他更确信了自己的推断，“混蛋！”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这可真是恩将仇报呀，竟然要把我的女儿弄到手……不行，绝对不行。”

泰三又开始用手敲着桌子，然后站起身来低头看着由里子，“怎么样，把孩子拿掉，我不能把你交给那些没用的家伙。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我要赶走他！”

听了这话，由里子才把头抬起来，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泰三，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不，决

不！”

“你说什么！”

“我说不，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也不会把孩子打掉！”

“由里子！”

泰三走到她的面前举起了右手，但是她咬着嘴唇直视着父亲。

“你打吧。什么时候你都是这样吗？但是如果你认为这种方法一直都管用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这对父女就这样互相瞪着，但只僵持了几秒钟，泰三便把目光移开了，并放下了右手。

“你出去吧。”泰三转过身说，“我明白了你的决心，可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想找出那个男人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让他没有机会再在我面前出现，当然也不会再在你面前出现！”

“你出去吧。”他又重复了一遍。由里子挺了一下后背站起来，然后紧闭着嘴唇从身后的房门出去了。

2

大原泰三是和英大学的教授，该校理工学院院长。因为同和英大学的创始人有些特殊的关系，泰三的父亲曾担任过和英大学的校长。如果顺利的话，泰三就是下届校长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稳当地当选校长。

作为院长，他要熟悉整个理工学院，但他本人的专业是遗传因子工程。泰三年轻时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科研成果，这几年更是业绩丰硕，令人瞩目。不管怎么说，目前的和英大学充满了生机，已经走出了那种缺少具有学术价值科研成果的低谷，特别是遗传因子工程在本领域更是占据了领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三能有现在的地位也不仅仅是仰仗父亲的势力。

尽管由泰三直接指导的研究不是很多，但目前泰三研究室，科研攻关项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有多名助手，在学生中也是最有名气的教授之一。泰三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助手和学生都

请到家里招待大家一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名气，拉近与助手和学生的关系，同时也能鼓舞大家的士气，以促进学习和研究。

泰三家离和英大学只有一个电车站的距离。不仅是泰三家，差不多所有跟和英大学创始人有点亲戚关系的人都住在这一带。

一男一女两个人造访泰三家，是在泰三与由里子发生争执的第二天傍晚，这时院子里的树木已经开始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佣人吉江听到门铃后便穿过庭院去打开了大门，但大门外的两个人并不报上自己的姓名，那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用呆板的语调问：“大原泰三先生在家吗？”

“对不起，请问你们是……”

听到吉江这样问，那个男人又说：“你只要说是俱乐部的人就行了。”

这两个人的样子有点特别。男的穿了一身很可体的黑色西装，高高的个子，大约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可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是日本人，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里闪着呆板的目光。那个女的留着

长发，眼睛细长目光冷冷的，而那紧闭着的双唇又让人感到这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在会客室与这两个人对面而立的泰三，只看了一眼便有些满意地点了点下颌，因为眼前的这两个人正是自己想象中侦探的样子。

他做出请二人坐下的动作，待他们落座后自己便在对面坐下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委托你们，但之前我搜集了很多关于对侦探俱乐部的评价，综合来看，大家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我的同事中也有你们的会员，他们好像对你们的工作也都很满意。”

“过奖了。”

男的低下头表示感谢，坐在旁边的那个女的也跟着低下了头。

“不光是工作的口碑很好，而且我的同事还说你们会严守委托人的秘密，这一点没说错吧？”

“没错。”

好像没有感情的那个男人说。就是这种冷淡的表情也让泰三感到满意。

“很好。那么，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泰三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两手轻轻地握在一起放到了桌子上。“我有两个女儿，直子是长女，由里子是次女。也许这是题外话，她们两姐妹不是同一个母亲。”

“是再婚吗？”

正在做记录的那个女的问道。这是像播音员一样低而稳重的声音。

泰三点点头：“是的。直子的母亲在直子三岁时离开了家，并带走了直子。她当时只留下一封信，说是不希望依靠别人，要靠自己把女儿养大。在信的旁边还放着一份已经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我是在一年以后再婚的，妻子就是由里子的妈妈。”

当时泰三虽然刚刚晋级副教授，但在和英大学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了。他挑选的再婚对象是万年副教授的女儿。万年是一个因派系争斗而无法升为教授的男人，他希望同泰三攀上亲戚以提高

自己的地位，所以，明知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男朋友但还是让她嫁给了泰三。这些都是泰三在结婚以后才知道的，而且还知道了妻子当时的男朋友就是自己的同事菊井。

“再婚后又过了十年，第二任妻子也就是由里子的妈妈病逝了，好像是婚前身体就一直不太好。然而就在妻子去世两年后，前妻也死了。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呀。我决定把直子接回来，这也是直子母亲临死前的嘱托。”

“应该这样。”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说。

“这次我要请你们做的是关于由里子的事情。”泰三的目光在眼前这两个人的脸上扫着并继续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家里有一个男主治医生，姓叶山，他负责我们全家人的健康。最近他跟我说由里子好像怀孕了。当时我就把他顶了回去，怪他胡说。不过，我自己还是有了警觉并留心观察，还真发现由里子的行动确实有些可疑。于是我就让叶山调查这件事，结果是真的。我追问由里子孩子的父亲是谁，可她怎么也不说，这可真让我无可奈何呀。”

“也就是说，您是要委托我们查清由里子小姐的男朋友，是吧？”

“正是。”泰三眼里闪烁着非常认真的目光，“而且要……要非常秘密地进行。”

“您这里有由里子小姐的照片吗？”

“已经准备好了。”泰三打开了放在一旁的文件包，从里面拿出了由里子的照片，当然还有自己研究室相关资料的资料。

3

“侦探俱乐部？”

搂着由里子脖子的男人支起了上半身看着她的脸问，依然躺在那里的由里子点了点头。

“是吉江说的，因为是偷听，有可能是她听错了。”

“都说什么了？”男的用手抚摸着由里子的头发。

“其他的都没听到。吉江是因为那两个人不告诉她自己的姓名而觉得奇怪才去偷听的，只想弄清楚他们是谁。”

“侦探俱乐部……”

男人又在由里子的身边躺下了，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由里子看着那人的侧脸问。

“是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侦探机构。”男人说，“他们实行的是会员制，所以，只受理会员的业务。你爸爸大概也是会员吧。”

“是为了调查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吗？”

“可能吧。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调查的了。”

“爸爸只希望我能嫁到财政界的人家去，却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无论什么事都先想着我，可现在……”

“这是因为你的少女时代已经结束了。”

“才不是呢！”由里子固执的目光投向天花板。“是被抢走了！”

男人点燃了一支香烟，吐着乳白色的烟雾，雾从由里子的视线中慢慢地散开。

“你的事情如果被发现了那该怎么办呢？”

男人沉默着。怎么办？如果被发现了，还能怎么办呢，肯定会被撵走的。

“啊……”

由里子担心地叫了一声，并把脸靠在男人的胸前。男人抱住了她的双肩说：“不用担心。”然后又接着说：“就算是再厉害的侦探，只要没有线索那就什么也查不出来，所以，最近我们还是先别见面了。”

说着，男人关掉了床头柜上的台灯。

4

泰三同侦探俱乐部的人见面后已经过去了一周，可还没得到结果。

这天晚上，泰三又在家里招待自己研究室里的助手和学生。已经很长时间没请他们来家里了。这些日子大家为了准备在明天的学会上发表的论文着实辛苦了一阵子。所以，请大家来家里吃一顿算是酬劳大家吧。当然，泰三心里还有另一个打算，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找出那个和由里

子交往的男人。

在十二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间里，两张长方形的桌子摆放在一起，泰三研究室的助手、研究生和本科生差不多都来了。在这些人中，有三个是泰三的助手。

由里子和吉江负责给大家上菜，直子说是今天晚上要很晚才回来。

“喂，上野君，你今晚可不能喝酒。”

泰三从上野的面前拿走了已经倒满啤酒的酒杯。上野长着一张娃娃脸，身材也是圆乎乎的。

“是啊，他今天整个晚上都要在宾馆里准备明天的发言呢。”

说话的是坐在上野旁边的助手元木。他的脸色不太好，总让人觉得有些精神不济，但他的性格很好，所以颇有人缘。

“通宵倒不用。”上野笑着说。“因为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今天夜里只要再从头看看就行了。”

他要在明天的学会上发表研究成果。由于会场比较远，所以要在前一天晚上就近找一家宾馆

住下，研究室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要发言的人准备得不太充分的话，还可以进行突击准备。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去？”泰三问。

“十点多钟走就可以了。这样，夜里一点或两点就能到宾馆。”

“是开车去吧？路上要小心点。”

“是。我会小心的。”说着上野低头致谢。

“要发表的论文什么的都带好了吧？”

坐在泰三身旁一直没出声的男人一边给泰三倒酒一边问。

这也是泰三的助手，叫神崎。这是个高大魁梧的男青年，大概是身材的关系，脸也显得比别人大些。他穿着一套灰色的工作服，他的公寓离学校很近，所以，上下班也不换衣服。

神崎助手最初并不在泰三研究室，是在泰三的同事菊井副教授手下工作。几年前菊井死于事故后，他便转到泰三的研究室来了。

“放心吧，全都装进我的包里了。哦，我还准备在到达宾馆之前再不打开包了。”

“这样是最好的了。”说着神崎把杯子里的酒都喝光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泰三和由里子把大家送到大门外。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想我明天可能会晚一点到的。”

一直目送那些人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夜幕里，由里子才转过身来，但是她看也没看父亲一眼就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

泰三接到侦探俱乐部打来的电话大约是在三十分钟以后。电话是在他自己的书房里接的。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正担心呢。”

泰三开门见山地说，他准备挖苦对方一下，然而对方的声音却十分生硬：“因为约好的期限是一周。”好像是在做解释。

“那么，怎么样了？”泰三有些急躁地问，“找出那孩子的父亲了吗？”

“还没有。”回答得非常简单。

“怎么回事？看来非常棘手呀。”

“正如所说的那样，一点进展也没有。至少在过去的一周内，令爱和那个男人没有接触过。”

“噢？这两个家伙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不过，他们应该不会坚持多久吧？”

“我们也这样认为。不过，听说明天研究室的人都要去参加学会，也许是忙着准备学会而没有时间吧。所以，学会结束后我们应该能发现些线索。”

尽管对方的语调依然很冷淡，可泰三还是比较满意。因为他并没有跟侦探提过学会的事情，但他们却充分掌握了这一情况。

“明白了，什么时候再联系？”

“因为要等学会结束，那就三天以后吧。”

“好，费心了。”

泰三放下了电话，然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准备看书，这是他每天都要做的。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吉江来送茶。天天如此。

“直子她还没回来吗？”喝了一口冒着热气的茶，泰三问道。

“刚回来，我想现在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又喝酒了吧？”

通常情况下，直子只要晚回来，都是喝了很多酒的。

“嗯，有一点……”

吉江好像不太好说，低下了头。

“真是个让人头疼的丫头呀。”

泰三抱怨着。不过，他也仅仅是在这里抱怨而已，在直子面前他却不能教训她。因为在他心里始终觉得自己欠直子很多很多。

把直子接回来时她只有十七岁，还是个高中生，脸上少女的天真还没有消失。搬来时那少得可怜的行李，还有当时她身上穿的衣服以及那瘦弱的身体，都在告诉泰三这十几年来她们母女生活的艰难。

关于直子母亲离家出走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夫妻不和。当时泰三一门心思搞研究，几乎不管家里的事情，把一切都推给了妻子。那时，他

觉得只要把钱交给妻子就算尽了义务。所以，当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时，他竟然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离开泰三家时，直子才只有三岁，她对父亲泰三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回到了泰三的身边，这是妈妈临终前的心愿。把直子接回来也是那个母亲请求泰三的。大概是她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了直子的将来，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当然，对此泰三没有任何异议。

然而直子却很难融入到这个家庭中。搬来后她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连饭也很少跟泰三他们一起吃。

由里子那时刚十二岁，即使她到直子跟前，直子也会紧锁眉头一脸厌烦的表情。

高中毕业考入女子大学后，也没觉得直子有什么变化。她经常出去，回来后依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靠听音乐打发时间。她好像同由里子还有点话说，但却很难主动同泰三搭话。

大学毕业后，直子就职于当地的一家药品公司。偶尔也会带朋友回来，由此可见她的性格随和了不少，不过，她从来没把朋友介绍给父亲，只是从她房里传出的笑声中，泰三可以想象出她在外面的可能是比较开朗的。

——这孩子也许遇到哪个她喜欢的男孩子后性格就会改变一些。那就坚持到那个男孩子出现吧。

泰三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5

第二天早晨，还躺在床上的由里子突然听到了凄惨的喊叫，这时床头的闹钟正指向七点，正是由里子每天起床的时间。因为嫌闹钟的铃声会突然吓一跳，所以，每天早晨都是由吉江来叫醒由里子。刚才那凄惨的声音好像就是吉江发出来的。

“怎么了？”

这是泰三不紧不慢的声音，接着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由，由里子小姐她……”

吉江依然惊恐万分。听到了吉江的话，由里子急忙在睡衣上披了件短外套跑出屋子，“由里子！”几乎同时泰三也听到了吉江的惊叫声。

吉江是一直站在走廊上另一个房间的门口，当她看见由里子后惊恐得瞪大了眼睛：“啊，弄错了，那是直子小姐！”

从房间里面传出了泰三的喊叫声。

“出什么事了？”由里子站在吉江的身后朝房间里张望，就在这一瞬间，她用双手捂住了眼睛，接着膝盖一软，就朝下倒去。“啊！小姐。”吉江惊叫着扶住了由里子。

房间里的直子倒在床上。

“这么说来，这个房间本来是由里子小姐的卧室？”

一个目光敏锐的男子用圆珠笔指着由里子问道。他是警察署搜查一处的刑警高间。适中的身材，再加上黑黑的面孔，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

案情调查是在泰三家的会客室进行的。除了由里子之外，还有泰三、吉江和叶山。叶山是泰三让吉江在报警之前用电话叫来的。

对于刑警的询问，由里子生硬地点了点头：“是的。”

“那么，你是在直子小姐的房间里睡的了？你们为什么要换房间？”

“昨天晚上姐姐回来时我正在洗澡，等我出来她已经在我的床上睡着了。”

“是吗？以前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吗？”

“不，很少有……我想大概是姐姐喝醉了吧。”

“有可能。”

高间点了点头，并转向众人问道：“直子小姐经常喝醉酒后回来吗？”

“是的，经常这样。”答话的依然是由里子。“昨天晚上说是公司有聚会。”

“是吗……她在哪个公司工作？”

“名仓药品。”泰三说。高间点点头，并向旁边的一个年轻刑警耳语了几句，后者立即出去

了。

高间刑警再次把目光转向由里子：“都有谁知道你住在那个房间？”

由里子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想了一下告诉刑警：“亲戚和朋友都知道，还有经常来家里的人，比如父亲研究室里的人也都应该知道。”

听了由里子的话，刑警边用圆珠笔敲着自己的记事本边说：“也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是吗？”

“罪犯是在这些人里面吗？”

痛苦万分的泰三问道。听了这话，刑警表情沉重地说：“有可能。所以，罪犯要杀的不是直子而是由里子。”

“为什么要杀由里子？”

沉默了一会儿后，泰三问道。这声音就像是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一样。由里子毫无表情地抬头凝视着天花板。

“对此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也正是我们要调查的。”说着，刑警转向由里子，“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这个样子与其说没有线索，莫如在表明这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

“罪犯会不会并不是要杀由里子，而仅仅是谋财害命？”一直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叶山说。不用说，一定是泰三不让他说出由里子怀孕的事情的。

高间警官把猎犬般的眼光投向医生，“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但从现场来看并没有盗窃的痕迹。”

“但是无论房间多么黑，也不至于把人……认错的吧？”

“是不太能确定吧？由里子和直子的体形差不多，而且对罪犯来讲，也想不到昨天晚上她们会换了房间呀，还有……你们看过伤口了吗？”

“看了。”叶山说。警察来时他已经先到了，所以，验尸时他也在场。直子是被用刀子从后背刺入心脏的，现场没有作案凶器，据验尸的法医说，从伤口来看好像用的是旅行刀。

“直子小姐是后背受的伤，也许受到袭击时她是趴着睡的，这样就能解释罪犯当时为什么没

能看清被害人的面孔了。”

可能是同意警官的看法吧，叶山没再说什么。

“虽然，”刑警看着众人说，“在尸体解剖结果出来之前还不能下结论。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被害时间是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这就是说，罪犯也是在这个时间潜入房里的。所以，罪犯入侵的路线是——”说着，高间警官指着泰三和由里子的身后，“我想应该是翻过那里的院墙，然后穿过院子到厕所那里，从厕所的窗户钻进来后进入由里子小姐的房间。这样推断，是因为厕所的窗户没有上锁，她们姐妹俩的房门也都没锁，所以，罪犯进来并不困难。那么，昨天夜里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你们都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我想，如果家里有生人进来的话，总是会弄出点什么动静吧？”

刑警慢慢地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由里子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那个……”刑警把目光定格在她的脸上。

“记得我醒来一次，不过，是不是有什么声音我却不知道。”

“那大概是几点钟？”

“当时我看了表，可没点灯也没看清楚。我觉得可能是一点多钟吧。”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接着，刑警又问了泰三和吉江，希望他们也能提供点什么线索，可是他们的房间都离得比较远，因而什么也没听见。

至此，调查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大家都站起身来往外走。这时高间警官叫住了正要走出房门的叶山医生，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刚才忘了问他。

“什么事？”叶山用稍微有些生硬的语气问，然而刑警的语气却比较轻松。

“你能告诉我昨天夜里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你在哪里吗？”

叶山看着警官的脸，然后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你是在怀疑我吗？”刑警摇摇头，“我们准备询问每一个相关人员。为了调查，我们需要搜

集大量的情报，请不要介意，告诉我吧。”

叶山看着泰三，后者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于是叶山点了点头，告诉刑警：“我在家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没有证人，因为我一个人住。”

叶山也住在这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在来泰三家以前，他在大学的医院供职。

“那时也确实很晚了呀。”说了这一句后高间警官没有再追问下去。

接下来泰三往学会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今天不能去参加会议了，会务组问他缺席的原因，他实在是无法回答。

不久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由所辖警察局的局长通报了案情。泰三也参加了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助手神崎是在上午九点多钟来的，那时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刑警们正要回警局。他来接泰三去开会，这才知道老师家里发生了命案。

坐在饭厅里的泰三已经筋疲力尽，这时神崎来了。泰三抬头看这他的脸，然后无力地摇了摇

头。

“对不起，你是……”

看到他急匆匆地赶来，高间警官右手拿着黑色笔记本走了过来。

“我是老师的助手神崎。”他答道。

“你来干什么？”

“我来接老师去开会。”

神崎向刑警说明了自己同泰三的关系以及今天要去参加学会等。高间听着并现出了一副认可的样子。

“你住在哪里？”

神崎说了自己的住处。大概是知道了他的住处离这儿很近，高间的眼睛不经意地闪了一下。

“很抱歉。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昨天夜里一点到两点期间你在哪里？”

相反，听了这话神崎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是要找不在现场的证据吗？”

刑警把手伸到面前摇了摇，“请不要介意，这是我们规定的查案程序，请你说明一下。”

神崎双臂抱在胸前，稍微侧头想了一下，“如果昨天夜里有能为我作证的人，我一定要带来请你看一看，但可惜没有。我是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当然没有人为我作证啦。”

刑警缩了一下脖子，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接着刑警对他能接受调查表示感谢，然后就离开了。

当警察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泰三、由里子、叶山以及神崎和吉江五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大家默不作声地喝着茶。泰三他们早晨都没吃饭，但是谁也没提吃饭的事。

“很抱歉。”泰三沉思着说，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脸上，“我想和由里子单独待一会儿。”

吉江最先站了起来，拿着水壶向厨房走去，接着叶山和神崎互相看了一眼，也默默地站了起来。

饭厅里只剩下了泰三和由里子两个人。

泰三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思索什么，然后睁开眼睛注视着由里子。

“你还是不想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吗？”

由里子木然地把脸转向父亲，好像一下子还没弄明白爸爸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这个时候……”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才要问清楚的。”

泰三的声音里好像包含着什么决心似的。

“有什么关系吗？”

“说出来吧。”他好像在刻意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要杀的人是你呀！可我却不知道究竟是谁要杀你。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而这其中就藏着这个案件的关键。你对我保守着很多秘密吧，我想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谁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

“那个人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你还不明白吗？”

泰三站起身来，这时旁边的电话响了，他站在那里生气地瞪着自己的女儿，然后才朝电话走去。

打来电话的是侦探。泰三请他们稍等片刻，便把电话切换到书房。

“我还正想给你们打过去呢。”

泰三走进书房拿起电话放低声音说。

“对这次的事情深感悲痛。”

侦探的声音依然毫无柔情，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奇怪的是这声音却深深地感动了泰三。

“你们都知道了？”

他从侦探的问话中觉察到对方已经知道了。是的，他们应该常常监视由里子，所以，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侦探并没有回答他，而是问道：“怎么办呢？”

“很麻烦呀。我也正想问这件事呢。现在如果你们兴师动众地调查，警察肯定会发觉的，我担心这样一来由里子怀孕的事情就会暴露。”

“噢，不是，我打电话来不是这个意思。”

侦探的语气还是那么冷静。“如果要杀的是由里子的话，警察自然会想到有可能是情杀进而调查她周围的男性。显然，警察是不会像我们这

样秘密调查的，肯定是大张旗鼓地进行。那么，弄清与令爱交往的那个男人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原先生是否还要我们继续调查下去呢？”

泰三思考着：这确实是个问题。年轻姑娘被杀后，与其有关的男人一定会成为调查对象的，这是常规。他记得哪本书里是这样写的。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那么，怎么办呢？”

“还有什么方法吗？”

沉默了片刻后，侦探说道：“我觉得通过警方的调查，大原先生最初的目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可是，如果杀人犯跟与她交往的男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人会躲在一个地方悄悄地观察着。在警察侦破这个案件之前，我们最好先停止调查，等案子结束如果还不清楚由里子小姐的男朋友是谁，那我们再重新调查。您觉得怎么样？”

侦探的提案看来很稳妥，与由里子交往的男人可能会藏在什么地方，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现在泰三无论怎样想也无法弄清楚。

“明白了，就这么做吧。”

嘴里这样说着，可他的感觉却非常不好。不过，他还是放下了电话。

6

就在那天晚上，上野和元木到泰三家里来了。

泰三、由里子还有吉江三个人正在吃饭，但饭在他们嘴里就像沙子一样难以下咽。

“辛苦了，很累吧？”

泰三迎了出来，两名助手深深地鞠了一躬，泰三把他们让到了会客室。

“我们这么晚来，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老师说。”

上野用跟平常不同的语调说，元木端坐在一旁。

泰三有些吃惊地看着两个人：“重要的事？”

上野瞟了一眼元木，然后就低头盯着自己的手。

“昨天夜里有件事情很奇怪。”

“昨天夜里？就是从这里走了以后？”

上野点了一下头，“具体说来就是我到了宾馆以后。到了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论文材料，可是却发现缺了一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请谁帮我传过来……”

“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就是用传真发去救急的。”泰三说。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可问题是……”

接着，上野就闭上了嘴，并用舌头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刚才老师也说了以前也有这样的事，那时是请神崎君用传真发过去的，因为他离学校最近。我们平时研究室的什么事情忘做了，都是让他回去处理的。”

“嗯，是这样。”

泰三稍微有些急躁，但上野只想尽快地把事情说清楚，所以，没有注意到老师情绪的变化。“实际上这次我也是先和神崎君联络，可是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都没接。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呢，因为无论睡得怎样死也会被那么响的铃声吵

醒的呀。”

泰三伸向烟盒的手停住了，“那时他没在家……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是的。”

“那时大概几点钟？”

上野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脑子里计算时间，“那是我到宾馆后不久的事，应该是在一点半左右。”

正在这时，泰三听到了门外有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于是他站了起来，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门外呆呆地站着由里子，她的两眼朝泰三这边看着，可实际上她那空洞洞的眼神表明她什么也没看到。在她的脚边躺着银色托盘，而咖啡杯已经摔得粉碎，咖啡、伴侣还有糖都撒了一地。

“由里子，那个人是神崎吗？”

这句话好像使她清醒了过来，接着她害怕什么似的向后退着，突然转身朝大门跑去。

“站住！”

泰三喊着向前追去，在她就要冲出大门的那一瞬间抓住了她。这时吉江也跑过来了，两个助手则是一脸茫然地跟在后面。

“放开我，让我走。”

“你清醒点。”泰三的手掌已经落到了由里子的脸上，然后好像要把她全身的力量都抽出来似的，用双手使劲摇着她的肩膀，“你明白了吧，那个男人是要杀死你，可现在却错把直子给杀了。直子死了！他是个杀人犯啊！”

“胡说！没有那样的事。一定是弄错了，我相信他！”

“错了吗？现在不是都揭穿了那个男人的谎言了吗？有人证呢！”

“那不是真的。不管怎么说他都不会杀我。”

“是因为同你的事情暴露了，他担心被我知道后会将他赶走，那么，他就永远会被逐出遗传因子学科了，所以，他才下此毒手的。那家伙过去就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就连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看不明白……你可真是个愚蠢的孩子呀。”

“放开我！”

“适可而止吧！”

泰三又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双手抓住她的身体，呆呆地望着其他人。

“吉江，把由里子带回房间，让她好好清醒清醒。然后你给警察局打电话把那个……叫什么呢，白天那个警察？”

“是高间警官吗？”

“对对，就是他。请他来一下，不用说干什么，总之让他过来就行了。”

“明白了。”

吉江连拖带抱地把由里子带走了。目送着她们进去了，泰三又把目光转向自己的两个助手。

“对不起，能再到会客室去一下吗？我还有事情要拜托。”

听了上野他们关于昨天夜里打电话的事情后，高间刑警立即和局里通了电话，并请求局里与神崎正面接触。警官的语调有些激动，这一点就连泰三也听出来了。

“谢谢你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况，也许会起到关键作用呢。”

高间向他们二人行礼致谢，但上野他们却表情复杂地呆坐在那里。同一研究室的这种同事关系，他们二人在事过之后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你们刚才说的是……”

高间一边看着本子一边挠着头，“就是关于神崎他追求由里子小姐的事，……大原先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

泰三闭上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满脸痛苦的表情，“所以，我现在正在责备我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总之，由里子她什么也没告诉我。”

“你们知道吗？”

刑警又转过身来问这两个助手。上野和元木也低声回答说完全不清楚。

肯定是神崎单方面追求由里子，而由里子却并不知道——这是泰三想象出来的情况。可能不

久神崎就会被警察抓起来，说不定警察会把由里子怀孕的消息说出来，所以，还是请侦探他们进行调查的好。警察不会百分之百地相信罪犯的话，何况说不说由里子怀孕的事都改变不了神崎犯罪的事实。在此期间内让由里子秘密地把胎儿打掉，并让叶山证明，那就可以说是神崎因为被捕而泄愤才说由里子怀孕的。

泰三事先已经嘱咐自己的助手千万不能把由里子怀孕的事情泄露出去。

“我能问令爱几个问题吗？”

高间好像有些顾虑似的问道。泰三稍微想了一下便摇头示意今天不行。

“只简单问问。”刑警还在坚持。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早已躺下休息了。我想今天就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如果必须要问就请明天再问吧。”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警官没有再坚持，“那么，明天早晨我再来。”

这时会客室的电话响了，吉江马上拿起电话但随即说：“警察先生您的电话。”

把话筒递给了高间。

“喂，是我。”

高间把电话放到耳边听着，但很快泰三就发现，他脸上的表情骤然发生了变化。

由里子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躺着。这本来是间客房，现在被吉江放了一张床。屋子里一片漆黑，由里子没有点灯，就这么躺着。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见里面没动静，门被推开了一道缝，一缕灯光映了进来。

“没睡吧？”泰三问道。

“什么事？”非常模糊的声音。

他把门又推开了些，然后走进屋子，他并没有开灯也没关门，径直走到床边。

“干什么呀？”

这是由里子愤怒的声音，同时抬眼瞪着父亲。走廊上的灯光从打开着的房门射进来照着泰三的脸，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低下头说：“神崎……他自杀了。”

7

神崎的尸体是辖区警署的警员在接到同神崎接触的命令后来他家时才发现的。警员在外面一直按门铃可没有人接，于是便从厨房的窗户朝里面张望，结果发现神崎趴在饭桌上，警察立即与房东联系用另外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神崎是因右颈动脉被切开失血过多而死。被认定为凶器的刀子掉在地上，看上去是从神崎垂下来的右手中落下的。从刀的形状和大小来看，初步可以认定与杀死直子的是同一把刀子。

在神崎身上看不到衣服被撕扯过的痕迹，现场也不像发生过搏斗。

“不是一刀致命的。”验尸时在场的高间向后来赶到的刑警说明了情况，“在致命伤的上下还有三个平行的刀口，这表明死者开始并没下决心自杀，所以，自杀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而且这几个伤口出的血也不多。最后是下了决心才死的。由此看来，没有必要再进行尸体解剖了吧？”

“没有遗书吗？”对方问道。

“自杀的动机很明显，因为被女方拒绝后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要把女方给杀了，结果却杀错了人。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自杀。”

“最初他一定是准备同女方一道死的。先把女的杀了然后自己再自杀。用相同的刀子结束生命，这很有些戏剧性呢。”

“无论怎样也都没有意义了呀，唉。”

尽管罪犯死了多少让人有些沮丧，但案情却清楚了。这让高间他们安心了许多。

8

又过去了一周。

这天上午，和英大学遗传因子工程研究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泰三的助手元木。

“请问，上野先生在吗？”

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语调稳重而且清晰。

“对不起，上野君他出差了，今天不能回来。”

“您是元木先生吧？”

“是，我是。”

对方好像很高兴地松了口气。

“我是东北大学的立仓。因为有事没能参加上周的学会，所以，想请上野先生把他的发言材料给我复印一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现在就过去。”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如果仅仅是发言材料的话，在会议论文集里都有，而那上面没有的，很抱歉，我一个人也无法决定。”

“噢，我只要发言的资料就可以了，只是印刷的论文集都被缩小了，所以，有的图根本看不清。

这确实是事实。人们总是抱怨可不可以不弄成这么小的字。

“那下午吧。”

“那么拜托了。”自称立仓的女人道谢后便挂了电话。

下午一点刚到，传达室便打来了电话。于是元木在理工学院大楼的一楼大厅里见到了这位立

仓小姐。

“让您特意过来，真不好意思。”立仓很有礼貌。

见到眼前的立仓小姐，元木的眼睛都瞪圆了。不仅是那一头飘逸的长发，连身材体形以及打扮都不同于一般的日本人，而且那有型的嘴唇非常有魅力，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知性美。虽然戴着眼镜，但那长长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清澈的光。

——上野这家伙是在哪里认识她的？

现在的元木稍微有些——不，可以说是相当嫉妒上野。

他非常想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于是便亲自把资料复印装订好之后交给了她。对方亲切地道谢，并一张一张地核对了一遍。

“听上野先生提到了关于资料的事情……”

她好像知道了那天上野在宾馆发现资料缺少了的事情。为了同她多谈一会儿，元木便接着这个话题谈开了。

“噢，那个呀。那天可真折腾得够戗呢。”

元木尽量告诉她自己在那天是多么的有功和辛苦。

“可上野君他是不应该忘记带资料的呀，有些奇怪呢。”

“说的是啊，我也这么认为。那些资料都是我们在离开学校前认真核对过的。”

“那么，忘带的那些资料都落在学校里吗？”

“没有，这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呢。哪儿都没找到缺少的那部分。当时我们做了好几份复印件，结果那些复印件都一张也不少，唯独他带走的那份少了一页。”

“是吗？这可真是怪事呀。”

立仓再一次向元木表示感谢，然后那比例适中的身体便站了起来。这时元木虽然还想再挽留一会儿，但已经没有理由了，并且也没有勇气约她再见，只好遗憾地目送她离开了。

刚回到研究室正好上野打来了电话，于是元木便撇着嘴告诉他立仓小姐的事情。

“你这家伙，认识了这么漂亮的美女却一声不吭，还跟我保密呀？”

“等，等等，什么美女，我可不认识这个人呀。”

“不认识？怎么可能呢，人家都说认识你呢。”

“真的不认识，叫什么名字？TATEKULA？多么奇怪的名字呀，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可真是奇怪了。”

元木把电话放下，耸了耸肩。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9

直子头七过后，泰三家里有些恢复平静了。泰三从书房朝外面望着，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丑闻总算过去了。

由里子接二连三地受到了打击，可躺了两三天后便好像有些恢复元气了。到底年轻啊，无论受到多么大的打击也能很快地调整过来呢。

她自己决定打掉孩子。

关于这件事，泰三嘱咐叶山让他寻找时机，要绝对秘密地处理好，叶山满口答应一定做到。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尽管泰三不清楚，但却明白如果秘密地进行必须要支付一笔相当的费用。

泰三考虑了一会儿，用室内电话问吉江：“由里子出去了吗？”

“和朋友出去买东西了。”

“是吗？”

“您有什么事吗？”

“噢，没什么。”

他放下了电话，似乎有些满意地微微点了点头。

就在他打盹儿的时候被吉江打来的电话吵醒了。

“俱乐部的人说是想见您……就是以前来过的那一男一女。”

“快请他们进来。”他吩咐道。

“我正想同你们联系呢，可忙得一直没有时间。”

把侦探和他的女助手让进书房后，泰三轮流注视着二人说。

“案情的发展您已经知道了吧，所以，我们一直等到今天才过来。”侦探口齿清楚地说。

“非常感谢你们，不过，关于你们的工作，因为现在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所以，我想终止我们的约定。至于谢金，我希望你们把你们所花费的费用告诉我……”

泰三以为今天侦探们来的目的是商谈调查费用，然而侦探却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默默地从文件包里拿出了一份资料。

“这是调查的结果。”干巴巴的声音。

泰三看看调查报告又看看侦探，过了一会儿才目光严厉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是调查结果。”侦探重复道，“这里记录着关于令爱男朋友的调查结果。”

“可是这已经不需要了吧，你们也知道的呀。和由里子交往的是神崎，不是都已经了结了吗？”

“错了。”

“什么错了？”

泰三把调查报告还给了侦探，侦探瞥了一眼报告很快又把目光投向泰三。

“跟由里子小姐交往的男人不是神崎。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份报告。”

泰三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侦探慢慢地翻开了报告中的一页，递到泰三的面前。那上面贴着由里子进入一幢公寓中一个房间的照片。

“这个公寓……”

很眼熟的公寓。泰三紧紧地握住了报告。

“是的。”侦探目光冷冷地点着头，“这是叶山的公寓。”

泰三浑身颤抖，汗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泰三呻吟般的声音，“不会是弄错了吧？是不是偶尔到那家伙的公寓去的？”

“还有其他的照片。”

侦探依然毫无表情地说，“比如两个人进入汽车旅馆的情景以及其他物证。”

“那么……神崎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直子不是他杀的吗？”

“不是，连神崎自己都是被杀的。直接杀死他的，应该是叶山吧。”

“这么说直子她也是叶山……”

“是的。如果要结论的话，那么，这次整个过程都是由里子小姐和叶山两个人精心策划的。”

“你说什么呢，由里子和直子可是亲姐妹呀。”

愤怒的泰三腾地站了起来，侦探用有些悲哀的目光抬眼看着他。这是这个男人少有的感情表露，但这一表情变化瞬间便消失了。

“关于动机待会儿再说。”侦探道，“我想先说说整个案发过程。不管怎么说，还是请先听听我们的调查吧。”

泰三依然紧握着拳头，就这样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侦探，但又觉得这样似乎听不清楚，于是就

又坐了下来。

“我们先来看研究室里助手们的证言——我们同上野和元木谈过话。根据他们的证言，案发那天凌晨大约一点半，上野给神崎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据此人们开始怀疑神崎，那么，神崎真的不在他的住处吗？”

“如果在的话就应该接电话呀。”

“一般情况下，确实应该是这样。还有上野缺少的资料却始终没找到。他离开研究室前确实都认真地核对过，可到了宾馆后却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张。这样说来，资料是在哪儿丢失的就很清楚了。”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丢失的？”

“准确地说，是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被由里子小姐拿走的。”

泰三还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确实他们的背包都放在另外的房间里，于是他只低声说道：“继续说。”

“关于上野到达宾馆的时间，这从以往的情况可以大约推断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而且到了宾馆他肯定会马上看资料。如果在那里发现资料少了的话，一定会往神崎家打电话。以前出现这种失误时都是这样的吧。”

“也就是说，你是想说明当时上野肯定会往神崎家打电话吧。可是我也说过几遍了，如果神崎在家的话，他一定会接电话的呀。上野明确地证实到当时铃声一直在响，可是却没有人接。”

“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来说明。我想由里子小姐在悄悄地从资料中抽出一张的同时，还实施了另一个步骤，那就是让神崎喝了安眠药。”

“安眠药？”

“是的。把安眠药放到白酒或啤酒里让他喝下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让神崎喝了安眠药，目的是让他听不到电话铃声吗？”

“不，如果让药效达到这种程度，很可能他还没回到公寓就睡着了，而且无论睡得怎样死，也不能保证听不到电话铃声呀。所以，让神崎喝

安眠药只是为了给叶山潜入他的房间做准备。”

“潜入房间？房门难道没锁吗？”

“如果有由里子小姐的帮助，配一把钥匙应该不困难。因为神崎经常会来大原先生家，所以找个机会跟神崎借一下钥匙，印下钥匙的模型再配一把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的叶山潜入神崎家里要干什么呢？现在我来告诉您。其实——”侦探把右手轻轻地握一下，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这边虽然拨了号，可那边的电话并不响，要想这样只要把对方的电话线拔掉就行了。”

“……是在电话铃上下工夫吗？”

“其实也不用下太大的工夫。现在的电话线都是用插头连接起来的。很容易就能从外面拿下来，所以拿掉话线插头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无论你怎么打电话，对方的电话也不会响的。”

“把那边的话线拔下来，这边还能听到电话铃声吗？”

“能听到，要试一下吗？”

“不用，可以了……”

声音已经没有了底气，这一点泰三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对电话线的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侦探继续说：“做完这些后，叶山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就静等着时间的到来。在这个时间内，应该是由里子小姐在做准备了。”

“是准备杀害直子吗？”

阴沉着脸的泰三声音颤抖地问。做了一下深呼吸的侦探简短地答了声“是的”。泰三痛苦地把脸扭到一边。

“直子小姐应该不会把房间弄错吧？其实在她被害时，她是睡在自己的床上的。由里子把从厕所窗户钻进来的叶山引到直子的房间里杀了直子，然后又将她抬到由里子的房间里。”

深深吸了一口气的泰三问：“那么，血没溅出来吗？”

“刀子直接捅到心脏使心脏麻痹而死，这样几乎是不出血的。如果不拔刀的话，那就更不出了。”

泰三想把唾液咽下，因而喉结上下动着，但是他的嘴里一点唾液也没有。

“把这边的事情办完后，叶山再一次潜入神崎家，把电话线复原后便回家了。”

“可是……可是，神崎不是自杀的吗？”

“从表面看确实是这样。可是还是能找到伪装的证据的。比如他是用配的钥匙悄悄进入神崎家的，所以，神崎一点也没察觉到，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叶山用三氯甲烷丧失了意识，然后又被伪装成为自杀的现场。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抵抗性，所以任凭他摆布。弄成那种犹豫不决的刀口对于医生的叶山来说并不困难。当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只是想说明也不是没有可能推翻自杀这一定性的。”

泰三抱着脑袋听着侦探的话，这时他放开手挺了挺后背，又坐到了椅子上，从正面盯着侦探的脸，现在他清楚并相信了侦探的话。

“告诉我，动机是什么？”泰三的语调完全变了，非常平静。

“我们认为，大概由里子他们杀死神崎只是为了杀死直子做的铺垫吧。”

“胡说，怎么能这样杀死自己的亲姐姐呢？”泰三又有些激动。

“还不止这些。杀死直子是由里子的意思。当直子来到这个家以后，您把父亲的爱和情感全都倾注到直子身上了，这大概是对她十多年来所受的苦难感到歉疚吧。但是，对于同样是女儿的由里子来说，直子就好像一个突然把父亲的爱和关心都夺走了的侵略者一样。也许从好多年以前，由里子就希望直子死掉吧。可能你只觉得直子像是个折叠刀一样，但你没注意到其实在这期间由里子这朵牡丹已经开始长刺了。”

“但是……能把有着血缘关系的姐姐……”

“这其中也有疑问。”侦探使劲地点点头，“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无论有什么理由，到底能不能杀害有着血缘关系的姐姐呢？我们都知道血缘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就算多么憎恨，往往仅仅因为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也会原谅对方的。所以，我们就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也就是说由里子和直子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

“你说什么呢！难道还能否认她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吗？”

“你是父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确定什么的。”

泰三一时无话可说。确实，作为父亲对此不能下绝对的结论。

“现在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证据，这对于您这位遗传因子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们是班门弄斧了。”

说着，侦探在报告中翻了几页，然后对泰三说：“你的血型是A型吧？”泰三不光点头认可，还补充道：“直子和由里子都是B型。”

“正如您所说。顺便问一下，您知道直子母亲的血型吧？”

“知道，是B型，由里子的母亲是AB型。”

侦探把目光落到报告上，然后稍微歪着脑袋说：“可是，这是错的。”

“错的？什么错了？”

“由里子的母亲不是AB型而是A型。这一点因为我们去过为由里子接生的那家医院进行了调

查，所以是不会错的。”

“由里子……难道不是我的女儿？”

都是A型血的父母亲是不能生出B型血的女儿的。这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

“很遗憾。不过，确实是这样。”

“那么，她到底是谁的孩子？她的母亲还有别的男人吗？”

说着，泰三突然明白了。二十年前，泰三把朋友的恋人夺了过来结婚了。这个朋友就是已经去世了的菊井副教授。

“难道，是菊井的……”

侦探并没有点头，而只是说了句：“菊井副教授是B型血。”

泰三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二十年前妻子的样子浮现在眼前，但立即就消失了。由里子的出生是在他们结婚一年以后，这就是说结婚以后，妻子依然和菊井有来往。现在来看，他也感觉到由里子一点也不像自己。

“是吗……是菊井的女儿吗？”

“如果最后再补充一点的话，神崎最初是在菊井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吧。”

“……你是说，神崎他知道由里子不是我的女儿？”

“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推定神崎把这件事告诉了由里子。不过，可能由里子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神崎又用这件事来要挟她。”

“要挟？”

“这是我们想象的。神崎是以此向由里子勒索金钱、或者肉体、或者二者兼有，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总之是给了由里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来，她必须杀掉神崎。这是贯穿整个案件的主线。由里子不是您的亲生女儿。所以，首先要杀死知道这件事的神崎，而另一方面，她也很恨直子。从这两方面来看，要先杀死直子，然后嫁祸给神崎。”

“所以，就让叶山做她的帮手了……”

“由里子和叶山的关系从何时发展到如此亲密现在还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最近。从叶山的立

场来看，同由里子结婚可以得到巨额财产，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由里子有大原家的血缘。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有杀人动机。而且通过这件事，无论是大原先生您还是由里子小姐都会对他另眼看待，所以，这对他来说可谓一箭双雕呀。”

侦探的话结束了。好像要润一下干渴的喉咙似的，他喝了一口凉茶。

泰三依然坐在椅子上。现在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筋疲力尽地说：“这么说……”接着又勉强继续道：“这么说根本就没有怀孕这件事？”

“正是这样。”侦探的话听起来还是一点感情也没有。

“由里子她……现在在哪里？”

侦探把报告翻开一页后再一次送到泰三的面前，那上面贴的是用波拉一步摄像机拍下的由里子进入叶山公寓时的照片。

“打一个电话，您自己确认一下怎样？”

当泰三按下电话键的时候，由里子正在叶山的床上睡着呢。

连续几天她都没有好好地睡觉了。担心计划会不会被谁揭穿，也许明天警察就会把自己带走，等等；这样的恐惧与担心时时包围着她。

然而好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所有在自己面前出现的人都只是对自己说些同情安慰的话。她一点也不后悔。

神崎是必须要杀掉的，而且直子也应该死。把父爱全部夺走了的直子。

如果知道了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么，父亲就再也不会多看自己一眼了。

所以，自己做的一切都没有错……

由里子躺在叶山的胸前把眼睛闭上了。

能够听到他的心脏在有规律地跳动着。

这时枕边的电话响了，但是电线已经被拔掉了，所以听不见铃声。每次他们在一起时都是这样。他们决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作用。

泰三就那样拿着话筒，耳朵里的铃声一直响着。

他一直这样听着。

房间里已经没有了侦探们的影子。

再生魔术女

婴儿里着白色的贴身衣服熟睡。望着那泛现桃红色的脸颊，根岸峰彦联想起水蜜桃。

“好可爱！简直就像是小天使呢！啊，我高兴得都快疯狂了，彷彿像作梦一般。”根岸阳子以不熟练的动作边抱着婴儿，边欣喜如狂的说。

婴儿的容貌远超过她期待的漂亮，似更令她雀跃。

“请你好好学习育婴知识吧！因为婴儿一定也会感到不安，不知道新妈妈要怎样照顾自己的。”中尾章代迷着眼望着阳子的动作，静静说。

“是的，那当然，我会以健康抚养这孩子为优先的。”阳子坚定的说。

中尾章代苦笑。“不，大完全投入也不行，以后的日子可还很长呢！”

“是的，你太兴奋、急躁，反而对婴儿不好。”峰彦也说。

“可是……”阳子的视线回到婴儿身上，有一种无法忍住要露出笑意的感觉，又抬起脸，望着中尾章代，显得稍微不安，问：“那么，今天还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吗？”

一见即知她希望尽快把婴儿带回家。

“是的，还有一些问题……不过若是你先生能够留下来，太太你先回去也没关系。”中尾章代说完，望向峰彦。

阳子眼拌里灿着辉彩，望着峰岸。

峰彦不可能违抗她的期待，不得已却又不能形诸于色，说：“那么我就留下来，你先回家好了，何况，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吗？那，很抱歉，我就先失陪了。”进说，阳子进抱紧婴儿站起身来，一副再也待不下去的样子。

“啊，很危险呢！别让婴儿掉了。”

“我知道哩！怎么可能会做出让婴儿死掉的事，嗯？”当然最后的“嗯”是对熟睡的婴儿讲的。

峰彦和中尾草代一起目送私家司机驾驶宾士轿车载着阳子和婴儿离去。

阳子好像热中于抱住婴儿，只是回头朝两人点了一下头而已。

“太太似乎很喜欢那个婴儿呢！”回到房内，在刚才那张沙发坐下后，中尾章代说。

这里是她家！

“我也很喜欢的。坦白说，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你致谢才好。”峰彦再度向章代道谢。

中尾章代摇摇头，说：“只要你们能喜欢，那就……”她戴着金边眼镜的视线自峰彦身上移开，注视斜下方。

峰彦不只一次见到这位削瘦的中年妇人经常露出像这样耽溺于沈思的表情，他漠然想像，会做这样的事，或许是因对婴儿有着某种晦暗的过去。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她正在思索不得不放

弃自己的孩子之年轻母亲的事吧！

峰彦讨厌对方说一些有关育婴之事。更要紧的是，他觉得和中尾章代单独交谈有一股沉重的感觉。从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觉得对方似有着生理上难以接近的感徒，尤其是镜片后面闪动辉彩、似能识穿自己内心的眼眸，见了就令他不知所措。

只不过，他当然不曾表现出来。这位替无法生儿育女的夫妻找到养子的女性，等于是自己的恩人，或许今后也会继续交往吧！

谤岸夫妻约莫在半年前认识中尾章代，是直接接到她寄来的信。信上说她自己虽生在这个世间，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被亲生父母抚养长大，所以才决定专门介绍可怜的婴儿给有爱心者当养子，现在因听说他们想要找养子，何不交给她负责？

虽然内容透露着可疑，但是阳子仍表现出强烈的关心，试着去见中尾章代，了解详细情形。当时，夫妻俩也是到这里来。

中尾章代说，婴儿们的母亲大多是十几岁，由于没有正确的知识而发生性行为，结果怀孕了，却在独自苦恼中丧失妊娠中绝的时机。又说，像这样的少女，时下的日本有很多，为了救助这些少女，也为了保住她们生下的小生命，她才会做这种事。

还有，有时候也曾在国外帮婴儿寻找养父母，因为这样的话，生下婴儿的少女就不曾往户籍上留有任何痕迹。

听过中尾章代的说明后，根岸夫妻就委托她帮忙。毕竟在这之前的经验已让他们深刻了解，想凭自己之力找到养子是何等困难。

半年后，中尾章代通知说找到男婴。

“坦白说，事情比我想像中来得顺利，令我深感惊讶。”为了逃避太漫长的沉默，峰彦说。“因为我曾听说，和我们有相同苦恼的夫妻很多，就算想要养子也必须排队等待。”

中尾章代的视线回到峰彦脸上。“当然，等待婴儿的夫妻们还有很多，可是，这次我是特别先通知你们。”

她在镜片后的乌黑眼眸闪动光芒。

“谢谢你。”峰彦一面道谢，一面在想：该准备多少谢礼给眼前这位女性呢？

虽说做这种事是没有酬劳，但总不至于不期待获得谢礼吧！而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预料到可能有相当的金额，才会“特别”的先通知自己！

“你说有一些问题是？”他双手在膝上搓着，问。不过，心里又觉得对方不可能现在就提起谢礼之事。

中尾章代坐正身体、挺直腰，说：“其实，有件事我希望再确认一次。”

“你的意思是？”

“关于成为婴儿的双亲之条件。”她说。“我曾经列举过五项，你还记得吗？就是能疼爱婴儿、有经济余裕、家庭和谐、夫妻皆健在，以及最后一项。”

“是夫妻俩皆无犯罪前科，对吧？”回答之后，峰彦有股不祥的预感，是因对方刻意诬自己说出最后一项。他按着问：“那又如何？”

“这些条件都没有问题吗？”

“是的，当然没问题，我可以发誓。”峰彦肯定的回答。

中尾章代颌首，似表示“没问题”，之后，接着说：“如果未能符合条件，虽然很遗憾，却也只有中止抚养关系，把婴儿带回。”

“我明白。这么说，为了查核我们是否能好好照顾婴儿，在办理正式认养手续之前，是有一段试验期间了？不过，期限到什么时候？何时才能正式认养呢？”

“这得看你们了，如果快的话，也有一天就可得到结论的。”

“哦，一天吗？”虽然内心怀疑在这样短期间内能够了解什么，不过转念一想，这是专家之言，应该不曾错。峰彦浮现笑容，说：“这么说，我必须努力让自己能够合格喽！对了，只是这样吗？”

“不，主题才刚开始呢！”中尾章代凝视峰彦。

一瞬，锐利的眼神令峰彦心跳加促。

但，紧接的瞬间，她脸上浮现温和的笑容。

“根岸先生，你们夫妻俩为了不孕之事，曾经上过医院吧？”

“是的，好几次。”峰彦回答。“为了检查出原因，我们找过各种医师诊断。”

“查出原因了吗？”

“是的，问题出在内人身上，好像是卵巢功能先天性具有缺陷，不过详细情形我不明白。”

诊断结果出来时，峰彦一面安慰沮丧的阳子，一面感到安心了，因为不会再被阳子的父母认为自己无能！

入赘根岸家七年，为了无法生育子女，不知道何等抬不起头呢！他自己并未特别想要有子女，可是却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就是替根岸家延续香火。

谤岸家招赘女婿的条件就是健康且生殖机能正常，所以即使是并非特别优秀的他，也因为在宴会上被迟迟未婚的董事长千金看上其英俊外表，而能够幸运的攀龙附凤。

“没办法以医学方法解决吗？譬如利用体外受精之类？”中尾章代问。

峰彦摇头。“曾经检讨过，但是并未尝试，一方面是成功率很低，另一方面是内人害怕。”

“成功率低是事实，不过若和以前相比，技术上已经相当进步了。”

“哦，是吗？”边回答，峰彦想起了中尾章代平时是在医院工作，而且是妇产科，之所以会做这种义工性质的事，也是与其职业有关联。

“由于体外受精技术的进步，很多夫妻都能拥有幸福，当然，问题也随着增加……譬如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啊，我常常听说。”

“在日本仍很难想像会真正实行，可是在国外，有很多年轻女性愿意当代理孕母。”

“原来如此。”峰彦嘴里回答，心中却困惑不已，不知话题究竟会朝什么方向进展。

中尾章代并不像要提出什么问题要求的样子，难道和目前这个话题有关联？

“另外，精液冷冻保存技术也开发成功了，希望拥有孩子的女性，只要有心，即使不和男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怀孕。”中尾章代似未发现峰彦的不耐烦，仍旧淡淡的叙述。

“时代已经改变了。”峰彦也只好颌首，说。

“如果我稍微年轻一点……”中尾章代俯首，但马上又抬起脸，凝视峰彦。“说不定我也会采用这类方法哩！尽避已经不想要结婚，却仍希望有孩子……因为，我一直是独自生活。”

“是吗……”峰彦虽觉得对方的话很奇怪，不过又不像在开玩笑。“你没有家人？”

“是的，双亲很久以前就去世，这房子就是他们留下的。”中尾章代环顾四周一圈后视线再度回到峰彦脸上。“其实我有一个妹妹，小我十岁的妹妹。”

“她去哪里？”尽避并无多大兴趣，峰彦仍只好顺着话题，问。

她静静的回答：“死了，在七年前。”

“啊，对不起。”峰彦在内心咋舌，在这种日子里谈忌讳的过去好像有所不祥。

他从西装口袋掏出香烟，正打算转个话题时，中尾章代却先开口了。

“我妹妹是被人杀害的，在杉并区的公寓家中。”

“什么……”

“被勒杀，用她的丝巾。”

“丝巾……”峰彦勉强挟住差点自指缝间掉落的香菸，心想：怎么可能！

对方应该不是在讲那女人的事吧！那女人叫神崎由美，后来知道由美是假名字，不过神崎应该是真实的姓氏。

他觉得腋下冒出冷汗，不住寻思：但是，七年前，杉并的公寓家中、丝巾，岂非完全符合？

“很可怜呢！”中尾章代的声音微微哽咽了。“双亲早逝，因此高校毕业后就外出就职，由于打算终有一天自己做生意，于是拚命的存钱，不久，连晚上都在兼职。我劝她别辛苦而把身体搞坏了，她却丝毫不听。同我炫耀自己的积蓄金额是她的乐事之一，却……”

“凶手被逮捕了吗？”峰彦问。

她摇头。“没有！虽然警方一直继续不断的调查，却始终没有着落。”

“这……”峰彦想用打火机点着香烟，但是动作僵硬，到第三次才点着。“是抢劫杀人或什么？”

“警方是如此推测。”中尾章代把桌上的烟灰缸推向他，回答：“因为房内被翻找得一团糟，珠宝和存款簿都不见了，而且玄关门锁上，靠阳台的窗户打开，凶手很可能是自阳台潜入吧！妹妹的房间是在二楼，但是只要沿着一楼阳台栏杆，很容易就可以爬上去。”

“那实在太可怜了。”峰彦极力抑制声音的颤抖。毕竟，状况太相似了，没错，这女人讲的一定就是“那桩事件”！

“妹妹被强暴了。”她像在叙述般静静说着。“凶手的精液残留在妹妹体内，而那也是警方能得到的最重要线索。”

“哦……”峰彦吸一口烟，吐出烟雾。他很清楚自己呼吸急促。

无法认为纯属偶然，也不能认为这女人的妹妹很偶然是神崎由美，绝对是有计划的，一开始，这女人就是抱着某种目的接近自己。

镑种各样的念头在峰彦的脑海中如漩涡般涌现，但是却无法整理，只是更加混乱。

“承办的刑事先生表示，凶手最初可能并非为了窃盗，而是为了强奸的目的才潜入。”中尾章代说。“那是很炽热的夜晚，妹妹的房间并未开冷气。刑事先生表示，妹妹很可能是开着窗户睡觉吧！凶手见到窗户敞开，所以决定强奸，也付诸实行，可是想到事情宣扬开就糟了，才会将妹妹勒死后，抢夺财物后逃走。”

不错，那是炽热的夜晚！

峰彦脑海中浮现满是汗珠的神崎由美不，神崎弓子的脸孔。对方以空洞的眼眸凝视着他，说：我绝对不曾离贻d你……

“这么说……”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凶手是那天晚上偶然经过公寓前的男性了？算是一种临时起意逞凶？”

“警方似乎也这样认为。当然，不是所有人皆一样，譬如承办的刑事先生就说，凶手很可能有某种根据，知道那儿住着年轻少女。”

“原来如此。但，不管如何，应该不曾是熟识之人行凶吧！”

“警方也是同样的见解。”中尾章代扶正眼镜，镜片反射日光灯光。“但，我不这样认为。”

“哦，为什么？”峰彦吸了一口烟。

“简单的说，是身为姊姊的灵感。”

“灵感？”

“事实上，是我发现体的。那一天的翌日，我们预定前往新鸿祭坟，由于是盂兰盆节的返乡尖峰时期，预料一路上会塞车，所以打算一大早就出发，因此我开车至妹妹住处接她，抵达时刻是清晨五时左右。”

“那一夜，弓子是曾这么说过我明天要和姊姊一起去新鸿。”

没错，她是说和姊姊一起！

“我按门铃，但是不管按多少次都无人应答，感到很奇怪，就用妹妹给我的钥匙开门。门

一打开，我就注意到房内的异状，等见到床上的妹妹的样子时，我差点晕倒。”中尾章代面无表情的说，但是，轻轻交握于膝盖上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由于情绪激动和过度悲伤，我连打电话报警都忘了，只是大哭大叫。可是，这么哀伤之间，我仍有着某种确信，确信妹妹是被亲密的男人所杀害。”

停顿一下，中尾章代继续说着。

“妹妹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那天，妹妹没有上班，应该一直待在家里，而，除了上班，妹妹很少擦香水。”

香水……

峰彦记得弓子身上的香水味道。与他见面时，弓子身上总是散发出同样的香气，或许那天晚上也是相同，只不过，他并未特别意识到。

“但是……”他轻咳一声，声音沙哑了。“只凭这样就下论断岂非很危险吗？也有可能忽然心血来潮，那天晚上就寝前擦香水，对不？”

“刑事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我无法同意。我拜托刑事先生调查和妹妹交往的男性，刑

事先生表示会调查妹妹的交友关系，而且也真的这么做了，以妹妹上班的地点为中心，彻底查访。只是，始终未能发现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性，也许，是隐藏得巧妙吧！”

“一定不是隐藏巧妙，而是自始就没有那种男人存在。”

但，峰彦尚未说完，中尾章代已开始摇头了。

“不管天气多么炽热，妹妹绝对不曾敞开窗户睡觉。就算没有冷气机，还是有电风扇的。一定是凶手自玄关入内，妹妹迎接对方……当时，妹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很可能还笑容满面的迎向对方。”

晚安，你来晚了哩！抱歉，突然找你出来，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一定要在今晚。我方才在电话中也讲过了吧？明天一大早我要和姊姊一起回新鸿去祭坟。

我希望在回故乡之前把事情谈清楚……喝啤酒吗？不喝？啊，是吗其实今天晚上也不能让你睡在这里的，那么我去冲泡咖啡……

峰彦回想起弓子，边迎接自己进入，边说的每一句话。或许，她当时的确满面笑容，因为每次见面时，她总是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是，玄关门锁上，阳台窗户敞开，不是吗？”

“那种东西很容易伪装的，若是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人，应该持有钥匙。”中尾章代当场回答。

她的推测完全正确，峰彦的确持有钥匙。为了布置成窃盗杀人，他打开通往阳台的窗户，自己却从玄关门逃走，当然，又把门锁上，钥匙则在第二天丢弃于附近的灌溉水渠。

“房内被翻找得乱糟糟，而且偷走财物，全部是为了伪装。”中尾章代穷追不舍的说。

那一夜的情景在峰彦脑海里苏醒了。边抵抗想尽快离去的冲动念头，他边尽可能的予以布置伪装撕破弓子的内衣裤和衬衣，强调被潜入者强暴；穿上鞋子到处走动，故意拉开所有的抽屉，表示不知道贵重物品藏放何处；最后，更用布块将可能触摸过的地方全部擦拭干净。

“房间内是否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到男人存在之物呢？尝如牙刷或刮胡膏之类？”

这些东西峰彦在当时应该已经完全收拾干净，他放在那里的生活必需品本来就不多。

“没有。不过，妹妹的过去中却留下那种痕迹。”

“过去？”

“在那不久之前，妹妹曾做过妊娠中绝手术。”

峰彦沈默不语了。

那是他的孩子！被告知怀孕的事实时，他有一种被暗中摆了一道的感觉，因为他相信弓子所说的“不要紧”之语，经常未戴保险套。

要说服坚持想生下孩子的弓子，并带她去堕胎，不知道花费多少苦心，最后甚至还说谎，表示反正终究会和她结婚，何必急于生下孩子！

他很后悔，当时就应该想办法和弓子分手才对，却因为她吵闹不休，才持续交往，结果闹得不可收拾。

“假定是那样，对方那男性也不见得仍继续和她交往吧？也许她被杀害时彼此已经分手。”他说。

“不，仍在交往。”中尾章代低声说。“而且，妹妹可能打算第二天告诉我这件事。”

“什么事？”

“决定回新鸿时，她对我说‘出发前说不定我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所以事件发生后也一直没有想起来。

“但，后来仔细回想，可以认为那是暗示结婚之事。那一夜，妹妹很可能是找来那个男人，打算正式决定结婚事宜，她相信对方也爱自己，会与自己结婚。”

说到这儿，中尾章代停顿一下，胸口上下起伏，似在调匀呼吸。

之后，她凝视峰彦，继续说：“可是，那男人并不爱妹妹，根本从未想过结婚的念头，所以当妹妹突然提出这件事时，应该非常狼狈吧！”

峰彦忍不住想吞一口唾液，但，嘴巴里却没有水分。非常狼狈？的确没错！当时

缠绵过后，弓子说：“我希望决定今后之事。”

“今后之事？”峰彦问。

“我有了积蓄，觉得应该要安定下来了。事宜上，姊姊明天一大早会来接我，我打算把你的事告诉她，可以吧？”

对峰彦而言，事情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但是，”他对中尾章代说。“就算真的如你所言，也不见得就是那男人杀害令妹吧？只为了被迫结婚……”

“我也是这么认为。”中尾章代领首。“可是，如果那男人另有必须结婚的对象呢？尤其，当这门亲事代表他获得人生胜利的关键时，妹妹岂非就等于是妨碍者？”

峰彦眠着嘴唇，瞪视中尾章代，他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中尾章代轻轻呼出一口气。“坦白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完全是在知道某位男性的存在以后。”

“某位男性……”

“就是在最近。我整理妹妹的遗物时，找到一本有关姓名学的书，我若无其事的翻阅时，在书页余白发现写有姓名，而且是很奇妙的姓名，名字是妹妹的没错，姓氏却不同。妹妹的名字是弓子，而，书页录自上的姓名则是本乡弓子。”

峰彦感受到一股双腿发软的冲击，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血色消失了，指尖有如冻僵般冰冷，头晕耳鸣，身体不住颤抖。

“我认为对方那男人应该姓本乡，所以妹妹才会阅读姓名学的书，想知道婚后变成这个姓名时，运势会如何。或许，当时她心中溢满美好的梦……”中尾章代的眼睛开始充血。“我找寻符合这个姓氏的人物，但是并未告诉警方，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我认为警方不可能会积极调查。何况，像这点线索，也无法当作杀人证据。”

中尾草代血红的眼眸盯视峰彦。

“不久，我查到一位男性了，亦即，妹妹上班的店里时常有一位姓本乡的男人前往。该人物目前是其中坚企业董事长入赘的女婿，改姓根

岸，于七年前结婚。

“七年前……妹妹也是七年前被杀害。那是偶然吗？认为该人物为了得到梦想中的地位而杀害妹妹，会太不切实际吗？”

“但，我仍委托多家徵信社彻底调查根岸这个人的一切，包括学历、出生地、兴趣、嗜好、女性关系等等。在阅读那些调查报告之间，我想起妹妹和我聊天时所提到的几段印象深刻的对话。”

“当时妹妹曾说过想去看的地方乃是该男人的故乡；而妹妹在某日突然表示关心的爵士乐演奏家，则是该男人最欣赏的音乐界人士；另外，其他还有更多符合之点。所以，我判断这男人不可能与妹妹毫无关系！”

“更具决定性的是，这男人的血型为ab型，与凶手留下的精液一致。”

峰彦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响，全身直冒冷汗。

“证据……”他勉强挤出声音。“证据只有这个吗？也就是，只有血型？只凭这一点，……还

是不能认定就是凶手吧！”

“或许警方没办法逮捕。”中尾章代领首。
“可是，再过几年，我想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的。”

“再过几年？这话怎么说？”

“二年前，我想到某种实验。”说着，中尾章代的嘴唇奇妙扭曲。

当峰彦明白那是正在微笑时，他感到一阵恶寒。

中尾章代继续说：“当然我还完全不清楚凶手的形迹，却认为非想个办法不可，而采用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就是凶手的精液。”她若无其事的说。“发现妹妹的体时，我采集了凶手的精液。对警方而言，那是唯一的线索，但是对我也一样，所以我想保有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保存精液，就算无法马上逮捕凶手，终有一天绝对会有所帮助。我任职的医院有冷冻保存精液的设备，我利用其保存，以备来日之用。”

“精液……”峰彦在心中喃喃自语：那是无法回收之物，但，要那种东西做什么？“那又如何？”

“无法由精液剖析出凶手，不过却能制造出凶手的后代。”

“什么！”峰彦的声调提高八度。

“使用离心分离器，可以筛选出x和y的精子，这样所生下的男孩，应该会酷似凶手，对不对？若和七年前在妹妹四周的男性们相比较，谁是父亲将可一目了然了。”

“怎么可能！”峰彦不停摇头。“不可能有这种事的。”

中尾章代微侧着头。“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说不可能。刚才我已说过，能用冷冻保存的精液让女性怀孕，以及目前有许多女性愿意担任代理孕母对吧？再说，在我们医院里，我也有办法在极秘密之下进行这件事。”

“但是、但是……”峰彦额头沁出汗珠，他却未擦拭的瞪视中尾章代。“以那种方式出生的婴儿，又要如何抚养？”

“愿意认养婴儿的夫妻多得很，这点你们应该最清楚吧？”

峰彦一下子发不出声音了，双手握拳。

“只要能平安抚养长大，我就可以达成找出凶手的目的了。虽然这项计到需要极有耐心等待，不过在当时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是，找到代理孕母，让她怀孕数月后，我却找到姓根岸的人物，这只能说是非常讽刺的结果。”

峰彦呼吸急促，喉咙发出咻咻的声音，他心中充塞某种不祥的念头。

“难道那孩子就是……”

“根据徵信社的调查报告，我知道根岸夫妻想要收养孩子，当时，我脑海里灵光一闪，立刻试着接近根岸夫妻。我曾经结过婚，和妹妹不同姓，所以根岸并未发觉。”

“你……你……”峰彦剧喘的指着中尾章代，指尖不住发抖。“你疯了！”

“不久，代理孕母生下婴儿，是凶手的孩子，而我把那孩子还给凶手了。

“我打电话至根岸家，他们夫妻很高兴的来了，表示要领养那孩子。根岸阳子从现在起要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抚安她丈夫以前杀人时留下的精液所制造出的孩子。”

“别开玩笑。”峰彦站起身来，但，脚步踉跄地走向门外，然后回头望着中尾章代，大叫：“我不是什么凶手，我没有杀人，那个孩子我会还给你。”

中尾章代凝视对方，站起，踏前一步。

同一时间，峰彦后退一步。

中尾章代以含有诅咒的声音，说：“那么，你就告诉你太太吧！也许会有一些做太太的不希望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不过，她对你不曾产生任何怀疑吗？在送回孩子之间，不会设法求证孩子和你的父子关系吗？只要利用清b代医学，应该能接近百分之百的查出。”

峰彦下意识的双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剧烈的头痛阵阵袭向他。

“如果你是凶手，”中尾章代接着说。“抚养那孩子正好，毕竟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会疼爱。而，当孩子成长，愈来愈酷似你时，不知道那是你的养子之人可能会说“和令尊长得一模一样呢。”

“可是，如果知道的人会如何？你太太会怎么想呢？也许你可以设法掩饰，譬如说“在一起共同生活，当然长相会酷似”可是，能够掩饰至什么时候呢？”

“别说了！”峰彦大叫。“别再说了。”

“不管多少年，你会这样继续痛苦下去，永远没有结束之日。因为，那是你的儿子，而且你太太非常喜欢那孩子！”

峰彦发出野兽般的叫声，同时冲出门外，跑向走廊，来到马路上，摇摇晃晃走着。

是那女人不好，是弓子不好！我对她说抱歉，把我忘了吧！但是，她在那一瞬间，本来撒娇的表情大变，大叫说“什么意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会跟我在一起吗？所以，我才会忍耐的拿掉孩子，你……不曾是骗我吧？不，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快坦白告诉我……啊，这么说，那个谣传是真的啦？你打算和某个没人要的立事长千金结婚……哇！那是真的？哇……我果然被骗了！”

又哭又闹的弓子抓住峰彦的身体，紧抱住他。他想拉开却拉不动。

“我不会离开的，死也不曾离开你。如果你打算抛弃我，我一定把全部情形都张扬出去，还告诉那个老处女的董事长千金！”

“别乱来，快放开我。”

“不，我不放。到了明天一早，姊姊就会来，我要让她看见我们这样相互拥抱，然后向姊姊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恋人，姊姊你看，我是如此幸福呢！”

等到回过神来，峰彦已拿着丝巾勒紧弓子的颈项。在不自觉中，他用力勒紧，叫着：“死吧！你去死吧！”

“是那女人不好，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峰彦拦了计程车回家，全身还是不停颤抖。

“怎么啦？你的脸色很难看呢！”司机问。

但是，峰彦没有回答。

回到家，他进入客厅。阳子抱着婴儿走近。

“怎么这么慢？你到底在干么？婴儿醒了呢！从刚刚就一直等着呢！宝宝，你看，是爸爸呢！”

婴儿望着峰彦灿笑。

读着根岸峰彦自杀的报道，中尾章代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她并非期待这种程度的结果，而是认为才刚开始要折磨对方，把婴儿送给峰彦只不过是一种布局而已。她很惊讶自己要复仇的对象之意志力居然出乎意料的薄弱，更为妹妹被这样的男人所杀害而遗憾。

“没办法哩！也只好将就算了！”中尾章代朝着桌上的照片说。

照片上是满面笑容的弓子。

章代开始准备出门，目的是参加守灵夜，顺便把婴儿带回。

由于峰彦死亡，已经不符合“双亲都健在”的条件了。本来，即使峰彦没死，中尾章代也打算总有一天会把婴儿带回，而且已下定决心自己抚养。

婴儿是其高校女学生和男人一夕姻缘所生的孩子，和峰彦毫无关系。

伊豆旅馆的神秘案

1

芙美子刚从网球学校回来，那两个人便来了。她用自动对讲机确认了二人的身份后，才到玄关处打开了大门。门外站着两个身着黑装的男女，个子都很高。男士长着一副像是用刀雕刻出来的棱角分明的面孔，多少给人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而那个女的，虽然是个眼睛细长的美女，却不知为什么让人一见就感到有些阴郁，这大概是因为她的披肩长发太黑了的缘故吧。

“我们是侦探俱乐部的。很抱歉来晚了。”

男士用毫无感情的声调说着，旁边的女人则深深地低下了头。

“没关系，我也是刚刚才进屋。快请进，请到屋里谈吧。”芙美子让出路来，请二人进屋。

“那就不客气了。”说着，两名侦探动作敏捷地进了屋子。

“我从不同方面大致了解了你们工作的情况。”芙美子看着二人说。“总之，评价很好。介绍的朋友说，你们工作准确迅速而且严守秘密。更让人觉得放心的是，你们只受理会员的委托。”

“过奖了。”

男侦探低下了头，女的也跟着低头不语。听完他们的介绍，芙美子才知道女士是男侦探的助手。

“虽说外界对你们评价颇高，我才委托你们的……但你们真的会严守秘密吗？”

“那是必须的。”男的并没有用高调保证，“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这类纠纷。”

“啊……对不起。我只是心里没底，希望得到你们的亲口承诺。”

说着芙美子干咳了一声。

“您想让我们做的是……”

男侦探依然用毫无感情的声音问道。于是芙美子稍微挺了一下后背，把身子朝前探探：“我是想请你们调查一下我丈夫的行踪。”

“是这样啊。”侦探的表情一点变化也没有。

“您丈夫佐智男就职于赤根工业吧？”

侦探话音刚落，女助手马上问道。芙美子在侦探俱乐部是用佐智男的名字登记的，所以，他们了解佐智男的情况也很正常。

佐智男在赤根工业下属的一个骨干企业工作。芙美子也曾在该系统工作过，十二年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结了婚。佐智男四十五岁，两个人至今没有孩子。

“哦，是啊。我想请你们调查我先生阿部佐智男的行为。可以吗？”

“当然接受您的委托。”男侦探说，“不过，请您再具体谈谈。我们不仅仅是记录他的行动，夫人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也请告诉我们。”

“是啊。”芙美子又干咳了一下，“直接说吧，我希望你们能调查一下我丈夫与他身边的女性的关系。再具体地说，就是我想确认一下他是

否有婚外情。”

“有什么根据吗？”侦探的表情没有变化。也许从一开始就知道要调查婚外情吧。

“嗯，有。最近休息时他常一个人出去，并且穿衣打扮也比较讲究。这在以前都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是女性的直觉吧？”

“也不完全是这样。”美美子的口气有些强硬。这时侦探的眉头稍微有些皱起。

“他最近一到星期三回来就比较晚。按说我丈夫现在的职位是不需要加班的，可是……这在以前也从来没有过。还有一次，他很晚才回来，身上还散发着香皂的气味。我肯定那天也是星期三。”

“噢，是星期三吗？”

“是的……”

芙美子稍加考虑后又说：“就请先调查一周吧，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可以吗？”

“可以。”

“啊，还有。”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道，“如果他同女人约会的话，请务必拍下照片。”

“嗯，这是一定的。”侦探点点头说。

他们又商谈了一些细节后，芙美子把他们送到门口。

“最后还有一个请求，请一定不要对我丈夫和同他在一起的女人穷追不舍。如果被他发现我雇侦探调查他，那可就麻烦了。只要不被他发现，总是有机会的。”

“请放心吧，我们对这一点是很有经验的。”

“那么，一周后再联络。”

说着侦探们走出了佐智男家。

这一天是星期一。

2

还是这周，星期四的早晨，芙美子一个人在家时，侦探打来了电话。她拿起话筒，听到侦探那毫无感情的声音。

“昨天您丈夫回来时是几点钟？”

听了侦探的问话，美美子稍微想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回来是九点多钟。”侦探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有什么问题吗？”

“嗯。实际上，昨天晚上您丈夫从公司出来后见了一个女人。”

“……”

“喂——喂。”

“啊，是，我在听。我在想，他果然是……后来呢？”

“很遗憾，还没有确定那个女人的身份，但想先告诉您一声。”

“是这样啊……拍到照片了吗？”

“拍到了。”

“那么，能给我送来吗？我希望越快越好。今天下午行吗？”

“明白了。”

详细约定了时间后，美美子便放下了电话。

在约好的时间里，侦探准时到了，这次，那位女助手没有来。侦探告诉芙美子，她有其他的工作。

“那也是关于婚外情的调查吗？”

对于这个问题，侦探只是稍微歪了歪脑袋，未置可否。

到客厅坐下后，侦探从皮包里拿出了一沓资料，上面还贴着照片。

“六点半从公司出来后，您丈夫便上了出租车到吉祥寺去了。在车站附近的一家书店里看了一会儿书，不久一个女人来了。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后，便一起去了情人旅馆。”

当听到旅馆时，芙美子使劲儿咽了口唾液，“后来呢？”

“八点半两人出来了。您丈夫去了车站，应该是直接回家了。问题是那个女人，在车站前上了出租车朝新宿方向驶去。我们也开车跟在后面，可是在她下了车，进入地下通道后便失踪了。总觉得她好像是故意要甩掉我们。”

“你是说被发现了吗？”芙美子皱着眉头说。

“没有。肯定没有。因为我们非常小心。那个女人可能担心会被跟踪才这样做的，或许是怕跟您丈夫的约会被发现而特别谨慎吧。她戴着深色眼镜，并且还用围巾把鼻子和嘴都遮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清她的脸。”

“这么说……那个女人也是有夫之妇？”

“这很有可能。”侦探淡淡地说。

“如果看不清脸，那么，就是看了照片也无法弄清楚她是谁吧？”说着，芙美子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从照片上很难分辨那个女人是谁。不过，这不是您丈夫有外遇的证据吗？”

“说的也是……能把照片给我看看吗？”

“请。”侦探说着把贴着照片的资料放到了芙美子的面前。照片上是穿着浅驼色大衣的佐智男和正如侦探描述的那样，用围巾把嘴巴严严实实围住的女人。她把照片拿在手上看了一小会儿，突然不小心“啊”的一声。

“怎么了？”侦探问道，“夫人认识这个女人吗？”

“噢，不不。我不认识她……”芙美子急忙分辩，并把照片放回桌子上，表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她转过脸来对侦探说：“真的很抱歉，感谢你们的调查，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就此结束，不知是否可以？当然，我会按照当初我们所约定的那样，支付给你们全额费用的。”

侦探下垂的眼睑稍微向上抬了一下，“夫人的意思是您的目的达到了，是吧？”

“啊，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的话，就按您的意思办吧。”

侦探无奈地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工作。”

“请把照片和底片都给我。还有就是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密，行吗？这非常重要。”

“那是一定的。”侦探满口答应。

约定了将剩下的照片和底片交付的时间后，芙美子将侦探送到了大门口。

3

第二天是星期五。

真锅公一在大营通商工作，中午时分他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通常，在公一离开办公桌时都是他的部下替他接电话，这次，年轻的佐藤小姐拿起了电话。

电话是一个女的打来的，说是叫阿部。

佐藤用手掌捂住电话，并用眼睛在办公室周围寻找着公一。这时，他正朝办公室这边走呢。公一的身材有点胖，很健壮，总是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部长，您的电话。”

说着，佐藤把电话递给了他。真锅公一是大营通商产业机械部的部长。

“喂，啊，芙美子是你呀。”

把话筒放到耳边的公一，在椅子上舒适地坐了下来。“很久没联系了。您先生好吗？啊……嗯，没关系。”

公一拿着话筒看着桌子上的日程表，又看看时间，然后说：“那么就三点吧，请你来五号会客室吧。到时候你在大厅问间接待室的小姑娘，她会告诉你在哪儿的。嗯，那好吧，见面再谈。”

说着，公一放下了电话。在旁边看着的佐藤想着，一会儿部长在会客室有约会呢。

接下来公一的电话又响了几次，都是公一自己接的。两点多钟，他便离开了办公室，直到快四点时才回来。

回来后的公一情绪很不好，佐藤明显觉察到了。常年在手下做事，这样的事情一眼就明白了。

部长的桌子是背靠窗户的，这样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室的情况。公一坐下后，立即把椅子转向窗户，然后跷起了二郎腿，长时间地眺望着窗外的景色。其实，窗外能看到的只是一排排的高层建筑。

一旁悄悄观察着部长的佐藤想起了中午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4

一周后的星期六。

早晨七点多钟，井野里子到外面倒垃圾，看到邻居家的“皇冠”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开车的是这家的男主人阿部佐智男，还有目送丈夫的妻子芙美子。直到车子开远了，芙美子才看见里子站在那里，便轻声地同她打了个招呼。

“您先生这是去哪儿呀？”里子问候道。

“到伊豆去打高尔夫球。朋友约他去的，要明天晚上才回来呢。”

“是吗，那么，夫人一个人在家看门了？”

“是啊。所以，我想上街去买点东西，很长时间都没出门了。”

“这样也好。不过，只有男人才有这么好的事，而我们……”

听里子这样说，芙美子只是笑着点点头便告辞回家了。里子却分明感到，她笑得有些不自然。

伊豆下田的皇冠旅馆里。前台服务员笠井隆夫接到了从212房间打来的电话。那是个双人间，但办理住宿登记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您好，这里是前台……”

话还没说完，话筒里就传来了一个女人惊恐的叫声：“不好了！请快来看看。”

尖叫声使笠井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并立即问道：“出什么事了？”接着，女人尖叫的声音又一次震动着他的耳膜，这次，她的话让笠井的脸色都变了：“不得了啦！喝了啤酒后，他们……我丈夫和阿部先生都倒下了。”

十五分钟后，接到报案的静冈县警察局的刑警们赶到了宾馆。在前台服务员笠井和旅馆经理久保的指引下，刑警们来到了案发现场212房间。

现场有两具尸体。一个倒在地板上，另一个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男人枕着枕头并盖着被子，再加上还正对着墙，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似的。倒在地板上的男人，则保留着痛苦挣扎的表

情。

桌子上放着两个啤酒瓶和三个玻璃杯子。一瓶已经空了，另一瓶还有一半。三个玻璃杯中有一个几乎是空的，一个还有三分之一的啤酒，另外一个杯子倒着，里面的酒都洒在桌子上。

“有住宿登记卡吗？”

一个留着平头、脸色有些黑的刑警问笠井。笠井和久保大概不想看尸体，都站在走廊上。

“有，在这儿……”

笠井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住宿登记卡，递给刑警。

“嗯，阿部佐智男，在赤根工业工作吗？应该是从东京来的吧？你们知道哪一位是阿部吗？”

“知道，那个躺在床上的一定是阿部。这个房间是阿部登记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

“这个人我没见过。他好像是真锅夫人的丈夫。”

“真锅？啊啊……”

刑警看着另一张登记卡点点头。

“真锅秋子，同宿人是真锅公一。嗯，像这样妻子的名字在前的还真少见呀。”

“啊……”笠井歪着头说，“实际上登记的时候只有夫人自己，她说她丈夫一会儿就过来。”

“按照这位夫人的话，这里倒着的男人就是真锅公一了？”

“是的。”笠井像是缩脖子似的说。

“你是说正喝着啤酒便突然痛苦地倒下了吗？”

“是的。”笠井回答道。久保经理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

“这些啤酒是这个房间冰箱里的吗？”刑警看着久保的脸问道。

“是的。”久保的声音里透着颤抖。

“是什么时候补充到冰箱里的？”

“应该是今天早晨。我去把负责这个工作的人给叫来吧。”

“那就拜托了。”

听刑警这样说，久保立刻朝电梯走去。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后，刑警又转向笠井。

“那位夫人现在哪儿？”

“啊，她——旁边的房间空着，她在那里等着。”说着，笠井用手指着213房间。

刑警点点头，用眼睛示意站在旁边的高个子警员，后者便过去敲了敲门。从里面传出了很小的声音，于是刑警推开了房门。

屋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半长的头发被染成茶色，化着浓妆。有点上挑的眼睛乍一看好像很坚强，但却有些不安，布满了血丝。

刑警先自我介绍叫小村，然后问对方：“是真锅秋子吧？”

那个女人默默地点点头。

秋子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小村在她对面坐下以方便谈话，而那位年轻的警员则站在一旁。

“这次是来旅行的吗？”小村问道。

“是。”真锅秋子小声回答。

“听前台服务员说你的房间不是2127”

“是的。我们的房间——是314。”

“嗯。很抱歉在这时候还要打扰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可以。”她依然用很小的声音回答。

“首先我想问的是，住在212房间的那个男人是和你们夫妻一道来这里的吗？”

听了刑警的问话，秋子用手帕擦了擦眼角，“这……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她用嘶哑的嗓音回答。

“请您详细说吧。”

小村把脚搭在一起，做出了要仔细听她讲话的姿势。年轻的警员则站在旁边，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其实，这次来这儿旅行是我丈夫提议的。他说偶尔到伊豆去放松一下也很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周以前。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这么说过，所以，当时我很吃惊呢。”

这时，小村警官突然想到了一个毫无关系的问题：自己带家人去旅行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情了。

“那么，关于旅行的一些事情都是由你丈夫办理的吗？”

“不，这个旅馆是我预订的。但是，是我丈夫说这个旅馆很好的。其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因为我们是开车来的。”

“你丈夫为什么会说这个旅馆很好呢？”

对于小村刑警的问题，秋子摇了摇头：“到底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他只说以前在这里住过，各方面都不错。”

“噢，是吗。”

小村刑警点着下颌，打着手势示意她继续讲下去。

秋子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是想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一样，深深地吐了口气。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便从家里出发，途中丈夫告诉我，这次阿部先生他们家也一起来。”

“你说的阿部就是死在床上的那个男人吧？阿部他们家……是指……”

“阿部先生他们家也是夫妇二人都来。”

“夫妇?那么，阿部先生的夫人也一起到这里来了吗?”可是，根据前台服务员的证言，阿部佐智男是一个人来的。

“应该是那样的，可是……”秋子用手掌支撑着右脸，脖子顺势扭着。

“你能说说阿部先生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吗?”小村刑警换了一个话题。

秋子做了一下稍微挺直后背的动作。“阿部先生的妻子芙美子和我是大学时的好朋友。”接着又说，“我们的交往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都结婚了，现在我们两家关系很密切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丈夫的兴趣爱好也比较相同，所以经常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以前你们两家也经常一块儿去旅行吗?”

“嗯。差不多每年一至两次。”

“那么，请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吧。”

小村看着对方说：“阿部夫妇也一起去旅行，是你丈夫在车子里告诉你的吧。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不说呢？”

“我丈夫——”说着，秋子像是在考虑什么似的闭上了嘴，“阿部家也一起去旅行是他们昨天才突然决定的，所以，他没有机会告诉我。”

“噢？”

这有些不合情理呀，小村觉得有问题。“说这样的事情会没有机会？这可有些奇怪呢。”

“我也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丈夫就是这么说的……”秋子低着头，把手帕缠绕在手掌上。

“好了，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吧。”刑警说，“阿部夫妇也同行，是昨天突然决定的，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决定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这次会这样呢？”

“说是人多热闹，昨天我丈夫突然决定，给阿部先生打了个电话，邀请他们我也去旅行，听说对方满口就答应了一块去。”

“是吗?”

小村点着头，但心里的问题却很多。真锅公一为什么在出发的前一天才邀请阿部夫妇?为什么都出发了才告诉妻子?可是，对于这些疑问，秋子却一个也回答不出来。

“那么，请继续说吧。阿部夫妇一起去旅行是你丈夫在车里告诉你的?”

“是……那个，接着，就来旅馆登记住宿了。”

“请稍等。”

小村伸手制止了秋子。因为他想起了笠井的话。“登记的是夫人吧。据前台服务员讲，当时你丈夫并不在场。”

“是啊，在快到旅馆的时候，他停车一个人下车了。说是附近有个熟人，约好了在对面餐馆见面。”

“熟人?”

小村不由得提高了声音。他感到越说越离奇了。“什么熟人?”

“不知道。”

秋子干脆地说，“当时我也问过他，可是我丈夫只说是个一般朋友。”

“你说的那家餐馆的名字是什么？”

“是来这里的路上叫做‘OWAITO’的店。啊，是这家。”

说着，秋子从旁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火柴盒，放到小村的面前，“就是这个店。”

小村拿过那个火柴盒，火柴盒是一个印着白版黑字“OWAITO”，设计很简单的画面。背面印着地图，确实就在旅馆的附近。

“这个怎么会在夫人手里？”小村拿着火柴盒问道。

“在餐馆前分手时我丈夫给我的。他让我订好了房间就打电话告诉他，随后直接来房间，这上面有电话号码。”

“这么说，你丈夫在进这个餐馆之前手里就已经有这个火柴盒了？”

刑警的意思，秋子好像一下子还没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

“嗯，是的。是这样的。大概以前来过吧。”

“好像是。”

小村看着这个火柴盒，然后递给旁边站着的警员，又把视线转向秋子，“所以，夫人就一个人去旅馆，并且到前台办理了住宿登记？”

“是的。然后我一个人进了房间，给那个餐馆打了电话。”

“那时，你丈夫说什么了？”

“他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现在就到旅馆去。”

“事情办得很快呀。”

小村观察着秋子的神情说。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变化，只说了句“说的也是呀”。

“接着你丈夫很快就到房间了吗？”

“大约十分钟后就到了。”

“然后呢？”

“他问我阿部先生他们住哪个房间，我问过前台，知道是在212，我丈夫说他要过去看看就出去了。”

“你丈夫是一个人去的吗？”

“是的。当时我也要去的，可他说只去打个招呼就回来……”

小村双手抱在胸前，又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

秋子继续说：“过了一会儿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拿起了话筒，是我丈夫打来的。他说正在阿部他们的房间里，要在那里坐一会儿，让我也过去。于是我就去了。进去后看到我丈夫一个人在那里喝啤酒，阿部先生躺在床上睡着，芙美子不在房间里。”

“请等一下，你到那个房间去的时候，阿部佐智男已经在床上躺着了？”

秋子像是咽了一口唾液。“是的。当时我还问了丈夫，他说阿部先生有些累了就先睡会儿。我又问芙美子去哪儿了，他告诉我说去买东西了。”

“此外再没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可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

接着她像突然感到寒冷似的搓着两手。

“当时你丈夫已经在喝啤酒了吗？”

“是的，并且还让我也喝一点儿。”

“然后拿出杯子给你倒了啤酒吗？”

“嗯。”秋子点点下颌。

“你喝了吗？”

“没有，这个……”

她闭上嘴低下头，拿起放在膝盖上的手帕，擦了一下眼角。“我正想喝，可就在这时，我丈夫他突然叫起来，一脸痛苦的表情。我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只是痛苦地挣扎着……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就这样他就死了。”

她把手帕打开，擦着眼睛。

“接着你就给服务台打了电话吗？”

她点点头。

“夫人，请你再仔细想想。”小村低下头看着她的脸说，“在你丈夫出现痛苦表情以前，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吗？或者你丈夫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秋子把手帕从脸上拿开。双眼全都红了，连鼻子也是红的。她就这样歪着头。

“噢，我想他只是在喝啤酒。”

“那杯啤酒是你丈夫自己倒的吗？”

“是的……”

这样说了后，秋子突然抬起眼睛，朝远处看。“怎么了？”小村问道。她目光呆板地转向他。

“当时，我看杯子里的啤酒太多了……我就……就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一些。那时他正从冰箱里往外拿小菜。”

一丝疑问在小村的脑海里闪过，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让他感到案件的核心虽然朦胧却可以看清了。

他控制着这种情绪又接着问：“喝了那杯啤酒后，你丈夫就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吗？”

“嗯……那个啤酒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我想也许是吧。”

突然，秋子的脸上现出了无法形容的复杂表情，她意识到也许该死的是自己，现在是丈夫替自己死了。

“我明白你说的了。”小村警官站起身来，“也许要以杀人案展开调查。为了尽早查明真相，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秋子深深地低下头表示感谢。

“拜托了。如果这是谁策划的谋杀，请一定把犯人抓起来。”

“我保证。”

小村警官看着她答道。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却正在考虑这桩案子该从何处着手。

5

结束了对秋子的询问后，小村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氰化物的可能性很大。”刑警武藤在小村的耳边轻声说。“是混在啤酒中，现在正在查是装在酒瓶中呢还是涂在酒杯上。”

“装氰化物的容器找到了吗？”

听到小村的问话后，武藤指着墙边的垃圾桶说：“是用扔在垃圾桶里的一张被揉成团的白纸包的，经过化验已经得到了证实。”

“啤酒瓶和酒杯上的指纹呢？”

“酒杯上有三个人的指纹。酒瓶上只有真锅公一的指纹。”

“嗯。”小村歪着嘴点了点头。“跟阿部佐智男家联系了吗？”

“打过电话了，但是没人接。过一会儿再打打看。”

“阿部的行李呢？”

“在这儿。”

武藤把墙边的一个藏青色的旅行箱提了过来，小村戴上手套在箱子里轻轻翻了翻。里面有几件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一本袖珍书，还有笔记本和笔。笔记本很小，但上面什么也没写。

“只有男人用的东西，夫人果然没来呀。”

据秋子的证词，真锅曾说阿部夫妇都来旅行。

“前台服务员也说没见到他妻子。”武藤说。小村微微点了一下头。

“阿部佐智男是开车子来的吧？”

“是一辆白色‘皇冠’。在停车场里停着呢。”
说着武藤把手伸到里面的口袋，掏出了车钥匙。

“很好。我们去看看。”

听到小村这样说，武藤点点头走出屋子，小村跟在后面。

车子在停车场的最边上停着。也许是刚洗刷过，车子亮得晃眼。

“车子里没有什么大东西。只有车检证、保险证和驾驶证——当然这都是车主的物品——还有几盒磁带和一张地图。”

“后备厢里呢？”

“装着高尔夫球杆。”

武藤用车钥匙打开了后备厢。里面果然有一套茶色的高尔夫球杆以及相同颜色的鞋盒。此外就是汽车工具和一条轮胎防滑链。

“阿部佐智男真的是准备来打高尔夫球的呀。”

小村一边想着这附近有个高尔夫球场一边小声嘟囔着。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小村的话音还没落，武藤就马上否定了前辈刑警的话。“我们也查过真锅公一的车子，可是他那里却并没有打高尔夫球的准备。”

“这么说，真锅夫妇也是开着车子来的？”

小村想反正来了干脆都看看吧，于是二人便来到真锅夫妇的奥迪车前，这辆车停在离“皇冠”几米以外的地方。

检查了这辆车子后，也基本上与阿部的车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唯一不同的是里面有真锅秋子的驾驶证，不过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小村和武藤从停车场出来后，没有返回旅馆而是到了大街上。他们准备到真锅公一说要和熟人见面的那家餐馆去看看。

那家叫“OWAITO”的餐馆在离旅馆约一百米的地方，是一幢以白色为基调的建筑，临街的一面都镶着玻璃。店长是一位烫着头发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小村跟他说明来意后，年轻的店长叫来了其中一位女服务员。这是一个穿着黑色超短裙，长

着一副娃娃脸的女孩。

那个女孩最初像忘了真锅公一，但提到中间有电话打来，她便想起来了。

“噢，是那个穿灰色外套的叔叔啊。他在接电话时好像试图在记着什么。”

“他只接了一次电话吗？”

“是啊，是个女人，像是个阿姨的声音。”

应该是秋子吧。

“那个穿灰色外套的叔叔坐在哪个位置上？”

“那里。”

女孩子指的是靠近墙角的一张桌子。那是一张四人桌，现在坐着一对情侣。

“他进来时是一个人吗？”

“是啊。”

“没有同伴来吗？”

“这个——”

女孩用手绕着头发，皱着眉头冥思苦想。感觉好像她每想一次便会出现这种表情。

“我觉得是没来，可是……”

“没来吗？一直都是一个人吗？”

女孩子又用手绕着头发，脸上显出了不安的表情。这时，站在旁边的店长替女孩解了围：“一直是一个人呀。”他的口气非常自信。

“你能肯定吗？”小村看着他问道。

“不会错的。他进来后不到十分钟左右就打来了电话，然后就马上出去了吗？还哪有时间和人见面呀。”

这么说真锅公一并没有同谁见面？是约好了见面的那个人没来，还是原本就没有什么见面的人呢？

“那么，他进来时的样子呢？”武藤一旁插嘴道，“真锅先生没有要找什么人的样子吗？比如说站在那里满屋子看呀。”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小村同意地点点头。如果跟谁约好了在这里见面，那他进来时可能会想也许对方已经先来了呢，于是就会满屋子找找的。

“是怎样的情形呢？”

店长看着女服务员。那个女孩也不能确定地摇摇头。“那些都不记得了……”

小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他们每天要接待很多客人啊。

他又转向女孩：“那个男人点了什么东西吗？”

“咖啡。”

“在他点咖啡的时候，还有你去送咖啡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吗？比如说一直看表或其他什么的。”

但是那个女孩子却很自信地摇摇头：“没感到有什么特别的。”

“是吗？没办法了。谢谢了。”

阿部佐智男的妻子，也就是芙美子来到这里已经是当天夜里了。同她倒是联系上了，不过已经是案发三四个小时以后了。

在所辖警署设立的搜查本部，小村会见了芙美子。可以想象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她可真是典型的日本美女啊。说在平常的日子，是因为现在小村面前的芙美子，两眼通红，很明显一副精

神恍惚的样子。

“这次事件真的很严重啊!”

小村刚开口说了一句，她便愤怒地瞪着刑警说：“罪犯是秋子，真锅秋子。警察先生，你们为什么还不把她抓起来?”

6

好像喊叫似的说了这一句后，芙美子便低下头咬着嘴唇。

沉默了一会儿后，小村警官说：“夫人，请冷静些。下面我要问你一些问题，请你认真考虑后回答我。”

芙美子看上去有点儿紧张，小村有意识地放慢了语调。

“你为什么说真锅秋子是凶手呢?”

芙美子的嘴唇稍微动了动，但没有出声，先咽了口唾液。

“这么说是……是因为只有她活着呀……罪犯不是她还会是别人吗?”

小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芙美子有些紧张似的避开了他的视线。直觉告诉他对方隐瞒了什么。

“还是说那件事，这次旅行为什么夫人没有一起去呢？”

“这个……那是因为我丈夫说他是和真锅先生一起去。”

“真锅先生？是指真锅夫妇吗？”

“不是，是真锅公一。我丈夫说真锅先生邀他去打高尔夫球，今天早晨走的。”

“请等一下。”

小村伸出右手让她停下，“按照你的意思，这次旅行只是两位先生一块儿吗？”

“是啊。所以，现在看到秋子也一同来了我觉得很奇怪呢。”

“可是秋子夫人说，本来只是真锅他们夫妇二人来旅行，直到昨天才急急忙忙地邀请了阿部一家呢。”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芙美子抬起了头，“我丈夫被邀请去打球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真的是这样。”

小村又看着夫人的脸，很难判断她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在撒谎。可是她如果是撒谎的话，那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小村想起了佐智男车子的后备厢里的高尔夫球杆，而真锅公一的车子里却什么也没有。

“明白了。可是真锅公一对她的夫人秋子说的却不是这样。一直是说是他们夫妇一道去旅行的啊。”

这时芙美子开始摇着头：“不可能是那样。”

小村点点头。这个点头与其说他同意了对方的说法，倒不如是在表示不可思议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而这些不可理解的地方，又都是破案的关键。他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了一个希望：也许会得到破案的线索。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小村看着美美子说，“在你得知了出事以后，马上就想到罪犯是真锅秋子吗？”

“嗯，这是……”

她又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我想这是直觉吧。”

“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是的。”芙美子稍微提高了声音，“毕竟活着的只有秋子一个人啊。”依然是刚才的观点。

“如果案件的真相果真如夫人所说的那样，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秋子夫人为为什么要杀死这两个男人，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是……”

芙美子的视线游移不定地漂浮着。还是有什么没说啊。小村警官心想。

“夫人同秋子夫人大学时期就是好朋友吧？”

“嗯……”

“这就让人弄不懂了。能怀疑这么亲密的朋友，除非是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让人觉得她是在犹豫着什么。小村警官决定一定要忍着等她开口，可没想到她很快就睁开了眼睛。

“我丈夫……他有外遇。”

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芙美子用非常清晰的语调说。以至于小村警官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啊，你说什么？”

“我是说他有外遇。”

她又重复了一遍。“而且，那个女人……就是秋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好朋友了。”

小村在刹那间屏住了呼吸，然后又慢慢地吐了口气。嗯，果然是。他想。突然间他好像理解了刚才芙美子坚持说秋子是凶手的心理状态。

“你是说阿部佐智男先生和真锅秋子夫人他们两个人有婚外情？”

好像是提醒对方似的小村又问了一遍。她紧闭着双唇，点了点下颌。

“你丈夫他们知道你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事了吗？”

“不，我想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你认为他们的婚外情和这次的案子有关系吗？”

“秋子她——”说着，芙美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肯定是有外遇的事被她先生知道了，所以，她才把公一先生给杀了。把我丈夫也一起杀了，也许是因为她要跟他了结过去的恩怨。”

“是因为公一先生知道？公一先生知道秋子夫人有外遇的事情吗？”

“是的，是我告诉他的。”

“噢？”

小村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位夫人。她居然在知道了丈夫有外遇后，首先做的不是找丈夫算账而是去通知那个女人的丈夫。

“这件事情夫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觉得他最近有些反常，所以，就请侦探……啊，就请兴信所调查我丈夫的行动。”

“兴信所是什么？”

“那是……”

芙美子变得吞吞吐吐。

“我们需要确认呢。”小村说，“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不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是不能得出结论的。”

她这才小声地说是“侦探俱乐部”。

“侦探俱乐部?啊，是这样啊。是你委托他们的吗?”

小村也听说过这个机构，是专门吸收有钱人为会员的一个机构，可是阿部夫妇好像不是那种有钱人。也许现在他们也把会员弄得平民化了吧。

“这样说的话，你手里应该有抓住他们秘密约会的照片了吧?”

“不，我全都给了真锅先生。”

“给了真锅公一先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上个星期五。我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告诉他秋子和我丈夫的事情，那时是带着照片去的，当时他说他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就把照片全都要去了。”

“在你告诉他之前，真锅先生不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不知道。”

“当时他很生气吧?”

“这个……大概他是个感情轻易不外露的人吧。”

知道了真相的真锅公一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小村的双手握在一起，自言自语地说着，从秋子所说的情况来看，好像他还没有对妻子质问什么。

“从知道你丈夫有了外遇到现在，夫人你都做了什么呢？”

“没有，我想都让真锅先生来处理吧。”

“在这种情况下他邀请你丈夫去打高尔夫球——你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想了。”

芙美子肯定地说。“我想在打球时只有他们俩，应该会问他那件事情吧。”

小村感到这种解释也算合理，不过，还应该有更多的想法。

之后，小村又问了一些关于阿部佐智男最近有没有异常情况，芙美子说好像他并没有发觉妻子已经发现他有外遇，所以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7

听了芙美子的话后，小村和武藤两位警官再次去了案发的那家旅馆。因为真锅秋子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

“案件的轮廓已经逐渐清楚了。”在大厅里等候真锅秋子时，小村对武藤说，“现在知道秋子与阿部佐智男有了婚外情后，案情的发展好像就有些合理了。罪犯十有八九是真锅公一。”

“他是要杀掉秋子和佐智男吗？”

“我想是这样的。”

案子会像最初的直觉那样出乎想象的简单吗？小村向前伸直了双腿，心里揣摩着。

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我和佐智男有婚外情？真是笑话。”

当告诉她这是芙美子说的时，秋子的眼睛向上挑着矢口否认。尽管小村警官已经有了她一定会否认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真锅秋子的表现还是着实让小村他们吃了一惊。

“可是，芙美子清清楚楚地这样说的。她还委托侦探对阿部佐智男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并拍到了你们到情人旅馆时的照片呢。”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好像是换了脑袋一样，跟白天的秋子简直是判若两人。“芙美子总归是芙美子，如果那样的话就让她来当面对质好了。”

“我们也说过可能弄错了，可是她说有照片作证呢。”

“不会的，她说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说是上周三。”

阿部佐智男总是在星期三去约会，这一点小村警官也听芙美子说过。

“上周三？请等一下。”

秋子紧蹙眉头在认真地想着那天的事情。这一点小村警官也感觉到了。

一会儿秋子转过脸来看着刑警，好像有点挺了挺胸的感觉。

“我说不可能嘛。那天我们高中的同学聚会，从傍晚开始我一直和大家在一起。”

“噢，同学聚会？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小村正要说“对不起”，被秋子敏锐的目光顶了回来。小村同武藤互相看了一眼。到底谁说的是实话呢？

“明白了。我们会确认的。”

说着小村跟秋子要来了那天参加同学聚会的一些人的名单和电话等。秋子依然有些不高兴。

“但是，总之芙美子曾向真锅先生说了你和阿部佐智男有婚外情的事情了。所以，我想你一定察觉到了你丈夫的一些反常举动吧。”

小村一边合上笔记本一边说。

“我丈夫有什么误解我无法知道。不过，直到这次旅行前我没觉得他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是吗？”

小村又看了看武藤的脸。接着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知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刑警的心头。

8

案发后第三天，小村和武藤到东京去了，首先是要找那天参加同学聚会并一直和秋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叫山本真子，经营着一家美容院。

“嗯，是啊，那天我和秋子一直在一起。从晚上六点多钟集合直到夜里十点多钟大家都在一起。因为以前我和秋子就很能喝酒，那天也是喝到最后的，我们始终在一起呢。那么，她出什么事了吗？”

为了谨慎起见，两名刑警又给参加同学聚会的其他几个人打了电话，大家都证明秋子确实当时都跟大家在一起。这就是说照片中那个和阿部佐智男在一起的女人并不是秋子。

接着，刑警们又在阿部芙美子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同侦探俱乐部的人见了面。侦探们这几天也曾同芙美子联络过了，但是她一直都不在家。

在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分钟的时候侦探们出现了，是两个穿着黑色服装的男女。只要看一眼

就能感到跟普通人有所不同。

小村警官向侦探们说明了情况，强调了请侦探们协助调查的必要性。侦探表示只要委托人同意，他们就可以协助警方调查。

“上上个星期一，阿部芙美子委托你们调查她丈夫的行动，没错吧？”

“没错。”

男侦探回答，是没有抑扬顿挫的呆板的声音。

“星期四就终止调查了。”

侦探说明了那个星期三佐智男的行动。基本上同芙美子所说的一样。

“没有照片吗？”

“嗯，因为当时她说连底片也都要，所以全部都给她了。”

小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秋子的照片，其他的都是一些无关的女人的照片。

“和佐智男有关系的女人在这里面吗？”

侦探和他的女助手一同仔细地看那些照片，在这期间他们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小村解释说看看这些照片中是不是有他们觉得熟悉的人。

“那天的那个女人看不清楚，所以，只能说有些像的是这个人。”

说着侦探把秋子的照片挑了出来。

“明白了。”

小村很满意地又把照片装进了口袋。看来芙美子没有撒谎。

“这个女人就是那天的那个女人吗？”侦探问道。因为请自己协助，所以，也不能对案件不闻不问。

“不是，好像不是这个女人。芙美子夫人可能是错以为是这个女人了。为了证实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似到可以认错人的程度，所以，我们来请你们看一看。”

“啊，是啊。”

“真的很像啊。这个女人叫真锅秋子，好像连她的丈夫都错以为照片上的就是自己的妻子

呢。”

“那个照片给这个叫真锅秋子的丈夫看了吗？”

“是啊，好像芙美子当时很生气。”

接着，小村就把芙美子到真锅的公司去了的事情告诉了侦探们。

“听说当时把所有的照片都给了真锅公一。那么，真锅把这些照片都怎么处理了呢？”

“为什么要处理掉呢？”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考虑呀。”

小村看着腕上的手表站起身来。因为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小村他们接下来要去的便是真锅公一的公司大营通商。在公司的会客室，真锅部下那位叫佐藤的年轻职员接待了来访的刑警。佐藤还记得阿部美美子来公司的事情。

“先是打来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当时她确实说她叫阿部。”

“见面以后，真锅先生回办公室时的表情怎样？”

“回来后部长的情绪很不好。”

佐藤的声音低了下来，“一直不说话，我想一定是那个叫阿部的女人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至于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佐藤却并不想告诉小村警官。

“会见那个叫做阿部的女人时佐藤小姐没在场吗？”

“嗯。不管怎么说这是部长的私人谈话。不过，那个女人从会客室里出来时碰巧有人看到了，要把他们叫来吗？”

“好啊，为了确认一下。”

佐藤说了句“请稍等片刻”，便出去了。大约过了五分钟，便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进来了。男的是松本，女的是铃木。

“松本君看见了那个女人正从会客室往外走，铃木小姐是在送茶时看到的。”

“是吗？对了，是这个女人吗？”

小村警官把英美子的照片拿出来递给那个女青年。她只看了一眼便点着头说：“没错，就是

她。”

他又让那个叫做松本的男青年看，可是他马上摇摇头说：“不是，不是这个女人。”

“不是吗？请再仔细看看。”

于是松本就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但还是用不认可的表情说：“确实不是。是比她还年轻的女人。戴着眼镜，是个很漂亮的美女，而且打扮也很出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村想。那天真锅还见了芙美子以外的女人吗？

“啊，刑警先生。”佐藤用有些犹豫的语气说，“铃木小姐说的就是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所以，这没有疑问了吧？而松本君见到的我想应该是另外一个女人。”

“谢谢，好像是这样的呢。”

收拾着照片的小村警官也产生了怀疑。他又一次看着松本说：“那个年轻的女人也是和真锅先生见面的吗？”

“是的。”

“那是什么时间？”

“我想那时还不到三点。那时我到自动售货机去买咖啡，正好那个女的从会客室里出来了。”

“啊，这么说——”佐藤插嘴道，“是在同那个女人见面之后，部长才同这个叫阿部的女人见面的。我记得部长在电话中让她三点钟到会客室来。”

“是吗，这样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小村同意地点点头。不过，他依然惦记着那个年轻女人的事情。

谢过佐藤他们后，小村和武藤离开了大营通商。至此他们基本上把案件的真相推理清楚了。

9

阿部佐智男的葬礼结束的第二天，芙美子在家里。已经好长时间没这样悠闲地待在家里了。这时，担任案件调查的小村刑警来了。请他进屋坐，但他说在这里就可以了，于是就在玄关坐下

了。

“那个，那个案子怎么样了？”芙美子诚惶诚恐地问道。

“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小村抬眼朝远处看了一眼，一副斟酌词语的表情，“终于把真相调查清楚了。”

芙美子的两个膝盖跪在地板上，挺直了后背。

“罪犯好像是真锅公一。”

“啊？”她不由得叫了一声。

“真锅是犯人。他坚信阿部佐智男和自己的妻子之间有问题，准备杀死二人并弄成他们殉情的假象。”

“这……”

“这样考虑是合情合理的。”

小村刑警说的意思大概如下——

从芙美子那里得知自己妻子不忠消息的真锅公一非常憎恨这两个人，最后想到要杀掉他们。于是便设计把那两个人约到伊豆的旅馆，在那里给他们制造死亡现场。他先邀请阿部去打高尔夫

球。以前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打球，所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接着用阿部佐智男的名字预订了房间，并在当天就将这二人约到了旅馆。

邀请阿部后又邀请秋子旅行，并用妻子的名字预订了房间。也就是说他是用阿部佐智男和真锅秋子的名字分别预订了房间。当天真锅公一的行动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他让秋子到旅馆去办理住宿手续。为了不让旅馆服务员见到自己，于是他先在附近餐馆待了一会儿。接着才去房间。

到了旅馆后，他先一个人到阿部的房间去，并在啤酒里放了毒药。当他把阿部搬到床上弄成睡着的样子后，又打电话叫来了妻子，准备用同样的方法杀死秋子，然后再把两个人的尸体摆放到一起，这样因为没有人见到自己，事成之后就可以脱身。

但是，在杀害秋子的时候，没想到却出现了失误：秋子把自己杯子里混有毒药的啤酒倒到他的杯子里。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的公一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反误了性命。

“我们化验了那两个啤酒瓶和三个玻璃杯，从其中的一个啤酒瓶里化验出了氰化钾，三个玻璃杯里都有混有氰化钾的啤酒，可是那个好像是真锅公一用过的杯子，比其他两个杯子里氰化钾的浓度要低一些。这大概是最开始杯子里并没有毒药，后来秋子夫人把自己杯里的啤酒往丈夫的杯子里倒了一些的缘故吧。”

“那么，氰化钾是从哪里弄来的？”

“公一的弟弟经营着一家金属加工厂，那里好像使用这个东西，从那里拿出一点是很容易的。”刑警又补充了一句：“没想到工厂的管理这么混乱呀。”

“这么说来，还是怪我最先告诉他的呀。”

芙美子低下头自责道。如果刑警说的是真的，那么，自己跟公一说的外遇的事就是这个案件的导火线了。

“结果就是这样，可是你也不用太自责，因为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就连公一都认为是自己的妻子呀。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那张照片。”

刑警又说以后如果还有什么事情会再联系的，便离开了芙美子的家。

芙美子把他送出了玄关，并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

10

两天后的晚上，芙美子到秋子家去了。只有她们两个人一起喝酒。

“因为我说错了话才引起这么大的麻烦，真的很抱歉呀。”芙美子举着酒杯说。

“行了，别内疚了。谁让我家那口子不好好看清楚呢，并且还连累你丈夫也死了。”秋子说。然后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一会儿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啊，真奇怪。其实这样的剧情已经是老掉牙了。”芙美子被酒呛了一口，笑着说。

“尽管我很讨厌这样，不过却很刺激。”

“不是什么刺激的事情，倒是确实值得称赞的呀。”

说着，芙美子想起了好多天以前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秋子发觉自己有外遇的事情被丈夫发现了，所以急着找芙美子商量。当然那个男人不是阿部佐智男，是她在OL时认识的一个男人。

秋子的烦恼是，公一很可能因她有外遇而跟她离婚。其实，开始时秋子跟那个男人只想玩玩而已，并没想要和丈夫离婚。如果离婚的话，那么秋子可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如果他死了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也希望他死呢。”

芙美子说的是自己的丈夫阿部佐智男。他年纪都这么大了，可是收入却没有增加，自己根本无法实现当初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最近，她把瞒着丈夫买的股票出手了，可没想到股价暴跌，虽然佐智男还没发觉，但银行的存款差不多都花光了，并且还欠下了巨额外债。每次在想补救的办法时，都冒出佐智男能不能遇到个什么事故意外身亡什么的。因为佐智男参加了一个高额的生命保险，同时她也觉得佐智男没有作为男性的魅

力。也许是两个人年龄相差太大的关系吧，两个人在一起时好像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再加上没有孩子，所以，她越来越憧憬那种自由浪漫的单身女人的生活。

最初她们还只是半开玩笑地说着，可是渐渐地都认起真来，当真商量起杀死自己丈夫的事情来了。两个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设计让真锅公一先把阿部佐智男杀死，然后再错把自己杀死，这样就算警察追究的话也能够逃脱。

首先芙美子告诉佐智男说他们夫妻二人到伊豆旅行，当佐智男答应后就让他预订旅馆。接着秋子要让公一同意跟芙美子他们夫妻一道去旅行。公一同意后，秋子预订他们夫妻的旅馆。等到出发的两天前，芙美子再把真锅夫妇也一起去的消息告诉佐智男。出发当天的早晨，芙美子突然说自己娘家有急事让丈夫佐智男开车先走。因为佐智男不想跟芙美子的娘家有太多的交往，所以就正如妻子所希望的那样，先行开车去伊豆了。而前一天晚上芙美子则悄悄地把高尔夫球杆放到车子的后备厢里。把佐智男送走之后，芙美

子立即离开家租了一辆车快速赶往伊豆。

另一边，秋子在那家名为“OWAITO”的餐馆门前让公一把车停住，告诉公一“芙美子他们会在这个店和我们集合。我先到旅馆去办理住宿手续后就过来，请你先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等他们吧”。

公一当时有些奇怪，还问了为什么要在这个店里集合，但秋子找了个理由就给敷衍过去了。在旅馆门前，秋子同芙美子会合。接着，秋子到前台办理了住宿登记后，两个人就到佐智男的房间去了。看到芙美子这么快就来了，佐智男还有些吃惊，但也没想太多。

氰化钾是秋子事先从公一弟弟的工厂里拿的。佐智男喝下混有氰化钾的啤酒后立刻就死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芙美子和秋子在做这些时竟然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把佐智男搬到床上弄成睡着了的樣子后，芙美子就离开了旅馆开车往家里赶。秋子则往“OWAITO”打了个电话请服务员叫公一，说芙美子他们已经到旅馆了，让他直接来212房间——也就是阿部佐智男的房间

——就行了。

一会儿，公一进来后，秋子让公一先喝点啤酒，接着就出现了前面秋子给服务台打电话呼救的一幕。

“整个计划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佐智男和秋子约会的情景。”芙美子呵呵地笑着说。现在的她正为自己的这个创意而陶醉。

那个星期三的晚上和佐智男进入情人旅馆的其实是芙美子自己。她去租了一个和秋子的发型很像的假发，戴着太阳镜到吉祥寺去见佐智男，跟他说即使是夫妻偶尔到情人旅馆这种地方来也很有趣，所以，佐智男很容易就同意了。本来他也是个喜欢这样做的男人。

芙美子到真锅公一公司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告诉他什么外遇的事情，只说在公司附近办事顺便来聊聊。

“也真走运呀。”

秋子说：“那天公一的情绪好像很不好。所以后来警察去调查时，还真以为是因为你说了外遇的事情呢。”

“也许是菩萨在保佑我们吧。”

“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品行好吧。”两个人调侃着不由得又笑了起来。

不久侦探俱乐部的人就来了。

听到门铃响了，秋子便去打开了门，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秋子问他们有什么事，那个男人说：“有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

“这个。”

说着，侦探拿出一些照片来。接过照片的秋子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那里有自己和一个男人秘密约会的情景。

“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丈夫让我们调查的。”

说这话的是那位女的。低而稳重却很响亮的声音。

“我丈夫？”

“对。真锅先生在三周前委托我们调查夫人的行踪。”

“是吗？我丈夫……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说着，秋子就要撕掉照片。这时，那个女侦探说：“他已经知道了呢，所有的一切。”

秋子的手一下子停了下来：“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女侦探又重复了一遍。“他委托我们后不久我曾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了一次，并报告了调查结果。那时他就看了这些照片。”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已经无法让自己再等下去的芙美子过来插嘴道，她感到了自己心脏跳得极快。

女侦探说：“就是那个星期五。据警察说那天你也到真锅先生的公司去了呢。”

“啊……”

芙美子完全蒙了。侦探先于自己同公一见了面，他得到了秋子真的有外遇的报告后——

“如果把这件事告诉警察，那么，事态就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吧。”

侦探的笑容令人毛骨悚然。

“目的是什么？”

秋子瞪着对方问道，但是侦探的表情依然没有改变：“没有目的。相反，如果把真相公开的话，我们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成为被犯罪巧妙地利用了丑角，这会降低我们的威望。话又说回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容许任何人利用侦探俱乐部来实施犯罪。我们是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觉悟的，所以才要揭露你们的阴谋。”

“但是你们没有证据。”芙美子说，“你们打算拿什么来证明呢？”

听了这话，侦探用悲哀的目光看着她，慢慢地摇摇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呀。如果我们认真的话，大体上的事情我们都会明白的。例如，你去伊豆是用什么方法去的呢。应该是租用汽车吧？因为是我们想象的呀。”

“……”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据的。”

“那种事情又不是通用的。”

“啊，这又怎么样？如果巧妙地伪装的话，就可以蒙蔽世人，让大家相信。这次你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等一下。”

秋子把充满了依赖的目光投向侦探：“是为了钱吗？那样的话还可以想法子呀？”

但是侦探摇摇头：“这次的事情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侦探俱乐部会员的入会标准降得太低了，所以，我们才会卷到这种事情中来。”

侦探转过身去，女助手也随即转过身去。

“再见。”

说完，二人便消失在黑暗当中。

少女委托人

1

八月里晴朗的一天，美幸从俱乐部结束训练回来走到家门口时，不知怎么她感觉到家里好像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

美幸站在那里，从大门向家里望去。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眼前的房子都被伪装了的气氛。整个家好像完全被一种什么伪装的东西替代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美幸微微歪了歪头，耸了一下肩便进了家门。玄关的门没锁。

“我回来了。”

美幸一边脱鞋一边大声说。但很快她感到自己好像是在朝深井喊话一样，她听到了自己的回音，可是没有应答。

“没人在家吗？”

她又喊了一句，发现自己刚脱的鞋子旁边有一双熟悉的皮鞋。那是爸爸的皮鞋整齐地摆放在那里。

“爸爸在家吗？妈妈呢？”

美幸走到走廊里，推开了客厅的门，从推开的房门里面透出了亮光。

“有谁在家吗？”

当她把脚踏入房间时，她在瞬间屏住了呼吸：一下子映入眼帘的是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人。那是父亲的场阳助的背影。他那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后背，就像岩石一样矗立在那里。

“怎么了？”

她问道。阳助的左手夹着香烟，白色的烟雾正一圈圈地向上盘旋着。

一声叹息后，他把头转向美幸。然后他好像才发现似的，把手中香烟那长长的烟灰抖落到烟灰缸里。

“是美幸吗？”

嘶哑的声音里透着沉重。

“实际上……”

他正要往下说，这时玄关的门铃响了，他好像吓了一跳似的一下子闭上了嘴，然后朝玄关望去。

“出什么事了？”

美幸问道。

但是阳助没有回答，脸上的肌肉痛苦地痉挛着。

接着他把目光从女儿的脸上移开，迈着有些踉跄的脚步朝走廊走去。

阳助打开了玄关的大门，那里站着穿制服的警官。

那是两个像陶俑一样没有表情的男人。其中一个问阳助：“尸体在哪？”

尸体？

嘘——阳助示意警官不要说，并转向美幸。

就在这一瞬间，美幸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她下意识地移动了脚步。

“啊，不能到二楼去。”

在她抬脚要上楼时阳助叫道。

但是这个声音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她只是被一种直觉强烈地推动着。

美幸几乎没有犹豫便推开了父母卧室的房门，接着便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妈妈。

妈妈死了。

2

八月的一天，美幸回家后发现妈妈已经死了——浑身是血地死了。

在她的记忆里，仅仅是白色床罩上的模糊印迹，向她说明着当时可怕的场景。当她再清醒的时候，她已经是躺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了。

她感到有什么压在脚上，于是睁开了双眼，只见姐姐亭子正趴在自己的脚上。姐姐坐在床前，两只手放在美幸的脚上，头伏在上面。

亭子的身体一动也不动。美幸稍微抬了下脚，好像是反射似的，亭子仰起了脸。

“你醒了？”

姐姐说。声音就像高烧病人一样。

“我，”美幸说着摸着自己的脸，“我做了一个梦。”

亭子重重地摇了摇头：“但，那……那不是梦。”

美幸闭上了嘴。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胃里向上涌。

“妈妈她，”亭子说着直直地盯着美幸，“她死了。”

沉默。

“是被杀死的。”

“……”

美幸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咬住牙关，好像不让声音跑出来一样。只有心脏还在跳动。

“是被杀死的哟！”

亭子又说了一遍，可能是觉得妹妹还没有弄清楚整个事态吧。

“被……谁？”

好不容易挤出了这么两个字。

“还不知道。”

亭子说。“现在警察来了，他们要进行各种调查。你也听到了吧？”

确实能感到家里有很多人，不时传来说话的声音。

美幸用被子蒙住头。接着便放声大哭。

当她停止哭泣时，房门被敲响了。美幸感到好像是亭子站了起来，一会儿又回来了，并把脸凑到美幸的耳边。

“警察来了，要问我们一些事情呢。”亭子说，“怎么办？是等一会儿再问你？”

美幸稍微考虑了一下，在被子下面摇了摇头。虽然她现在谁也不想见，但还是想从警察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

她坐起身来等候警察，于是亭子走过去把门打开，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男人。

“只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警察在床边坐了下来。美幸点了点头。

“听说你去俱乐部训练了，回来时是几点钟？”

美幸加入了学校的网球俱乐部。

“这个……我想应该是两点多吧。”

训练到两点，然后跟朋友们一起喝了杯饮料就回来了。

“那么，你看见你妈妈了吗？”

“是……”

“接着你就昏过去了吗？”

美幸垂下了头。她觉得见到了母亲的尸体就昏过去，这好像有些不太光荣。

“你能把从你回来直到见到母亲这段时间内的事情都告诉我吗？”

于是，美幸一边想一边把经过告诉了警察。

“你到母亲的房间时，没觉得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情况吗？”

“和平常不一样？”

最不一样的就是妈妈死了。但除此之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因为当时也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警察把目光转向亭子。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三点多钟。那时警察先生已经见到我了。”

到底是大学生。亭子用清晰的语调回答了警察的问题。

“对不起，请问你到哪里了？”

“图书馆。”她答道，“中午出去的。”

“你说的中午是几点钟？”

亭子歪头想了想，“我想是一点多钟吧。吃过午饭后走的。”

“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母亲在家吗？”

“在。”

“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对于警察的问题，亭子扭过头去，然后闭上眼睛，但很快她就睁开了，并转过头来看着警察，“嗯，我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是吗？”

接着，警察又问了一些关于门窗上锁的情况，也就是她妈妈的场妙子一个人在家时是怎么关门的。

“基本没有什么特殊防备。”

亭子代表妹妹答道：“玄关大门也是这样。我想院子的大门也能进来人，就那么开着的。”

美幸心情抑郁地听着姐姐的话，并想以后在家时，也许会神经质地把每个门都锁上吧。

接下来，警察又问姐妹俩关于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线索。两人都好像是理所当然地摇了摇头。警察点了一下头便合上了笔记本。

“请问……”

看到他站起身来，美幸有些紧张地问。于是警察就那样半弓着腰回过头来看着她。

“请问……我妈妈，是怎么被杀死的？”

听了这话，警察的脸上现出了不知所措的神情，并很快把目光转向亭子。好像是在问：“我能说吗？”于是美幸也看着姐姐。

“是刀子刺中了胸口。”

亭子好像是没有办法似的说，并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左胸。“所以出了很多血。你也看到了吧？”

看到了。美幸说。然而她并没有发出声来。代替这声音的是全身的颤抖。

“没有自杀的可能吧？”

亭子确认似的问道。警察点了点头，“在屋角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被疑为凶器的水果刀，上面的指纹已经被擦掉了，所以我们认为是他杀。”

“那么……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

美幸慢慢地问，警察又打开了笔记本，“综合现在所有的证言，亭子小姐是一点多钟离开家的，而你们的父亲发现尸体时是两点半，那么死亡时间就应该是在此期间。”

“一点到两点半……”

美幸重复着，不禁又产生了疑问。

“爸爸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

阳助在当地一家药品公司任要职。像今天这么早回家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爸爸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亭子告诉她。“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爸爸……是爸爸最先发现妈妈死了的吗？”
美幸问警察。

“是的。发现之后就立刻报警，而且紧接着你就回来了。”

“紧接着……”

“噢，还有，因为要调查，可能会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不过，你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警察说完走了出去，亭子也跟着出去了。

剩下美幸一个人后，她又蒙上了被子，不过她的头脑很清醒。

如果阳助回来时妙子已经死了的话……

爸爸不是那种脱下鞋后就整齐地摆放好的人。那么把爸爸的皮鞋摆放整齐的人又是谁呢？

客厅里的另一位刑警，正向这家的主人的场阳助了解情况。

“其实我要问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的问题。”

刑警这样开始了询问。“你是两点半左右回来的吧，对此有人能为你作证吗？”

“作证？难道你们是在怀疑我吗？”

阳助稍微提高了嗓音，表情也变得难看起来。警察马上摆了摆右手。

“因为这是很关键的时间，所以对此如果有很客观的人证，对今后的调查避免误入歧途很有帮助呢。”

刑警用比较委婉的语气说。

阳助叹了一口气，用手扶住了额头，然后问道：“你们说的证人，自己家里人也算吗？”

“你说的……自己家里人？”

“就是我妻子的妹妹，大塚典子。她就住在这附近，今天两点多钟我从公司出来时，偶然碰到了她。她正好也要回家，于是就搭我的车回来了。我想你们如果去问问她就可以给我证明，但她是我们自己家的人。”

“确实是。”

刑警稍微考虑了一下后点了点头。

“其他的再没有了吗？”

“是的……”

阳助挠了挠头发，然后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住了手。

“噢，还有一个能否作为我的证人我不知道，就是在两点多钟我打了电话。”

“电话？往哪里打的？”

“先是往家里打的。是想告诉妻子我马上就回家，但是一直没有人接，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给邻居家打了个电话。”

“等……请等等。”

刑警慌忙伸出右手。“这样的事情你是应该早些告诉我们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呀。两点多你往家里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是这样吧？”

“是的。”

“然后，你又给邻居家打了电话？”

“是因为有些担心，所以请邻居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邻居是怎么回答的？”

“邻居家的夫人看了后说好像我家里没人。于是我就想也许我妻子是到哪儿去了。”

“你打电话的时候，妙子夫人的妹妹同你在一起吗？”

“是在一起的。”

刑警用自动铅笔的笔帽挠着自己的鼻子，并长长地“噢……”了一声。

“那个小姑娘的情况怎么样？”

正在询问阳助的前辈田宫警官向从美幸房间出来的真田警官问道。他们俩都是搜查一课的刑警。田宫与真田不同，稍稍有些瘦，而且颧骨也比较突出，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协调。因为总好像是在瞪着眼睛似的，叫人感到有些可怕，所以觉得不太适合去询问高中一年级的女孩子，这才让真田一个人去的。

“姐姐离开家的时间是一点多钟……说的比较吻合。”

听了真田的报告，田宫点了一下头。“被杀害的时间大概在两点左右。在这期间内，只有妙子夫人一个人在家。犯人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呢。”

“不是财杀吧？”

“不是。”田宫说，“室内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事实上，好像也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也没有被强暴吧？”

“没有。剩下的就是仇杀或是情杀了。”

“她同丈夫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真田放低了声音。“两点半回来的，但是能证明吗？”

“嗯，关于这一点倒是有证人可以证明。”

田宫把被害人妙子的妹妹可以作为证人的情况告诉了后辈刑警。但是，现在因为当事人大塚典子不在家，所以此事还没有被证实。

“是的场妙子的亲妹妹吗？”

真田眼里闪着怀疑的目光问道。

“那还用说，但姐妹之间的关系如何还需要调查。”

“说是偶然碰上的，让人觉得是不是有些太巧了呢。”

“可是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怀疑他呀。你跟我一起走吧。”

田宫带真田去的是的场的邻居家。虽然比起
的场家要稍微小一些，但却有着可以停放两辆车的
停车场。

从玄关走出来的是个稍微有些发胖的中年妇
女，并且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女
人。很显然她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所以田宫他
们自报姓名后，她就急切地问刑警有什么问题。

“根据的场先生的话，他在两点钟过一点曾
往你家打过电话，是吗？”

田宫要确认阳助的话。邻居使劲地点了点
头。

“他确实打来了电话。他让我帮忙看看他家
的情况，于是我特意上了我家的二楼去看了
呢。”

“那么，那时你觉得他家里没有人吗？”田宫
问道。

“哎，觉得是没有人呢……”

这时邻居的两只手一会儿握在一起，一会儿
又分开，显得有些扭扭捏捏，看上去好像是有些
欲言又止，其实倒更让人感到是急切地在等待着

被询问。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宫正像她所期待的那样，急切地询问道。

“这个嘛，因为是警察先生，那我就照直说了。”

她这才像是下了决心似的抬起了头。

“有一个好像是推销员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男人在门前徘徊着呢。”

“男人？”田宫一下子紧张起来，“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听到前辈刑警这样问，真田急忙拿出了记事本。

“嗯，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男人。长长的头发，高鼻子，是个相貌挺端正的男人。穿着崭新整齐的藏青色西装，还背着个很大的背包。好像是旅行手提包似的。”

“是……手提包吗？”

田宫稍稍歪着头问。“那个男人后来又怎么样了？”

“啊，稍不留神就不见了。”

“这样的男人呀。”

刑警们向主妇表示感谢，然后就出来了。

田宫他们又回到场家的，被害人妙子的亲妹妹大塚典子来了。他们是在场家的客厅里见面的。

典子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很利落的女人。虽然同姐姐有些相像，但妹妹看上去更漂亮一些，可以说是个美女。除了眼圈有些红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太多惊慌的样子。只是她的两只手紧捏着手绢，不知为什么这吸引了田宫。

田宫首先就妙子被杀的情况问她有什么线索，例如她姐姐最近的言行以及交际情况等。

但是典子的回答对于刑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最近她没怎么同姐姐见面。

“今天你好像出门了？”问了上述问题后，田宫又问道，“那么请问你到哪里去了呢？”

“只是到街上去买东西了。”典子用很平淡的语调说，“然后就回家了，后来又去附近的商店去了一趟。”

“是一个人去买东西吗？”

“买东西是一个人去的。但回来时碰到了姐夫的场阳助，于是他就用车子把我送回家了。”

田宫迅速地同一旁的真田对视了一下，并问道：“你遇到的场先生时是几点钟？”

典子歪头想了一下说：“我想是两点多钟吧。”

“你们直接回家了吗？”

听了这话她说了声“不是”，并且看上去好像在考虑着什么。

“姐夫先是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才送我回家的。”

“的确。噢，非常感谢你的配合。”

刑警们向她点头致谢。

4

案发后又过去了四天。刑警们全力调查，但是并没有罪犯的目标。

美幸这天参加了已经缺席了几天的网球训练，她希望能通过训练来减少一些悲伤。其他队

员都发出了比平时更大的声音，好像是为了回应同伴们，美幸也努力地挥动着球拍。

训练结束后，她和队友们走进了一家冷饮店。在这里一边喝饮料一边聊天，对于美幸和她的朋友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不知怎么话题扯到了汽车上，大家都在说着自己喜欢的车型。

“美幸的爸爸开的可是好车呀。”

一个叫知美的女孩子说。

“是啊。”

美幸歪着头说。阳助开的是奥迪。

“真的是好车呢。我家的车子是国产的，而且也买了很多年了，设计什么的都很落后。这样的车子就是去兜风也没什么心情呀。真的很不好呢。”

“说起来，前几天我还看见了美幸的爸爸开着车子呢。”

另一个叫厚子的同学说。“对了，就是我脚受伤没参加训练那天。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走在一丁目等信号灯时看见的。”

这个同学没参加训练的那天，正是美幸的妈妈遇害的日子。

美幸想起了那天的事情，于是闭上了嘴，脑袋也耷拉了下去。知美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用手捅了厚子一下。

“啊，对不起。”厚子放低了声音说。“我真是没脑子，对不起。”

“没什么，别介意。”美幸抬起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么，那天我爸爸是和谁在一起的吗？”

爸爸说那天从公司出来后就遇见了典子姨妈。如果厚子是在一丁目看见爸爸的话，那他应该就是和姨妈在一起的。

但厚子却现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没有哇，就他一个人呢。”

那么是他把典子姨妈送回家以后的事情吗？

“那时是几点钟？”

听见美幸这样问，厚子稍加思考后肯定地说：“一点半刚过，”并接着说，“我是一点四十分到的医院，不会错的。”

“一点半……”

美幸想着。按照爸爸的说法，他是两点以前从公司出来的，两点半到的家。这样的话，一点半左右他不应该开着车子在街上呀。

“有什么不对吗？”

“噢，没什么。”

厚子大概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脸上现出了不安的神情。

和朋友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谁在后面拍了一下美幸的肩膀。美幸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亭子从后面追上来了。

“姐姐……”

“怎么了？在想什么呢？”亭子问。

美幸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对爸爸行动的怀疑告诉了姐姐。这毕竟是只能对姐姐说的事情。

因为是一边走一边说，所以直到美幸说完，亭子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朝家的方向移动着脚步。走进大门，进了玄关后，她双手抱住美幸的双肩，低下头，两眼直直地盯住美幸的眼睛。美幸觉得姐姐的目光有些可怕。

“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

亭子对她说，声音很低，但非常有力。

看到美幸点了点头后，亭子好像放心了似的也点了点头，然后松开了双手。

“答应我，以后绝对不能再说这件事了。你要对你的朋友说是她看错了，告诉她不要再到处说了。”

“这是怎么回事？”美幸问道，“厚子她是认识爸爸的呀，我想她不可能认错人的。而且车子也一样……”

没等美幸说完，亭子就把食指放到唇边制止了她。

“明白吗？爸爸是两点前从公司出来的，两点半到的家。路上又把典子姨妈送回了家。这是真的呀！你不能想那些没用的事了。”

“可是……”

“总之，你就要这样对朋友说。知道吗？”

说着，亭子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这天晚上，典子过来帮忙准备晚饭。她丈夫工作应酬很多，经常很晚才回家。这天典子也在

这里一起吃晚饭。

坐在典子身旁的美幸不时地会不知不觉吃一惊，因为典子姨妈无意中的一举一动以及她的声音都太像妈妈妙子了。

“姨妈，”美幸叫着典子，“妈妈被杀的那天，你上街去买东西了吧？”

典子好像遭到突然袭击一样吃了一惊，并下意识地看了阳助一眼。“啊，是啊。”她回答得有些慌张。

“你买什么了？是西装吗？”

“美幸！”

亭子低声但有力地叫道。“别问了，这和你没有关系！”

“我不过是问问嘛。”

美幸看着姐姐，噘起了嘴。

“没必要问。”

“哎，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一直没有做声的阳助好像看不下去了似的说。“妈妈已经不在了，你们两个如果不好好相处，那可真就麻烦了呢。”

美幸把刀又使劲地摔到桌子上，然后站起身来。

“美幸！”亭子又叫了一声。

“明白了呀！你们只把我一个人当作外人！”

“你说什么呢！”

“不用再说了！”

美幸离开桌子，冲进自己的房间。

5

第二天中午，美幸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她穿着一件蓝色T恤衫，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束马尾。虽然不是很扎眼，但也可以看作是标记比较明显的打扮。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米老鼠样式的手表，差五分一点。美幸有些不安，于是她就又叫了一杯橙汁。也许是紧张的关系，她觉得嗓子有些干。

时间刚到一点，咖啡厅里进来一男一女。美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便是自己要见的人。这么热的天气，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和黑色连衣裙的女人是十分显眼的。正是电话中约好的那种打

扮。

那个男人戴着墨镜，看见美幸后，他使用食指把墨镜稍稍向上推了推。

“是……的场美幸小姐吧？”

男人问道。这是非常圆润的声音。见美幸点了一下头，两人便默不作声地在美幸对面坐下来。

“那么……你们就是侦探了吧？”

对于美幸的问话，这两个人都没回答，而是向走过来的服务员要了咖啡。那个女的声音也很美，就像是播音员一样。

“你有什么事情吗？”

男人问道。这好像也是对刚才美幸问题的回答。

美幸是偶然知道有这样一个“侦探俱乐部”的。那天爸爸去了高尔夫球场，有急事必须要找到他，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于是美幸就在父亲的电话本上查找高尔夫球场的电话，无意中看到一个“侦探俱乐部”的电话，无意中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我是的场阳助的女儿……”

美幸想先作一下自我介绍，但那个男侦探却伸出右手制止了她。

“关于你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所以就请你直接说要我们调查的事情吧。我想大概是与你的妈妈的死有关的吧。”

美幸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果然都知道了呀。也难怪，都已经上报纸了呀。”

“即使报上没登，我们也知道。那么，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看到服务员转身走了之后，美幸便开口道：“嗯……实际上，从那件事发生后，大家都有些不一样了呢。”

“你说的大家是……”

“就是爸爸、姐姐和典子姨妈，是他们三个人。总觉得他们在刻意对我隐瞒着什么。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在那里悄悄地说着什么，并且如果我说什么与案件有关的事情，他们就马上打岔说别的什么了。”

“噢？”

男侦探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同伴，然后又把目光移向美幸。“但或许这只是他们大人想在一起谈谈什么事情而已，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让小孩子知道吧。”

美幸稍微提高了声音，显然她不愿意被别人说成是小孩子，“还不止这些呢。爸爸跟警察说的话也有些莫名其妙。”

接着美幸便对侦探们讲了关于在与阳助证言不相吻合的时间里，自己的同学见到了爸爸，而且那时好像爸爸并没有同姨妈在一起。还说了在妈妈被杀的那天，爸爸的皮鞋整齐地摆放在玄关的事情。

“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确实是有些不可思议呀。”

侦探这样说道。但从他的语调里无法判断他是否对美幸的问题感兴趣。

“你也这样认为吧？所以我想请你们调查一下，爸爸他们到底隐瞒了什么？”

“可是，你把这些告诉警察不是更好吗？”

“那可不行！”

这次她的声音更大了，以至于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于是美幸缩了缩脖子，并压低了声音：“因为那样，爸爸他们就会被怀疑。所以我才请侦探帮忙的。”

侦探抱着胳膊，仰着脖子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才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美幸说：“好吧，就这么办吧。就先调查一下这三个人的行踪。如果还有什么疑点再追加调查。怎么样？”

“行，我想可以。”

“可是，关于调查费用怎么办？你打算让你父亲支付吗？”

“调查费用嘛……大概需要多少钱？”

于是，侦探大概地说出了一个预计的金额。

美幸用手托着面颊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的压岁钱还一点都没用呢。用这个钱我想差不多够了。”

“压岁钱？”

“那么就请努力吧。”美幸伸出了右手。

“那就谢谢了。”说着侦探握住了美幸伸过来的手。

6

的场亭子去拜访调查课的真田警官是在案发一周后的一天。尽管连日来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调查，但是效果并不大，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所以搜查本部也显得有些焦躁与忙乱。

在房间一角设置的接待室里，真田警官接待了来访的的场亭子。同上次见面相比，亭子看上去气色明显好多了。

“你们知道我妈妈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文化中心学习藤编工艺吗？”亭子显得有些顾虑地说。

“噢，这个，知道呀。差不多已经去了半年呢。”

真田也到那家文化中心去调查过。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妈妈每次去时都带一个手提包，昨天我在清理物品时，发现了这个。”

说着亭子拿出了一张名片。真田接过了名片。

新幸文化中心油画教师

中野 修

名片上是这样印着。这个新幸文化中心，就是妙子去的那家文化中心的名字。

“你认识这个叫中野修的人吗？”

真田问亭子，亭子摇了摇头。

“不认识。连听也没听说过。”

“你妈妈除了学习藤编工艺外，还学习油画吗？”

“没有。从来没听她说过学习油画什么的。所以才对她怎么会有这个人的名片感到奇怪呢。”

“也是的。可以把这张名片给我吗？”

真田拿着名片问道。“给你吧。”亭子点了点头。

田宫和真田两名刑警就在那天去拜访了中野修。因为当天正好有油画讲座，于是在文化中心的接待室里，他们见到了中野修。中野修的头发很长，是个瘦脸型。田宫想这张脸让人觉得是用纤细的毛笔描画出来的一样。

“是……的场吗？”

看到田宫递过来的照片后，中野想了一下，“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呢。因为我是教油画的，所以会跟很多人打交道，也许就是在见面时给了什么人名片的吧。噢，对了，这个人怎么了？”

“是啊，要说怎么了……你不知道吗？大约一周以前她被杀死了。”

听到田宫这样说，中野毫不掩饰地皱起了眉头。“是吗？这可真是个残酷的世界呀。那么罪犯？”

“现在正在调查中。你能把参加油画学习的学员名单给我们看看吗？”

“名单？做什么？”

中野瞬间的惊慌没有逃过田宫的眼睛，但他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只是说：“没什么，只是想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场夫人的人。”

“是这样呀。”中野说。“那么，我想到办公室就可以借到。不过，请不要给学员添太多的麻烦。”

“对于这一点，我们会注意的。”说着，田宫他们站起身来。

田宫和真田回到警署后，便分头给油画学员打电话，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认识的场妙子的话，那就可以了解到她近来的交际情况了。

过了不长时间，还真找到了一位认识妙子的女人。接听真田电话的是一个叫古川昌子的人。因为她家离警署很近，于是两名刑警立即赶了过去。

“是的，我跟的场夫人很熟。听说她已经不在了。”

古川昌子长得娇小，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女人，不过显得有些紧张。对此，田宫把它解释为人们通常在刑警面前表现出来的正常反应。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田宫尽量用平静的语调问。

“啊，这个呀，那是一年前。我们在汽车驾驶学校认识的。”

古川昌子答道。“之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了。不过那次偶然在文化中心遇到了，所以格外亲切。她学习藤编工艺，我学习油画……”

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来，而且田宫感到她的态度也好像变得冷淡起来。

“油画老师是中野修吧？”

田宫问道，并注意着对方的反应。古川昌子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小声说：“是的……”

“不是你把中野老师介绍给的场夫人的吗？”

“什么？这个呀……”

“介绍了吧？”

她轻轻地点了点下颌。然后断断续续地接着说道：“那是……的场夫人说她在藤编工艺学习结束后，想再学点什么，于是我就劝她学习油画。在她试听油画讲座时，我把她介绍给了中野老师。就是在有课的那天，我把的场夫人带到了

中野老师的房间里去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在半年以前吧。”

说着，古川昌子取出了手帕，擦拭着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那以后，三个人又见面了吗？就是说的场妙子、古川女士还有中野老师，你们三个人。”

她摇了摇头。“打那以后，我们三个人没有再见面。不过……”

“不过？”

发觉她说漏嘴了以后，田宫重复着古川的话，并低头看着她。于是她像是下了决心似的开口道。

“这件事，本来应该早些对你们讲清楚才对，但是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卷入到麻烦中，所以一直没说。”

“是怎么一回事？”

“嗯，就是在案发那天，我接到了的场妙子一个奇怪的电话。”

“奇怪的电话？她说什么了？”

“是的，很奇怪。电话里说她不想再到文化中心了，要我转告中野老师。”

“不去文化中心？”

田宫重复着，并转向真田。后者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似的沉思着。

“究竟是怎么回事？”田宫问古川昌子。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这样问过她。她只说总之不想再见到中野老师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是这样的呀。”

田宫用左手摸着很长时间没刮胡子的下巴。他心里有了案情的轮廓，尽管还有些模糊，但毕竟似乎能看得到了。

从古川昌子家里出来后，田宫他们又来到新幸文化中心办公室，借了一张中野修的照片，立即朝的场所走去。不，准确地说，是到的场阳助的邻居家去，请那位主妇指认案发那天徘徊在的场所门前的那个奇怪的男人。

“很像。”看了刑警递过来的照片后，邻居家的主妇立即用非常兴奋的语调说，“我想是不会错的。非常像，是谁呀，这个人？”

但是刑警们并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只是非常满意地走出了她家。

“什么？是说……不在现场的证明吗？”

在咖啡店里，喝下一口咖啡的中野修，现出了一副很难喝的表情说。

“是的。那天两点左右，你在哪里？”

田宫问道。

“不是开玩笑吧？怎么会问到我同的场妙子的……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那个人？”

“中野先生，”田宫低声叫道，“难道你同的场妙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中野的面部变得扭曲起来，但他努力做出一副笑的样子。

“你有什么根据说这么荒唐的话？”

“你认识一位姓古川的女士吧？”

真田插嘴道。中野好像突然受到打击一样闭上了嘴。

“的场她在被杀前给古川去了电话，那时，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她不想再见到中野老师了。”

血一下子涌到中野的脸上。这一点旁观者看得很清楚。田宫特意慢慢地喝了一口水，以便观察他的反应。

“中野先生，事实上那天，住在的场隔壁的邻居看见了一个很像你的男人在的场家门前徘徊呢。”

这话使中野修登时目瞪口呆。接着他那薄薄的前胸剧烈地上下起伏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

“……”

“因为有这样的人证，所以我们也不得要中野先生拿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你能理解我们吧。那么就请你告诉我们，那天你在哪里？”

中野用两手捂住了脸，发出了低低的呻吟。田宫想，这个案子就要结束了。虽然有些棘手，但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破了。

“怎么样？到警署去说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但事实并没有像田宫警官想的那么简单。中野坚决否认自己是罪犯。

“我确实同的场妙子有深厚的感情。”他两手挠着头发坦白道，“但我们并不是随便闹着玩的，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同你丈夫离婚吧，然后我们结婚——我这样要求她。”

“但是她没答应你，于是你就杀了她。”

“不是这样的。她也答应我了。只是她说她没有勇气对家人挑明这一切。所以决定什么都不说，就这样悄悄地离家出走。我们商定离家出走的时间就是案发那天。”

“是她说要打算从家里出来吗？”

“是的。我们约好了在车站前面那家‘Renai’咖啡店见面，计划在那里会合后，我就带她到我最近刚租的公寓去。”

“可是她没去，是吧？”

对于田宫的问话，中野垂下了脑袋，“是，她没去。”

“所以你就去她家了？”

“不是。我去她家，是她叫我去的。”

“她叫你去的？”

“是的。她往咖啡店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去她家一趟，还说家里没人，让我直接进去就行了。于是我立即赶过去了，可等我赶到时，她已经死在二楼了。”

“不要再编造了。”田宫伸出长长的胳膊，抓住中野上衣的前襟。“明白吗？妙子在被杀前，给那个叫古川的女人打过电话，说已经不想再见到中野你了。已经说了不想再见你的人，怎么还会叫你到她家去呢？”

中野猛烈地摇着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总之我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被杀死了。”

“撒谎！”田宫愤怒地吼道，“她往咖啡店打来的电话，是告诉你她改变主意的事吧。所以勃然大怒的你就马上赶到她家，希望她能按原计划行动，但她决心已定，于是正在火头上的你就用旁边的水果刀杀了她。”

“不是这样的！请你们相信我，真的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中野用嘶哑的声音呻吟般地叫着。

7

还在上次那家咖啡店，美幸与侦探又见面了。男侦探依然是一身黑色西装，而那个好像是助手的女人则换了件以黑色为基调的夏季针织套衫。

“案子好像基本破了。”侦探对美幸说。

“但是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完全招供。”美幸说的是从刑警那里得到的消息，“不过那个男人肯定是罪犯。警察是这样说的。”

当听到妈妈有外遇并要同那个男人出走的消息后，正直的美幸真是大吃一惊，而且妈妈又是被那个男人杀死的。不过让美幸有些安慰的是，最终妈妈并没有离开家，而是决定留在家里。世上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而能否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才是最重要的。美幸是这样认为的。

正因为这样，美幸才格外憎恨那个因为妈妈变心而愤怒地杀害了妈妈的叫中野的男人。

“那么，关于上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侦探极力用公事公办的语调说：“既然罪犯已经被抓，这就意味着案子已经破了，所以你委托我们的调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还是请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吧。”

美幸对侦探说：“即使案子破了，但我还是觉得当时爸爸和姐姐他们的举动有些古怪。”

听了这话，侦探垂下了眼睛，但只一瞬间便点了点头。

“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吧。”

侦探从皮包里拿出了一打报告，“从结论开始说吧，的场阳助、的场亭子和大塚典子，他们三个人最近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每个人都和平常一样，去公司，去大学，去购物，都是在外面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后回家。”

在侦探拿出来的报告中分别贴着三个人去公司上班、到大学上课以及去商店购物时的照片，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是，他们三个人确实刻意对我隐瞒了什么，这是事实。侦探先生，好像你们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哟。”

“不，不。正相反，事实上我们进行了调查。”

侦探换了一个坐姿，干咳了一声，然后又喝了一口咖啡。

“关于那天的场阳助先生的行踪我们也做了调查。那天他大约是在一点多钟离开公司的。”

爸爸果然说谎了，美幸想。这样就和朋友说的在一点半左右见到爸爸的情况吻合了。

“但是的场先生好像并没有直接回家。”

“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

“嗯……实际上你父亲，那天是到一个叫新幸文化中心的地方去了。”

啊的一声，美幸无意识地叫出了声。侦探继续说：

“是的。大概是场的先生知道妙子夫人和中野先生之间的事情了，于是那天他想去中心找中野先生谈谈。”

“这么说，那时爸爸……就知道妈妈有外遇的事情了？”

“但是并不知道他们打算那天离家出走的事情。”

“那就是说……爸爸那天并没有见到那个叫中野的男人？”

“是啊。于是他就回家了，却意外地发现了妙子夫人的尸体。但是的场先生并不想公开妙子夫人有外遇这件事。当然这种事情现在并不少见，可你父亲担心这件事情会让他的女儿——也就是你——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让妻子的妹妹替他做了伪证。如果说了他到新幸文化中心的事情，可他又找不到去那里的正当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啊。”

美幸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确实对于爸爸来说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你姐姐和姨妈也知道这件事呢。他们只是要对你保守这个秘密。”

“其实不用这么费心也可以呀。”

“这是因为爱情呀。”

侦探收起了报告，“好了，以上这些就是调查的结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就是那个……费用？”

美幸的两手握在一起，抬头看着侦探。侦探把报告放进包里，“费用嘛，就算了吧。”他说。“也没有进行什么特别的调查，再说也没查出什么异常的结果，而且你父亲每个月都交会费。所以这次就算了。”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

美幸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当看到侦探们准备起身离开时，她又说道：“噢，对不起，还有一件事。”看到侦探们询问的视线，她接着说，“关于我爸爸那天的行踪，你们到底是怎么调查清楚的，看来调查得非常详细呢。”

侦探伸出了食指，左右摇了摇：“这可是秘密。”

说着，他们便走出了咖啡店。

8

星期六的中午，阳助回到家里后，担任案件调查的警察来了。还是那两位警官：田宫和真田。案发后，他们已经见了很多次面。

“家里乱七八糟的。”阳助一边歉意地说着，一边把两人请到客厅。

“案件的调查有眉目了吗？”他看着两位刑警的脸问道，“那个男人……中野他招供了吗？”

“还没有。这很棘手呢。”

田宫的脸上堆着苦笑，并朝真田看了一眼。那位年轻刑警脸上的肌肉也不自然地扭动着。

“实际上，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确认一件事。”田宫说。

“确认？”

“是的。”

说着田宫用有些夸张的动作拿出了记事本。“你夫人——的场妙子是很严重的近视眼吧？通常情况下是不戴眼镜就什么都无法做的吧？”

“是这样的。”

“那么在家里也一定要戴眼镜的，是吧？”

“是要……戴的。”

刑警屏住了呼吸，把目光从记事本转向阳助：“你夫人只有在外出的时候才戴隐形眼镜吧？这是我们听美幸小姐说的。”

“隐形眼镜……”

阳助感觉到自己的耳后一下子热了起来：隐形眼镜……

“妙子夫人被杀的时候是戴着隐形眼镜的。如此看来，她应该是准备外出的吧？”

“……”

“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的吧？”

刑警凝视着阳助的脸。阳助避开了刑警的目光，两手紧紧抓住了膝盖。他觉得手心全是汗。

“这就是说，夫人并没有改变主意，还是准备到中野那里去的吧？”

“不，不可能是那样的。她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的，所以她还给那个男人打了拒绝的电话呢。”

“你说那个电话呀。”

田宫警官挠着自己的下巴。“我们去了夫人打进电话的那家叫‘Renai’的咖啡店了。那里的店员还记得中野和他接的那个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电话内容的。但却记得中野接电话时的情形。根据店员的证言，中野当时并没有惊慌失措或生气的样子，而且在挂断电话时还说‘那么我现在就马上过去’。是说……现在就马上过去呢。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夫人同他说了要分手的话，他肯定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可是……我妻子给她认识的那位夫人打了电话呀，她是说……不想再见到中野的了。”

“所以才更让人感到奇怪呢。脑袋简直都被这些奇怪的事情弄糊涂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说得通的，那就是，打电话的到底是不是你夫人呢？”

刑警们走了以后，阳助还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全是妙子那满身是血的身体。

还是不行呀。

这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萦绕在的场阳助脑子里的担心。昨天，从那个侦探来的时候起，不知为什么他就有了这种预感和担心。

昨天，侦探到阳助的公司去了。阳助记得因为工作的关系曾与这些侦探打过交道，不过那都已经结束了。等他问过侦探后才知道这次是女儿美幸委托侦探进行了调查。因为这个侦探们才来找他的。他想这个年幼无知的女儿做了一件多么过分而麻烦的事呀。不过通过这事，他知道美幸对自己和亭子有了怀疑。阳助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们计划的初衷可是为了尽量不让美幸受到太多的伤害和打击呀！

“我们对于你们的行动都清楚地掌握着呢。”侦探说，他的话语里没有任何感情，“首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这就是案发后，你们为什么不把中野修的事情告诉警察呢？因为你应该知道他与你夫人之间的关系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已经调查了你夫人有外遇的事情，并且已经向你们报告了呀。”

见阳助不做声，侦探又继续说：“你所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吧。那天你夫人要离家出走的计划你也知道，是吧？但你并没有对警察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有原因的。”

阳助回答。他的声音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一丝忧郁。“是有着无法对别人说的原因。”

“如果你不跟我们讲清楚的话，”说到这里，侦探打住了话头，好像是为了观察对方的反应似的，“我们只能把我们所知道的都如实向你女儿报告了。”

“那样的话会很麻烦的。”

“我们也觉得会很麻烦。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想向委托人说谎。”

阳助重重地吐了口气，并看着侦探。然而，侦探和他的助手都是一脸的木然，一点表情也没有。

“你们大概是找到了线索吧？”阳助说，“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想象的。”侦探说，“是否正确现在还不清楚。”

阳助无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关于侦探俱乐部的实力和能力他非常清楚。

“清楚了吧？那就请跟我们讲讲吧。说出来之后也好让我们决定我们的态度呀。”侦探耸了耸肩，又补充道，“尽管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公平，但还是这样做吧。”说着，他点了一下下颌，并喝了一口茶。

“那天，妙子夫人要离家出走的事情，除了你以外，亭子和典子也都知道，是吧？当然是你告诉她们的。于是你们三个人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阻止她的计划。然后等夫人头脑冷静下来了再慢慢地劝她。你们阻止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有人随时陪着她。按计划从早晨到午饭后亭子一直在家，然后，在午饭后典子就来了，不久你也提前回来了。”

阳助沉默不语。侦探的推理并没有错。

“可是你们的阻挠让妙子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妨碍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并且后来夫

人意识到了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你们故意这样做来阻止她的。就因为这些阻碍使她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绝望的她非常冲动地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水果刀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好像是为了要观察对方的反应，侦探说到这里又闭上了嘴。“请接着说下去。”阳助对他说。侦探点了一下头，又喝了口茶。

“当你们赶到她的房间时，她已经死了。你们自然非常悲伤，因为你们觉得她是被你们逼死的。同时，你们憎恨那个成为元凶的中野修。于是，你们便把水果刀擦干净，并丢进了垃圾桶，弄成一个他杀的假象，并且把中野修推出来让人认为人是他杀的。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典子的电话。为了告诉大家中野同妙子的关系，她给古川昌子打了电话，然后又给等在咖啡店里的中野修打了电话叫他马上过来。第二步是你的电话。当你看到中野来了以后，便给邻居打了电话，请她帮忙看看你家的情况，目的是让她看到中野修。最后一步是由亭子来实施的，她把中野的名片交给了警察。”

“错了吗？”侦探接着问道。依然是那毫无感情的声音，但却充满了自信。

阳助叹了一口气，“基本是这样。”他对侦探说，“不过有一点你没说对。”

“什么？”

“我们并不完全是因为憎恨中野才伪装成他杀的。如果不这样而保持着妙子自杀的情形，那么会使美幸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我们不想这样。我们真的是基于这个考虑的。”

“你是说你女儿？”

“是的。那个孩子非常崇拜她妈妈。如果她知道妈妈要抛弃自己和家庭，并且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便自杀的话，那她会受到多么大的打击呀！所以我们便决定弄成她妈妈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的样子，这样的话，也许会减少一些她所受到的打击和伤害。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接着阳助向侦探低下了头：“拜托。请不要把实情告诉美幸。这是关系到她的将来的问题啊。”

因为他的头是低着的，所以侦探们看不清楚阳助脸上的表情。但只过了一会儿，侦探便用一句“明白了”答应了他。

“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过不把真实的调查结果报告给委托人呢。这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这样的话，你女儿就不用支付调查费用了呢。”

“这当然由我来付。”

“不过，你以后要养成脱鞋后摆放整齐的习惯哟。大概那时是典子她顺手帮你放整齐的吧。这也是让你女儿起疑心的原因之一呢。”

阳助又一次低下了头。

这些侦探能够巧妙地让美幸相信吗？

阳助来到了阳台上，抬头望着天空，他想着。

也许有一天必须要把这一切都说出来，阳助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天，是明天还是十年后的某一天？阳助无法预计。

但是想到刚才警察的语气，阳助知道那个时间好像不是很远了。阳助决定到了该说的时候自

己就说出来。想到那时的情景，阳助挺直了身体。

这时，他听到了开门声，接着走廊传来脚步声。几秒钟后，他看见了美幸，她的右手拿着网球拍，脸上红红的。

“我回来了。”美幸大声说。

阳助看着自己的女儿，过了一会儿，他也大声答道：“啊，你回来了。”

这是八月里一个晴朗的一天。

1

对着电脑坐了不到五分钟，那阵耳鸣又依例而至。脇坂睦美将双肘搁在办公桌上，佯装是在望着屏幕的样子，静候耳鸣消失。屏幕上显示出的是用EXCEL做的图表，但是她的眼睛什么都没在看。就算看了也没法进行任何思考。这耳鸣就是如此令人不快。

或许可以形容其为“虫子在脑袋里乱飞”。低沉的声音以不规则的节奏时强时弱地反复。

最初她没想到这是耳鸣。她以为是哪里真的发出了这种声音，而自己则是听见而已。所以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她向邻座的长仓一惠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可是一惠却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眨眨眼，反问道：“哪个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啊，不是有什么东西在作响么。”睦美指着天花板。因为听起来像是从上方传来的。

一惠侧耳聆听一番之后，说：“你是说换气扇吗？”

“不是的不是的。是某种很低的声音。诶？你听不见吗？”

一惠疑惑地摇摇头：“我没听见啊。”

诶？当睦美皱起眉毛的瞬间，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

“啊，听不到了……”

一惠微微苦笑起来：“是不是你的错觉？我什么都没听到哟。”

睦美歪歪脑袋：“是这样的吗……”

“你是不是累了？周末玩过头了之类？”

“怎么可能，我才没那么多钱呢。可是，刚才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谁知道呢。一惠似乎不感兴趣的样子。

睦美闭上眼睛集中精神。可是果然还是听不到刚才那个声音。她呼了口气，继续开始工作。也许正如同事所说，只是自己的错觉吧。而事实上，那天确实没有再听见那个声音。

可是到了第二天白天，正当她与三名同事一起坐在公司附近的露天咖啡厅里吃午饭时，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啊，又听见了。呐，你们也听得到这个奇怪的声音吧？这是什么声音？”她向同事们确认道。其中一人正是长仓一惠。

“昨天的声音吗？”一惠讶异地问道。

是的。睦美点点头。

一惠向其余两人问道：“你们听得到吗？”

听到什么？那两人反问道。他们都一脸不明就里。

“奇怪的声音。听，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低鸣一样不是吗？”睦美拼命地说明道。可是那三人都只是迷茫地面面相觑。

“你们听不见吗？”

面对睦美的疑问，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听不到”。看他们的表情恐怕不是在说谎。

“为什么会这样？”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又突然消失了，“啊，消失了……”

“这个会不会是耳鸣？”一惠担心地说道，“说不定是压力太大造成的哦。趁着还不严重，快去五官科看看比较好。”

被这么一说，睦美不安了起来。

“你们真的没听到吗？”

三人同时点头回答了她的问題。

一周之后，睦美前往了位于公司附近的五官科医院。在此期间她绝非没有听见耳鸣声。事实上，几乎每天都会听见。基本上都是在公司工作时，也曾在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等电车时听到。每次都是响个两三分钟，也从未同一天听到好幾次，所以并未对工作产生影响。但是她在网上得知耳鸣放着不管的话会很危险，因而才决定去医院。

可是诊断结果是“并无异常”。

“我想这是精神性的。别想太多，抱着‘啊，又来了’的感觉接受它的话，不久之后就会听不到了。”上了年纪的医生轻描淡写道。

可是，在那之后耳鸣也并未好转。虽然没有恶化，但是可以说是每天之中必定会听见一次。不过，休息在家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所以果然还是精神上原因造成的吧。

今天的耳鸣也一如既往地突然消失了。就像是被关掉了什么开关一样。幸好边上的长仓一惠正好离开座位。最近自己没有提起过耳鸣的事情。恐怕一惠做梦也没想到睦美至今还在为此苦恼吧。

干了没多久的活，一惠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回来了。她一坐到座位上就小声地向自己问道：“你听说部长的事情了吗？”

“部长？你是指早见部长吗？”

当然了。一惠点头道。

睦美朝着窗边的部长座位望了一眼。要是平时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将掺杂着白发的头发整理

的整整齐齐的早见，可是今天却至今不见踪影。

“部长他怎么了？”

顿时，一惠的黑眼珠里浮现出了好奇之色，将脸凑近了睦美：

“部长他今天早上死掉了。是从公寓的阳台跳下来的。”

早见达郎死后第二天，警视厅的搜查员们来到了睦美的公司。和早见有密切关系的人都被一一叫去问话，不过睦美心想自己应该不会被点到名。虽然在工作上是自己的上司，然而私下几乎没有过一句像样的对话。

可是与她的预想相悖，睦美也被叫了过去。坐在来客室里等着自己的是两名刑警。比较意外的是，其中一名是女性。

主要负责提问的是名为草薙的男性刑警。他看起来人不错，一边聊着些不轻不重的话题，时不时会突然问出些出乎意料的问题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您对早见先生的女性关系有何想法？”。

睦美一时词穷。

“我们都听说了。”草薙笑道，“大概半年前，这件事在贵公司不是传得沸沸扬扬吗？听说脇坂小姐更是消息灵通。”

“并不是消息灵通什么的……”睦美摆摆手，“只是对方的办公室里刚好有朋友在，她告诉了我不少而已。”

“您所说的‘对方的办公室’是？”

“所以说，这个……”

“是指哪里呢？”草薙的眼神就像是要窥探进自己的内心。他是明知故问，偏偏就要睦美亲口说出来。

睦美叹着气回答道——是广告部。

“广告部怎么了？”

睦美瞪了草薙一眼：“您不就是因为知道了才将我叫来的吗？”

可是警视厅的刑警根本就不为区区OL的讽刺所动。

“如果我们随便乱开口的话，就有可能被说是诱导询问。虽然您可能会嫌麻烦，不过还是

务必请您配合。”

睦美又叹了口气。看来唯有一一交代了。

三个月前，有个女性职员自杀了。她用胶带将自家的房间密封起来，然后点燃了碳。那是一名隶属于广告部的年仅三十一岁女性。

虽然显然是自杀，却没有遗书，自杀动机也始终不明。然而广告部的女性职员——其中一人正是睦美的朋友——全都知道她正在进行不伦之恋，对方则是营业部长早见达郎。

“听说他一直声称自己会和老婆离婚，两人就这么交往了三年。可是结果都是骗人的。搞到最后还是被抛弃了。而且被抛弃的理由是他又在外面找到了新的女人。哪有这样的？这么一来，确实是窝囊得叫人想死嘛。说不定还会有些‘死给你看’的想法呢。”

睦美将那名友人的话转述给了营业部里的女性朋友。就是此事在这次搜查过程中进了刑警们的耳朵，才会有“消息灵通”一说吧。

“原来如此，是这样一回事吗。”草薙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那么关于此事的后续，您听说了

什么？”

“您说的后续是……”

“在公司里搞不伦，女性一方自杀身亡。就这么结束了吗？我认为应该会有更多流言蜚语才对。”

睦美摇摇头：

“什么都没有。因为男女之间的事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不是吗？就算有人嚼舌根，只要没有证据的话就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我想最近都没人提及此事了吧。”

草薙露出了微微失望的表情点头问道：“那么关于这次的事情又如何呢？——早见先生身亡一事。您有想到什么吗？”

睦美不置可否地歪了歪头：“我没想到什么。”要是随口乱说，最后被追究责任的话可就糟了。

此时草薙阖上了原本一直打开的记事本，又对坐在身边做记录的女性刑警说了“喂，接下来的不要记录”之后，转头望向睦美。

“您就当这是在聊天吧。哪怕只是稍微想到想到点什么也好，请告诉我们您对这次事情的看法。您听说此事这时候是怎么想的？很吃惊吗？”

他的神情平和，但是眼里闪着认真的光。

“这当然是吃了一惊了。”

“您做梦也没想到早见先生会自杀吗？”

睦美顿了一顿，答道：“嗯……是的。”

草薙的眉毛一跳：“刚才您似乎欲言又止呢。”

“不，没有的事。”睦美摇头。

脇坂小姐。草薙冲着自己探出了身体。

“这件事只告诉您——其实关于早见先生的死，我们发现几点可疑之处。因此我们才在此进行搜索。不管是多细小的事情都好，只要是您想到的事能否都请告诉我们？”

听了刑警这话，睦美不由得挺直了背：“可疑之处是指什么？”

“这是搜查机密，所以无法告诉您。而且您也不要知道比较好。您也不愿意被卷进各种麻烦

事吧？”

会是什么样的麻烦事啊？睦美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点了头。

“您不用担心，我们会将您所说的话保密。关于早见先生的死，您知道什么吗？”

睦美摇头道：

“我并不是知道什么。还有，没有必要将我说的话保密。因为恐怕大家都在这么想。”

草薙皱起了眉间：“怎么回事？”

睦美略带迟疑地答道：“听说部长自杀身亡时，我心里想的是‘果然啊’。”

“果然？为什么？”

“因为部长他最近一直样子很奇怪。或者该说是形迹可疑吧？脸色也很差，看起来总是紧张兮兮的。课长们都说他会突然之间走神、完全不听人说话。还会在自己座位上喃喃自语。大家都说他好像挺奇怪的。”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呢……我想大概有一个月以上了吧。”

草薙刑警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后沉默着点了几次头。对睦美的提问就到此为止。

后来，睦美从网上得知了事件详情。据网上所说，事发当天早上，早见达郎说是去上班，一度离开了自家公寓。然后，他的孩子们去上学，妻子也为了上社区学校而出了门。大约一小时之后，公寓楼下发现了早见的尸体。从其位置判断，很可能是从自家阳台落下来的。

可是不明点也很多。明明是为了上班而离开家里，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在此期间，他在哪里做什么？若是自杀的话动机是什么？

一时之间，公司里的人将这些谜团当作了话题的中心。也有流言说他会不会是追着自杀的情妇而去？可是说到底这些都不过是揣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其真实性。

最初刑警们几乎是天天来访，但是渐渐地频度开始下降，最终再也不见人影。与此同时，公司里的气氛也恢复了往日模样。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不过所有人都认为事情最后被判定为自杀，终于也就再没有人将此事当作话题。

脇坂睦美也是一样。事发一个月之后，她就连刑警们向自己询问一事都已经忘了。

只不过——

她自身的烦恼并未得到解决。那个如同小虫飞舞一般的耳鸣还是每天都在折磨着她的神经。

2

醒来的瞬间，草薙就暗道不妙。身体有些发热，而且喉咙感觉不对劲。扁桃体肯定是肿起来了。这些都是自己感冒时必然出现的症状。

他慢吞吞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然后走向洗面台。要是平常的话，肯定就是吞些家里常备的感冒药之后静观其变。可是现在他所属的班组并未面临什么案件。那也就没必要勉强自己。要是不小心将感冒拖得太久，真等需要出动的时候病倒的话，不仅会挨上司的讽刺，还会被部下看不起。

还是尽快去医院，速战速决吧——草薙看着洗面镜中自己那张略有浮肿的脸，叹了口气。

医院里挤满了人。虽然填好了挂号卡，却要排队才能交进挂号窗口。不该来这种大医院的。现在已经是追悔莫及。

好不容易排队挂到了号，工作人员叫自己上内科。幸好内科的等候室同样是在一楼。可是坐在那里等候的人数之多令草薙一阵胸闷。少说也有三十人吧。他想象了一下排队轮到自己所需的时间，几乎想要就此转身回家。

见他这么呆然站在那里，坐在边上的一位老妇人挪开了一个座位，冲他微笑道“请坐”。看来她以为自己是因为没地方坐而发愁呢。草薙也不好意思谢绝，道谢之后坐在了她的身边。座椅暖洋洋的。

“这个医院总是这么多人哦。”老妇人冲他搭话。“总是”——看来她是常客了。

“是吗。”草薙应答道。

老妇人颌首道：

“花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都很长。不过这也说明他们认真仔细，所以才会这么有这么多人呢。像是流水线一样对待患者的医院还是不行

啊。人们不会朝那种地方去。”

她似乎是个不得了的医院通。草薙钦佩地答道“原来如此”。

“你是哪里不舒服？”

“不，我只不过是……”

感冒——这两字刚到喉咙口的时候。

草薙的背后传来了男人“呜啊啊啊啊啊”的叫声。他转头一看，之间一个男人正在挥舞着什么棒形的东西。一名瘦弱的老人倒在他的脚边。女性们发出了悲鸣声。

草薙站起身来飞奔出去。其他的患者都远远望着那个男人。

男人年约三十过半，高个子，体格结实。他的容貌很是端正，说他是演员也不会有人怀疑。可是他的眼里满是疯狂之色。明明天气不热，他的额头却汗光闪闪。

男人握在手中的东西是根拐杖。他反握着它，一边发出奇怪的吼声一边威吓着想要靠近他的人。在此期间，他还用拐杖把手部分殴打倒地男性的脸与身体。那名男性怕是已经昏迷，一

动不动。女性的惨叫声连绵不绝。

“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总是在关键时刻骚扰我！你们不准再出声！我要杀了你们！”男人大声喊道。

保安终于赶到。可是由于男人挥舞着拐杖，他们难以接近他。

草薙迅速环视四周。方才那名老妇人来到了他的身边，手上握着柄阳伞。

“能把这个借我吗？”草薙指着阳伞。老妇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之后，他解释道：“请放心，我是警察。”她露出领会的表情，点了点头。

草薙握着阳伞，穿过人群前进。男人正举着拐杖，与保安们相持不下。

“很危险，请退后。”一名中年保安对草薙说道。

“没事，我是警察。”草薙说罢，望向了那名男子，“我要以伤害罪逮捕你。放下拐杖。”

男人的眼里爆起了血丝：

“你什么东西。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

“一伙？你在说什么？”

草薙话音刚落，男人就吼着“我不会被你们杀掉的”，用力挥动了拐杖。

在拐杖落下的前一霎那，草薙迅速地将手中的阳伞冲着男人的手腕突刺过去。阳伞的尖端刺中了手腕，男人放开了拐杖。草薙看准这一瞬间，丢掉雨伞冲他扑去。虽然自己剑道只有初段，柔道可有三段。十秒不到，草薙已经用袈裟固（注解1）将对方制服。

“快点叫警察。”草薙一边压制着男人，一边对保安说道。

他看到借他阳伞的老妇人正冲自己摆出胜利手势，顿时忍俊不禁，想要腾出一只手向她回礼。正在此时。

侧腹受到了轻微冲击。感觉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事了？草薙望向自己的侧腹——钝痛与衬衫上的赤黑色，同时蔓延开来。

注解1：袈裟固，柔道技一种。是在对方倒地仰卧时，施技者用身体侧压制对方的肩、腕部而形成的夹颈拉臂压制技。

3

“既然你有闲情看漫画的话，看来我也没必要担心了。”汤川一踏进病房就这样说道。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草薙问道。

可是汤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从手提着的塑料袋里取出一颗蜜瓜，四下张望道：

“我带过来的这个算是慰问品……要放在哪里？”

“裸瓜吗！”草薙睁大了眼睛，“一般来说不是装在盒子或者篮子里的吗？”

“你想要盒子或者篮子吗？”

“这倒不是……算了，谢谢你。”关于这点就算再费口舌也是徒劳，“就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吧。老姐会帮我想办法处理的。”

汤川放好蜜瓜之后，脱下外套，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

“我就是听你姐姐说你被刀刺了？”

草薨将看到一半的漫画放到枕边，抬眼望向友人：

“你和老姐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吗？”

“并不是保持联系，而是她单方面地联络我。听说你是告诉她我的手机号码的。”

“她说她有话要直接和你谈谈，可是却不肯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

汤川细细叹了口气：“是相亲。”

“相亲？”

“她想要给我介绍相亲对象。虽然我婉言谢绝了，可她始终不肯放弃。”

看见汤川困恼的表情，草薨再也止不住笑意。啊哈哈大笑之后，他立刻皱起了脸——侧腹一阵剧痛。

“没事吗？”汤川以淡然的语气问道。听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好吧。

“没事。是吗，原来老姐对你说了这种事。”

“今天她也是为此打电话过来，然后提起了你被刺伤一事。她说是性命无忧所以不需要担

心。”

“原来如此。”

“你什么时候被刺伤的？”

“昨天。案发现场就是这家医院的一楼。然后立刻就被送进了急救室，直接就住院了，连换洗衣物什么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联系了老姐。”

“你没有其他可以拜托的人吗？”

“要是有的话，谁会把那女人叫来啊。”

汤川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眨了眨眼：

“真奇怪。为什么你姐姐不替自家弟弟找个结婚对象呢？”

“谁知道啊。大概是从媒婆的立场上来说，比起低薪的刑警，还是大学的精英副教授比较容易推销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低薪，不过这次的事情确实证明了你这是高危工种没错。”汤川望向草薙的侧腹，“真是飞来横祸啊。”

草薙皱起脸，挠了挠鼻子边上：

“自作自受，粗心大意。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带着刀子。”

“什么样的刀子？战斗刀吗？”

“只是小型的瑞士军刀而已，野营时候经常用的那种。要是战斗刀的话，可就不会只有这样的伤了。”

“为什么对方会带着这种东西？”

“听说是有各种原因。犯人是个正经人，却因为压力太大而心烦气躁，说自己是忍不住施行了暴力。待会儿就能听到具体情况了。”

“待会儿？”

汤川这么问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请进——草薙应道。

一名浅黑色面孔的男人推门入内。虽然个子并不太高，但是因为肩膀宽阔，看起来很大个。男人看见汤川后，露出了出乎意料的表情。他大概是没想到会已经有客人在。

“这是我大学时候的朋友，叫汤川。”草薙指着汤川对男人说道，“他是帝都大学的物理学者，帮我进行过很多次搜查。今天只是来探望我

的。”

男人露出了领会的神情，望向汤川：

“我听说过传闻。是吗，您就是……”

草薙这次对着汤川介绍道：“这是负责这次案件的北原刑警。顺便一提，他是我警察学校时候的同期生。”

汤川微微瞪大了眼。他今天没戴眼镜。

“难怪我觉得你对他说话时挺不客气的，就与对我说话时一个样。”

“我只是个辖区警局的人，也难怪他对我并不客气了。”

听见北原这样自嘲说道，草薙皱起了眉。

“什么啊。你也会说这种讽刺的话啊？”

北原慌忙摆手：

“抱歉，开玩笑的。”

草薙看着汤川：

“从警察学校的时候开始，这家伙的成绩就比我好上一大截。大家都认为第一个升上警视厅本厅的人肯定就是北原信二，可是结果现在却是我这种人呆在搜查一课，而上头至今不打算重用

他。这就是典型的明明有优秀人才放在眼前，上层却瞎了眼白白浪费的案例。”

“别再说了。”北原说道，“比起这个，我有几点关于案件的事情想要向你确认。虽然不想勉强伤患，但是能不能就现在开始问？”

“啊，当然可以。”

北原从西装内侧口袋里取出了记事本，可是在开始谈话之前瞥了身边一眼，然后对草薙说道：“可能的话，希望只有你我两人谈话。”

“我失礼了。”汤川立刻就站起身说道，“我走开比较好是吧。”

“无所谓吧。”草薙对北原说道，“这家伙就和自己人一样，也不是那种会将这里的谈话泄漏出去的人。”

北原以尴尬的表情摇了摇头：

“不，这种时候果然还是应该照规矩办事。”

“确实是这样比较好。”汤川拿起自己的外套，“草薙，那么回头再见吧。也代我向你姐姐问好。”

“好的。不好意思了。”

汤川离开病房之后，草薙对北原说道：“你还是老样子哪。”

“你想说我老古董，不知变通是吧？”

“我不至于说到这个地步啦……”

“要我说的话，你才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知道至今为止他帮过你多少忙，可是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应该随便让他听见搜查的内容。”

草薙默默浮现出苦笑。就算自己回答“那家伙可不是一般老百姓”，这个男人也不会理解的吧。

“对嫌疑犯的调查进行得如何？”他改变了话题。

“快差不多了。”北原坐在刚才汤川所坐的椅子上，“虽然昨天情绪激动，但是今天已经冷静多了。乖乖地在回答我们的问题，遣词用句也很礼貌。光看现在他的样子的话，简直像是连只蚂蚁都捏不死的人。”

“他说他只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是吧。”

“是个在办公电器制造商里上班的工薪族。没有前科，就连交通罚单都没有过。真不敢相信他会突然发起疯来，甚至还刺伤了人。”

“可是事实上我就是挨刀子了。”

“我知道。关于这点，他也已经承认了。”

嫌疑犯的名字叫做加山幸宏。年龄三十二岁，独身。他昨天是为了看心理科而去的医院，排队挂号的时候，因为推搡不推搡的问题而和排在后面的老人发生口角，最后夺过对方的拐杖殴打了他的头部等处——根据目前的证词，是这么回事。

“但是那个供述内容里有很多对不上的地方。被他殴打了头部的老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生口角，是嫌疑犯突然发起怒来袭击了自己。根据周围的人的说法，似乎老人的证词是正确的。”

“你是说嫌疑犯在撒谎？”

北原慢慢地颌首。

“当我们今天就此追问他时，他突然开始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证词。”

“他说什么？”

“这个么。”北原耸耸肩，“他说都是幻听的错。”

“幻听？”草薙皱起眉头。

“就是听见不应该听到的声音的症状。他最近一个月似乎都在为此烦恼。上医院也是为了来心理科诊断这个病。”

“说是幻听，那么他到底听到了什么？”

“据加山所说，他听到的是人声。是个低沉的男声，像是诅咒一般地不断对他低语着‘去死吧’‘迟早杀了你’之类。几乎是每天都会在防不胜防的时候听见。”

听了这话，草薙皱起脸来：

“要是这是真的话可真令人受不了。要是每天都听见这个的话，也难怪他精神失常了。”

“确实如此。”北原打开记事本，“好了，现在开始进行确认。根据昨天你所说，加山一边握着拐杖发狂一边喊着这样的话是吧，‘总是在关键时刻骚扰我’——”

“对的。”

“另外他还说了‘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吗’‘我不会被你们杀掉的’是吧。”

“没错。其他人应该也有听到。”

北原合上记事本点头道：

“我们听取了几个证词，虽然具体的表现说法因人而异，不过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内容。所有人都表示他在说些奇怪的疯话。据加山所说，当他排队挂号的时候，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在说‘今天一定要杀了你，去死吧’。他还是第一次在公司之外的地方听见，所以比平时更加狼狈，整个人都混乱了。当他猛地转身时，身后的老人刚好在重新握紧拐杖。但是这让他错觉成对方要用拐杖殴打自己，顿时以为自己会被杀，所以拼了命地开始了反击。据他本人所说，其他事情就不太记得了。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制服了。”

“捅了制服自己的男人一刀子的事也不记得了？”

“关于这点他似乎有些模糊的记忆。他说他心想再不快点逃跑的话就会被杀，所以拼命捅了你刀。”

“为什么带着刀子？”

“防身用的。”北原爽快地答道，“虽然他知道那不过是幻听，但是还是开始觉得自己会被人杀掉，因此有了外出时口袋里藏刀子的习惯。他的兴趣是登山，那把刀是以前开始就一直在用的。他后悔之极将心爱的刀子用在这种事情上。”

“他后悔的是这个吗。难道不是心爱的刀子就没问题了吗。”草薙皱皱鼻子撇撇嘴。

“根据上述几点，我们认为加山的证词所说的幻听一事可信度很高。不过我也想听听与他实际对峙过的你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说出来。”

草薙稍微想了想之后摇头道：

“不，我没什么要问的。那个男人确实精神状态失常没错。不过这么一来就需要做精神鉴定了吧。”

“恐怕是吧。虽说简单的鉴定应该就足够了。而且只要稍微一查就知道他是不是在撒谎了。”

“你要去问他的同事是吧？”

北原点点头，看了眼手表。

“接下来我就要去大手町。是家叫做‘彭马科斯’的公司。”

“彭马科斯？”草薙拧起眉头。

“那家公司怎么了么？”

“大概两个月前，他们一名叫做早见的营业部长自杀身亡了。我负责过一阵子的搜查。”

是吗。北原先是浮现了毫不关心的表情，随即想起什么似地说道：“这么说来，加山也是营业部的。”

“真的？”

“算了，只是个偶然吧。先是部长自杀，然后是部下伤人吗。他们大概正在门口撒盐驱邪吧。”北原站起身来，“抱歉在你累的时候打扰你了。好好休息。”

“要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过来找我。”

北原听了草薙的话之后抬了抬手以示回应，然后就走出了病房。

目送以前的友人离开之后，草薙躺倒了上半身：“幻听……吗。”

他想要睡觉。虽然有些挂心之事，但是他心想自己不应该去在意。当务之急是争分夺秒地将伤养好。虽然这次的事情在警视厅里被捧作荣誉负伤，但是自己决不可因此飘飘然。要是因伤而没法好好工作的话，立刻就会被人事异动的。

可是即使合上眼睑，各种想法还是接连涌出，根本睡不着。草薙只得放弃，重新睁开眼，朝着挂在床脚的外套伸出了手。他从衣服内袋里取出了记事本，将其打开。

两个月前，彭马科斯的营业部长早见达郎从自家阳台坠楼身亡。虽然一眼看去自杀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草薙他们却被叫去，原因是可疑点太多。

那天早上七点半，早见离开了自家。紧接着他的孩子们就去上学，而他的妻子则在八点稍过

一点的时候外出。八点四十分左右，很多居民听见了巨响。很快，管理员就看到公寓楼下有人倒在血泊之中，报了警。八点五十分，当地警察局的警察赶到，确认倒地者已经死亡。从他所带的证件等物得知他是住在七楼的早见达郎。

从位置因素来看，警方认为他是从自家阳台坠落的。问题在于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虽然他家的大门上了锁，但是没有挂上锁链。不过根据他的家人说，早见本来就没有挂锁链的习惯。还有，尸体没有穿鞋，他出门时所穿的皮鞋放在玄关口。

然后，有目击者表示事发当天上午八点左右，在自家附近的公园里看到过貌似早见的男性。根据该目击情报所说，早见无所事事，只是茫然地抽着烟而已。

照这么看，比较妥当的看法应该是早见声称上班，离家之后在公园里打发了近一小时时间，等妻儿出门之后再回到家里。另外，公司没有接到迟到或者请假的联络。

虽然不知他为什么没有去公司，但是根据情况来看，认为他是自杀比较合理。可是唯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明的事情。

在客厅的墙壁上有着淡淡的血迹。位置距离地面一百七十公分左右，与早见的身高一致。根据鉴定结果，这是早见的血迹没错。事实上，尸体的额头上也有一道绝非坠落造成的擦伤。

为什么早见要用头撞墙？——这就是最大的谜团。如果说是别人造成的，那么自杀一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所以搜查一课的草薙他们出动了。

在调查早见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得知了耐人寻味的事情。早见与三个月前自杀的女性职员有着不伦关系。女性职员因为早见无意离婚而感到绝望，选择了死亡。并且，她在临死之前还打了电话给早见。她对你说了什么？当初早见面对搜查员们的这个问题，答道“她对我说‘至今为止的事情就全都当作过去了吧’”，但是没人可以证明其真实性。相反，当时的搜查员们反而认为她是不是在电话里表达了自杀意向，然后说出了“如

果不想我死的话就和你老婆离婚”之类的话。但是事实真相几乎无从查起。何况，就算事情真是这样，也难以对早见定罪。

不过，就算无法定罪，也难保别人不会恨他。哪怕女职员的家人和亲友想要杀了早见也不足为奇。

根据公司的人们所说，早见似乎一直都在害怕什么。说不定他是遭遇了什么威胁。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他看起来有些神经衰弱，听说他自杀之后我心想‘果不其然’”。

虽然草薙他们听了很多证词，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找到疑似犯人的人。虽然遗属们确实讨厌早见，不过他们认为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的本人也有错，所以丝毫也没有想过什么复仇。以防万一也确认了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但是由于住在郊区，遗属之中没有一个人可能进行犯罪。

最后，从根据公寓的防盗摄像机进行搜查的那个小组传来消息，案发前后出入公寓的所有人的身份都已经查明。其中没有一人和早见有关。

另外，鉴定科也给出了一个关于墙上血迹的推论。经仔细调查，血迹左右两侧查处了早见的掌纹和指纹。从其附着程度来看，早见并非被人推到墙上撞击，而是主动用头撞的墙。

虽然有几点不可理解之处，但是还是应该看作是自杀——搜查队伍的上层最终给出了这么个结论。

草薙盯着自己写在记事本上的两个字看。这是他在搜查途中查到的。虽然很是介意，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入手调查。

那两个字，一个是“灵”，另一个是“声”。

草薙拿起了放在枕边的手机，犹豫片刻之后，选择了内海薰的号码。

4

离开医院之后，北原打的前往大手町。虽然这是为了去加山在职的“彭马科斯”，但是他的脑海里都被其他念头所占据。

北原一边反刍着自己与草薙之间的交谈一边陷入了自我厌恶之情。他很后悔说出那些明明没

必要说出口的讽刺。他也无法原谅这个面对本厅在职人员感到自卑的自己。

虽然他从未和草薙身在同一职场，但是作为以警视厅搜查一课为目标的竞争对手，他一直留心着对方。某一天，当他听说草薙被提拔到本厅的时候，惊讶得头晕目眩。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比较占有优势。

草薙很受老爷子们喜欢——在同期警察之中有人这样说过。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北原也唯有这样认为。自己不擅长讨上司欢心。自己唯有这点劣于草薙，其他地方全都有不输给他的自信。

可是。

不管源于怎样的理由，差距一旦拉开就无可挽回了。在现在工作的地方，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拿出显赫的成果。就算在辖区内发生杀人案件，结果依旧是搜查一课那群人成为主角。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地方警局的人大展身手。

真讽刺啊。他心想道。听说医院里发生了刺伤案，冲去一看犯人却已经被制服。而且被害者

正是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制服犯人的也同样是。对于有运气的人，似乎就算是休息日里也会有机会找上门来。而留给北原的工作就只不过是确认嫌疑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异常而已。恐怕不会留下任何实绩吧。

干不下去了——他忍不住这样低语道。您说什么？出租车驾驶员这样问他，而他只是生硬地回答了句“没什么”。

不出片刻就抵达了“彭马科斯”。北原决定先向加山的直属上司——名叫村木的课长问话。那是个四十出头，容貌柔和的男性。

“哎呀，这次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吓了一跳呢。”两人在会客室里一碰面，村木就深深鞠躬道。

总之坐下再说吧。北原说道。

“因为昨天是工作日，贵公司当然有上班吧。加山嫌疑犯有交请假条吗？”

面对第一个问题，村木用力点头：

“前天他到我这里请假了。理由是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要去大医院看看。”

“他没有具体说自己是哪里身体不好吗？”

“虽然他本人没说，但是我也知道他是哪里不舒服。不如说，之前我就建议他应该去医院看看。”

北原意外地看向对方的脸：“有发生过什么事吗？”

“嗯……这个么，应该说是发生过。不止一两次了，而且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么对他说。”

“怎么回事？发生过什么事？”

“比如说吧，就在前不久……”

村木说起了一周之前的事情。

那天的一个会议上，加山要负责进行新项目的报告，因为他是那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董事们与部长们都有参与的大型会议。

直到中途为止都很顺利。讲解中使用了设置在前方的投影仪，简单易懂。加山的语气也是轻快明朗，可谓充满自信。

可是讲解过半时，他突然不正常起来。话语变得断断续续，还时不时伴随长时间沉默。村木忍不住出声叫他，可是加山却不予回应。简直就

像是听不见别人说话一般。他眼里充满血丝，额头上大汗淋漓。

怎么回事？正当村山想要再叫他一次时。

——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滚出去！从我脑袋里滚出去！

他就像是在驱赶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一样挥舞手臂，还这样大喊大叫。

“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董事们也都在场，我当时心想总之必须先要收拾场面，后半部就由别人来负责说明讲解。不久之后加山君也恢复了平静，并未对之后的会议产生影响。但是他直到会议结束都是无精打采，沉默寡言。”

“关于此事，他本人有说什么吗？”

“他说自己是紧张过度陷入恐慌。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以前在更大的会议上成功进行过更有压力的演讲——所以在同龄人中他一直被称作是发迹股。”

“哈哈，发迹股吗。”

“因为他至今为止一直都有积累实绩。若是光看销售成绩的话，在整个部门里都是首屈一指

的。可是我想因为那件事，在上头人的心里印象恐怕变差不少吧。”

北原又听了其他人的说法。结果，几乎所有人说的都和村木一样。像是加山坐在座位上工作的时候会突然开始喃喃自语，或是在商谈之中突然无视对方说的话开始大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总之这些反映了加山最近的异常性的片段数不胜数。

“我觉得他大概只是纸老虎吧。”和加山同时进公司的叫做小中的男人这样说道，“他很擅长卖弄自己。那种明明只是和别人做着同样的事，却能让成果看上去显赫一倍的人。但是这种小聪明也不可能一直管用下去，所以他大概也有在私底下苦恼吧。被指名为那个项目的负责人其实对他来说也成了巨大的压力吧？”

北原点头同意。警察里也有那种人。他心想，哪个世界都一样啊。

回到警局之后，北原重新对加山进行了审讯。对他讲了在公司里的所听所闻之后，他垂头丧气地耷拉下了脑袋。

“果然，不光是课长，其他人也都注意到我的异常了啊……”

“全都是因为幻听吗？”

加山无力地点头回答了北原的质问。

“在重要工作的时候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去死’‘杀了你’之类。项目会议的时候听到的要比平时更大声，而且反复不停。结果我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陷入了混乱。”

北原心想，听见那种声音的话也难怪他混乱了。

“你有和谁谈起过幻听的事情吗？”

加山缓缓摇头。

“我对谁都没说过。我怕自己要是说自己听见幻听的话就会从那些重要的工作上被撤下来。”

果然虚荣心很强的样子。北原想起了那个叫做小中的同事说过的话。

“可是结果你实在忍不下去，决定去医院看看。谁知竟在医院里听到了幻听，于是失了心智发起狂来——是这样吗？”

“至今为止我只在公司里听到过。可是，终于是在外面也……”加山抱住了头，“我闯下大祸了。”

北原望着沮丧的嫌疑人，心想这样一来就算是解决一桩案件了。简单来说就是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因为精神衰弱而冲动性发狂。谁都不会提出异议的吧。接着只要提出笔录报告就可以了。要不要进行精神鉴定、提不提出起诉都是检察院的事，与自己无关。

他心想，这不过是件很有地方警局风格的简单案件。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想法就被推翻了。北原被刑事课长叫去，见着一名年轻女性。她面目凛然，站姿端正。虽然穿着私服，但是北原一眼就看出她是名警察。

刑事课长介绍了她的身份。她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搜查员，叫做内海薰。似乎和草薅在同一个班组。

“关于我们现在在负责的那桩案件，她好像希望你能进行协助。我刚才稍微听她讲了讲，怎

么说呢，好像还挺麻烦的。下面就交给你了。”刑事课长这么说。

嗨？北原看着女警的脸：“那么总之先听您说说吧。”

两人移到房间一角所设置的简易会客桌椅上。北原盯紧眺望着女警那端正的容貌。

为什么这种小姐却会在搜查一课呢。他满心不满。其实原委大概猜得出。估计是前几年的时候因为“WOMAN计划”而被提拔的吧。警察厅那里突然给出一句“从今往后的犯罪搜查中，女性的观点将会变得相当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警察本部的所有部门里积极吸收年轻的女性搜查员”，于是警视厅搜查一课里也增加了女性数量。

什么都不懂的小姐就因为上层的一时兴起而走上了精英路线，而自己却永远都在打下手。真是干不下去了。他恨不得唾骂。

“于是，我要怎么帮你？”北原一边这样问道一边翘起了腿。

“一句话说来就是交换情报。北原先生是负责加山幸宏一案的对吧。那个案件有可能和我们目前正在处理的一桩案件有所关联。”

“啊？”北原夸张地长大了嘴，“能有什么关系？加山是因为精神衰弱而发起狂来的，不可能和其他案件有所关联。”

“不止是单纯的精神衰弱，而是幻听呢。”内海薰口齿清晰地说道。

北原一边把玩着自己的领带一边点头：“……你是从草薙那儿听来的吗？”

“您去加山的公司收集过情报了吗？”

“去过了。就算是分局的刑警，这点小事还是会做的。”

“关于幻听一事，您得到证词了吗？”

北原深呼吸，然后放下了翘着的腿，稍微探身上前。

“到底是什么事？因为压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精神失常的工薪族为了看病上医院，却在那里突然发起狂来。这只是这样一桩案件。为什么搜查一课会对这样的案件感兴趣？你别遮遮掩掩了，

也让我看看你们手里的牌如何？”

北原认为自己已经发出了凶狠的声音，可是内海薰连嘴角都不曾抽动一下。她拉过一旁的包，从中取出了记事本。

“我并非打算遮遮掩掩。那么我就说一说我们的案子吧。事情发生在大约两个月前，办公电器制造商‘彭马科斯’的营业部长——早见达郎先生从自家阳台坠落身亡。虽然自杀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因为客厅的墙上附有他的血迹所以也有他杀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科室就负责了案件搜查。”

“这么说起来草薙也提起过这事。”北原想起了病房里的谈话，“但是那件事不是以自杀结案了吗？听草薙的语气是这样。”

“如您所说，最后判断为自杀。我想这个结论并不会发生改变。”

我搞不懂。北原说道。

“你们那边是自杀，我这边只不过是精神失常的上班族突然发疯。哪里能有联系？只不过是两人的公司一样而已不是吗？这种程度的偶然并

不罕见。”

内海闻言，将视线落在记事本上，翻动着纸页。

“草薙先生他拜托鉴定科分析了早见达郎先生所用的电脑。根据其结果，我们得知早见先生他频繁地以某两个字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两个字？”

内海薰将记事本转向了北原。那里写着两个字。

“一个是‘灵’，另一个则是‘声’。”

北原动了动嘴角：“这什么啊？”

“似乎草薙先生当时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当他听北原先生讲述这次案件的时候，他突然灵光乍现。”

“什么样的灵光？”

“很多人证实，大约从死前一个月开始早见达郎先生的样子就开始变得奇怪。他看上去像是在极度害怕什么，总是紧张兮兮的。当我们从他杀方向进行搜查的时候，一度考虑过早见先生本人是否感觉到自己的性命正在受到威胁，可是当

他杀的可能性消失之后，早见先生究竟在害怕什么就成了个谜。”

“也就是说，这个谜已经解开了？”

“虽然还只是想象。”内海薰说道，“草薙先生的意见是，早见达郎先生会不会也和加山嫌疑人一样听到了幻听？那个声音会不会听起来特别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这么一想的话，也就可以说明‘灵’与‘声’是在查什么了。”

“从另一个世界？”

“您有可能不知道，在早见先生死前三个月，别的部门的女性也自杀身亡了。早见先生与那位女性有着不伦关系，并且我们认为他与她的自杀也有因果联系。”

“那就是说，那个叫做早见的部长是听到了已经死掉的女人的声音？”

“虽然这都还只是草薙先生的推论而已……”

啾啾。北原发出了滑稽的笑声。

“草薙那家伙还真是净想些怪事。不过大概确实是这样吧。被自己抛弃的女人自杀了的话，不管是谁都会睡不安稳的吧。要是心里明白是自

己害了她的话，听见点幻听也不奇怪。于是，这又如何？”

“加山也听到了幻听是吧。这成为了他犯案的导火索。”

北原凝视着女警，少许收回些身子，将体重移到了靠背上。

“那又怎么样？你到底想说什么？”

“身在同一公司的人，同样因为幻听而烦恼——只将其称作是偶然，可以吗？”

北原忍不住喷笑出来。

“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其他还能有什么想法？还是说，幻听就和流感一样会传染？”

“也许是的。”内海薰面无表情地答道，“或者是，又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蠢透了。”北原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草薙那家伙是不是不太正常了？你去跟他说，有时间考虑这种荒诞无稽的事情的话，还不如准备准备升职考试吧。”

“您认为是荒诞无稽的吗？”

“对。首先，我对精神病什么的没兴趣。虽然加山似乎确实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不过这总归就是压力或者紧张之类的原因吧。如果说不是偶然的话，那八成是因为环境。他们的公司大概就是这种压力大得会叫人精神失常的地方吧。”

“两个月前，草薨先生在进行询问的时候，”内海薰将视线移到了记事本上，“听说早见先生在工作上应该是毫无烦恼。关于营业部长一职他可说是做的一帆风顺。”

“不管旁人看来如何，本人的想法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就算那两个人都听到了幻听，而幻听原因也是一样的，这又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你们的案件不过是单纯的自杀，而我们这边也不过是一桩伤害案而已，这不会变，不是吗？”

“这难道不是取决于幻听的原因吗？”

“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可是内海薰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而是看了看手表。

“北原先生，接下来能否与我一同去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哪里？”

内海薰用细长的眼睛笔直凝视着他。

“有可能替我们解开这个幻听之谜的人那里。”

一边穿过帝都大学的大门，北原一边心想自己已经多少年未曾来过这种地方了。在自己至今为止负责过的案件之中，几乎没有过必须到大学来取证的案子。硬要说的话，也就是造访那些受委托进行司法解剖的法医学教室吧。可是，在那种时候，与其说是来到大学，还不如说只是感觉来到了医院而已。更别提是向与犯罪搜查完全不沾边的物理学者求教，这种想法分毫也未在北原的脑海中浮现过。

他有听过传言，说草薙借助那个名叫汤川的学者的力量解决了诸多疑难案件。就算再怎么走投无路，他竟会去向普通老百姓求助，真叫人怀疑他的神经构造。他难道没有身为刑警的自尊吗？

所以，当内海薰告诉他目的地时，他一度想要拒绝。首先，他认为加山一案已经了结。

可是仔细想想的话拜见一次草薙他们的做事方法也不坏，所以他变了主意。听内海薰话里的意思，她似乎也和汤川打过不少交道。反正自己手头也没有其他急着处理的工作，于是就半看笑话地跟来瞧瞧。

内海薰似乎早已熟门熟路，在校园里毫不犹豫地前进。两人所踏入的教学楼中有一种说不上是药味还是油味的，反正从未闻过的味道。要不是因为这种事的话，恐怕是北原一辈子都不会踏入的场所。

最后，两人抵达了一间叫做物理学科第十三研究室的房间。

内海薰敲门之后，传来了“请进”的回答。北原跟着她走进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工作台，在那上面以及它的周围，摆放着一些复杂得叫人不忍乱碰的机器。

一个穿着白衣的男人背对两人坐在里面的座位上。电脑屏幕上映出了一些唯有称之为奇形怪

状的图形。

男人站起身来转头。正是昨天在草薙的病房里见过的汤川。他今天戴着昨天未戴的无框眼镜。

久违了——汤川这样对内海薰说道。

“好久不见。真是非常抱歉在您忙碌的时候打扰您。”

“刚才草薙打了电话给我。真是，你俩真不讲理啊。有言在先，要是科学杂志的采访之类，我这里可是要提前两周预约才会接受的。”汤川这样说完之后冲北原点点头，“昨天有劳您了。”

“那时候我真是失礼了。”北原低头道。

“您无需道歉。录口供的时候遣散无关人员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汤川将目光移到内海薰身上，“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次的案件也会把我给卷进去。”

“不，还不一定呢。”北原说道，“应该说，我认为恐怕并没有老师您出场的必要。”

汤川用手指抬了抬眼镜中央，然后低头看向内海薰：“是么？”

“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才来征询您的意见。”

哦。汤川以一脸难以释然的表情点了点头之后，向北原问道：“总之先喝杯咖啡如何。虽然是速溶的。”

“不必了。时间宝贵。”

是吗。汤川坐在了工作台边上的椅子上。

“那么就先听听你们要说的吧。据草薅说，是关于幻听？”

“是的。这次的关键词是幻听。”内海薰开了这么个头之后，开始讲述案件。

两个月前的自杀骚动，以及这次的案件。她明确说明了两者都很有可能与幻听有关，但是很难认为这只是一场偶然的主旨。她的讲解简介明了，却连细节部分也都有进行最低限度的传达。北原在边上听着她说话，内心暗暗咂舌，心想毕竟是被提拔到搜查一课的人，脑袋很灵光啊。当然了，光凭这点是没法当好刑警的。

“原来如此，确实叫人很感兴趣啊。”听她讲完之后，汤川说道，“不过，幻听本来就是精神性的东西吧。我不认为需要物理学者登场。”

北原也深有同感，用力点头。然而内海薰又道：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我也会这样认为。但是同一家公司里有两个人在同一时期为幻听所恼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精神性之外的——也就是物理性的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

“比如说？怎么样的魔法？”

“草薙先生他说，”内海薰舔了舔粉色的嘴唇，继续说道，“以前曾听汤川老师提起过超指向性扩音器的事情。说是有办法只让极小范围内的人听到声音。”

汤川展颜，镜片下的眼睛微微眯细。

“是指超声波定向系统（hypersonic sound system）吗？嚯，真意外，那个科学盲居然会记得这种事情，我倒有些刮目相看了。”

“你们到底是在说什么？”北原问道。从头到尾都完全听不懂。

“一般的声音都是从发生源开始以扇形传播，但是超音波的扩散范围极其狭隘，几乎是笔

直前进的。这个特点称作为高指向性。而能够发挥它的这个优点的装置就是超声波定向系统。”

“噤……”虽然含糊地点了点头，但是其实并没听懂。

“简单来说，”汤川补充道，“正如内海君所言，只有很小范围内能够听见从那个扩音器里发出的声音。就算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也可以只让其中的数人听见这个声音。”

“这种事情也办得到吗？”

“如果条件吻合的话就办得到。”汤川将视线移回到内海薰身上，“草薙认为是有人刻意让加山他们听见幻听吗？”

“他认为有这个可能性。”

“哈，说蠢话！”北原唾弃地说道，“怎么可能有这种事。那家伙都在想些什么啊。”

“为什么您可以断言呢？”汤川问道。

北原回望着学者的眼睛：

“因为就算做了这种事情也没意义。让别人听见幻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首先，姑且不提加山，所谓‘两个月前自杀的部长也听到了幻听’一

说只不过是草率的想象而已吧。”

“根据内海君刚才所说的话来看，我认为这个想象非常具有合理性。”

北原在面孔前面挥挥手。

“这是想太多了。老师啊，案件搜查并不是这么回事。只凭胡思乱想就指望得出成败，这未免也想得太美了。”

“我们没人打算只凭胡思乱想得出结论。想要分析某种现象的话，就必须寻找所有的可能性。换言之，当有人提出某个意见时，首先必须要尊重它。就连检验都不检验，只因为它与自己的想法感觉不合就否定他人意见，这是缺乏上进心的懒人所为。”

“懒人？”北原瞪向物理学者。

“是的，懒人。聆听他人意见，不断确认自己的做法想法是否正确，这是一桩非常费心费力的事情。与此相比，不听别人的意见，只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就要轻松得多。只求轻松的人就叫懒人，不是吗？”

北原咬紧嘴唇，握紧了右拳。他满心都是想朝着汤川那端正的脸上揍一拳的冲动。

“汤川老师。”这时内海薰发话了，“有办法验证草薙先生的推论的正确与否吗？”

汤川点头。

“首先我想听听当事人们的说法。话虽如此，其中一人已经死了，所以也只能去问另一人而已。”

北原深吸一口气，不由自主地鼓起了鼻翼：“您说您想和加山谈谈？”

“是的。”

“这怎么成！”北原一口咬定，“你只是和案件无关的一般老百姓。只是一个学者。怎么能让这种人去见嫌疑犯。”

“可是想要解开幻听之谜的话……”

“没必要。”北原故意铿锵作响地站起身来，“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草薙至今为止得出了多少成果，总之不要连我们的案件都插手。加山一案已经结了，你就别再多此一举。”然后他又俯视着内海薰说道：“你去跟草薙说，叫他少得寸进

尺。”

“草薙先生绝非抱着这种想法……”

“烦死了，别来管我。”北原大步穿过研究室，握住了门把。

“你想走的话请便，不过我有言在先。”身后传来了汤川的声音，“这次因为是草薙拜托我，我才会又来帮忙搜查。其实我根本不想扯上这种事。你要结束搜查的话，我也会抽身不管。因为不管案件的真相得不得到澄明，我比你更无所谓。你想清楚这点再决定比较好——是要和以前一样固执己见？还是聆听他人意见，挑战新的事物？”

北原依旧握紧着门把手转过身去。视线里面满是憎恶。

可是物理学者似乎丝毫不为所动，扶正了眼镜。

“草薙会尊重我这个外行人的意见。还会聆听身为女性的后辈刑警的声音。你办不到和他同样的事情吗？”

北原咬紧了牙关。握着门把的手因为愤怒而开始发抖。

5

听说面谈者是名物理学者之后，加山浮现了迷茫的表情。北原心想也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和加山谈话的人也应该是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才对。

面谈决定使用警察局里的小会议室。只有北原和内海薰同时在场。虽然已经向上司们进行了说明，但这毕竟只是一场非正式的面谈。

“那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汤川开始提问，“听说是低沉的男声，那么大概可以听得多清楚？有没有过听不清的情况？”

“一直都听得非常清楚。”加山答道，“就是因此，听见幻听的时候就完全听不见其他人的说话声。不管边上有多吵，还是可以听得到幻听。”

“您有试过耳塞吗？”

“试过，可是没有效果，于是立刻就放弃了。”

“完全没有效果吗？”

“是的。”

“听说幻听主要是在公司里的时候听见。现在还会听到吗？”

“不，自从被捕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说到这里，加山稍稍放缓了表情。他之前恐怕真的很痛苦。

“听见幻听的时候，您边上有人吗？”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在我还没注意到那是幻听的时候，每次都会回首四顾，基本上周围都是空无一人。”

“您有和谁谈过幻听的事情吗？”

加山神情苦涩地摇摇头：

“没有。要是早点看医生的话就好了。”

“您有听说过其他因幻听而苦恼的人吗？”

汤川的这个问题令加山意外地眨了眨眼：
“有这样的传言吗？”

可是汤川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还不知道。所以我才向您确认——您有听说过吗？”

“至少我没听说过。”

“那么您认为您的幻听是出于什么原因？”

加山神色认真地沉默半晌之后，缓缓开口：

“我想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太过脆弱了。虽然有了点小成绩开始得意忘形，但是被指名为项目负责人之后我确实感觉到了压力。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好。我本以为自己是坚强的人，结果却只不过是自恃甚高而已，现在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惭愧。”

“换言之，您认为是精神方面的原因？”

“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加山垂下眼帘。

面谈结束之后，加山被送回了拘留所。北原他们还是留在小会议室里。

“您认为如何？”内海薰向汤川问道。

物理学者神色严峻地将视线落在MEMO上：“草薙的假设不成立了。”

“草薙先生的假设？”

“会不会是有人使用了超指向性扩音器——也就是超声波定向系统的假设。虽然是个很有趣的想法，但是根据加山的证词，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性消失了。就算搭载着超声波，声音还是声音。带了耳塞却依旧听得清的话这说不通。”

“而加山确实说了毫无效果呢。”

汤川点头。

“其实我本来就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超声波定向系统还难以达成小型轻量化，我不认为能够避人耳目地操作它。”

“那么，事情就这么敲定了吧。”北原插嘴道，“幻听果然还是由于加山自己得病，和物理和科学都毫无关系。”

顿时，汤川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用指尖推了推眼镜。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结论？明明只不过是消灭了一种假设而已。”

“那么您是说还有其他办法吗？”

可是汤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北原与内海薰。

“我有点想要确认的事。”

什么事？这样问他的人是内海薰。

“听说加山在会议中也听到过幻听。我希望你们查一下，有些什么人参与了那场会议。还有，尽可能查出加山听见幻听时身边都有些什么人。再有一点就是，希望能够查一查和早见在同一楼层工作的人之中，最近有没有听见幻听的人。”

“您是说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北原问道。

“如果幻听是人为造成的话，就算存在同样的受害者也不足为奇。同时可以想到这人无法对人倾诉，正在独自烦恼。问题在于如何找出这样的人来。”汤川凝视着北原的脸，“就算是专业的刑警，果然也很难找出这样的人来吧？”

物理学者显然是在挑衅北原。虽然乖乖上钩很叫人生气，但是若被他以为自己不战而逃的话就更不愿意了。

我会想点办法的。北原答道。

6

才刚对着电脑坐定，就有人站在了自己面前。抬头一看，是课长村木。

有什么事？脇坂睦美问道。

“警察又来了。”村木耷拉着眉毛，“他们好像想问你些事。”

“问我？”睦美用手压住了自己胸口，“是加山先生的事吗？”

“我想多半是吧。”

“可是我和加山先生并不特别熟啊……”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既然他们特地指名要你的话，应该是有什么理由的。他们在三号会客室里等着，你能不能立刻去一次？”

“好的。”

虽然心中并不释然，但她还是关了机离开座位。正当她朝着出入口走去时，身后有人叫道“睦美”。转头一看，邻座的长仓一惠朝着自己奔来。

怎么了？睦美问道。

一惠环顾四下之后，问道：“警察叫你过去吗？”

“是这样没错……”

顿时，一惠她露出了抱歉的表情，双手合在胸前：

“对不起，也许是因为我说了怪话的关系。”

“怪话？”

“刚才我也被叫过去了。那时候被问了各种问题，就把你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睦美惊讶地看着一惠：“到底被问了什么问题？”

“这个……我想你见到警察就知道了。但是并不是说你坏话哦，我只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已。”

她吞吞吐吐的。睦美有些不耐烦起来：“什么啊？说清楚嘛。”

“所以说，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一惠又说了一次“对不起哦”，然后转身离开。望着她的背影，睦美嘟哝了声“什么嘛”。既

然不打算清楚回答自己的话，一开始就什么都别说不就好了。

在会客室等着自己的人是一男一女。双方都是见过的脸。男性是加山幸宏引发案件之后，而女性则是在早见达郎自杀的时候前来问询的警察。

“很抱歉在您忙碌的时候打扰您。”名叫北原的男警察说道，“今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调查加山嫌疑人所犯一案，而来这里听听公司诸位的意思。还请您多多配合。”

彬彬有礼的态度反而很可疑。睦美坐直了身体：“我需要说些什么？”

“光看前一次诸位同事的证词的话，加山嫌疑人最近一阵子精神情况持续不稳定，这很有可能直接诱发了案件。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加山嫌疑人变成这样？如果是工作环境有问题的话，这一点也会对审判造成影响。”

好像有点听明白警察在说什么了。“于是呢？”睦美问道。

“请告诉我们真心话。加山的工作环境如何？很容易积聚压力吗？”

睦美歪了歪脑袋。

“因为我和他工作上几乎没有接点，所以不太清楚。听说他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那时候我心里是想过‘真辛苦啊’……”

“那么，其他人呢？”

“其他人？”

“加山之外，还有没有因为压力而搞坏身体或者精神变得脆弱的人？有没有因为这类事情而帮别人出过主意？”

“并没——”这种事情。这句话刚说到一半，她恍然大悟，突然明白长仓一惠对自己所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了。

“脇坂小姐。”这次是女警她温和地冲自己说道，“我们从某位人士那里听说，您正在为耳鸣而烦恼呢。”

果然如此。睦美确信道。面对“最近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人”这个问题，一惠列出了睦美的名字。

“如何呢？”女警又问了一次。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睦美毅然答道——要是被人以为是加山的一丘之貉可就惨了，“只是暂时性的现象，现在几乎已经痊愈了。”

北原以满是怀疑的眼神看了过来：“真的吗？”

“是真的。为什么我要撒谎？”睦美不由得生起气来。

“您有没有为了耳鸣一事而上医院？”北原问道。

“虽然去过，但是医生说并无异常。”

“换言之，您至今也不知道耳鸣的原因是吗。”

“是这样没错……可是无所谓不是吗？反正现在已经治好了。”由于被望着自己的北原的眼神所摄，睦美的声音在发抖。目光中并无威压感，但是潜伏着那种——想要识破撒谎者心中任何一点小小动摇的——冷彻的光芒。

“脇坂小姐。”北原说道，“如果您真的已经不再耳鸣的话那自然是好。但是如果您至今还会

听到耳鸣的话，请务必告诉我们实话。这个耳鸣有可能和一些您完全不知道、又与您完全无关的事情有关。”

睦美屏住了呼吸。感觉就像是被人揪住了自己长时间以来的烦恼的辫子。

突然，北原的表情缓和下来：

“……话虽如此，其实我也是半信半疑呢。”

“诶？”

“去除他人的幻听这种事情真的办得到吗？——您也是这样想的吧。可是，有人说根据情况的话真的可以。然而，为此您必须要向我们说真话。如何？脇坂小姐，能不能相信我们这一次呢？”

北原的声音就像是水滴渗入干燥的沙子一般浸透了睦美的心田。这些人知道自己的耳鸣的原因。并且还说也许可以将它去除。

“如何？您还是断言说已经不再听见耳鸣了吗？”北原再一次确认道。

睦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确认道：“以后真的不会再听到耳鸣吗？”

第二天，来到公司的睦美在前往办公室之前先去了一次会客室。因为刑警们指示她这样做。进去一看，屋里只有昨天那个女警以及一名高个子的男性。北原不在。

那名高个子男性身着针织衫和上衣外套，看起来不像是刑警。他说自己叫做汤川，是帝都大学物理学部的副教授，但是睦美满腹疑问。物理学家是想要做什么？

汤川拿出了一个香烟盒般大小的四角形机器。表面小小的凸起看起来像是开关。机器上还连着电线，电线末端附有形似五十円硬币的金属片。

“请撕开金属片内侧的胶，然后将其贴在耳朵后面。不管是左耳还是右耳都可以。”

睦美依汤川所说，将它贴到了右耳后面。

“请用右手拿着这个。”汤川将机器交给睦美，然后走到了不远处的笔记本电脑前，“请打开开关，然后随便说点什么。”

睦美打开开关，然后说了句“你好”。

汤川看着电脑屏幕，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走回来。

“其他时候将开关关掉即可，等听见耳鸣了就请将它打开。”

“然后耳鸣就会停止吗？”

不。汤川摇摇头。

“我不知道情况会如何。但是如果顺利的话，也许从明天开始您就不会再为耳鸣而苦恼了。”

“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

“这要等全部真相解明之后才行。”汤川一脸云淡风轻。

为了不让别人看见，睦美小心地将机器藏在衣服底下之后离开了会客室。走进办公室一看，已经有几名同僚来了。长仓一惠也在其中。昨天，睦美见过警察回到座位时，她面露不安地问自己“如何？”。睦美回答她“没什么”。虽然心里有些疙瘩，但是如果立场相反的话，恐怕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何况，万一耳鸣真的就此消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她还是自己的恩人呢。

“早上好。”睦美冲一惠问好之后，一惠也高兴地回答道“早上好”。

“怎么了？有发生什么好事吗？”一惠问道。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可是，你看起来很高兴嘛。”

“诶，是么？”睦美歪了歪脑袋走回座位。也许确实如此吧。平时里总是讨厌得不得了耳鸣，今天却如此满心期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好奇心蠢蠢欲动。

一如既往的上午开始了。熟悉的面孔们纷纷到来，各自走到座位。放在墙边的复印机大概是在检修，有两名穿着工作人员制服的男人正在对其进行作业。

不久之后，上班铃声响起。睦美浑身充满着紧张感，开始了每天的第一项工作——也就是启动电脑。

至今，耳鸣还是几乎每天都会来临。开始上班之后不久、午饭时、回家路上——基本上都是这些时间段。虽然很担心会不会迟早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但是至今为止还没出过问题。今天的耳

鸣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睦美确认了下藏在衣服下的机器的感触。没问题，随时可以打开开关。可是打开开关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那名学者究竟在想什么？这个机器究竟是什么？

正当她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想要开始工作时，那个如同小虫飞舞一般的声音突然在脑中响起。节奏乱七八糟，也没有旋律可言。像是在蹂躏睦美的思考一般，不快的声音。

睦美打开了机器的开关。可是声音没有消失。小虫依然在头脑里回旋。睦美闭起眼，咬紧了牙关。

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了。与此同时，她听见周围的人们发出了骚动声。

睦美打开双眼环顾四周。在她的座位后方十来米处，看似是复印机技工的人正拧住了一个男人的手臂。

一时之间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过了好久，她才发现那个穿着工作人员制服的人正是——北原刑警。

7

被带到问讯室的小中行秀简直像是只小动物。他本来就肩膀狭窄，再像老婆婆一样蜷着背坐下的话，身体看起来更是小了一圈。怯弱的眼睛像是随时都要滴出泪来，目光移个不停。

哥哥留下了设备——小中的供述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你是指那个奇怪的机器吧。”

面对北原的质问，小中瑟瑟发抖地点头。

“那个是prototype……就是试做样机。哥哥他们做出了更高完成度的东西，半年之前带着那个去了美国。因为和那边的研究所签下了合作开发的合同。”

“你本来就知道机器的操作方法吗？”

“本来就知道。因为我当过几次实验品。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觉得可以靠它来操纵别人。”

“然后你就趁着你哥不在之便，对公司里的人试用了这个吗？”

“……是的。”

“第一个是早见达郎先生吗。为什么选了他？”

一瞬之间小中突然露出了格外冰冷的神情，哼了哼鼻子。

对于这个问题，小中的回答出乎北原的意料——“因为我觉得有趣”。

“有趣？这算什么？”

“可是，岂不是很有趣吗？和他搞不伦的女职员自杀了，他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您难道不想看看这种人听见幽灵的声音之后会如何吗？”

据小中所述，他让早见听的是女人的抽泣声。

“我从录像带和DVD里收集了女人的哭泣声，然后送到了早见的脑子里。精彩极了哦。平时明明是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却一下子开始畏畏缩缩。远远一看就知道他吓得半死，于是我确信他和那个女职员的自杀绝不会没关系。”

“你是想要为那个女职员报仇吗？”

听见这个问题，小中初次露出了笑容。

“报仇？说什么呢。我完全不认得那个死掉的女职员。我只是憎恨早见而已——那个不懂得对别人实力作出正当评价的无能部长。”

北原朝后靠去，看着这个开始说出意外之言的嫌疑人：“你憎恨早见吗？”

“当然憎恨啊。交给加山做的那个项目，其实本来是我的提案。可是早见部长不光横刀夺走了我的主意，还提拔自己中意的下属来做负责人。他居然把我当个跑腿的，您认为这种事情可以原谅吗？所以我用幻听报复了他。不过有言在先，我只在公司里对早见部长使用过那个机器哦，从没有在公司外使用过，所以他的自杀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目前的有力看法是，由于人工制造的幻听使他的精神出现破绽，从而真的开始听到幻听，最后冲动性地走上了自杀之路。即使如此你也认为不是自己的错吗？”

“那种事——”小中不高兴地说道，“我才不管呢。是因为他自己问心有愧才会闹成那样的。”

北原叹了口气，再度开口道。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让加山听见幻听的吗？换言之，你嫉妒那个超越自己、走上精英之路的人吗？”

“那家伙啊，”小中抬起头来，“只是处事精明而已。我的大学比他好，目前为止的实绩也从来没输过。不管怎么想，我的评价都不应该比他差。所以我只是想要矫正这种不讲理的事情而已。”

“为什么你不惜追到医院去让他听见幻听？”
小中撇了撇泛红的嘴唇。

“我想要将他逼到绝路。在看医生之前听见幻听的话，一定没法再保持冷静。以那个状态就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被确诊为有病。”

北原歪着头，看着小中狭小的面孔。

“不惜做这种事情来陷害竞争对手，你不觉得空虚吗？你难道就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实力来取

胜吗？”

顿时，小中露出了闹别扭的小孩一般的神情。

“因为自己的实力得不到正当评价，所以没办法不是吗？”

北原挠了挠头。这家伙完全没搞懂，他心想。这家伙也和我一样。

“喂，我告诉你些事吧。”北原说道，“加山他啊，自从被带到这里来之后，从没辩解过只言片语。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全都是致歉。不仅是对受害者，他还深深反省，说自己给公司添了麻烦。就连听到幻听一事，他也反省说是自己的心不够坚强。如果我是你们公司的社长的话，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该提拔谁。”

虽然小中极力要让圆溜溜的眼睛里呈现憎恶之色，可是显然流露出了伤心的气息。

8

照片上映出的是一个会让人联想起旧式录音机的银色长方形盒子。上面伸出几根粗粗的缆

线，顶端连接着一个长得像是数码相机的机器。

“使用方法很简单，只要将录完音的CD放进主机，然后调节音量，将发射器对准目标对象的头部，按下按钮就可以。对方就会听见CD里的声音。”汤川站着说道。

草薙从照片上抬起眼来：“其他人都听不到吗？”

汤川点头道：“绝对听不见。”

“是真的。”站在他身边的内海薰断言道，“我也参加了实验，就算站在目标对象边上也完全听不到。相反，当我成为目标对象时，声音就像在脑中响起一样清晰，反倒是会奇怪为什么边上的人听不见。”

“经过各种实验，得知它的效果最多可以抵达二十米。犯人小中他应该是将主机放在包里，包放在脚下，小心翼翼不让边上的人看见缆线，然后将发射器指向了目标对象们。”

“做这种事情不会露馅吗？”

“我们在小中他们的公司里进行了再现实验，出乎意料地不易被发现呢。”内海薰说道，

“您看了照片也应该知道，发射器很小，看起来只像是数码相机或者手机之类。在这年头，坐在自己座位上摆弄这种东西的话，谁都不会留心的。”

草薙微微摇了摇头，然后仰望向汤川。

“于是，这是什么原理？你说是发射器，那么它到底发射了什么？”

“概括来说的话，是电磁波。一般的声音都是在空气中形成波，然后传到人类的鼓膜。可是这个设备是通过电磁波来传递声音。”

“电磁波……办得到这种事吗？”

“将电磁波弄成与声音匹配的脉冲波形之后发射出去，根据它与头部的相互作用，被瞄准的人就会听到声音。这叫做弗雷效果（Frey effect）。内海君刚才说声音好像在脑中响起一样，但这其实不是比喻。事实上，声音确实是在脑袋里响起的。你只要想象头盖骨在震动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个现象以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但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其实用化。而且惊人地袖珍紧凑。据说作者是犯人的哥哥，于是我也能理解他

为何会被美国的研究所挖角了。”

草薙叹了口气，放下了照片：“在这世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得很啊。”

“能知道这点不就已经是项收获了吗？”汤川捏起照片，塞进了外套的内侧口袋。

“你一下子就猜到了吗？”

“根据加山的‘戴了耳塞还是一样’证词，我认为电磁波的可能性最高。于是首先就让内海君他们彻底调查了加山听见幻听时的情况。加山中途陷入混乱的那个项目会议成为了线索。幸好，出席者的座位都有记录在案。若想要不为人所知地操作那个机器，就必须坐在最后排。根据记录，坐在最后排的就只有小中行秀一人。还有，医院的防盗摄像里留下了你被刺伤时的影像，仔细一看的话就能看到貌似小中的人，而且他还抱着个大包。让内海君他们查了查，得知案发当天小中向公司请了假。若说是要使用电磁波制造幻听的话，就除了他别无他人。”

“原来如此，你还是老样子，死磕理啊。”

“不过我并没有确信。想要立证的话，就必须让犯人再做同样的事情。要是没有其他听见幻听的人的话便唯有举手投降了。”

“所以就去查了公司的其他人，然后找到了说自己耳鸣的女性职员是吗。”草薙将视线转向内海薰，“干得好。”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北原先生的协助，恐怕会很困难。”

草薙点点头，再度望向汤川。

“话说，我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那个女性职员的耳鸣的真相。据你们所说，她只是听见了嗡嗡声，并不像早见或者加山那样听见人的声音不是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犯人出了什么差错吗？”

“不，并非如此。那是犯人故意做的。”

“故意？”

汤川取过放在一旁的包，从中拿出一台IPOD。下面装着迷你扩音器。

“脇坂睦美小姐所听见的声音是这样的。”

汤川一打开开关，扩音器里就传出了令人不快的低沉声音。光是听着就叫人背脊发痒。草薙皱起了脸。

“这什么啊。是为了找碴而给人听这个的吗。”

“我最初也以为是这样，但是多听了几遍之后就发现这只是反复循环着某一段声音而已。于是我试着分析了波形，查出它是在某段声音上覆盖了低周波噪音而成。除去噪音、再调整周波数之后出现的是这个。”

汤川这么说完，操作起了IPOD。顿时有个男声从扩音器里传出。

——你爱着小中行秀，你爱着小中行秀——

“什么啊，这个！”草薙不禁提高了嗓门。

汤川笑着关掉了电源。

“如你所闻。不断重复着的‘你爱着小中行秀’。声音的主人恐怕是小中行秀本人吧。”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谁知道呢。不问他本人的话就不知道。不过，我大致猜得出来。”

“怎么回事？”

“他大概是想追求一种闾下刺激效果（Subliminal stimuli effect，注解①）吧。通过低周波承载话语给对方听，想要就此向对方的潜意识施加暗示。”

“啊啊。”草薙张大了嘴。“就是说小中暗恋那个女性职员咯？为了让对方也喜欢上自己……好卑劣的家伙。”

“确实是卑劣的想法，同时也很幼稚。根据脇坂小姐所说，虽然她为耳鸣之事痛苦了三个月以上，可是完全没有对小中这人抱有关心。”

“这事你们告诉北原了吗？”

“是的。”回答的人是内海薰，“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将这个音源的备份交给了北原先生。”

“是吗。”那家伙有说什么吗——刚想这样问的时候，草薙的手机响起了邮件通知。他向两人说了声“抱歉”之后打开了手机。说曹操曹操就到——是北原发来的。邮件标题是“结束”，而正文则是——

小中承认了自己对脇坂睦美小姐所做的事。还说要我们对她保密。就此，所有事情都解决了。告诉物理老师和美女刑警，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我知道你出人头地的理由了。果然只是运气好。因为运气好，才会遇见贵人。不过如此而已。从今往后也尽管叫我眼红吧。

追记：祝早日康复

北原

草薙忍不住嬉笑起来，然后将手机屏幕切回了待机画面。

“您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呢。”内海薰说道。

“多半是银座的陪酒女之类发来的邮件吧。”汤川脸色冷冷的，“‘可以去探望你吗？’之类的。”

“嗨，你怎么知道的？”

“果然如此吗。你脸上这么写着呢。走吧，内海君，我们碍他事可不成。”

“是呢。那么草薙先生，请多保重。”

“噢。等我出院之后请你们喝酒。”

二人故意铿锵作响地离开了病房。

草薙躺倒了上半身，回想起北原发来的邮件。遇见贵人？

你哪知道哦，那两个人可难伺候咯。

他心里低语道。

注解①：

与一事物接觸的頻率增加之後，會變得較為喜歡或是熟悉，像是一幅畫、一件衣服、一個人或是一首歌等等。這種心理狀態的改變稱之為單純曝光效果（*mere exposure effect*）。Kunst-Wilson與Zajonc（1980）的研究中指出在無意識的心理狀態下，單純曝光效果亦會發生，稱之為閾下曝光效果（*subliminal exposure effect*）。

译者个人解释：比如说，在一部影片中反复插入爆米花的图片，显示的时间为千分之一秒，

肉眼无法察觉其存在。但是看这部影片的人却会莫名其妙想吃爆米花。美国的电影院以前做过这种事，后来被法律禁止了。但是后来科学界也有说这个效果根本是无稽之谈的，反正据我所知貌似还没有个盖棺定论。

由于我不是相关专业人士，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看，日文原文是“サブリミナル効果”。

1

应该严肃以待，还是当做笑谈，里山奈美一时之间也无法做出判断。如果相信自己目前的感觉，这事肯定另有蹊跷。但看看背靠着幽暗狭长房间的墙壁、面对面整齐划一端坐着的十人男女，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诉说，这里没有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抱有任何疑问。奈美心想，如果这是为了欺骗他们故弄玄虚，对方团结一心的程度可不寻常，而且每个人的演技都相当出色。

阵阵寒意爬上奈美的脊梁。除了沉重的气氛，大开的窗门也是原因之一。虽然已经到了落樱缤纷的季节，今天的气温依然冷彻刺骨。不过据说在这个房间举行送念仪式的时候都要打开窗户，似乎是为了驱逐灵魂和心灵的污垢之类。

“那么，”坐在上首中央的男人开口说道。他的名字是连崎至光，当然不是真名，据简介手册上的说法，这名字是某天夜里，圣人来到他床前授予他的。

“劳烦诸位特意聚集于此，在下深表歉意，全因有必须确认之事不得已而为之。”连崎的语调波澜不惊。根据个人资料里的信息，年龄五十五岁。连崎体格瘦弱，已落发为僧，白色的僧衣逐渐成为他特有的标志。

连崎的视线转向坐在最下首的奈美。

“是《周刊TRY》的记者吧。非常抱歉，本打算向你介绍个人修行的情况，谁料演变成如此局面。”

“请不要介意。”奈美摆摆手。

“这样反而更有参考价值。我才是要感谢您准许我们进行采访。”

连崎虽然颌首致意，但皱纹依然刻在眉间。

“本来我也不愿此等事被外部人员知晓，毕竟是教团之耻。但若只向世人展示自己优秀的一面，则无法让人了解本教的内涵。人孰无过，然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今天想向你展示的，便是本教团自我净化的作用。”

奈美深深地低下头，坐在她旁边的摄影师田中也做出相同的动作。

事态朝着意料之外的有趣方向展开，奈美暗自高兴——看来教团内部出了点问题。

连崎挺直坐正，脸色愈发严峻。

“今日召集诸位到此，是因为发生了重大问题。以前我一直深信，吾等‘苦爱会’上下，坚若磐石，拥有相同之理念，探求相同之事物。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在座之中有一人，接受苦爱庇佑的同时，心中早已背叛我们。”

至此，原本紧绷的气氛爆发出瞬间的骚动，好几人不安地调整坐姿。

“非常遗憾。”连崎说道，“我等的目标是净化心灵。之所以有如此多人为病痛与人际关系烦恼，原因皆在于各人内心。污垢在心中经年累月地积存，最终招灾引祸。所以只要驱逐污垢，大多数人都能重获幸福——这便是教团的理念。然而有人心灵未经净化竟也高居教团干部之职，这

是本教团不成熟之处，也是我自己不成熟的证据。”

“大师，绝无此事。”坐在靠连崎最近处、年过半百的老人说，“就算真有这种无礼之徒，也是那人自甘堕落，绝不是大师您的过错——”

“不，正因为我的不成熟才致如此。所以我该做的，便是拯救此人。接下来，我要对此人进行救济。”

“这么说，您知道背叛我们的犯人是谁了吗？”

连崎听到弟子的询问，脸色稍有缓和。

“别用犯人这种称呼。我们是一家人，那人也不过是心灵净化得不够彻底罢了。即是说，他是可怜人。”他将视线投向列座的众人之中。“第五部长，请站到我面前来。”

被点到的是个戴着眼镜的胖男人，年龄大概四十出头。他不停地眨眼，脸颊紧绷。“您……是叫我吗？”

“正是。”

“为什么叫我……”

“我马上说明理由，站到前面来。”

被称作第五部长的男人脸上混杂着迷惑与不安，提心吊胆地站起来，走到连崎面前，又端正地坐下。苦爱会有十名干部，他们在连崎的统领下运营教团事务。现今在场的正是这十人。其他人都带着惊讶的表情盯着第五部长，似乎谁都没有预料到他会被点名。

“第五部长。”连崎和颜悦色地开口。

“这里是净化灵魂的场所。坦白交代也是净化的一种形式。若你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请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向众人倾诉你内心的黑暗。”

第五部长焦虑地摇头。

“您这么说我也……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您是说我背叛了您吗？不可能的，绝对没这回事，我是清白的。”

“是吗？本人连崎至光已经了然于心了。难道，藏污纳垢的是我的灵魂不成？”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是吗？那就让我再次质问你的内心吧。”

连崎深吸一口气，冥想般闭上双眼，接着缓缓抬起双腕，将掌心对着第五部长。

正在奈美疑惑连崎想干什么的时候，第五部长突然大叫着拼命向后退。

连崎将手放回膝盖上。

“如何？感受到灵魂的污秽被驱逐了吗？”

第五部长趴在地上看着自己的身体，满脸掩不住的恐怖与震惊。

“如何？”连崎再次出声询问。

“我确实感受到了，但真的不是我！我绝没有背叛大师！”

闻言连崎又摆出了与之前相同的姿势。数秒后第五部长痛苦地大声叫唤，在榻榻米上翻滚。

“似乎还残留着邪恶的灵魂。”连崎收手后说道，“你这样的人竟也能当上第五部长。到底是何时被邪恶之心附身的？”

“不是的，您误会了。请相信我。”第五部长奄奄一息地回答，面部肌肉因为恐惧不断抽动。

了不起的演技啊。奈美兴致缺缺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这大概是为了宣传连崎具有超能力的表演吧。由于周刊杂志要来采访，肯定是匆忙间准备的。虽然第五部长的演技令人叫绝，但这种事原原本本地写进报道里，只会被读者当成傻瓜。不对，在那之前总编就要咆哮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场闹剧想怎么收场啊？奈美事不关己地担心起来。第五部长如果不认罪，说明连崎功力不够；但他要是认罪，大概免不了被逐出教团或者降级吧？还是说这个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五部长，而是今天才从哪儿带来的教外人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就能说通了，奈美心想。这个男人大概是演员。不是专业演员怎么演得出这么逼真的效果。

其他人又如何呢？奈美将视线转向周围。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震惊与恐惧的神色，来回看着连崎与第五部长。虽然可能性很低，他们有可能全都是演员的可能性还是纳入考虑为好。

“最后一次机会。”连崎说，“你认罪吗？”

但是第五部长蜷曲着蹲在地上，没有任何回应。

连崎轻轻摇头，闭上眼睛，然后将双手对准身材臃肿的弟子。

“哇啊啊啊！”第五部长发出惊兽般的惨叫跳起来，冲向窗户。奈美身旁的摄影师田中按下了快门。

谁都没来得及阻止他。第五部长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跳窗而去。从五楼的窗口——

2

光凭间宫的一次说明，草薙没能理清事情的全部经过。经过各种提问回答，他终于明白了，但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股长，”草薙问，“这是案件吗？”

间宫仰靠在自己的座位上。

“说是案件也没错。因为有人死了。”

“这我知道，但这是我们……警视厅搜查一课负责的案件吗？”

“光看案子描述，当然是我们负责的案件吧。死了人，有人来自首说自己干的，让死者从五楼跌下来。”

“‘用气势’吗？”

“不是‘气势’，好像是叫‘念’什么的，‘念力’的‘念’。”

草薙用指尖按住右边太阳穴，因为他开始觉得有点头疼了。

“股长，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十分的认真。”

草薙抬头看天花板，缓缓地摇了摇头。

间宫四下打量了一下，向前探出身体。

“别担心。课长和管理官都不打算成立搜查本部。分局现场勘查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应该不需要我们出马吧。”

“那为什么就我一个人非去分局一趟不可呢？”

“因为分局哭着来求我们啊，说头一次遇上这么稀奇古怪的案子，虽然有自称嫌犯的人物出面了，可他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着手调查。听说

警视厅搜查一课里，有位刑警很擅长这类事件，所以跟课长拜托请求协助。”

“请你等一下，这位刑警指的就是我吗？”

“不然是谁？内海她还嫩着呢。”

草薙垂头丧气地低下头，好像全身力气都被抽走了似的。

间宫站起来，把手放到草薙肩上。

“颓废个什么劲，被人依靠指望多好啊。你肯定会大受欢迎的。让分局的人见识见识你的厉害吧。”

虽然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上司的话，草薙还是糊里糊涂地应了声“是”。

警视厅收到宗教法人“苦爱会”报警说有信徒跳楼是今天早上十点过的事。那名信徒被送到医院，马上便确认死亡了。死因是脑挫伤。从五楼的窗口跳出去摔在柏油停车场上，得救的可能性很小。

辖区的搜查人员立刻赶到现场，对在场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询问。但头一个接受问询的教祖连崎至光却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来。他居然

说，让信徒摔下楼的人就是自己，而且还坚持说使用了念力。所以西东京尽头的小警局东奔西跑四处求助也是情有可原的。

根据间宫交给他的资料，苦爱会虽然是成立不到五年的新兴宗教团体，信徒数量却以极快的速度激增。其根本原因就是教祖连崎至光的特殊能力。他原本是个按摩师，三十五岁左右开始致力于气功的研究，四十岁开始进行外气功诊疗。由于疗效得到好评，全国各地的患者都特意登门求医，但那时还没有任何类似宗教活动的行为。自从改称苦爱会之后便自诩教祖，一口气将宗教色彩提升了不少。他的活动变得多种多样，有出版书籍、发表演讲等等，这些都与增加信徒紧密相关。

对这种类型的团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将出现前信徒控告诈骗的情形，但到目前为止苦爱会似乎还没遇到什么大麻烦。这起事件也就成了该教团头一次碰上的不吉事件。

草薙到达辖区警署之后，确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哎呀呀，我们可算得救了。这种案子啊，我们还是头一回碰到。别说什么他杀自杀，连是不是事故也不晓得咧，正愁着呢。能请到专家光临总算可以放心了。”一旁的刑事课长显然心情很好。

“我其实也不算什么专家，只是跟物理学家的交情派上用场了而已。”

“您就别谦虚了，这种事情才重要啊。我们署里那些年轻人都得向您好好学习才是。”

刑事课长豪爽地大笑几声，对部下交待句“后面交给你们了”就径自闪人了。看来他是想避免和这事扯上关系。

名叫藤冈、面相和善的小个子男人才是这起案件实质上的负责人。他转向草薙，郑重其事地鞠躬：“请多指教。”

“别这么说，还不知道我能否派上用场呢。”草薙事先声明了一句。“那么，自首的人在哪？”

“在审讯室里。您现在要见他吗？”

“说的也是，先去会会他吧。”

身穿白色僧衣的男人安分地坐在审讯室里等候询问。浅黑色的皮肤，剃着光头，身体紧绷，下巴收紧，浑身充满了长期修行的僧侣气质。

草薙在他对面坐下后，男人才睁开一直紧闭的双眼，不慌不忙地点头致意。

“我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草薙。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藤冈交给草薙的资料上写着他的本名是石本一雄，职业是苦爱会教祖。

“请叫我连崎吧，因为我已经抛弃过去的名字了。”连崎平静地回答。

“那好，连崎先生，请尽可能详细描述自己做过的事。我看看，是干部会议中发生的事吧？”

“是的。因为有必须确认的事情，所以召开了临时干部会议。”

连崎想确认的事情是关于教团资产的一些情况。内部调查后，发现了用途不明的巨额支出。最值得怀疑的人是担当经理的第五部长中上正和，连崎想从他口中间出真相，使用的方法是向

中上的内心传送‘念’，撼动他的良心。心灵得到净化的人是不可能撒谎的。以上就是连崎的说辞。

“可是我考虑太不周到，光急着找出真相，才将他逼至绝地。他无法忍受心灵上的痛苦，做出那等事来……是我杀害了他。我是杀人凶手。所以，我来自首了。”连崎脸上浮现苦闷的表情，然后直直地看向草薙。

草薙抱着胳膊，视线落回手边的资料。连崎的话跟从间宫那听来的大致相同。但就算从本人人口中听取了事情经过，还是难以置信。

“你是说送出了‘念’对吧？向被害者的心里送出了‘念’。具体来说是怎样做的呢？”

“就是说，在心中强烈地祈祷念诵。当时我是在心中祈祷第五部长的心灵能得到净化。”

“怎样做的？”

“问我怎样我也……像这样将两手掌心朝着对方的胸部，闭上眼睛。”连崎比划了一下姿势，迅速把手放回去。

草薙又觉得头开始疼了，但他小心地没将这种情绪表现在脸上。

“以前你也做过相同或者类似的事情吗？也就是往说谎的人内心传送‘念’，让他们说出真相这种事。”

连崎深深地点头。

“当然。应该说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更为贴切。来自全国各地心怀烦恼的人前来拜访，我的工作就是向这样的人内心传送‘念’，通过净化心灵的方式消除他们的烦恼。”

“原来如此。那么进行仪式的途中——”

“请称这个行为‘送念’，而非仪式，可以吗？‘将念送出去’的‘送念’。”连崎露出遗憾的表情。

“‘送念’……吗。好，那么你以前送念的时候，发生过类似这次的事情吗？”

连崎摇了摇头。

“深切感受到念力，偶尔有人当场大叫起来或是哭倒在地，但那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平时我总是怀着普度众生的心情送出念力，可那时

候我想曝光第五部长的不正当行为，心里混杂着私愤，说不定正是因此导致念力太过强烈。但不论如何解释，我都做出了死者家属和相关人员不可饶恕的事情。”

草薙判断不了他这番话是否出自真心。通过送念撼动人心这种事可能吗？但因此引发了事件却是事实。

“有件事想拜托你。”草薙说。“可以对我进行‘送念’吗？”

连崎睁大了眼睛。“在这里吗？”

“是的。不行吗？”

连崎稍稍沉默了一会，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我明白了。那就试试吧。”

“我该怎么做？”

“不必。请就这样放松身体。”

草薙按他说的放松身体，连崎像刚才那样将手掌对着草薙，闭上了眼睛。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会——草薙感觉大概十秒左右。

不久连崎睁开双眼。“感觉如何？”

草薙歪了歪头。“什么都没感觉到。”

“果然如此。您说让我进行送念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了。您并没有向我寻求救赎，而是单纯地测试我的能力。‘念’无法传送到您这样的人内心。您是个坚强的人。”连崎说着，露出了微笑。

3

“这故事听起来和物理学没有半点关系诶。”汤川将手肘支在椅子扶手上，托着腮兴趣索然地说，然后伸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马克杯。

“果然你也这么认为吗？”草薙也啜了口速溶咖啡。

草薙现在身处帝都大学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当然，他是为了请教友人作为物理学者对苦爱会事件的看法而来的。

“这显然是心理学的范畴吧，跟暗示和安慰剂效果相似的东西。虽然我不清楚个中详情，还可能跟催眠术之类有关。”

“鉴证科的说法跟你差不多。可说归说，他们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知之甚少啊。”

有些宗教活动还搞过洗脑的名堂，信徒因此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冲动自虐走上歪路的不在少数。和草薙面熟的鉴证人员就猜测这次说不定也是相同的情况。

“信者才能获救——不过宗教本来便必须遵循这一点吧。然后呢？那个教祖大人之后怎样了？被当成杀人犯抓起来了吗？”

草薙摇摇头，放下杯子。

“逮捕他是办不到的。他可连一根指头都没碰过对方啊。不过是把双手朝向对方闭上眼睛而已，这样要怎么告他杀人罪，连拘留他的理由都没有。所以立刻就放他回去了。”

“目击者只有信徒吧，他真的没出手吗？该不会是为了保护教祖全员串通好的吧？”

“就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勘察完现场后，顺便拜访了正好在场的各位干部。”

苦爱会的总部设在郊区的小山上。在藤冈的指引下草薙踏上总部的地面，首先就为建筑物的

设计吃惊到双眼圆瞪。四方形五层建筑的外墙上，画着连崎坐禅的巨大肖像，比起本人真实的样貌美化了不少。

建筑物的底层是道场，二楼到四楼是干部和信徒们的起居室，五楼的一部分是连崎的起居室，其余部分被称为“净化之间”，作为连崎发挥念能力的地方。案件发生的地点就是这里。

除了主座高出地面五十厘米之外，这个四方方的房间再没其他特别之处，连家具跟日用品都没摆上一件，要说装饰，也只有嵌在主座后墙上那个类似雪花结晶的标志而已。这个标志在楼里随处可见，被称作“苦爱之星”，是连崎的守护神。

为草薙带路的人是名叫真岛的半百老人。他名片上的职位写着第一部长，似乎是连崎的大弟子。

“警方能立刻释放大师，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总算安心了。大师坚持要去自首时，我们都拼命拦着他。虽说是大师送念造成的结果，第五部长会跳楼，也是为了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即是说，

是他自己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但大师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说放任怒火中烧而忘记抑制力量，这与自己亲手杀人无异。大师是真正高尚的贤者。我等还担心，要是大师就此困于铁窗之下该如何是好，衷心感谢你们警方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真岛毕恭毕敬地低下头，草薙的心情却愈发不爽起来，甚至觉得自己被当笨蛋耍了。

包括真岛在内，草薙已经见过案发时在场的全部九名干部了，他们的证词里完全没有矛盾或是可疑之处。关于被害者发狂的样子，每个人的描述多少有些不同，但这反而才正常。

对于这起事件，他们似乎也很吃惊。

“我本以为自己对大师的神力挺了解的，没想到居然强大到那种地步。”担任第六部长的中年女性露出畏惧的神色，“虽然我偶尔也能获得大师赐予的念，但从没感受到痛苦，只觉得自己被某种温热的东西包裹住一样。不过大师当时的样子的确和平常不太一样，表情恐怖，送念的姿势看上去也特别用力。第五部长从窗户跳下去之

后，他一直在后悔做出这样的错事……”

“于是立刻决定去自首？”

“是的。但第一部长和第二部长劝他先跟夫人商量一下，就把大师带到了隔壁房间。虽然直到警察赶来前，他们四个人一直在争论，但大师心意已决，向警方自首了。”

草薙也见到了连崎的妻子。她叫佐代子，是个身材娇小的女性。五官端正，整体给人温顺朴素的印象。虽然她也是信徒，但教规规定连崎的家人不能担任干部。

“发生这种事情我深感抱歉。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懂什么大道理，如果我先生决心要自首，我也只能接受现实了。他能回来，我松了口气。”她用几不可闻的音量小声说道。佐代子说话的时候好几次埋下头，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习惯。

听着草薙的描述，汤川故意似的伸了个懒腰。

“这些人的证词你打算照单全收？这样的话，以后你们也别想再抓到犯人了。”

“听人把话说完。案发当时还有信徒以外的人在场。我也跟他们谈过了。”

“信徒以外是指？”

“周刊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好像是去采访碰巧赶上了。”

《周刊TRY》的记者名叫里山奈美，年纪大约三十岁上下，留着男孩般的短发，脸上没抹一点东西。

“本来是想揭露苦爱会的诈骗活动来着。”在银座的某家咖啡馆里，里山奈美露出仿佛在策划什么恶作剧般的愉快笑容。“首先，有人给我们编辑部寄了封匿名信，问我们知不知道最近某个信徒激增的宗教团体，叫苦爱会。据寄信人说，他的家人接二连三变成信徒，把家里的资产都捐给了教团，最后闹得全家人分崩离析。我们稍微调查了下，的确听到一些可疑的传言。用强势手段吸纳新成员啦，以化缘的名义把老人家的财产抢个精光啦，逼人以离谱的价格买下奇怪的壶啦。但这些现象——我这么说也许不中听——随便找个宗教团体，或多或少，肯定都有这种现

象，我一开始还觉得这种事不值得专门写报道呢。”

但信徒们的态度让她改变了想法。

“采访了十多位信徒，每个人都极其信赖连崎至光。虽然信徒这样理所当然啦，但他们对连崎不是盲目崇拜，而是确实相信连崎拥有神力。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大师的神力绝对货真价实，你也去领受大师的恩赐吧’，笼络人心能成功到这地步，未免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就想直接采访教祖本人。”

里山奈美说，一开始采访的请求被拒绝了，理由是只有信徒才能参加送念仪式。但没过多久苦爱会又主动联系说如果是采访信徒们的修行情况就没问题。如果不能看到连崎送念的场面去了也没多大意义，所以里山打算暗中偷看，就带上摄影师一起去拜访总部了。可到那发现道场里基本上没几个信徒在，找干部一问之下才知道，因为要在净化之间召开临时干部会议，所以中止了今天的修行。

里山奈美的眼神更加认真了。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刚开始，我只当那是特意演给我们看的把戏。第五部长痛苦地扭动身体时，我还佩服他的演技，悠哉地作壁上观。但那个——”里山甩甩头，“绝对是真正的神力。连崎至光连一根指头都没有碰到第五部长，他就惨叫着开始发狂了。我亲眼所见，绝对没有假。说起来，连崎至光一直坐在上首，连站都没有站起来过，他要把第五部长推出窗外是不可能的。”

这起事件的详情会登在最新一期的杂志里，敬请期待吧——分别的时候里山奈美用兴奋的口吻对草薙说。

“虽然我也去问过摄影师了，不过回答和记者基本一致。我看过当时他拍下的照片，女记者的说法应该没有虚假夸大。”草薙盯着空掉的马克杯杯底，

汤川走到流理台前，给自己泡上第二杯速溶咖啡。他边用勺子搅拌边转过身来。

“听你刚才所言，似乎没有质疑的余地诶。如果强逼他跳楼自然另当别论，只是追究侵吞公

款的事情而已，怎么都没法立案吧。这种事想必也不用我多嘴。”

“果然不是物理学的问题啊。虽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啦。”草薙说了声“打扰”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不过，虽然我不清楚他是教祖还是主宰什么的，但我倒觉得那人真好运。”

“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信徒，他们的话警察能轻易相信吗。一般都会怀疑，实际上是他们中的某一人将死者推下去。要真是如此，会对教团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一个不留神说不定就含冤入狱了。”

“这我早想过了。案件发生的时机未免好得有些诡异。我也考虑过周刊杂志的记者跟摄影师也是同伙的情况。”

“但事实并非如此。”

草薙抬了抬下巴。

“记者跟摄影师直到这次采访之前跟苦爱会没有任何关联，也没用利害关系，共犯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没有。”

“这样一来，”汤川端着马克杯坐回椅子上，“我自是不用说了，看来你也没有出场机会了。”

“看来是这样呢。”草薙略抬了抬手，走向门外。

4

明明是同一个房间，坐在正中央的感觉却与之前大相径庭。或许是一人独处造成的影响吧。毕竟那时候还有十名干部靠墙分坐在两侧。

里山奈美再次造访苦爱会总部——当然，她是为了跟踪报道。

之前那篇专题受到总编的褒奖。昨天发行的《周刊TRY》用了大量篇幅刊载她的文章，标题是《隔空推人，新宗教教祖释放惊人力量》。本来是叫《隔空推人坠楼致死》，校稿的时候把标题换掉了。因为总编要她继续做进一步的深入报道，为了今后着想，编辑部不希望引起苦爱会

不满。

伴随着几声轻细的衣服摩擦的声音，前方的拉门打开了，连崎至光穿着与上次相同的白色僧衣走进房间，脸上带着沉稳的笑容。

连崎先向嵌在主座后墙上的苦爱之星行了个礼，才转过来面对奈美盘腿坐下。

“我拜读过贵社的周刊了，是你主笔的吧？”

奈美忍不住缩了缩肩膀：“是不是哪里写的不合意？”

不不，连崎歪歪头。

“我是钦佩你出色的文采，读完有如身临其境。不过，希望以后能尽量避免提到我的旧名。另外有关我过去的经历，也请不要刊登本会介绍手册内容以外的事情。”

“啊，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注意。”奈美连连低头表示歉意。

“周刊的销量如何？”

“托您的福，销量见涨。”

“是吗。最近来咨询这事的人也多不胜数。真是讽刺，辛苦布教还不如教祖犯罪更能宣扬教

名。”连崎垂下眼帘，黯然神伤。

“犯罪吗……但我觉得真正的坏人是第五部长中上正和。”

连崎摇头。

“他的确有过，但罪不至死。我虽然没想过要他死，但考虑到我拥有的力量，出手之前更应该谨慎三思才是。怒火攻心失去冷静以至铸成大错，我实在没资格做教祖，也无颜继续运营这个教团，还是立即解散了吧。”

奈美吃惊地瞪大双眼：“您要解散苦爱会？”

“我是有此打算，但在弟子们声泪俱下的请求下只能作罢。‘自己的心灵还未得到彻底的净化，仍需要大师的念力’，他们这么说我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向警察自首又被送回来，我到底该如何是好？”说完，连崎重重叹了口气。

看着这样的连崎，奈美不由感受到过于巨大的力量带给他的苦恼。他的力量到底神在哪里？奈美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请问……”奈美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今天前来拜访其实是有事相求，不知连崎大师能否让我一睹您的那种力量呢？”

连崎惊讶地皱眉。

“几日前不是已经见过了吗？所以才能写出那篇报道，不是吗？”

“那次只是在旁观看，我希望能亲身体验一次。啊，说不定不是用身体而是用心去体验呢。”

连崎脸上浮现苦笑。

“警局的刑警也这么对我说，说要亲自体验这种力量。”

“您同意了吗？”

连崎摇摇头。

“这种神圣的仪式在审讯室那种地方是没法施展的，而且对方这么说只是出于兴趣。拒绝起来也颇麻烦，所以就摆了个样子而已。虽然警察先生什么都没感受到，还挺不满的。”

“我绝对不是出于兴趣才提出这个请求的。我是纯粹想感受这种力量，而且这样说不定我身上也会发生某种变化。拜托您答应吧。”奈美双

手点地，低头恳求。

奈美听到连崎一声长叹。“请把头抬起来。”

奈美抬头，看到连崎正冲她温柔地微笑。

“我明白了。你和那个警察不一样，那么我就献丑了。可以请你打开后门的窗户吗？”

“是。”奈美答道，然后站了起来。打开窗户就能俯瞰周围城镇的景色，徐徐凉风吹进屋来。

奈美回到原先的位置，重新坐好。

“保持现在的姿势，稍微坐直一些，尽量放松全身的力量。”

奈美按他的话照办。连崎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将双手掌心朝向奈美，闭上双眼。但数秒之后他就睁开了眼睛，嘴角也不再紧绷。

“你似乎有不少烦恼，心里藏着不少谎言与秘密吧。”

“哎呀，被发现了吗？”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空气净化器虽然能喷出清新的空气，同时它内部的滤网却越来越脏。同样道理，人生在世，心灵的滤网上污垢不断累积。为清洁这张滤网尽些绵薄之力，

就是本教团创建的目的。”

连崎又恢复严肃的表情：“请保持刚才的姿势。”

奈美挺直背脊，放松肩膀的力道，连崎像之前那样两手朝向她，闭起双眼。这个姿势持续数秒之后——

突然，某种被温暖之物包裹住的感觉袭向奈美。大惊之下奈美小声地叫了出来，跌坐在地上。

连崎睁开眼，放下双手。“看来你感觉到了。”

奈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拼命点头。

“感……感觉到了。我真的感觉到了。不知道怎么形容，身体突然变暖了。”

连崎点点头。“这是感觉到念了。虽然还不彻底，你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不经意间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眼泪毫无理由地，决堤而下。

“谢谢你。”奈美深深地低下头。

5

因为想看看报道的内容，间宫把昨天发售的《周刊TRY》带到自己的位子上。不过他戴着老花镜没读一会，就用鼻子哼了声，将杂志丢回桌上。

“捧连崎至光捧得很卖力嘛，简直当他是超能力者一样。”

“他们暂时还想用这个噱头当卖点啊。”草薙说，“文章最后写短期内仍将继续关注该教团的动态，大概最近还要登第二期报道吧。”

“哼，算了，不关我们的事。”间宫指着报道中的照片，“拍得挺不错，只要看看这张照片，马上就能知道的确没有任何人碰过被害人，是他自己跳出窗外的。”

“是啊。”

正如间宫所说，中上正和像是拼命躲避什么东西一样扭过头，双手甚至防卫性地举在身体两侧，撒腿就往窗边跑去。草薙找摄影师田中问话时看到的也是这张照片。

“辖区警署是把这件事当做自杀处理了吧？”

“恩。侵吞公款被发现，惊慌失措之下一时冲动跳楼了——他们好像是这么结案的。”

“是么。对你来说不是正好嘛，不用卷进麻烦里。”

“哎，话是这么说啦。”草薙伸手拿过周刊，卷成一卷。

“怎么，还有什么让你介意的事情吗？”

“也不是，不过……股长你看过网上的情况了吗？”

草薙话音刚落，间宫就皱起了眉头。

“互联网吗？那玩意我用不来，跟它八字不合。”

“是吗。其实从昨天开始，网上关于苦爱会的搜索条目数量直线飙升。显然苦爱会借由此事获得了大众的关注。”

间宫从下方用锐利的目光瞪着草薙。

“周刊杂志没可能跟他们串通吧？还是你想说教团为了宣传自导自演了这次事件，强迫信徒自杀？”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

间宫用力摆摆手。

“给你下达奇怪命令的虽然是我，但那也不是我的本意。你不要胡思乱想，赶紧从这种麻烦的案子里抽身，听到没？”

“是。”说完，草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刚坐下，手机就响了起来。草薙看了眼来电显示，是辖区警署的藤冈。草薙前几天跟他交换过电话号码。

藤冈在电话中说，关于苦爱会的案子有重要情报要告诉草薙，问他能否抽空谈谈。草薙约他晚上见面，挂断了电话。

约好见面的地方是虎之门的一家居酒屋。这家店有包厢，便于他们进行密谈。

藤冈先一步到达，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

“抱歉特意把您叫出来。”点好生啤和几个菜后，藤冈向草薙道歉。

“没事，我是不介意啦，你说的重要情报是？”

藤冈稍稍向前探出身体。

“事实上，有人告密。”

“告密？”

“有人打电话向我们告密。对方是名男性，自称是苦爱会信徒。据他说，挪用教团公款的不是中上，而是其他的干部。当然，专管财务的中上不可能一点都没察觉，想必是给了他不少好处。但说到底他只是受人利用，真正的主犯另有其人。”

“那主犯是？”

藤冈的声音沉了下来。“是第一部长和第二部长。”

“第一部长是那个叫真岛的人吧，第二部长是……”

“是叫守屋的男人，守屋肇。”

“你等等，告密者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他说是从中上本人的口中听到的。中上似乎对真岛和守屋的做法颇有微词，最近还跟人抱怨，说帮那两人做事越来越不值了。”

“那他把这事告诉教祖连崎不就行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告密的人说，连崎似乎对这两人的行为有所察觉，却视而不见，不问不管。因为据说真岛和守屋两人，不仅仅是苦爱会的元老弟子，更是煽动当初还是气功师的连崎开设教团的幕后指使者。所以就算连崎本人也不能对他们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知道这中间的关系，中上也没向连崎越级上诉，反而是考虑起退教的事。”

“退教？退出之后他打算怎么办？”

“转投别的教团。”

“别的教团？”

草薙提问时，服务员将生啤送了进来。现在也没有干杯的气氛，两人只是默默将自己的杯子满上。

“草薙先生知道‘光明守护教’吗？”

“啊，我以前听说过。”

“这个教团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进行宗教活动了。虽然也是个形迹可疑的教团，但吸收了不少成员。然而光明守护教和苦爱会的活动范围有些

重合，近年来双方一直处于争抢成员的敌对状态。中上退出苦爱会之后，好像打算进入那里。”

草薙听了摇摇头。

“这人也真没节操。信仰不是说换就换的吧。”

“在他们眼里，宗教不过是一种生意。只要能赚钱，哪怕把教义改头换面，他们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吧。中上已经跟光明守护教谈妥，之后就只剩他什么时候退出苦爱会而已了，而且作为见面礼，中上还会把几名仰慕自己的信徒一起带过去。”

“原来如此，这么看来告密内容很可能是真的。”

这时料理也端上桌了，对话又中断了一会。

“您读过《周刊TRY》的专题了吗？”

“看过了，内容跟证词差不多。”

“但您不觉得奇怪吗？根据那篇专题的内容，连崎对挪用公款的事只字未提，只是一味地谴责中上背叛了教团。”

“的确……”

“连崎说的背叛，不是指贪污，而是指中上叛出投向光明守护教的事。他为了让其他干部和信徒知道他不会宽恕叛徒，即是为了杀鸡儆猴，才做出那种事来的吧。但真相如果公之于众，会有损教团形象，所以才将侵吞公款的罪名推到他身上。您觉得我这种推理如何？”

草薙一边夹菜吃一边点头。“不失为一种好想法。”

“您也这么觉得吧！”藤冈露出高兴的表情，“果然那不是自杀啊。”

“但是，就算事情像你推断的那样，警察也对他无可奈何。毕竟，要把连崎的行为当做谋杀就不太可能，他连碰都没碰过受害人啊。”

“所以我才又来找您商量啊。草薙先生您不是最擅长这类事件吗？就没有什么好主意？”

“之前也说过，不是我擅长破解这类案子。我已经跟认识的物理学家谈过了，但他没理我，说这不是物理学的问题。”

“这样……”藤冈失落地垂下头。“但我还是没法接受自杀的说法……”

关于这点我也同感。草薙好不容易把这句话吞回肚里。赶紧抽身吧，草薙想起间宫之前对他说的话。

6

今天第五位来咨询的人，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先生。申请书上写着个体经营，衣着虽然不是特别高级的布料，但也不差。一定有不少存款，真岛盯着对方心想。

他带领老人来到净化之间，窗户依然打开着，房间的中央摆着坐垫。

“请稍事等候，大师马上就到。”

听到真岛这么说，前来咨询的男人表情僵硬地坐到坐垫上。真岛也留在房间里，背朝墙壁正襟危坐。

前门终于打开了，苦爱会的教祖连崎至光走了进来。咨询者向他深深叩首。

“请抬起头来。”连崎在上首落座后说道，“看来你相当烦恼啊。”

“是的。”男人回答，“我已经六神无主了。听别人的劝把股票卖掉自己做生意，但是一点都不顺利，我现在是寝食难安，生怕好不容易拿到的退休金也要就此付诸东流，所以才来找您请教商量……”

真岛在一旁听着，露出浅笑。虽说股票生意失败了，但退休金还在吧。

“我明白了。那么，先看看你的情况吧。”连崎说完，闭上双眼，将两手掌心对着老人。但他没一会就睁开眼睛，一脸惊讶地看着对方，语调严肃地说：“原来如此，这样下去可不行。”

“您看出什么了吗？”前来咨询的老人问道，脸上立刻浮现不安的表情。

“你年轻的时候一帆风顺吧？”连崎说。

“恩……不，该怎么说呢，”男人挠挠脖子，“算是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只是吃苦吧？你只是忘记自己遇到过而已。难道不是吗？如果一生倒霉，你认为自己能

走到今天的地步吗？”

“啊，这么说来确实遇到过……”

“这就对了，虽然你觉得只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你应该是受到身边许多人的帮助，遇到了不少好事才对。但是由于现在身陷困境，渐渐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污秽在内心积留的表现，现在的事态正是由那些污秽导致的。现在首要的就是为你驱除污垢。”

真岛在一旁听着，不禁佩服连崎应付咨询者的手段还是那么高明。先问对方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走运的好事，如果对方坦率地承认，就会说他因此疏忽大意，导致污秽在内心积留。不论得到怎样的答复，连崎都会冷静地引导话题，让对方按自己的步调思考。虽然连崎其他方面一无所长，这种谈话技巧始终令人惊叹。

“那我应该怎么办？”男人问道。说出这话，就跟上钩没什么两样了。

“我会先为你输送一点念，请放松身体。”连崎摆出了一贯的送念动作。

很快男人发出了轻微的叫声，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感觉如何？”连崎问。

“哎呀，那个，刚才一瞬间，感觉身体好像变热了。”

“那说明一小部分污秽得到了净化。继续净化的话，一定能像过去那样时来运转。”

男人的眼里放出光芒，头埋得都快碰到榻榻米地面了。

大功告成，真岛在内心小声地说。除了入会费和修行费加起来的一百万日元，这个男人身上应该还能榨出更多钱来。真岛思考着要如何劝说这个人买下印着苦爱之星图案、标价五十万的壶。

两个威士忌杯在空中干杯。

晃了晃手中的酒杯，真岛喝下杯中的苏格兰威士忌，呼出一口热气，他对面的守屋也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两人现在身处位于四楼的起居室。虽然时不时会召几名代替女招待的女性信徒来陪酒，但今

天只有他们两个。

“哎呀，不过真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真岛的视线投向桌面上的名单。“才几天工夫已经有五十多人入会，光入会费就五千万了，真是做梦也会笑醒啊。”

守屋咕噜咕噜地往自己杯里倒酒。

“我也吓了一跳。中上死掉的时候，我都以为这下彻底玩完了呢，谁知道绝处逢生，居然有惊无险，一切都像连崎说的那样。”

“那家伙真了不起。”真岛真心地说。

“连我都头脑中一片空白，连崎居然兴高采烈地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冲击性宣传什么的。跟其为敌等于引火烧身——我对那家伙刮目相看了。”

“再加上自首这一招。当时那种情况，教祖自首的确可以立刻引起媒体骚动，但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提高苦爱会的形象，我也曾经抱有怀疑。或许他不会被问罪，但人死了总不是什么好事。可连崎那么坚决，我都没法反对了。”

“没有阻止那家伙是正确的。”真岛拿起酒杯，“这才借机向世人展示了教祖的力量货真价实。既除掉了碍事的中上，又能提高苦爱会的知名度，一石二鸟。还真得感谢《周刊TRY》啊。”

自从报道登出以后，其他媒体的采访也蜂拥而至，其中部分记者体验过连崎的魔法后，都兴冲冲地回去写成报道，在全日本卷起来了苦爱会热潮。

“说来，那个周刊杂志的女记者，这几日天天来报道啊。”

真岛听完守屋的话，点点头。

“看来已经变成积极的信徒了。似乎下一期杂志也要报道教祖的神力。”

守屋笑得身体都开始抖了。

“那不是正好，那个女人身材不错啊。真岛你怎么看？”

真岛皱着眉头摆摆手。

“那种运动系不是我的菜，你要喜欢就悉听尊便吧。”

“是吗？那就承你一番美意了。”

“比起那种事。”真岛沉下声音说道。

“中上的事，确实已经了结了吧？”

“千真万确。虽然那个叫藤冈的刑警似乎还在查东问西，但没有找到任何真凭实据。最后警察会当成自杀结案吧。”

“听你这么说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另外还有光明守护教的事。居然煽动中上叛变，还真是小看我们了啊。”

“因为那边最近几年信徒数量掉的厉害，已经没有挑三拣四的余裕了吧。这次的事件，时运完全站在我们这边。不仅信者没被抢走，还给了我们夺取对方地盘的好机会。”

“这点我也考虑到了。那些想跟中上一起去光明守护教的家伙怎么办？”

“放着不管也行吧。没问题的，知道了连崎至光的力量，另投他山的想法怕也该灰飞烟灭了。”

“间谍是这么报告的吗？”

“是啊。”

真岛晃动杯子，冰块相互碰撞发出喀拉喀拉的声音。他笑了。

“那我可以放心了。那些信徒还真蠢，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周围会有间谍呢？”

“所以他们才是信徒啊，一点小把戏就能耍得团团转。”说完，守屋笑着露出一口黄牙。

7

草薙有个叫百合的姐姐。接到她的来电时，草薙正在咖啡厅里阅读最新一期的《周刊TRY》。这一期上刊登了有关苦爱会事件的第二期报道，作者似乎也是里山奈美。

“这下麻烦了。”百合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美砂她遇上麻烦了？”草薙说出了高中生侄女的名字。

“不是啦，是奶奶她。”

“奶奶？谁的？”

“都说是我家奶奶嘛，我们一起住的。”

“哦。”草薙终于明白了姐姐的意思。

“那你不该叫她奶奶，而是婆婆吧？她是姐夫的母亲啊。”

“你少管，我家就要这么叫。别说这个了，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婆媳问题我可管不了。”

“这种问题与其找你商量，我还不如跟隔壁的猫咪谈心来得有用呢。其实啊，我奶奶最近迷上了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苦爱会呗，你听说过没？”

草薙的视线落回手里的周刊杂志上。

“听说过，最近可是大热门的话题。”草薙没告诉她自己负责这起事件。“你婆婆迷上那个宗教了？”

“就是说啊。认识的人邀她一起去参观，回来就彻底迷信上了。一直叨念着要入会，完全不听我们的劝告。不仅如此，她还想让我和老公也一起加入呢。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积存了太多污秽才会生不出二胎。”

“你们想要第二胎？”

“才不想，都这年纪了。喂，你知道不？苦爱会的入会费要一百万诶。虽然奶奶要怎么花自己的钱是她的自由，可我觉得她肯定被人骗了。”

“恩……”草薨挠了挠脖子。

“也许吧。那你想要我做什么？该不会是叫我去说服你婆婆吧？”

“你要能说动她我可就谢天谢地了，但你做不到的啦，所以我才想借用一下你那个朋友的智慧。”

“那个朋友？谁？”

“汤川君嘛，羽毛球部的。要是他的话，肯定能拆穿苦爱会的花招。”

百合知道草薨曾经多次借助汤川的力量解决案件。

“我觉得他不会答应吧。其实最近我也跟他聊过这事，当时他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

“别这么说，再去跟他商量看看，拜托了。”

“恩——那下次跟他碰面的时候再提一下吧。”

“不要磨磨蹭蹭的，我挂掉之后马上联系他，听到没？听到了就赶快回答我。”

“你烦不烦啊，听到啦。”

“拜托了哦，我可是拜托你了哦。”

百合喋喋不休地嘱咐到草薙耳朵都发疼后，径自挂断了电话。

草薙叹了口气，拨通汤川的手机号码。本以为他这会儿应该在上课，结果电话马上就接通了。“草薙吗？这次找我有什么事？”

“抱歉，有点事想麻烦你。”

草薙把百合的委托转述给汤川，没想到汤川这次居然没有笑笑了事。

“其实你上次来找我商量之后，我也不由得有些在意。毕竟苦爱会现在成了研究室里的话题，学生们都在议论。站在他们的指导者立场上，我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仔细研读了这周和上周的《周刊TRY》。”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说实话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仅从报道内容来看，被试验者无一例外都感受到了连崎的力量，感受到的形式也大同小异，用我们研究人员的话来说，连崎的力量具有很高的可再现性，而可再现性高的现象，一定可以用科学作出解释。”

“我明白了，如果是这样我也来帮你一把吧。需要我做什么？”

“能先让我和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见个面吗？看报道的内容，她似乎也体验过连崎的力量，我想问问她当时的情况。”

汤川难得这么起劲儿。草薙答应替他找人后，挂断了电话。

两天后，草薙带着里山奈美走进了帝都大学的正门，摄影师田中也与他们一道。

“真走运，其实我也正在寻找可以用科学方法说明连崎大师力量的人，但又不知道该找哪个领域的专家，正为难着就接到了草薙先生的电话。”里山奈美说话的同时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那太好了，先请坐吧。实验室里有点脏，请别介意，我这就给你们泡咖啡。”

“不劳烦您了，我们不渴，而且我更想早点听听您的高见。”里山奈美拿出了纸笔和录音机。

汤川为难地转头看向草薙，然后叹了口气。

“事前我就说过，现在还没法解释连崎的力量，所以才想跟你当面问下具体的情况。”

“详情我都写在报道里了。”

“我读过报道，但文章里太多定性的描述，没法参考那些内容作出判断，我想知道的是定量的细节。”

里山奈美迷惑不解地偏过头。

汤川站到黑板前，用粉笔画了一个长方形。

“首先请告诉我房间的大小。你说过那是个空无一物的房间吧，长宽大概多少米？”

汤川详细地问了许多问题，比如上座的高度约为多少厘米、天花板的高度、墙壁颜色、事件发生时屋内人员的位置等等。里山奈美一边努力回忆一边作答，旁边的摄影师田中也时不时替她

补充几句。

汤川很介意连崎至光送念时要打开后方的窗户这一点。

“打开窗户？为什么？”

“为了排除心灵和灵魂的污秽。”里山奈美斩钉截铁地回答，“从大师那里接受念之后，污秽就从身体里跑出来了。但如果把污秽关在室内，很快又会钻进人体里，所以才要把窗户打开。”

“污秽吗……”

汤川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盯着黑板。

“心情会变得舒畅起来，每次接收完大师的念，我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变化。”里山奈美一本正经地说。

“里山小姐，”草薙开口问道，“你不止一次接受过念吗？”

里山看向草薙，有些骄傲地抬起下巴。

“大师为了感谢我正确地向世间传达教团的理念，认定我为特别会员，免除了入会费。我现在也是信徒了。”

“哇……”草薙和汤川交换了一个眼神。

“报道里说，像被某种温暖的东西包裹住一样呢。”汤川说。

“是的，虽然只有一瞬间，体温感觉突然上升了。”

“该不会是在地板底下装了加热器什么的吧？”草薙随口说道。

这话立刻引来里山奈美的瞪视：“不是那种骗人的把戏。”

“对，加热器是无法达到上述效果的。”汤川冷静地指出。

“就是说啊——”里山奈美重新露出笑容，“信徒们都说，这一定是比气功更高段的东西。”

“气功是中国的健康保健法吧？”

“对，大师以前是为人治病的气功师。我觉得大师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锻炼，才达到现在的水平。”

草薙看着汤川：“气功是那样的东西吗？”

“听说熟练的气功师，只要将手覆盖在某个部位上，就能让那里变暖。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从

掌心发出的红外线造成的，但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

“大师的境界比您说的那样高出不少哦。”

“红外线啊……”汤川阴沉着脸说，“可那能让人跳楼吗？”

“总觉得他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一样。”摄影师田中突然说。

全员的视线都集中到他身上。

“怎么回事？”汤川问。

“哎呀，我感觉那个时候的中上他呢，与其说他自己跳出窗口，不如说像是被什么东西逼到窗边，一时冲动才跳下去的。不是有人碰上火灾时会跳窗吗？就像那种一样。”

“火灾啊。”汤川咀嚼着其中的含义，陷入沉思，双手抱胸站在黑板前一动不动。

“那个……”里山奈美试着跟他搭话。

突然汤川放下手臂，看着草薙。

“你在审讯室接受连崎的送念时，什么都没感觉到吧。”

“是啊，他解释说不是向他求救的人，念无法传送过去。”

“不是那样的。”里山奈美说，“那件事我听大师提起过。他说他当时只是摆个样子而已，因为神圣的送念在审讯室里无法进行。”

“也就是说，他不会在这个房间之外的地方进行这个仪式吧。”汤川指着画在黑板上的房间平面图。

“是的，只在净化之间里进行。”

“原来如此。”汤川点点头，盯着里山奈美。

“果然有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现象。可否以《周刊TRY》的采访为名，让我进行调查呢？”

“啊，我就是想这样拜托您，但……”

“就这么定了。”汤川打了个响指，“检测仪器和操作人员就由我这边准备，手头有空的学生要多少都能找到。”汤川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

“不，那个，就是说……不行的。”里山奈美两手摆个不停。

“不行？什么不行？”

“科学调查。我们编辑部也讨论过这件事，但向苦爱会请求的时候被对方拒绝了。”

“为什么？”

“他们说这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东西。大师的力量直接作用于咨询者的心，就像科学无法读取人心一样，那种力量既无法测量，测了也没意义。他们还说要是一大堆外部人员在场，也没法好好地进行送念。刚才我说一直在找可以对大师的力量进行科学解释的人，就是因为自己没法实地调查。”

听着她的说明，汤川面露不快，坐回椅子上，再次陷入沉思当中。

8

奈美的掌心渗出汗水，在为自己将要做的事惴惴不安同时，又为这意想不到的展开雀跃不已。

她今天也造访了苦爱会的总部。但这次不是一人前来，她身边还有汤川。

“虽然早有耳闻，没想到苦爱会居然真这么财大气粗，家具和日用品全是上等货。”环顾室内的摆设，汤川悠哉地说。

墙上挂着巨幅绘画，架子上摆放着价值不菲的古董陶艺品。大理石桌面，真皮沙发。奈美第一次经过这间接待室时也大吃一惊。

“好像都是别人送的礼物。信徒们借助大师的力量脱离苦海，所以送礼聊表谢意。”

“沙发跟桌子也是？”

汤川站起来，走到架子前，随手拿起来几件陶艺品把玩。奈美在一旁看得冷汗直下，生怕他脱手摔碎了。

门开了，第一部长真岛走进来。“让二位久等了。”他对着奈美笑了笑，然后略带戒备地看向汤川。

汤川走回奈美身边。

“真岛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杂志的总编，总编，这位是苦爱会第一部长真岛先生。”

“我叫横田。”汤川说着递上名片。名片是从真正的总编那拿来的，但汤川并没有跟他明说要用来做什么。要是让总编知道真相，非朝他们怒吼不可。

“我们里山给贵教添麻烦了。托贵教的福，这周的杂志也全部售罄，在此我郑重向贵教道谢。”汤川滔滔不绝地说道，演技之高超不逊于专业演员。

真岛眯起眼睛。

“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像接待普通信徒那样接待里山小姐罢了。我们才是要感谢里山小姐，能正确地传达本教团的理念。”

“您这么说，当总编的我可要大喜过望了，多谢您的褒奖。”汤川郑重地低下头。

“那么，”真岛来回看着奈美和汤川，“二位今天前来只是为了道谢吗？”

“不，”奈美开口说道，“我带总编来，其实是为了私事。”

“此话怎讲？”

“这就由我来说吧。”汤川接过话头，“其实是我最近身体情况很糟糕，一直为这事心烦。身体跟灌了铅似的，头也觉得很重，而且还食欲不振，夜里失眠。上医院检查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里山就建议我来找大师。”

“呵呵。”真岛说，“你是想接受大师的念？”

“不行吗？”汤川问。

真岛摇摇头。

“没这回事。我教一直对四方各界的人士敞开大门，更别说是里山小姐的上司，那更不能置之不理了。”说完真岛起身走出房间。

奈美一言不发，等待真岛回来。汤川事先就叮嘱过她尽量言简意赅，不要说多余的话。虽然没有点明，但汤川似乎是认为这里装了窃听器。

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奈美心想。帝都大学里的交涉情形在她脑海里复苏。得知教团不允许科学调查后，汤川希望能编个理由让他成为被试验者。不过就算能找到理由，被教团知道他是物理学家的话，估计对方也不会给好脸色看。结果汤川竟然提议让他假装成《周刊TRY》总

编。的确，若是总编的话，跟奈美一起拜访教团也不足为奇了。

奈美犹豫许久，最后还是接受了汤川的提案。想到要欺骗连崎这点令奈美有些心痛，但希望汤川能揭开连崎神力之谜的渴望更为强烈。看来自己也不是多么虔诚的信徒嘛，奈美心想，怎么都赢不了记者的好奇心。

但奈美并不知道汤川有何打算。他今天只带了一个小型公文包，奈美也没问他里面装了什么。

不一会真岛回来了。

“我已经向大师稟告过，总编这样的情况，大师愿意立刻与你见面。太好了呢。”

“非常感谢。”汤川站起来，向真岛鞠了一躬。

他们跟在真岛身后，乘电梯上到五楼。铺着地毯的走廊尽头就是净化之间。

“请在里面稍等。”真岛打开拉门，边说边把手伸向汤川的公文包，“包请交给我暂为保管。”

奈美吃了一惊，看向汤川。

“不用麻烦，我自己拿着就行。”汤川说。

真岛摇头，脸上虽然仍带着笑容，眼神却变得锐利起来。

“不必要的东西不能带进净化之间。这是本教的规矩，希望你能理解。”

汤川眨眨眼：“不能通融下吗？”

“还请见谅。”真岛低下头。

汤川不说话了。他思考片刻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本薄薄的大学笔记本。

“那至少让我拿着这个吧，我想把大师的金口玉言都记下来。”

真岛一瞬间露出迷惑的神色，但他还是点头同意了。“好吧。”

把公文包交给真岛，汤川走进净化之间，奈美跟在他身后。

房间里静悄悄的，除了摆放在中央的坐垫外什么都没有。窗户已经打开了。

“那个是苦爱之星吗？”汤川看着嵌在上座神坛后墙上的标志。

“是的。”奈美回答。

“真简洁的设计啊。哎呀，那上面还用小号字写了什么。快去看看。”

“咦？我去吗？”

“对。”汤川用眼神催促她赶快过去。

奈美犹犹豫豫地爬上神坛。虽然只有数十厘米高，站上去才发现天花板比自己预想的更接近，连身材高挑的汤川也只有仰视她的份。连崎一直都是这样居高临下看着信徒们吗？奈美心想。

她仔细打量着苦爱之星，用镜子加工而成的星形表面上，并没有写任何东西。

“什么都没写啊。”

她说完，汤川干脆地答道：“是吗？那就算了。”

搞什么啊，奈美嘀咕着从神坛上爬下来。她刚落脚，就听到有脚步声靠近，奈美急忙坐到墙边，盯着汤川的脸，手指向坐垫。然后汤川也在坐垫上坐下，摆出正坐的姿势。

前方的门打开，身穿僧衣的连崎走进来。他向奈美行了个注目礼后登上神坛，眼神一直瞄着汤川的方向。连崎像往常一样对苦爱之星行礼，然后在中央盘腿坐下。

这时，奈美才注意到汤川手里那本大学笔记本立在神坛下边，正好位于连崎的正前方。当然，从连崎的角度是看不到的。

连崎这是开口说道。

“我已经听真岛说过你的情况了，似乎是为健康问题困扰已久吧。”

“是啊，我已经受不了了。”汤川说，“求您帮帮我吧。”

“恩。”连崎点点头，闭上双眼，迅速把手举到胸口位置，不一会儿好像受惊似的浑身一颤。

“这样下去可糟糕了。”他睁开眼说，“你的心灵积累了大量的污秽。我说这话也许有些失礼，但你迄今为止的人生里发生过各种不好的事吧。”

“哈哈，心灵的污秽吗？”汤川指着自己的胸口。

“你不必为此感到惭愧。要以一颗纯粹之心活在这世上毕竟不容易，但若对这些污秽置之不理就危险了。最终，它们会侵蚀肉体，就像过度忧虑会导致胃痛一样。幸好今天你来找我，再迟些就回天乏力了。”

“有那么糟吗？”汤川吃惊得瞪圆了眼睛。

“无需担心，我会为你驱逐心灵的污秽。不过这可能要耗费些时日，毕竟是日积月累产生的大量污秽啊。那么，你是否已决定加入本会了呢？”

“这件事还没想好，我希望能先体验一下。”

“原来如此。”连崎的表情更加柔和，“你还有所怀疑。”

“不不，绝对没这回事。”

“没关系，大家都是如此。那么，先请放松全身，肩膀不要用力。接下来我会进行送念，你准备好了吗？”

看到汤川挺直了身躯，连崎再次闭上双眼，朝着汤川伸出双手。自那次事件以来，奈美还是第一次观看别人接受念的场面。

汤川的神情有些变化，奈美确信他已经感觉到了。

连崎放下手，睁开眼。“如何？”

但汤川却挠了挠头发。

“怎么说呢，好像感觉到点什么，也可能是错觉吧。”

“是吗？那我再来一次。”

连崎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这次汤川的身体有些后仰。

“如何？”连崎笑了笑，表情好像在说“这回你感觉到了吧？”

汤川偏过头。

“不清楚诶。我本来就是那种不容易受暗示影响的类型。”

“暗示？”

“以前去做催眠术采访的时候，只有我完全没法中招，给其他人添了不少麻烦呢。”

笑容从连崎脸上消失，他有些意外地瞪着汤川。

“你是叫横田对吧？看来你似乎对我有所误解。我所做的，并不是暗示或者催眠术那种东西，而是直接对人施加力量。”

“是这样吗？那看来是我感觉迟钝吧。”

“我明白了，那我再加强力度，一定能让你感觉到。”

连崎面带愠怒，举起双手，但他这次没有闭眼，反而一眨不眨地瞪着汤川。

下一瞬间，汤川大叫了一声，猛地向后倒去，虽然慌张地爬起来，表情却僵住了。

“看来这次你感觉到了呢。”连崎夸耀胜利般地說道。

汤川连连点头：“的确感觉到了……”

“这就是念的力量。由于刚才送念的结果，你体内大量的污秽都被清除了。如何，是否感觉身体好点了？”

“您这么一说，还真觉得舒服点了。”

“我所言不假吧？只要坚持接受念，一定能康复。我劝你尽快入会，常来这里接受治疗。”

“恩，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就好。再会。”连崎起身离开房间。

“你没事吧？”奈美问。

汤川点头，然后走近神坛，拿起立在坛边的笔记本。他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9

早上九点刚过，草薙等警视厅的搜查人员和藤冈他们一起对苦爱会总部进行搜查。虽然道场里有普通的信徒在，他们也只是迷惑不解，未作任何抵抗。

强烈反抗的是诸名干部。他们为了阻止搜查人员上楼停止了电梯的运行，第一部长真岛武雄和第二部长守屋肇甚至想把自己起居室所在的四楼出口都封锁起来。

千钧一发之际，草薙他们穿过门的间隙，按照原定计划上到五楼，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平面图闯入净化之间和它隔壁的房间。

连崎至光——本名石本一雄——和他妻子佐代子都在隔壁房间里。他们被带走后，草薙等人开始调查墙上的书架，果然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机关，按下之后书架向旁边平移，露出背后的空间。

书架背后藏着一台橱柜大小的装置，上面有几条电线连着另一台放在地上的机器。那台机器上装有幅宽约三十厘米的四方板，面朝墙壁的方向。

跟那家伙预计的一样，草薙心想。

装置的实验在室外进行。汤川和鉴证人员一边交谈，一边进行各种检测，确认装置的安全性。草薙等人在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忙碌的样子。

汤川走过来。“好了，开始吧。”

“为什么是我来啊？”

“写报告的人是你吧，所以最好亲身体验一下。好啦，快点准备吧。”说完汤川指着铺在地上的坐垫。其他的搜查人员和鉴证人员发出阵阵窃笑声。

草薙苦着脸脱掉鞋子，坐在坐垫上。

汤川走近他身边，递给他一张包着保鲜膜、明信片大小的纸。

“把这个放到胸前的口袋里。”

草薙按他说的做，挺直了腰杆。“这样行了吗？”

“行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拜托你下手轻点，怎么说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啊。”草薙盯着两米外放着的四方板，那是几天前从教团那没收来的机器。据汤川说似乎是某种天线，跟它用电线连在一起的立方体装置是电源。

“别担心。首先是通常的送念模式。来了哦。”

汤川说完，打开了电源开关。

“哦！”身体一瞬间变热，下意识的叫声从草薙口中泻出。

“感觉怎么样？”汤川问。

草薙点头：“确实感觉到了，和信徒们说的一样。”

“那我下面要来真的了。这次可能会有点难受。”

“别吓我了，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机器面前……”

草薙说到这儿突然大叫起来，因为他的身体突然热得仿佛前方有火焰袭来一样。草薙受不住热，滚向后方，但灼热感却紧追不舍，他只能不顾一切地逃跑。

忽然，草薙又什么都感觉不到了，热度一下无影无踪。他看着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烧伤，简直就像被狐仙戏弄了似的。

“好厉害，跟被大火包围了似的。”

“继续增强输出功率，还能更热哦。”

“笨蛋，你饶了我吧。”

“哎呀，真的很厉害啊。”说这话的是藤冈。
“草薙先生你没有夸张吧？”

“没有啊。你要是觉得我在装，就请自己来试试吧。”

“不不，我就免了。汤川老师，能请你再解释一遍吗？听说是跟微波炉同样的原理。”

汤川点头。

“用的就是微波。人受到高频电磁波的照射时，体内的水分受刺激，水分子发生剧烈运动，身体就会感觉变热。”

“这对人体有害吗？”

“这台装置只能影响皮肤下数十厘米处的地方，就算感觉到热也不会留下伤痕。调整输出功率和通电时间，可以让人感受到的不同类型的热度。在美国，警方已经利用这个原理开发出在不伤人的情况下镇压暴动的装置，叫主动拒止系统（Active Denial System）。”

“居然是用这种东西骗到了新兴宗教的教祖宝座。中上会从窗户跳出去，也可以认为是这玩意导致的吧。”

“当然。感觉前方有火焰袭来，反射性地会向后方逃跑，就像草薙刚才那样。摄影师说火灾时有人会从窗户跳下去，那句话给了我提示。送念的时候打开窗户是为了防止微波照射到窗户玻璃吧。万一玻璃表面占有水滴，玻璃受热不均，可能会导致玻璃碎裂。”

“原来如此，这下我全明白了。——草薙先生，非常感谢你的协助。我这就回署里跟上面汇报。”

“请代我向刑事部长问好。”

“好的。”

藤冈带着部下们离开后，草薙也站了起来。

“刚才那张纸给我看看。”汤川说。

草薙把包在保鲜膜里的纸片从口袋里取出来。一看到纸表面草薙惊讶地小声叫出来——原本洁白的纸整个变成了黑色。

“和当时那张纸一样啊。”草薙说。

汤川和里山奈美一同潜入教团回来后，向草薙展示了一张A4大小通体漆黑的纸。

汤川说那是感热纸，遇热就会变成黑色。汤川将那张感热纸浸湿，用保鲜膜包好夹在笔记本里，然后把笔记本放在连崎所在的神坛正下方。汤川察觉到教团障眼法的真面目可能是微波之后，从里山奈美的话里推测出附近隐藏着微波发生装置。只要附近有微波通过，感热纸上的水分受热，纸表面就会变成黑色。

据汤川说，他放置笔记本的时候，让里山奈美站在苦爱之星前面，那是他注意到，那个标志看起来像普通镜子，实际上是单侧透镜，有人在对面监视这里的一举一动。

草薙把这些信息汇报给间宫，于是有了这次的大规模搜索行动。搜查人员毫不犹豫地进入净化之间和它相邻的房间，是因为他们已经明确知道装置的摆放位置了。

10

实验结束一周后，草薙来到汤川的实验室登门道谢。

“幸亏有你帮忙，上头的人很满意，多谢啦。”草薙把谢礼放在工作台上。这次他下狠心买了一瓶唐培里侬香槟。“辖区警署也很高兴，说什么下次再遇到不可思议的案子还要来向我请教。都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解谜的人不是我，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你随他们说去吧。不过要以杀人罪起诉连崎他们很困难吧？虽然用微波照射了被害人，但

也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跳楼。”

草薙皱着鼻子点了点头。

“很遗憾，就像你说的那样。中上的案子最多争取到伤害致死吧，但那帮人的罪行可不止这一点。欺诈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二课的人个个干劲十足，对一课来说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

“迷惑了众多信徒的心就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干部们都知道微波的事吗？”

“不，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干部中知道这件事的也只有第一部长真岛和第二部长守屋。第三部长以下，顶多是怀疑其中有什么机关，详细情况一概不知。他们之中有人到现在还相信连崎有神力。”

“那这些人是无辜的吧。主谋是谁？果然是教祖么？”

草薙摇头。

“那家伙充其量只是个傀儡，受人利用罢了。主谋是他的妻子佐代子。那个女人才是一切事端的罪魁祸首。”

汤川睁大眼睛。“他妻子？”

草薙撇撇嘴，抬起下巴继续说。

“对。虽然是他妻子，却没有入籍。那个女人简直坏到骨子里去了。要是没遇见她，连崎大概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吧。”

草薙想起在审讯室里面面对佐代子时的情形。跟初次见面时的印象相比判若两人，她的眼中不带一点感情，唇边挂着冷酷的微笑，原本朴素的脸因此变得艳丽无比，连身上穿着的洋装也换成了华美高贵的款式——简直就像茧蛹化蝶一般。

根据她自己的供述内容以及真岛、守屋二人的证言，苦爱会的实际面貌逐渐明朗起来，具体情况如下。

以前佐代子曾和其他男性结过婚，丈夫经营一家小镇工厂，对微波加热技术略通一二。

但是佐代子并不爱她丈夫，结婚也只是瞄准对方的财产而已。实际上，那时候工厂的效益还不错。

然而受大萧条的影响，工厂的经营每况愈下。佐代子厌倦了每日操劳持家、缩衣节食的生

活，于是离家出走了。

虽然之后她一直靠接客谋生，听说丈夫因病去世的消息又跑回了那个家。她没和丈夫离婚，回来就是想领取生命保险。当然所剩不多的遗产也是她的目标。

但是她离家出走期间工厂的状况愈发恶化，不得不变卖土地建筑，最后只剩一点现金和丈夫直到死前都在研究的、莫名其妙的机器而已。

困窘的佐代子于是找上以前赌博时认识的真岛。真岛有门路把倒闭工厂里的生产用机器倒卖到东南亚。佐代子想把丈夫留下来的古怪机器卖掉，能换多少钱是多少钱。

但看完佐代子丈夫留下的说明书之后，真岛也束手无策，说这机器卖不出去。佐代子询问原因，真岛回答她说因为这不是生产用的机器。

“既不是加工设备也不是测量仪器。非要说的话，这玩意算是保健产品吧。”

据真岛说，使用这台机器对人体照射微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一试之下，发现身体确实变暖和了。佐代子这才想起，她丈夫以前是想用微波

治疗血液循环病，好像还准备申请专利。

可是根据留下来的记录，这种方法并没有医学上的根据，何况一般都认为微波这类电磁波对人体有害。

于是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利用这机器捞一笔，比如宣称发现了新型癌症治疗法的话，患者一定会从全国各地涌过来。

不过这样很快就会被识破，把机器藏起来比较好。选择合适的墙壁建材，让微波可以穿墙而过。要是身体平白无故地热起来，谁都会大吃一惊，把这当成是某种超能力吧。

这时加入的新同伙守屋，和真岛一样是通过赌博认识的人。守屋曾经借灵能之名投机倒把赚了大笔钱，也了解获取宗教法人资格的流程。三个人以佐代子为中心，指定了周详的计划。在某地成立新兴教团，卖点是使用微波的把戏。问题是谁来做教祖？他们自己当然不能担任这个职位，不然万一东窗事发，就没法推卸责任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石本一雄。石本当时打着气功师的招牌为人治病。虽然也有人说

效果奇佳，但更多人都觉得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男人可以利用——佐代子第一次见到连崎时就生出这个想法。长相不差，也有知性的气质，表现能力出众，自我陶醉的本事更是值得大写特写。佐代子觉得气功什么的不足为信，石本自己却深信不疑。他并不是在欺骗患者，所以他的话极有说服力，令人信服。

佐代子开始有意地接近石本。孑然一身的石本并不习惯和女性交往，几乎没有任何经验，面对诱惑轻易地上钩了。让他彻底迷上佐代子并没花太多工夫。

于是佐代子瞅准时机，向石本提起成立教团的事。一开始石本还在犹豫，佐代子说“除了你之外没人可以做教祖”，给他戴了顶高帽，就点头答应了。然后佐代子介绍他和真岛和守屋认识。

就这样，新兴教团“苦爱会”成立了。苦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把“苦”和“爱”连在一起而已。教祖虽然是石本，但教团的组成核心全是佐代子为首的几人想出来的。不仅“心灵污秽”

的概念，“送念”这个词等等全是她创造的，让石本自称连崎至光也是她的命令。她认为教祖没有一个与之相衬的好名字可不行。实际上连崎是她和前夫分居时使用的旧姓，所以真岛跟守屋到现在还叫她连崎。

在郊外借来的一所独门独户的房子里，他们的活动开始了。微波装置的威力超乎他们的想象，召集人员来围观，稍微展示一下，任谁都会相信石本，也就是连崎至光拥有超能力。

雇佣托儿向人吹嘘送念的效果，直到终于有一天，出现了靠送念康复起来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果。从此之后教团的发展一帆风顺，卖起了护身符、壶啊之类的招福商品，不管定价多么离谱，转眼间都会一抢而空。他们还雇了枪手以连崎的名义出书，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册了，而且全部成了畅销书籍。

教团的总部在短短两年间就从独栋的小屋变成了五层建筑。那时干部的人数也增加了，但佐代子他们并没有告诉其他干部微波装置的事。共享秘密的人越少越好——这依然是佐代子的提

案。

虽然教团顺利地增加着信徒人数，但最近终于遇到瓶颈了。只靠信徒口耳相传，能召集的人数毕竟有限。佐代子绞尽脑汁想要提升教团的名气。

就在这时，她发现信徒中开始流传奇怪的谣言，说有少数干部把教团财产据为己有。佐代子当然知道那是指的真岛和守屋。

于是真岛他们派出间谍，追查散播谣言的人是谁，监视他们的动向。令他们惊讶的是，谣言的源头居然是管理账目的中上正和。而且中上还决心带着他的仰慕者一起跳槽去敌对的光明守护教。

愤怒的佐代子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让中上尝尝连崎真正的力量，叫他牢牢记住，一旦背叛罪无可恕。平时送念的时候，微波的输出功率都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但佐代子知道，如果把输出功率开到最大，全身就会热得跟置身火海一般。

但我们没想杀了中上，更没料到他会跳楼——佐代子和真岛他们都如此坚称。

“虽然他们的借口有不自然的地方，但要推翻他们的主张也很困难。”草薙说，“就像你说的，以杀人手法来说这种方式太不确定，就算实行也没法预料结果。微波照射的范围并不大，只要往旁边躲开不就没感觉了吗？”

“你说的对。”汤川点头，“但我不认为那些对送念原形一无所知的人，可以这样冷静地应对。”

“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威胁，一开始就对中上抱持着杀意。起码是觉得中上死了也无所谓。你要是见过那个女人，一定也会这么认为。虽然她本人坚持说是巧合，当时《周刊TRY》的记者会在场绝对是她事先算计好的。”

“操作微波装置的人是那个女人吗？”

“没错，躲在净化之间隔壁的房间里，从被你识破的单面透镜后面一边窥视这边的情形一边操作。”

“哈，听你这么形容，她似乎是个很喜欢幕后工作的女人嘛。”

“她本人可不这么想，当自己是制作人呢。”
草薙再次想起佐代子的面容。

“很有趣哦。”罕见的毒妇人满不在乎地说道。“不管事前有多少怀疑，按下开关立刻就会改变想法，轻轻松松地成为信徒。无论是谁，哪怕是石本，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不用求他们也会主动布施，而且还对我们感恩戴德。我再次认识到，人类可真单纯啊。”

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壮感，是因为猜到自己不会被指控杀人罪吧。说不定杀死中上的时候，还把这当成是游戏。

但是佐代子连欺诈罪也不承认，她坚持说使用微波不过是一种表演。

“和基督教会演奏管风琴、唱圣歌一样，这只是为了增强信徒正面情绪的一种表演。这也不对吗？”顶着一张毫无罪恶感的脸，佐代子极力向草薙争辩。

“看来她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那教祖大人那边如何呢？”汤川又问道，“一夜之间就从枝头上摔下来变成欺诈犯了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吧。”草薙说。

被带到审讯室的石本，看上去似乎完全没有自觉自己是欺诈团伙的一员，甚至连微波装置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我听说是辅助用的机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导出我的力量。实际上，自从用了那台机器以来，我的能力大幅增强，我自己也感觉跟独自施行气功的时候相比，精神上有了无可比拟的进步。请替我转告佐代子，以后不用再借助机器的力量了，我们夫妻二人可以重新开始。请务必替我转告她。”

一开始搜查人员都觉得他是在装傻，但在审讯的过程中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那家伙是真的相信哦。相信自己的力量是货真价实的，并且拯救了许多信徒。所以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真心想要自首。因为他认定是自

己的力量杀了人。于是佐代子他们就决定利用他的决心。教祖自首的话，宣传效果肯定倍增。反正他们早就猜到不会被判罪的吧。听看守说，石本在拘留所里也一直在冥想，那个样子不像是演戏。”

听完草薙的话，汤川脸上浮现沉痛的表情，然后他用指尖推了推眼镜。

“也就是说，被教团迷惑的，不只是信徒们的心啊。教祖本人才是中毒最深的。”

“没错。啊，对了——”草薙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我姐交给我的，说是给你的谢礼，感谢你阻止她婆婆被教团欺骗。”

“没必要这么客气。里面是什么门票吗？”

“好像是入场券之类的。”

汤川打开信封取出门票，里面还有一张附言卡片。汤川一看到附言的内容，镜片背后的眼睛就睁圆了。

“怎么？”草薙问。

汤川把门票亮给草薙看。“全国占卜节。”

“占卜？”

“附言上说，‘之前的事谢谢你了。听说这个很准的，跟女朋友一起去玩吧’。”

“那个笨女人……抱歉，你扔了吧。”

“这怎么行，不是说很准的吗？真有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汤川把门票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碰杯是在一片紧张而又有些羞怯的氛围中进行的，发起人的角色由肥胖的营业部长来担任，这是在几小时前就指定好的。顺利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后，营业部长用白手绢抹着汗，回到了自己的坐垫上。

“您辛苦了！”

他身边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高个男人小声说道。他身着一套合身的深蓝色西服，看起来像是一个银行职员。只有那敏锐的眼神无法掩饰他的来头。他的名字叫成田真一，是大型卖场的经营者——正木藤次郎的秘书。

“事情办得如何？”

营业部长成田问。“没出什么差错吧？”

“嗯，天衣无缝。”

成田嘴角泛起一丝笑容，“简直如同达芬奇的画那么完美，无懈可击。”

“多谢了。”

营业部长看似非常满意。

二月的某一天，在正木家的日式房间里盛大召开了正木藤次郎的祝寿会，到场者多达五十余名。主办者是身为藤次郎女婿的副董事长正木高明，高明坐在藤次郎旁边，正积极地斟着酒。

不光是高明，可以说正木家所有亲属里的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藤次郎的公司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藤次郎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独裁政权，所以要想在公司里立足，首先得受到藤次郎的赏识才行。

刚刚发起碰杯的营业部长，也是藤次郎的外甥。

“坐在那边的大人物们，也试图借此机会向董事长自我宣传一番呢！”

一个坐在末席喝着啤酒的年轻男性，小声对他边上年龄相仿的男人说道。他们俩都是为自己

上司拎包才被请来参加这个酒席的。

“不管怎么说，人事分配的最终决定还是由董事长一句话说说了算的。”

“听说副董完全没有地位呢！”

“怎么可能有地位，你看到副董边上那个穿和服的女人了吧？她是董事长的女儿，副董是个入赘女婿呢。”

“专务也是董事长的儿子吧？”

“那个倒是亲生子，只不过和副董夫人的生母不同。那个叫正木友弘的专务是董事长和第二任夫人所生的儿子。据说他第一任太太病故了，多半是因为董事长过于猛烈，身体不支了吧。”

两个年轻小伙瞟了一眼坐在会场角落的正木藤次郎——那个头发花白、个儿小、瘦弱的男人。而旁边坐着的中等身材、腹部有些突出的男人便是高明。泛着油光的额头，给人一种精力充沛的印象。

坐在高明另外一边身穿白色裙子、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边往嘴边送食物，边和藤次郎和高明说着悄悄话。时不时露出的笑颜以及不经意

间的举止无不散发着一种妖媚。

“那个美女是谁？”

其中一个人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董事长的太太啊，刚刚新婚，是第三任了呢。”

“太太？他们年龄差那么多呢！”

藤次郎今年七十七岁，所以才需要摆祝寿宴。

“这一切都是金钱的力量，那个新任太太绝对是算准了董事长顶多还有十年寿命”

“原来如此。话说回来，我似乎没听说他第二任太太亡故的消息呢，难不成离婚了？”

随后另一个男人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去年就听说他们分居了，不过离婚之后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呢。三亿，不，五亿说不定都不止。”

对方听完发出一声惊叹。

“真是天文数字啊，但这也只不过是董事长总资产的几分之一吧？”

“谁说不是啊！但有传言说，董事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所以付了这点钱估计也会痛不欲生吧。”

“那个新太太应该就是花五亿元买来的。”

“尽管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不过出了五亿之后发现自己那玩意儿不听使唤了可就欲哭无泪了呢！”

“他七十七了吧？这种可能性很大哦”

咯咯咯，两个年轻人猥琐地笑了几声。

被委以会议主持人的成田，对照着手表和节目单上的时间，确认分秒无差后，点了点头。他感到，这事要是出了岔子可就不成体统了。

“你辛苦了！”

有人把手搭在了他肩上，是一个个头不高、体格却异常结实的男人。声音铿锵有力，给人一种气度非凡的印象。他在成田跟前举起了酒瓶。

“不好意思，正木专务。”

成田正襟危坐，鞠了个躬，度数像量角器一样精准，然后举起手中的酒杯接受了正木友弘的斟酒。

“姐夫对爸爸真是殷勤有嘉呢。”

友弘看了一眼紧随藤次郎左右的高明，没好气地说，语气里夹杂着嘲讽和不满。

“因为副董事长本来就是热情的人啊。”

友弘随即发出的笑声里带着不屑。

“他一向很热情吗？原来如此啊，毕竟只要爸爸一不高兴，副董事长也好、专务也罢都得立马卷铺盖走人呢！”

友弘拍了拍成田的肩，又拿着酒瓶向其他客人的方向走去。

的确如此——成田望着他的背影，表示认同。社长要开除专务简直是易如反掌，“这种位置可以找到一大把人来替换”，藤次郎经常会对成田说。现在公司里大部分的高层人士都是靠关系才被提拔上来的，并未经过优胜劣汰的筛选。

可是高明却和这些人完全不同，他原来和正木家毫无瓜葛，却因为杰出的才智受到了藤次郎的器重，招他做了自己最信赖的女婿。尽管友弘是自己亲生的，但我的继承者将是高明——藤次郎常常这么说。

正当祝寿会举行到一半，会场的气氛变得颇为融洽时，来了个不速之客——藤次郎的正房，文江。当时，尾座附近的移门突然被拉开，走进一个身上紧裹和服的胖女人，满面怒容地扫视着整个宴席。

在众人屏息注视的目光下，她缓缓走向了藤次郎。对亲儿子友弘‘妈妈’的叫喊完全置之不理。

她来到藤次郎跟前，盯着他的脸凝视了一会儿后，端坐了下来。

“你有何事？”

藤次郎盘腿而坐，举着酒杯低声问道。脸上表情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文江随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摊放在他面前。

“这是你拜托我做的事，我帮你送过来了，离婚协议书。”

顿时整个会场一片骚乱，但立刻又安静了下来。

“妈妈，你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

高明欲从一旁插嘴，藤次郎却伸手阻止了他“没关系”。然后，叫来自己秘书成田，用下巴指了指文江拿出的那张纸。

成田毕恭毕敬地走了过来，伸手把纸递给了藤次郎。藤次郎打开之后看了一会儿，然后像是明白了什么似地不断点头。

“明天一早就把这个寄出去。”

说着，他递给了成田。然后对文江说：

“你肯签字真是万幸。赡养费我会汇到你账上的。”

“多谢。”

文江面无表情地鞠了一躬。

“难得你来了，尝尝这里的菜吧，今天的寿司可都是新品种呢。”

“不了，我这就告辞了。”

“……哦，那也好。”

文江再次深深鞠躬之后，一下子站起身，在众人的目光中用稳健的步伐走了出去。可直到拉门关上，她的身影消失不见之后，全场僵硬的气

氛仍旧没有得到缓解。

“成田！”

藤次郎叫道。

“是！”

“我要去房间休息一下，不过宴会依然照旧，再多点些酒，今天稍微晚一会儿也没关系。把气氛搞得更热烈一点！一直像这样冷场可不行哦！”

“我明白了！”

成田应答，董事长也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随着佳肴和美酒的增加以及卡拉OK的开始，由于文江的出现一下子出现低潮的会场气氛又逐渐回复了原来的状态，一小时后又呈现一派热闹景象。高明走到成田身边对他耳语，“差不多该散会了吧？”成田一看手表，已经接近九点。

“不叫董事长也没关系吗？”

“不，还是去叫他吧，让他最后总结陈词。那就劳烦你帮我去叫一下吧”

“好的。”

成田从会场走到长长的走廊上，向藤次郎的书房走去。

走到房间跟前，成田敲了两下门，沉闷的声响从拳头传至身体。但房间里却没有回应。

——真奇怪啊。

成田转动门把，可是上了锁打不开。

“董事长~”

他加大了嗓门喊道，因为藤次郎最近有些耳背，如果他睡着的话可能一点点声音唤不醒他。

然而依然没有回应，成田立刻折回了宴会场，紧接着，他走到面对还在进行的卡拉OK大会露出不耐烦神情的江里子身边，对她说明了情况。

“的确是啊，他最近听力差了很多，真是急死人！上了年纪果然就会这样。”

江里子捋捋向上梳拢的头发，抬头看着成田。

“钥匙你有吧？”

“我有一把……不过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

她站了起来，跟在成田的后面。

“喂！”

在走廊上行走的途中，江里子对成田低声耳语道：“那个计划……你准备的如何？”

“请你分清场合，说不定有人在偷听呢！”

成田面向正前方，说道。

“没关系的，这里没有人——既然他和前妻已经顺利离婚，那么只要我一成为正式的妻子后，立刻就能实施了吧？”

“不能立刻就做，那样只会招来怀疑。半年、不，你还是忍上一年为妙。这么长时间过后，就可以伪装成因病而死了……我是这么盘算的。”

“一年？太长了吧？”

“这点时间你总得忍的，要是熬过去之后，你一生都能享清福了。”

“和你一块儿……吧？”

“你太大声了！”

成田指责江里子。这时，他俩已经来到了藤次郎的书房门口。

他让江里子先过，她眨眨眼，把钥匙插进锁孔并转动了一下，门锁咔嚓一声被打开了。

“老公……”

说着，江里子推开门，当视线转到屋内时，立即发出了“吓~~”的抽气声。几乎同一时刻，成田也目睹到了房间里的异状。江里子的身体微微颤抖着，而成田的双腿也因此痉挛了起来。

书房的中间吊着一具尸体，并慢慢旋转着，时不时还把脸转向成田二人。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紧跟着是高明的声音。

“怎么了，董事长还在休息吗？”

高明站在成田背后向屋里望去，而下一瞬间，从喉咙口勉强发出了一记不能称之为声音的尖叫。

“我们先出去吧！”

成田扶起快要跌坐下来的江里子，把暂时无法出声的高明推到了门外。出门时，他关上了电

灯，目的为了防止有人从窗户外边看到尸体而导致混乱。

“还是把钥匙锁上为妙。”

成田从江里子手中接过钥匙，将房门反锁后又还给了她。

“我们先去别的房间想想善后的对策吧，在这种地方走来走去肯定会被别人怀疑的。”

“善后对策……”

江里子勉强吐出几个字。

“待会儿再详细解释，哪里还有空房间吗？”

“去会客室吧，应该没有人会来。”

高明说。

“那我们快走，到那儿再去商量。”

成田推搡着不知他葫芦里买的何药的二人，快步走了出去。事态极为不妙，必须考虑一些对策——他的头脑飞速运转着。

高明和江里子分别坐在两侧的沙发上，而成田站在可以同时看到他们俩的位置。由于锁上了门，高明可以对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作保证。

“为什么董事长会自杀……”

高明呻吟般地说。

“最近他有忧郁症的迹象，可能被他夫人刚才这么一刺激就做出了这种冲动的举动，先不说这个……”

成田看着发愣的二人，说道。

“现在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只能报警了呗。”

高明吁了口气，说道，“事态发展成这个局面谁也无可奈何啊，我也想尽我所能不让董事长的这种丑态展露在世人面前哪！”

不料江里子却猛地摇头。

“不行！就是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

“为什么？”高明问。

“你想啊，我现在还没正式成为正木的妻子，他如果就那样死去的话，我一个子儿都拿不到呢！”

江里子放下长发，又在头上擦擦挠了几下。对她这副嘴脸高明也显得没辙，不过不一会儿后，他嘴角一歪，露出一丝笑容。

“这也是迫不得已嘛，你运气背，那就只得放弃咯！回想起来也算是你自作自受呢。不过董事长不是以你为受益人买了巨额的寿险吗？虽然不知道具体数目是多少，但绝对不下一亿，有了这笔钱你多少也能补回一些损失吧？”

可能由于想到了保险金，江里子的表情缓和了许多。受益人所获保险金的总额为三亿元——按成田的记忆是这样的，然而成田却哭丧着脸宣布道：

“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合同未满一年的话是拿不到保险金的。董事长以江里子作为受益人那份合同起始日是在他去年过生日后的两三天，如果这事儿就这么当作自杀处理，江里子还是什么都拿不到。”

刚才成田认为事态极为不妙，就是因为想到了这点。

“也就是说，我遗产和保险金都拿不到咯？”

江里子歇斯底里地嘶喊着。

“正是如此。”

“我不要！”

江里子再次狂挠头发，嘴里喊着。

“我和那种老头子交往了近一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也太过分了吧！”

“是你命不好嘛。”

高明冷冷地说。

“对了！”

江里子用孤助求援的眼神看着成田。

“能不能把他弄得看起来像他杀？这样就能拿到保险金了！”

“不行呢。”

在成田回答之前，高明先插嘴了。“要这样做的话，警方一步步查缉下来反而会把事情复杂化。如果非要干，就伪装成事故死亡好了。这样正木家的面子也能过得去，你也能得到保险金。嗯，这个方法不错！”

“行不通。”

这话出自成田之口，他依次看看另外两人的表情，一派冷静地说，“伪装成他杀和事故死亡都办不到。”

“为什么呢？”

“会败露的。”

成田直直地盯着高明，回答道，“绝对会败露，无论伪装得如何巧妙，警察也不可能把上吊自杀的尸体错认成他杀或者事故死亡的尸体。只要看绳索的勒痕就能一目了然，或者通过淤血的状况也能非常容易做出判断。”

“这么轻易就能看出来？”

“非常容易。普通的他杀和自杀或许难以辨别，但判别死于上吊和绞杀却是医学的基础，连警校的教科书上都有。”

高明向江里子摊开双手。

“好象行不通呢。”

她对于成田的解释，似乎放弃了自己刚才的念头，但依然不肯死心，看着成田问：“有没有什么妙招？”

成田则把他那犀利的目光转向高明。

“江里子的保险金问题也好，正木家的面子也罢，对副董事长而言，现在宣布董事长死亡都是很不利呢。”

高明惊讶地眯起眼睛，看着成田。

“所谓不利……是指？”

“首先是遗产，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文江夫人将继承二分之一，而剩余的二分之一由副董事长的太太和专务两个人平分。”

“为什么？他们俩不是离婚了吗？”

“只要离婚协议不报送到政府机关就不予承认。这可是常识。”

文江同意与藤次郎离婚是有因由的：她哥哥创业失败了，身上背负着巨额的债务。本来她想从藤次郎那里得到的赔偿费投资给哥哥的，不过现在一旦藤次郎的死被宣布的话，她显然会撤销自己离婚的意愿。

“首先是……遗产啊。”

高明满脸严肃地询问成田，“那其它还有什么不利因素吗？”

成田面朝着他，先扔下一句话，“虽然这有可能只是杞人忧天，”

“如果文江夫人有那个意向，她很可能会掌握公司的实权。那么，她也就理应提拔自己的儿

子正木专务为董事长。”

“.....这样啊？”

高明从成田身上移开视线，轻轻地嘟哝起来：“那对母子，可以继承丈人四分之三的财产呢。”

“您明白了吧？”

“嗯。”

高明大幅点头，“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也无能为力啊！难道说你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

成田轻轻吸了口气。

“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只有唯一一个办法，那就是暂且拖延公布董事长的死讯。先让文江夫人的离婚协议成立，随后再宣布。”

“可是，故意把尸体藏起来这件事败露的话就麻烦了啊！”

“那是当然，我们就假装董事长从明天起外出旅行，几天之后行踪不明。过了一个月左右尸体再被发现就没事了吧？经过那么久的时间的话，2、3天的差距也可以蒙混过关了。地点就

设在轻井泽的别墅附近，那边有个深山老林没错吧？”

“还是设成上吊自杀吗？”

成田点头。

“是的，这点上动手脚太危险，我觉得也没必要。这样警察和世人就都能理解独自旅行的意义了。”

高明交抱起双臂，皱起眉头盯着空气发呆。可能他也自己在心里盘算下这种赌注的风险有几成。

成田又转向一直用愣愣的表情听着他说话的江里子。

“怎么样？江里子小姐？”

她终于慢慢抬起头。

“能顺利达成目标嘛？”

“我无法保证，不过只要我们成功制造出他三天后依然在世的假相，不管保险公司事后如何跟踪，最终还是会支付保险金的。剩下的，就看你敢不敢做了。”

“我做！”

江里子当即回答。“这本来就是一场失败，不做就亏了。”

“副董事长呢？”

成田问高明。他摸了几下自己那圆鼓鼓的下巴之后，回答，“也只能做了，无奈之举。”

“那就这么定了。”

成田说道，尽力做到冷静。“那么，首先我们今晚该作何补救呢？我们装出这副一无所知的表情蒙混过关也是一个方法，但作为最后几个见到董事长的三个人，总有些放心不下。我希望再找一个人当证人。”

“我反对，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成田随即微微一笑，露出了皓齿。

“当然，我可没打算再增加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没什么意义。我所说的意思是，需要让第三个人确认董事长现在依然在世。”

“董事长在世？你说什么哪！他不是已经死了么？”

“所以说，”

成田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要用脑子嘛。”

三人走出会客室，再次进入了藤次郎的房间。藤次郎那干瘪的身体依然像模型一样吊在那儿，江里子脸别向墙壁，不敢看尸体一眼。

“先把尸体放下来吧！”

“我来帮你。”

成田和高明两人把藤次郎放了下来，勒在他脖子上的是一根红白相间、很漂亮的长绳。这绳子哪儿来的呢，成田正纳闷，不料手中一滑，把藤次郎的头部摔落在了地上。

“小心点！没关系吧？”

“没问题，不好意思。”

成田慌忙地将其抬起，发现地上有什么白色的东西在滚来滚去，原来是藤次郎的门牙，是假牙。成田用另外一只手捡起塞进了自己的西装口袋。

藤次郎的尸体被般到的房间一角，上面还盖了一块毛毯。

接着，成田操作起藤次郎书桌上连接着电话的录音机来，并按下了播放键。顿时，喇叭里传来了藤次郎用他那嘶哑的声音与另一个嗓音低沉的男人说着话。两人似乎在就货物的流通途径进行商讨。

“这个男人是营业部长，谈话内容我基本了解。”

高明说。藤次郎有一个习惯，他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场合一定会把通话内容录下来。

“那么就把部长的声音消除吧。”

成田谨慎地播放着磁带，把与藤次郎谈话的男人声音去除了。这么一来，这盘磁带里所剩下的只是藤次郎一个人的声音，并伴随以一定的空白间隔。

完成这一步骤之后，成田拎起话筒打到了厨房。女佣麻子的声音映入耳畔。

“是麻子吗？我是成田啊，不好意思，能不能送一杯咖啡到董事长房间来，嗯，一杯就可以了。”

我马上就送来，听到麻子这么说完后，成田放下了听筒。

“她马上就过来，我们快做准备工作吧！”

所谓的准备工作——

首先江里子先穿上藤次郎的长袍，并戴上他喜欢的毛线帽。然后往背朝门口的沙发上一坐，这样就只能看见长袍的肘部部分。

高明则坐在斜对面，江里子所在的位置离门口有几米远，所以如果位于门口的话，看起来就是藤次郎在与高明对话，而录音机就放在两人的脚边。

“准备就绪！”

成田满足地点点头，恰好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高明按下录音机的开关，开始传出藤次郎的嘶哑嗓音。

成田作了个深呼吸，打开门。麻子立刻出现在眼前，她头发往后扎起，素面朝天，一阵咖啡的香气先于她飘进屋内。

“我端来了咖啡。”

“辛苦了。”

成田转过身，面朝高明，他此时正对着录音机里传出的藤次郎的声音拼命唱独角戏。

“再便宜的货物质量方面也不许偷工减料！”这是藤次郎的声音。

“并不是偷工减料，只是扩大销售范围而已。”高明说。

“总之，这次你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做吧。”藤次郎说。

成田对麻子苦笑了一下，小声说：

“这个先放我这儿吧。”

做了个接过托盘的姿势。麻子微微鞠躬，“那就拜托您了。”说着，递上了托盘。

成田确认麻子已经离开之后，关紧只留了一条缝的房门，说道“你们辛苦啦！”

这句话如同信号一般，两位表演者听到之后立刻站了起来。

“我心怦怦直跳呢，这声音和真实的不一样啊！”

“稍微有一点也没法子啦，但我知道是磁带里的声音所以没放得很开，这点她似乎没注意到。先不管这些了，我们快收拾一下。”

成田从江里子手中接过帽子和长袍后，随便往沙发上一扔，他认为这样更加自然。

江里子拿着咖啡杯，把还冒着热气的咖啡倒到了窗外。

“里面剩了很多牛奶，不太自然。”

江里子从一旁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把杯子裡的咖啡吸干后，扔进了废纸篓。

高明把录音机放回原位，取出里面的磁带，替换成原本放在桌上的另外一盒。然后作出一副到各地分公司考察一样的神情，检查着整个房间。

“貌似一切都OK。”

“窗户的插销呢？”

“牢牢得锁着呢。”

“那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三人走出藤次郎的房间后，江里子将门反锁，然后一起迈向了会客室。

此时已过了九点半。

“我们几个一块儿回到会场有些不自然，副董事长您先回去吧，我们几分钟之后再过去。如果有机会和别人搭话，你就发牢骚说，你本想去看看董事长结果被他拖住谈了很久公事。董事长的尸体等宴会结束之后再处理好了。”

“明白了。”

高明不太耐烦地点了下头，然后打开门张望一下屋外的情形之后走出了房间。

这样就等于讨好了新董事长一回，成田暗自窃喜。本来他就和正木家非亲非故，只是受到了藤次郎的个人赏识而已，公司里还有不少人把他当作间谍。对藤次郎的去世最难过的，可能就是他了。

——除了有讨好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他的弱点。

对成田而言，此次伪装的目的就在于此。

他走到门口，将门再次上锁，然后转向江里子说道：“木已成舟啦。”

她走到他身边，步伐毫无安全感可言，把病人一般的身体靠住他。

“真的会顺利吗？”

“绝对没问题。”

他抓住江里子的双肩，温柔地将她扶起。
“现在的关键是你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万事俱备之后所欠的东风。”

“我该做什么呢？”

“很多，当然也包括一些有难度的。”

成田放开她，环视其屋内来。“我们就伪装成董事长明天一大早就从这里出发了，那么今天晚上必须为旅行作一些准备。”

“那等宴会结束之后，我们立刻着手干吧！”

“然后还有……”

成田面露难以启齿的表情缄默了一会儿后，继续说道：“我们要让人觉得董事长是开车出发的，可这么一来他的车还停在车库就不妙了，你会开车吧？”

“嗯……”

“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到轻井泽去？”

“可以是可以……难道你想……”

江里子的表情闪过一丝不安，成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双眼。

“是的，我希望到时候你把董事长的尸体一起带走。当然我会帮你搬上后车箱的……，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只管开车就好。把车开到那边之后丢下就行了，过几天我会去收尾。”

江里子的眼中充满了困惑、踌躇和恐惧。成田一眨不眨盯着她的目光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很难办到。不一会儿，她似乎下定了决心，慢慢地点头。

“我明白了，只得将错就错了呢。”

“拜托了。”

成田再一次抱紧了她。

“今天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莅临此处，实在感激不尽。托了各位的福，董事长也表示自己度过了一个异常愉快的生日。本来想请董事长最后再发表几句感言的，但他有些劳累，所以就不

在这里露面了……”

高明寒暄完毕后，宴会总算是落下了帷幕。时间刚好是10点，客人们都纷纷离场，但负责会场布置的人员要等到全部收拾完才能回去。成田和江里子回房开始商量旅行的准备工作。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把房门锁好。”

“我知道了。”

她的脸颊泛起红晕。

等江里子消失身影后，高明的妻子凉子走到成田身边。

“爸爸的状态如何？”

“看起来似乎有些疲倦，现在正躺在书房的沙发休息呢……”

“是嘛。”

凉子从成田身上移开视线，往和藤次郎房间相反的方向走去，高明和凉子的房间在那里面。

等会场整理干净、确认每个人都离开之后，成田再次向长廊走去。来到会客室前，他尽量不出响声地敲了敲门。里边人没有应答，取而代之的是门露出了几厘米的缝隙。高明那犀利的目光

从门缝射出，然后他走出了会客室。

“书房的钥匙呢？”

高明注意着四周动静问道。

“在这儿。”

成田把刚才从江里子那里拿到的钥匙交给了高明。

“那么，我们来搬尸体吧！”

正当两人走向藤次郎房间的时候，前面传来了一阵敲门声，紧接着是叫唤声，“大老爷！”

高明与成田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人在敲藤次郎的房门。

两人迅速赶到后，发现女佣麻子正咔嚓咔嚓转着门把，一脸忧疑的神情。高明见状立刻走过去说道：

“你在干吗呢？”

可能他的声音过大，麻子不禁一凛，僵直起身子，脸色苍白地回过头。

“我想给大老爷送水……，没想到门锁上了。”

她向高明二人示意自己端着托盘上的水壶和杯子。

“今天晚上就算了吧。”

高明挥着右手说，“董事长今天太累了，就不需要了。”

麻子迟疑地看看水壶，再看看那两个人，可能觉得既然是高明这么指示就没必要犹豫了，开口问道：“那我就回去了，可以吗？”

她是和藤次郎关系密切的一个批发商的女儿，打算修习如何做新娘（花嫁修业）而来到了这个家。而她一天中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把水壶送到藤次郎的房间。

“嗯，回去吧，路上小心点。”

高明这么一说，麻子马上安心地吁了口气，说道，“那我先告辞了。”往走廊另一端走去。水壶与杯子咔嚓咔嚓的碰撞声渐行渐远。

成田略显不安地问高明：

“应该没别人会来董事长房间了吧？”

“还有一个叫德子的老佣人住在这儿，但她不负责照顾董事长，没关系的。”

成田明白似的点点头，凝望着麻子远去的方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我们二人的不寻常举动……”

此时，成田背后响起了咔嗒的开门声。

第二天，正木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高明、凉子夫妇带着儿子隆夫、大女儿由纪子、小女儿弘美，与藤次郎的姘居妻子江里子，秘书成田，佣人麻子和老婢德子，共计九人集合在食堂，大家都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也就是说，”

凉子对江里子怒目而视，问道：“发现爸爸不见了是在今天早上咯？”

“是啊。”

江里子也毫不服输地回瞪着她，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呢？宴会结束后没有去过爸爸的房间吗？”

“去了，但房门上了锁，我以为他已经睡了，所以又回到自己房间。”

“是嘛”

凉子朝江里子投以冷静目光后，又把视线移到自己丈夫身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高明往椅子上一坐，交抱起双臂回答：

“宴会举行到一半时，我本想在结束前让他在讲几句话就去了他的房间，他正坐在凳子上抽雪茄。我请求他最后说几句话，他说自己很累，叫我随便说点什么。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公事，那时候成田和江里子也在场呢。”

“他说得没错。”

站在高明边上的成田，微微点头，说道：“我记得，当时我还让麻子端来咖啡呢。”

成田的目光聚焦在麻子身上后，她立刻挺直身子回答：“是的。”

“我去的时候，大老爷和老爷正在谈话。”

“在那之后她就没有和别人见过面咯？”

凉子审视着所有在场的人，说道。没有人回答，三个孩子显然认为自己这事儿与自己无关，一副无所事事的表情。他们连前一天晚上的宴会也没参加。

“麻子，你不是每天都要端水到董事长房间的吗？”

麻子有些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说：

“是，是的，但房间的门锁着，敲门也没反应。我正无所适从的时候老爷出现了，他说今天董事长有点疲倦就让我别送了，所以我就先离开了。”

“她说没错。”高明开口说道。

“那也就是说”

凉子冥思苦想般地皱起眉头，眼睛聚焦在空气中一点。“父亲从宴会举行到中途一直到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去了某个地方咯？可究竟去了哪里呢……江里子小姐，你难道完全没有头绪吗？”

“没有。”

对明显带着指责口气的凉子，江里子顿时怒上心头，没好气地回答。

“妈妈，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这时，儿子隆夫作为三兄妹的代表发言了。
“我们昨晚也没见过外公，他究竟去了哪儿我们

也不可能知道，根本没必要继续呆在这儿了嘛！”

妹妹由纪子和弘美似乎也认为他说得有理，纷纷点头。

凉子看了隆夫几人一会儿，觉得他的话确实在理，便同意他们离开了。

“要报警吗？”

等孩子们走开后，至今未发一言的老婢德子提议道，她在这个家已经服务了将近三十年，因为如此，可以说在这个家里她说话的分量仅次于凉子。

“现在就把事情闹大，有些不太妥当。”

凉子说，“爸爸很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去了某处，过段时间之后再说好了。”

“而且如果公司职员们知道董事长失踪之后，也一定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影响。”

高明与凉子持同样意见。

最后，这一天大家达成了观望的共识后解散。

高明去公司上班了，而成田则留在正木家的会客室里，把藤次郎所有可能去的地方用电话问了个遍。当然他心里很明白，这纯粹是白费劲儿。但凉子在边上用担心的模样望着自己，要是不尽力寻找藤次郎一定会招致怀疑，所以才无法终止这场作秀。

“是嘛……嗯，我知道了，打扰您了。”

打完数通电话后，成田朝凉子摇了摇头。她轻声叹口气，垂下了目光。

“与董事长工作上有关的地方已经全部联系过了。”

“辛苦你了，那接下来我来联系一下亲戚方面的关系吧。”

把电话递给凉子后，成田走出会客室，朝江里子的房间走去。尽管江里子的房间在二楼，可她此时正坐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无奈。

“啊，成田你来了。”

她抬头望着他，目光像在求救。

“真是始料未及啊。”

成田叹着气，在她身旁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没想到董事长的车子竟然出了故障，这几天一直坐的是公司的车。”

“接下去该如何是好？”

“你把董事长旅行用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嗯，江里子有气无力地点头。

“这样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和之前一样，继续装得一无所知就好。”

“可现在大家开始骚乱了啊，听凉子的口气，她似乎迟早会将此事交给警方处理，一旦如此，我们的计划不就都败露了吗？”

“关于这点我觉得暂时没必要担心，副董事长应该不会让她这么做的。”

“这倒也是。”

“现在可是没有退路了啊，你不想要财产了吗？”

“那当然……想要啊。”

“那么就请按照我说的做吧，我先去一趟市政局。（注：日本处理婚姻纠纷的机构）”

必须先让离婚协议生效——这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料成田刚走出江里子的房间，麻子就跑来通知他正木友弘来了电话。顿时成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友弘来找他的要事正是希望就提交的那份离婚协议进行商谈。

“是怎么回事呢？”

成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问道。

“其实昨天我跟母亲通了个电话，我问她是否真的想离婚。然后她本人也表示有些后悔，所以想再考虑一下。尽管我们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不过在提交之前都可以临时变卦的吧？本来向市政局要求不受理离婚协议的话，他们就会不予受理了，不过现在只要跟你说一声，那些步骤也可以省去了呢。”

“原来如此。”

成田对听筒口吞咽着口水，“我明白了。”

“那就拜托你了。”

“先说到这里。”

放下电话后，成田意识到事情不妙。不知他是从成田去过电话的公司相关人员还是凉子询问过的亲戚那里得到消息的，总之友弘很可能得知了藤次郎的失踪。人一旦失踪，那么死亡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么一来，在文江、友弘母子面前就出现了求之不得的遗产继承的机会。他俩一定是考虑到这事，才赶紧改变心意的。

或许该放弃卖高明人情的作战方案了，成田思考着。那么，现在只能孤注一掷替江里子骗到保险金了——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成田变更了自己的计划。

这天晚上，在食堂再次召开了家庭会议。除去今天早上的九人，友弘和妻子澄江也加入了会议。

“大小姐，我觉得还是报警比较妥当。”

德子对凉子说，而高明提出了反对意见。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董事长自愿离家出走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不赞成交给警方去办。”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啊！我倒是觉得他被某人带走的概率更大。”

友弘说。作为他而言，肯定希望用一种能更快确定藤次郎生死的方式。

“带走？是如何办到的？这里可不是无人公馆啊！”高明反驳。

“就算不是强拉硬拽，也有可能把他骗出家里嘛，我相信一定有法子办到。”

“这样就更不能报警了，按照你的说法，带走董事长的很可能是亲属，或者是非常熟悉的人呢。”

在他们几个讨论得热火朝天之时，凉子只是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是在反复斟酌是否该报警、还是正考虑其他的事，在旁人眼里无从知晓。

“姐姐，该如何是好呢？”

正当友弘跑来追问凉子的时候，门铃响了。在场几个人的表情就像突然被通了电一样猛地抽搐了几下。

“这种时间会是谁啊？”高明气呼呼地问道。

德子走过去接起了对讲电话，小声言语一番之后，走到了凉子身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凉子直点头，说：“把他们带到会客室去吧。”

“凉子！”

高明用惴惴不安的表情看着妻子，而她则显得泰然自若。他接下来本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能开口。

成田跟在德子后面来到大门口。

出现在玄关的，是个一身黑西服的高个儿男人与一个身着同样颜色夹克衫的女人。男人大约35岁左右，深邃的眼眸看起来完全不像日本人。女人则30岁不到的模样，成田猜测。油黑的长发披肩，眼睛细长而清秀，小嘴闭得很紧，绝对是个美人胚子——

“夫人在家吗？”

那男人用清澈而又响亮的声音问，德子正要回答时，后方出现了凉子的身影。

“我一直在恭候二位的到来，里面请。”

“侦探？”

面对高明大声的喊叫，“我们差不多等同于侦探。”男人用沉着冷静的口气回答。

“准确来说，我们是会员制的调查机构，各位经营主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听的昵称——‘侦探俱乐部’”

“家父是那个俱乐部的经营主之一吗？”

“没错。”

侦探回答友弘，“正木董事长曾拜托过我们几次，不过主要是针对公司职员品行的调查。”

“我从没听说过呢。”高明说。

“那是当然的。”

侦探面无表情地说，“若非如此，我们的调查就失去意义了。”

“你们也能帮忙找人吗？”

经凉子这么一问，侦探大幅地点头。

“而且这次是经营主下落不明，我们会更加倾力而为。”

“喂喂，姐姐。”

友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当真要让这些家伙去查吗？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自己去查会更

好。”

不料侦探把他那如同上了发条的脖子转向友弘，说：

“我认为，对各位最佳的方法是报警，次者则是交给我们处理。接下来这句话只是参考，按照外行的判断来行动是最糟糕的选择。”

不知是谁忍不住笑了一声，友弘立刻露出难堪的表情。

“有你刚才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

在凉子那毫无神情的脸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请务必帮我解决——成田先生。”

“嗯。”

“关于父亲的近况，你应该是了解得最清楚的，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向侦探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

“我明白了。”

“喂，凉子！你是认真的？”

高明分别看看妻子和两名侦探，而凉子则对他还以锐利的眼神。

“嗯，我是认真的。”

在藤次郎的房间，成田与侦探们迎面而坐，此时他脑里的念头是：大事不妙。凉子和江里子坐在他身边，成田做梦都没有想到凉子会叫来这号人物。

藤次郎有某种秘密的调查机构这件事，成田隐约感觉到了一些。因为他是一个对职员们的补正行为，尤其是受贿之类的事相当敏感的人。一想到自己平日的行为也可能受到过调查，成田有些不寒而栗。

“首先，”

侦探在房间内巡视了一圈之后，双手背在身后，对成田几人说道。

“在这里必须要告诉各位的是，结合目前所有留下的证据，藤次郎老先生并非出于自愿离开了这栋房子，而是被某人带走的。”

凉子坐在成田边上，一边作着深呼吸一边端正着自己的坐姿。虽然侦探多少注意到了她的反应，但语气丝毫未作任何改变，继续道：

“关于我这么推断的根据，待会儿再向大家说明。总之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何时、由谁、出于什么目的、把藤次郎先生带去了哪里，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从第一个‘何时’开始推理吧。”

随即，侦探伸出右手，用食指指着江里子。“您的推理是什么呢？关于藤次郎先生‘何时’被拐走这一点……”

江里子冷不防被点到名字，差点惊慌得羞红脸，不过她还是设法摆好姿态，回答：

“那多半是……半夜里吧？”

侦探顿悟似的点了点头，然后问他的助手：

“昨天和今天早上，门窗的上锁情况如何？”

成田从一开始就非常在意这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助手，侦探在作推理的时候她一直在观察房间的细微部分。就连刚才她还在时不时地眺望靠墙架子上所放置的咖啡杯。

虽然突然问到了她，但她依然用沉稳的动作翻着笔记：

“根据刚才德子女士所言，她昨天晚上十点左右锁上了所有的门，今天早上也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当时的状态。”

她口齿伶俐地朗读道。

“其中有可能从外侧上锁的有哪些？”

“只有大门，其他的只能从里侧上锁。”

“多谢。”

侦探的声音如同指令一般，女助手又开始观察起来。

“这个房间的窗户也上了锁，如果半夜要把藤次郎带出去的话，就只能从玄关走。可再怎么胆大包天的犯人也不敢这么做吧？这么一来，他就肯定是十点之前犯的案。”

“那时候正值出席宴会的客人离场呢。”

凉子说，“出席的客人里开车的很多……莫非犯人就在其中……”

“这样推断比较妥当，想把人带走的话，开车是最有效的手段。”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成田抬头望着侦探那张无表情的脸，说道：“我觉得您刚才这一系列的推理，外行人也完全能想到。谁都不会认为把董事长拐走的是一个外部入侵者呢。”

然而，侦探依然用不参杂任何感情的声音辩解道，“我得按照顺序说。”

“然后，据说藤次郎老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是在九点半左右，也就是说，犯案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内完成的。不过，藤次郎先生是不可能从入口的大门被带出去的对吧？不，就算并非不可能，这也太危险了，犯人绝不会冒这种险。那藤次郎先生就只能是从窗口被带走的。那想必大家都能大致猜到藤次郎当时处于何种状态了吧？不是失去了知觉、就是手脚被绑，总之是处于无法抵抗的状态。到这里，我们来推测一下昨天晚上犯人的行径好了。”

侦探慢悠悠地走到入口处的门口，然后作了个180度的转身。

“假设犯人正在宴会场，过了九点半时，他来到这个房间与藤次郎见了面。虽然不知道他们

俩之间进行了何种交谈，不过能够确定的是，藤次郎先生在交谈过程中丧失了警惕。而犯人趁机会用氯仿捂住他的口鼻让他昏迷，并将他丢出了窗外。之后这个人锁上窗户和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宴会场。只不过这里出现一个问题，门的钥匙是在……”

侦探说到这里，凉子似乎想到了什么站起身来，在藤次郎的书桌里摸索着，成田则从一旁看着她。

“没有了，果然！”

“什么？”侦探问。

“钥匙圈，父亲所有的钥匙都挂在上面。”

“那也包括这个房间的钥匙吧？”

“嗯，那是当然。”

侦探点点头，对女助手使了个眼色。她立刻记录下了什么。

成田内心算是松了口气，庆幸着自己藏起了那串钥匙。如果被找到的话，就又会出现在犯人是如何从这个房间离开的这一大谜题了。”

“钥匙的问题解开了，那我继续往下说。”

不知追求何种效果，侦探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如果有共犯的情况下，那名共犯会等在窗外把藤次郎先生运到车上；而如果只是单独作案，那犯人自己就会从大门绕到后院再处理失去自由的藤次郎。不管哪一种情况，犯人都是混在参加宴会的客人里逃出了这栋宅邸。”

没有问题吧？侦探的眼神仿佛在问在场的委托人，同时窥视着他们的反应。不知何时，那名女助手也走到了他身边，俯视着三人。

“这个推理没什么问题。”

成田说，“犯人估计就是用的这种手段，不过从作案方法上能推断出犯人是谁吗？”

随即，那名侦探脸上罕见地浮现了笑意，说道，“我可是无废话主义哦。”

“从刚才的推理中完全可以缩小犯人的范围，首先是九点半至十点这段时间曾往返宴会场与这个房间的人；第二是会开车的人；最后就是与藤次郎先生非常亲近的人。”

第二天的午后，当成田正在董事长办公室整理资料时，前台告知来了客人。接待处小姐稍稍放低声音：

“是个身着黑色西装、个子很高的男人。他说，只要告诉您是俱乐部的人您就知道了……”

尽管成田心里满腹牢骚，但还是让小姐立即把他带进会客室里。

这间仅仅用窗帘简单隔开而成的会客室里，昨天那名侦探面无表情地坐着，这次女助手没来。这让成田产生了一丝不安，不过他硬是装出了一副没注意到的样子。

“你们有什么收获了吗？”

与侦探隔桌而坐后，他立刻发问。侦探盯着他的脸凝视了两三秒之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回答“嗯，算是吧。”从身旁的背包中拿出一本笔记本，与女助手之前用的完全相同。

“我上午去了一次‘花冈’外卖店，就是前天为你们准备宴会料理的那家店。那里的店员向我们透露了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

“有意思的事？”

成田身体僵硬起来。

“嗯，其实那个店员曾在前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为了取回餐具而来过这里一趟，因为凉子夫人之前告诉他宴会九点结束。但由于实际拖延了一会儿，他就一直在走廊上等候。”

“然后呢？”

成田催促他说下去，经他这么一说，他回忆起似乎是有那么两个穿着印有商铺名称衣服的男人站在走廊上。

“据那个店员所言，他本来等候在会场左手边，但站在那儿就挡住了上厕所客人的去路，所以转移到了出口的右手边。您应该知道，顺着走廊的右手边的方向走，经过会客室后就是藤次郎先生的房间。”

“你的意思是，”成田抢先一步说道：“如果有人从宴会场离开走向董事长房间的话，他们一定会看到，是吗？”

“正是如此。”

“那么他的证言是什么呢？”

不料侦探突然伸出右手，张开五指摊在成田面前，那只手瘦骨嶙峋，却很大。

“他们说，总共有五人经过了那里。这两名店员的记忆会如此一致，纯属少见。”

“五人……”

成田正要在脑子里默数的时候，侦探开口进行了解释。

“女佣麻子往返了一次，这样就是两个人。然后是高明先生；过了一会儿之后又有一对30岁左右的男女走了过去。他们似乎不认识那两个人，但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成田先生您和江里子小姐。”

“您真是明察秋毫啊，他俩一定是我们从董事长房间回来时候看到的吧。”

成田冷嘲热讽地说道，但侦探的表情全无变化。他保持着包公般的铁面，朝成田的方向探出身子。

“如果这个证言可信的话，那么前天晚上从九点半到十点这段时间里，谁都没有从宴会场走

到藤次郎先生的房间啊。”

“确实如此。”

无视内心产生的不安情绪，成田也用不带一点情感的声音回答，程度完全不输给侦探。

“尽管这与你的推理产生了矛盾，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犯人没必要硬从走廊上通过。不是还有从玄关出去绕到后院侵入房间的这一招吗？德子太太是过了十点才开始锁门的，所以那时候肯定还有门是开着的。”

这不成问题，成田重复了一遍。

“从物理角度而言能够说通。”侦探说，“但从心理角度上看这是不可能的，寻找一扇未上锁的门需要花时间，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而要是这个时候德子就开始上锁的话，那就偷鸡不得蚀把米了。最可靠的作案手段只有从走廊通过，而如果注意到外卖店伙计的目光之后说不定就临时中止计划了。”

“那你说说看，犯人究竟用的是何种手法？”

成田不由得加大了嗓门，他已经对这个侦探非要来找自己这点开始有些恼火了。

“这我还不知道。”

与成田形成鲜明对比，侦探的声音丝毫没有顿挫感。“所以我换了一个角度，正在试图攻克犯人为什么要带走藤次郎先生这个难题。”

“为什么要带走他，这点我可丝毫没有头绪哦，昨天我也说过。”

“这我知道，所以我才不得不搜集各方面的数据……”

说着，侦探从包里取出一只小黑匣子，那是一只微型的录音机。

“藤次郎先生书房里的电话上接着一只录音机吧，好像是为了录下重要谈话准备的。”

“嗯……是啊。”

成田感到自己心跳速度明显加快，掌心也渗出了汗水。

“所以我很想通过那些录音来调查一下最近他都与谁说过什么话，当然我是经过凉子夫人的允许才这么做的。”

听到侦探这么说，成田多少安心了一些。他貌似还没看穿自己的伎俩。

侦探似乎没注意到成田心情上的变化，按下了录音机的开关。里面立即传来了耳熟能详的声音，那口气冷淡、时不时还随声附和的声音正是藤次郎的。

“这是专务的声音吧。”成田说，“他们正在就销售计划进程会议的日程进行讨论。”

“在这之后。”

侦探指着录音机说。

“……所以我觉得把进程会议放到下周二也就是10日举行，是最有效率的。”

放到这里，侦探关掉了电源，一边往回倒一边向成田确认：“刚才说的是10号，周二，对吧。10号挨上星期二的话，离现在最近的也是两个月前了。为什么藤次郎先生现在会想要听这盘录音呢？”

糟糕！成田心想，应该确认一下磁带里的内容，可当时并没有这个功夫……

“这个嘛……”

他耸耸肩。“我就知道了，只能问董事长本人了。”

而侦探随即从录音机里取出磁带，放在成田跟前。

“需要麻烦您一下，请成田先生您再听一遍磁带的內容好吗？说不定里面隐藏着什么玄机，而且很可能是我们无法判断的内容。”

“我明白了。”

成田接过磁带往西装内袋里一塞，这个侦探果然没有注意到那个圈套——

“我会立即去查一遍，如果有问题会立刻通知你。”

“多谢。”

侦探站起身来，为自己耽误了成田的时间而道歉之后，转身离开了会客室。

成田走出会客室时，与接待处的女职员打了个照面。她冲他露出服务人员的笑容后，搭话道：

“刚刚那个人真奇怪呢！”

“你也这么觉得吧？他真是个怪人。”

“嗯，他说自己找成田先生之后，还问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想知道董事长的咖啡是

谁泡的。”

“咖啡？”

“然后我就告诉他是打电话从对面咖啡店里订的，接下去他又问我董事长是不放糖奶就喝的呢，还是要加奶后才喝。我怎么可能知道那种事……”

临近下班时，凉子给成田打了个电话，说是那个俱乐部的侦探要宣布什么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集中一下。

“知道董事长去向了吗？”

“好像不是这事儿，但反正是很重要的……总之你来一趟吧。”

“我知道了。”

成田放下听筒，瞪着空气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拎了起来，然后拨通了江里子房间的电话。

“啊，是成田啊，侦探好像查出什么了呢。”

“好像是，你知道他到底查出什么了吗？”

“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助手来找麻子问过几次话。据说还暗中向麻子确认，那天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是藤次郎。”

“她怎么回答呢？”

“她回答的确是他，但他们好像依然心存怀疑……这可如何是好？”

“你不能惊慌，没关系的，他们肯定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哦，对了，董事长和咖啡的时候放牛奶吗？”

“咖啡？嗯，应该放的。”

“那个时候你确实把牛奶倒掉了吧？”

“嗯？牛奶？”

江里子在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难道是忘了倒？——成田紧咬嘴唇。

但江里子回答，“倒掉了，绝对错不了。”

“真的吗？”

“真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就没问题了。”

最后成田说了一句，那我们就装得什么都不知道好了，然后放下了听筒。

这天晚上被召集起来的，只有凉子、高明、江里子、成田四人，友弘夫妇与孩子们没有出现。这让成田产生了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地点选在了藤次郎的房间，凉子保证，案件发生之后没有人碰过任何东西。

“录音磁带里有没有找到线索一类的东西呢？”

等成田坐到了沙发上，女助手主动问话。

“很遗憾，我没有发现什么。”

成田从口袋里取出磁带，递给了她。

“是嘛。”

她接过磁带，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见到此状，成田的不安情绪着实缓和了许多。

确认全体人员都相继入座后，侦探锁上入口的门，面朝四人而坐。助手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站着。

“今天我把各位叫到这里的目的是，”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挨个儿看了看面前的四张面孔，继续说：“希望听在座的几位说出真话。”

“真话？”

高明扬起眉毛，“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事实的意思。”

说完，侦探拿出那本笔记翻开，用恳切的口气说道：“那天晚上九点半左右，你们几位都称自己见到了藤次郎先生。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犯人根本没有溜进这个房间的机会。这样可能性只有两个，第一，犯人没有进入房内；第二，你们几个就是犯人。”

“你在开玩笑吧？”

高明歪起嘴，不屑地说：“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拐走董事长？真是荒唐！”

“有动机吗？”

与高明形成鲜明对比，凉子用冷静的口吻问道。

“我想不出各位绑架藤次郎先生的动机。”

侦探一脸不在乎的神情说道，“比如对高明先生来说，藤次郎先生失踪将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藤次郎先生与前妻的离婚问题还没解决，遗产分配上会陷入很被动的局面。”

高明细起面孔，既没肯定也没表示否认。

“江里子小姐就更显而易见了，还没入籍的时候丈夫就失踪了的话，她傍上这个豪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侦探似乎认定，江里子嫁入这个家族完全是冲着财产而来。然而就连她自己也没有进行反驳，可能她意识到这么做只会把现场气氛弄得更糟糕吧。

“从成田先生的角度而言，自己的雇主消失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

“你看，分析的很有道理嘛。”

高明向侦探投去了鄙视的目光。

“但是，如果在这里加上一个条件的话，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就会齐心协力地隐瞒董事长失踪的这件事了。”

“什么条件？”

见到凉子那明显紧张了许多的表情，侦探稍稍颦蹙了一下，这是他在做重大发言之前唯一的表情变化。

“这个条件就是，当时藤次郎先生已经去世了。”

听到侦探如同宣布判决一样的话语，凉子不禁抖了抖身体。她内心变化在外观上的表现也仅仅如此。

倒是发出了类似抽气声音的江里子的反应更为引起侦探的注意，虽然意识到后她立刻俯下脑袋，但侦探还是对她那泛起红晕的脸凝视了一会儿。

“真是一派胡言。”

高明强作笑脸说道，不料被凉子的一声“请您继续说下去！”的语气给压倒，脸部变得僵硬起来。

侦探继续接过话茬儿：

“我试想了一下藤次郎先生因为心脏病发作或者脑淤血等原因死在了这个房间后，那三个人又出现在这里的场景。宣布藤次郎先生的死讯是否为上策，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明白。这三个人极可能作了如下计划：先藏起藤次郎的尸体，给人以他谜一样失踪了的假相来赚取时间，从而把藤次郎与前妻离婚、江里子入籍等事情办妥。当然，先不谈离婚，这种情况下还能否入籍我倒

是不太清楚。”

虽然侦探的语气和一开始说话时候没什么两样，但在成田几人的眼里，他似乎多了几分自信。

“荒谬至极。”

高明重复着和刚才类似的词儿，但这次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说辞？首先，那时候遇到董事长的不只我们三人，女佣端来咖啡的时候也见到了，难道你想说她也是共犯吗？”

但侦探却无视他的话，对着江里子说。

“麻子小姐端来咖啡的时候，你在哪里？”

她用赌气而又失望的表情望着侦探，指指沙发后方的墙壁。

“当时我站在墙边。”

侦探恍然大悟般地点点头。

“原来如此啊，如果您在那个位置的话，站在门外的麻子小姐确实无法看见。但我还有一个疑问：麻子端来咖啡的时候，藤次郎先生正与高明先生专心商谈着，据说当时是成田先生接过了

托盘的，为什么不是江里子小姐您去接的呢？这么说虽然有些失礼，通常这种事情该由女性来做吧？”

“你也说了是‘通常’吧？”

明知这时候做出如此反驳只会起到反效果，但成田还是忍不住开口了。“那时我刚好离门口比较近，所以就接过来了。”

“刚好……吗？刚才也说了你们是在谈公事，作为秘书的你一般不是应该在藤次郎先生边上才对吗……，好吧，这事儿也不再继续追究了。”

侦探没有继续拘泥于这一细节，默不作声地走到墙边的架子旁。那上面放着的咖啡杯托盘，依然保持着那天晚上的原样。

“我想问问江里子小姐。”

侦探的声音使她猛地抽动了身体。

“藤次郎先生喝咖啡的时候加奶吗？”

成田的脸稍稍偏向江里子，对她使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你就放心说吧。她便肯定地说道：

“是的，他说这么喝更健康。”

“这样啊。”

侦探瞅着咖啡杯和牛奶壶，说：“确实里面的牛奶倒空了。”

“那肯定是啊。”

江里子得意地回答。

“只不过，”

侦探拿起勺子，“勺子没有使用过的迹象，这太奇怪了，如果要放牛奶的话，一般都会用勺子吧？”

啊，成田不禁轻声叫道，与此同时江里子似乎也在自言自语着什么，只有高明用责备的目光瞪着江里子。

“还有一个奇妙之处。”

侦探这次走到藤次郎的书桌边，打开抽屉。“犯人应该是从这里偷得钥匙圈的，明明放在很难找的地方，但这里却没有翻找过的痕迹。这么一来，我只能认为是犯人一开始就知道钥匙是放在此处的。”

“你这是在纸上谈兵。”

高明嘴角微微泛起笑容，就好像这番推理完全没有讨论价值一样：“你的推论一个个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你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女佣可是亲耳听到我和董事长的对话的哦！”

成田看了一眼侦探，他可能已经看穿了录音磁带的伎俩，但只要没有证据，总是有办法抵赖的。成田试图揣测侦探的自信程度，但侦探的眼神依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可言。

而他把那样的目光射向了女助手，助手随即从口袋里取出磁带塞入了录音机里。这卷磁带就是刚才成田交给她的。

“麻子看到的仅仅是藤次郎先生的袖口部分以及听到了他的声音而已，而这点是可以通过使用录音机来办到的。”

侦探说完，女助手立刻按下了开关。里面传来了白天侦探播放给成田听过的那段对话，是藤次郎与友弘间的对话。

这又怎么了，正想这么问时，响起了上次听到的关键部分：

“……所以我觉得把进程会议放到下周二也就是10日举行，是最有效率的。”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友弘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又是藤次郎的声音，再静音，再是藤次郎说话。也许是看到了成田与高明的脸色，侦探颇为满意地让助手关掉了录音机。

“像这样只留下藤次郎的声音再播放出来，跟着他随声附和的话，在旁人听起来就跟普通的对话没什么两样。”

侦探转而朝向成田，说：“这卷磁带放在了录音机里并不是因为藤次郎先生想听，而是你们几人用它替换掉了那盘动过手脚的磁带。于是，成田先生很清楚这盘磁带里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交给他之后也没有听过。如果他听了的话，应该就会发现我们做过这样的改造。”

成田感到自己脸上的血色正‘咻’地一声慢慢消失，目前的脸色应该是惨白的才对。他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侦探会把磁带交给自己保管。

“怎么样，成田先生？”

至今为止如同昏迷一般默不作声的凉子，从喉咙口硬挤出声儿来逼问道。成田回答：“当我们来到房间时，董事长已经上吊自杀了。”

“成田！”

高明大声喝道，但没过多久也瘫坐在沙发上。好像也放弃了最后挣扎。

凉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成田的嘴，然后用沉着得令人惊讶的口气问：“为什么父亲要自杀呢？”

“我不清楚。”

成田摇摇头，“他与文江太太发生了那种事情，所以我判断可能是一时冲动而为之。况且那个时候，比起追究自杀的动机，我的心里完全被‘之后该怎么办’的困扰所占据。提议要藏匿尸体的是我，理由就如同刚才侦探先生所言。考虑到将来的前途，想讨好一下副董事长也是我的目的之一。”

成田非但隐瞒了自己和江里子的事，连江里子应该获得的保险金也只字未提。

“那么父亲的尸体现在在哪儿？”

凉子问道。成田望着她，说：“这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房间想来处理尸体的时候，董事长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

把麻子打发走后而进入藤次郎房间的成田和高明，发现原本躺在床上的尸体消失了。最初两人以为是江里子动了手脚，然后试图通过内部电话问她事情的原委，不料她对于尸体的去向也是毫不知情。她甚至都无法完全明白成田作此提问的目的所在。

在尸体消失了的房间里，成田、高明、江里子三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明就像拿谁出气一样愤怒地说，当然成田和江里子无法回答他。

尸体消失这件事本身非常蹊跷，而另一方面房间所处的状态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窗户也从

里面上了锁，形成一个完全的密室。

“看来只有可能是某个人把尸体搬出去了……”

成田吞吞吐吐地说，若是把尸体搬走，他该如何离开这个房间呢？

“这个房间只有一把钥匙吗？”

高明问，而江里子摇了摇头。

“书桌的抽屉里应该还有一把。”

说罢她打开了藤次郎的书桌抽屉，稍作翻动后拿出了一个黑色皮革制的钥匙圈。“在这儿呢，这房间的钥匙只有我手上的一把再加上这把。”

“那么……究竟该如何把尸体搬走呢？而且……对了，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搬走董事长的尸体呢？”

“以目前情况看，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回答呢。”

成田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交替看了看高明和江里子：“总之，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就下一步该如何行事商讨一番。”

三人都露出了非常复杂的表情，藤次郎的尸体被藏匿也就罢了，可不知道犯人的意图何在，着实让大家有些手足无措。

“我们这么干如何？”

高明出的点子，是先仍旧按照之前定下的计划行事。虽然不知道犯人的目的，但只要尽可能赚取时间就行。

“但如果犯人被逮捕归案，藤次郎自杀之日水落石出的话，那我还是拿不到保险金啊！”

江里子有些不太情愿。

“所以只要不报警、不把事情搞大就行了，没关系，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但犯人总会有所行动吧？”

“到那时候，我们也得尽全力确保不让这事败露。”

最后，大家决定采纳高明的提议，照常实行原计划。不料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生了意外：藤次郎的汽车出了故障。三人无奈，被迫中止了计划。

“一切都如成田君所言。”

高明的脸色就像被灌了水泥一样难受，“存心隐瞒董事长的死的确是事实，对此我表示道歉。然而实际藏尸体的人并不是我们几个，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如果把这比喻成一场游戏的话，我们回到了起点。”

“不好意思，我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凉子正欲起身，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接二连三听到这些相当具有冲击性的话，她的神经终于无法支撑下去了。她拖着拖鞋，步伐摇晃地走出了房间。

确认房门关紧之后，侦探说：

“目前为止所有的线索总结如下：九点半左右，确认藤次郎先生吊死在房内，十点半左右尸体消失了……”

“没错。”

成田回答。

“这么一来，思考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犯人完全没必要从房门进入书房，既然房间里只有一具尸体，那从窗户进入就可以了。

或许犯人碰巧从窗外发现了尸体，从而从窗户闯入带走了尸体。因为是尸体，所以搬运方式就没有限制了。当然，搬到汽车的行李箱里是最快速的做法。”

“窗户可是上了锁的哦！”

高明强调道：“不光是窗户，连们也是锁上的，犯人是如何进出的呢？”

等其他人离开后，成田被侦探二人留在了藤次郎的房间。侦探为何指名点了他、他们的真正目的又何在，他完全是一头雾水。

“那么藤次郎先生，”

侦探踏上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用右手抓住了吊灯。

“把绳子挂在这儿，然后把另一头套在了脖子上对吗？”

“是的。”

“那个时候藤次郎先生的双脚离桌子的间隔大约有多少呢？”

成田尽管不知道侦探为什么会对这事儿有兴趣，还是用双手比划了大约三十公分左右的长

度：

“大概这点距离吧。”

侦探点点头，对助手使了个眼色。她赶紧记了下来。

“绳子是什么样的呢？”

成田示意了一下置于房间角落的架子，那上面陈列着全国各地的民间工艺品，藤次郎对乡村玩具情有独钟。成田用手指着的，是一只大约40厘米宽，用木头雕刻的牛，上面装点着各种各样的饰品。

“那只金牛是花卷的特色，可是有由来的东西哦。其实那上面本来系着一根红白相间的绳子，但现在不见了。”

“你意思是他用了那根绳子？”

“应该错不了。”

成田确认了自己的记忆，藤次郎套在脖子上的，的确是根红白相间的绳子。

“话说回来，”

侦探往沙发上一坐，压低声音问道：“他自杀的动机，你还是认为是一时冲动吗？”

“这个嘛……”

成田支支吾吾起来。

“还是改变看法了？”

侦探注视着成田的表情，而他旁边的女助手也同样抬头看着他。

“嗯，改变了。”

成田分别看看两人后回答。

“他确实有忧郁症的迹象，但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不是一个会冲动行事的人。”

“原来如此。”

侦探在沙发上双手互握放在腿上，像是在考虑着什么。他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寻找着说话的时机。

“成田先生。”

他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迥异，“您能否把从发现尸体到尸体消失之间，您所有知道的事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貌似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第二天，侦探没有出现在成田面前。不光是成田，正木家的每个人都说没有见过他。凉子更

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后就再也没出来，别说侦探，她谁都不想见。

藤次郎一案，目前还没有人报警。表面看上去，大家都采用了高明的意见：犯人之后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到时候报警也不迟，但实际上当事者的真心话是：反正藤次郎已经去世，没有需要担心的对象了。

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最最心神不宁的是友弘。因为如果藤次郎的死得到确认，自己的母亲文江就会得到一笔意外的巨款。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能够证明他死亡的东西一样的都没有。他现在的心愿就是，哪怕提早一分、甚至一秒找到藤次郎的尸体也好。所以最主张报警的就是他。

公司方面对职员的解释是，董事长到海外去视察了。高明认为，尽管这事儿迟早会败露，但暂且先避免一下不必要的混乱。工作方面由他自己代行，所以并没有特别大的不便。

成田经常会到副董事长办公室向高明谈论公事，而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空无一人的董事长办公

室度过的。偶然有人问起为何董事长出差秘书没跟去，他巧妙的蒙混过了关。

成田回到董事长室的自己位子上，点了根烟。在乳白色烟云里出现了藤次郎那具来回摇晃的尸体，他回忆起昨天侦探说的话来。

——“要解决这个案件，只要回答出两个‘为什么’就可以了。首先，为什么犯人必须拿回藤次郎的尸体；其次，为什么现场是个密室。”

侦探的话明显蕴藏着某种含义，那是什么呢？

成田望着董事长那张没了主人的办公桌，脑子里思考起有必要藏匿起藤次郎尸体的人来。

首先是凉子，与高明一样，藤次郎在离婚生效之前死亡会对她很不利。并且还有正木家颜面的因素，而自杀无疑是一个足以给正木家脸上抹黑的死因。

如果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高明的三个孩子也存在犯罪动机。然而，他们是否具备这种行为能力还是一个疑问。成田认为，他们属于那种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做的笨蛋。

如果从家族脸面的角度来看，老婢德子也变得可疑起来。论守护正木家的意向，可能她比任何人都要强。但那个老太太搬得动尸体吗？不管怎么想都不太可能。

关于密室成田也考虑了一番，究竟犯人是如何将尸体搬出上了锁的房间之后，而又将门重新锁上的呢？如果人体能够做到像烟雾一样飘散，事情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在成田眼里，这无异于是无稽之谈。

——那个侦探……

他要求自己把当天晚上的事情和盘托出，最后成田还是开口了，并且把江里子获得保险金的话也一并说了出来，不过其交换条件是必须对凉子保密。

侦探和女助手二人把成田的话转变成了文字，他们所完成的笔记上，不光当时每个人说的无关紧要的对话，连他们说话时身体的朝向都极其细致地——至少按照成田的记忆——都记录下来。

——难道侦探从自己的话中推断出了什么吗？

这事儿不得而知，侦探对他所说的只有之前提到的“两个‘为什么’”而已。

到了第二天清晨，侦探和女助手突然登门造访了成田家。

“你们竟然还认识这儿啊。”

成田略表感慨地说，女助手笑了笑，让人感觉这事儿是理所当然的一样。而侦探只是无表情地朝房间里张望。

“请进吧！”

不料侦探伸出右手，轻轻点头。

“今天我们来，是想把本次案件作个了结的。”

“作个了结？”

“是的。”

说罢，侦探从身旁的助手手上接过一个大型的茶色信封，然后递给了成田。

“这里面装着关于本次案件的各种资料。要向您抱歉的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客观的数据以及

事实的记载，而排除了一切的推测和主观臆断。并且也没有我们对于调查结果的意见。”

成田接过信封，沉甸甸的。他问道：“为什么把这个交给我呢？”

“我们会选择你，其实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实在要说的话，可能因为你和正木家没有太大关系吧。”

侦探说，“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之后，才决定不再插手此次案件的。最后的收尾工作，只能由你们来完成，所以我才想把这个交给你。恐怕你看了之后也会和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至于知道这个结论之后你该怎么做，那是你的自由。”

“我不明白，既然已经有了结论，你们直接告诉凉子夫人不就可以了么？有必要把这事交给我来判断吗？”

“我也猜想您一定会有这样的疑惑。”

侦探毫无抑扬的口气虽然没变，但却出现了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含糊其辞。“总之先请您读完这份资料，我想，您读完之后应该就会理解我

们为何只能出此下策了。”

言毕，侦探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女助手也同样低下头。成田一语不发地依次看看他们的背影和手里的信封。

一个月过去了。

成田和往常一样快步奔向董事长办公室，当他在走廊拐角处急转弯的时候，与肥胖的营业部长撞了个满怀。

“原来是成田君，还是这么忙碌啊。”

“托了您的福。”

“你也经历了不少风雨，不过现在转向了正确的方向真是万幸。虽然现在苦点儿，但不久一定会看到彩虹的。”

“谢谢！”

成田鞠了一躬，与营业部长道别，并再次提起加快了步伐，他使劲儿克制住了不自觉就会放松的表情。

——正确的方向……吗。

他说的完全没错，成田想。如果当时方向把握错了的话，或许就没有今天的自己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侦探提供的那份资料真是太宝贵了。

那天，等侦探回家后，成田独自一人看完了那份资料。里面订着很多份文件，其中一份的标题为‘关于正木藤次郎先生的自杀’。上面写着如下的内容：

？ 关于藤次郎先生自杀的动机，谁都没有任何线索；

？ 根据成田先生的证词，藤次郎先生的双脚位于离桌子很远处。也就是说，如果藤次郎先生是自杀的话，他采取的方法只能是爬上台子，把绳子套在脖子上后踢掉台子。然而，现场并没有那种可以攀爬的台子。

所写内容仅此而已。不过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成田理解侦探想表达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们对藤次郎是自杀这件事本身提出了质疑。

——是某个人杀死了董事长，然后伪装成了上吊自杀……

可他为什么要把尸体……，他一边纳闷一边翻到了下一页，映入眼帘的标题仿佛看穿了他内

心的疑问。

“为什么犯人要带走尸体呢？”

标题下放贴着一张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条，上面写着：

“发现尸体后，成田先生，江里子小姐、以及高明先生的对话（在会客室）

江里子‘不能伪造成他杀吗？如果是他杀我就可以拿到保险金了。’

高明‘警察出动的话事情就麻烦了，还是事故死亡较为妥当，既能拿到保险金，又为正木家保住了面子。’

成田‘他杀和事故死亡都不行。从绳子的勒痕和淤血的状态上轻易就会被识破。’

高明‘有那么简单？’

成田‘非常简单，这可是法医学的基础。’”

成田握着文件的手不住地颤抖着，杀死藤次郎的，正是高明。他原本打算杀死藤次郎之后伪装成上吊自杀的，可通过这段对话，他得知了这纯粹是徒劳，所以最后只能回收了尸体。

这么一想，直到中途还一直主张要报警的高明，为何会立刻同意实施伪装工作的理由，也就呼之欲出了。

成田的手掌和额头都渗出了汗水，继续往下翻页。下一篇的标题是：“为何现场是个密室呢？”

下方也贴了一张便笺。

“藤次郎先生房间的伪装工作结束之后。

成田：‘窗户都锁上了吗？’

高明：‘没问题，全部锁上了’

原来如此，成田总算恍然大悟。在那时，为了方便自己再次偷偷溜进屋内，高明其实并没有把窗户都上锁。

——可是他离开房间之后呢？那时候窗户上锁是确凿无疑的。而下一张笔记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

？ 进入藤次郎先生房间的时候，开门的是高明先生；

？ 成田先生望着麻子小姐离去的方向；

？成田先生是听到‘咔嚓’的声音之后，判断门锁被打开的。

——那个时候，自己确实没有注意高明的动作。只是听到了‘咔嚓’的声音才做出了门被打开的判断。但发出这种声音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把钥匙转至一半，然后再猛地恢复原状……

不对，成田摇摇头，确认门已经锁上的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清楚地记得女佣麻子说，“门锁着”……

成田又翻到下一页。不料上面的内容却与之前的格格不入，没有提到上吊和密室的事。首先是一些一般侦探事务所经常会作的男女关系调查，所贴的第一张大照片拍的是一对男女从情侣酒店走出的场景。成田一开始还以为侦探错把其他案子的报告书混在里面了，然而，当他看到照片上那对男女的长相时，一切的谜底都被揭晓。

那对男女，就是高明和麻子。

根据警察从高明口中获得的证言，宴会举行到一半，藤次郎悄声吩咐高明到自己房间来。而当他遵从此指示来到藤次郎房间时，藤次郎便给

他看了一份资料。那是一份由侦探俱乐部搜集到的，证明高明受贿的文件。那份文件后面还附上了一些照片，上面拍的都是最近新开张的三家分公司的建设施工队有关人员与某个特定同业者的密会场景。有趣的是，除了受贿的资料之外，上面还贴着高明与麻子幽会的照片，旁边记载着侦探的评语“与受贿案无关”。

藤次郎并没有动怒，而是以十分冷静的口吻说了一句：和凉子分手吧！

“我之前非常看好你，想不到竟然会被自己养的狗咬到手，真是有失我的身价！”

“董事长……”

“你什么也别说了，夹起尾巴滚出这个家吧！”

藤次郎低声对他作出最后宣判。而下一瞬间，藤次郎的脖子已经被掐在了高明的两手之间。

从未读过推理小说的高明，天真地相信只要在脖子上绕上绳子就可以伪装成上吊自杀。一切完成之后他从窗户离开房间，走回了宴会场。

当得知伪装成自杀无法办到后，他便不得不选择了遵照成田的计划去做。他将窗户的锁打开，为之后的布置作下铺垫。

他回到宴会场呆了一会儿之后，又从玄关出去绕到了后院，然后再次溜进藤次郎的房间，并成功将尸体搬入自己车子的行李箱内。

而这次他却不能选择从玄关返回，因为这样的话窗户就会一直开着，导致他实际未将窗户上锁的事儿败露。他从窗户进入房内后，把它上了锁，而从房门离开进入了会客室。当然，此时藤次郎房间的门也未上锁。

不久成田也赶到，与其一起去了藤次郎的房间，而此前就与高明串通好的麻子协助他上演了一出门被锁上的好戏。

尸体第二天被高明运到了公司，装进瓦楞纸箱藏在了仓库里。本来打算想趁别人不注意将其丢弃到海里的，可迟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事后高明供认不讳。

通过侦探俱乐部获得的那些资料，成田把握了案件的大致真相。接下来就是该不该将事情告

诉凉子的问题了。

然而他的心意已决，这个案件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警方也早晚会出动并探明真相的。在此之前为了赚取一些时间，还是将此事隐瞒起来比较好。而自己也可以趁这段时间讨好一番下一任老板，见面礼也已经准备完毕，那张高明与麻子的偷情照片一定会令他满意。

不过，万一警察久久无法查明真相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隐蔽的手法把警察的目光引向高明身上——

成田敲了敲董事长办公室的门，正木友弘那洪亮的声音应了一声。一个月之前，他成为了成田的新任老板。

而本该成为他老板的正木高明不久前被逮捕了。

正如成田担心的那样，警察的调查绕了不少弯路。但由于某件事情的出现，使得案情一下子得到了解决。

那个决定性的证据，便是在高明车子的行李箱里发现的，藤次郎的假牙。

—完—